武俠世界
716
$2.00

· 特別介紹 ·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銀城飛狐　馬雲·著



一羣追逐名利的男女，一班投機的製片家，他們在銀色幌子後面幹的是什麼勾當？影迷們所仰慕的明星，男的英俊瀟洒，女的艷麗動人，但台前幕後可能完全是兩回事。

鐵拐俠盜故事之〔銀城飛狐〕是期在本刊隆重刊出，如果你是影迷，相信一定對銀幕後面所發生的事情感到興趣，請即購閱。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1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中篇

蕭逸・文
盧令・圖

太原名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太原毛秋水經三年苦煉寶刀，那日刀成出井，就在長虹經天，毛秋水父子收刀之際，突有北疆豪客魯鐵山及四象圖中的郭白塵、貫大元、姜平、向華波等相繼來到，咸欲爭購寶刀。毛秋水原存不賣之心，但眼看今日情勢，知難善了，遂趁機獅子大開口要價萬兩黃金，多財善賈的貫大元搜盡身上所有，僅得千九之數，北疆豪客魯鐵山，命毛秋水之子毛三郞往取一盆淸水來，然後自懷中取出翡翠，交予郭白塵鑑定，確是世間絕難一見的上好翡翠，適時，毛三郞已捧了一盆淸水出來——

北疆尋救主 中土出霸王

魯鐵山由其手上接過了水盆，笑向郭白塵道：「郭朋友請高鑑！」

郭白塵會意，小心的將手中翠入水，頓時之間，滿盆皆碧，晶瑩透剔，光燦照人，像是盛了滿盆的綠琉璃，那裏分得清什麼是翠？那裏是水！

就算不懂翠的人，看到這裏也懂了。在場各人，最最難堪的該是貫大元了，這時一張胖臉白中透靑，沿着兩腮，直往下淌着汗珠子，驚是驚到極點，怒也怒到了極點。

他又能說什麼？當然是無話好說！

魯鐵山一笑，看向貫大元道：「貫老弟，你說這塊翠能值多少？」

貫大元身上起了一陣顫抖，緊緊閉着嘴，一言不發！

魯鐵山看向郭白塵道：「郭朋友的意思……？」

郭白塵感嘆了一聲，道：「這個……在下沒見過，不便妄下斷語，不過……昔日曾見京裏奇珍閣出售的一塊，較諸這一塊小多了，顏色也不及這一塊好，當時賣價足有兩萬黃金之數——」

「就算兩萬好了！」

魯鐵山仰天豪邁的狂笑了一聲，目注向「一提金」毛秋水，道：「毛老先生有什麼高見？」

毛秋水搖頭道：「但憑郭先生裁決，老朽沒甚麼意見！」

魯鐵山一雙靈光四射的眸子，却在一側站立在毛三郞以及毛海蓉身上一轉，道：「這是何人？」

毛秋水道：「這是老朽犬子小女！」

毛三郞以及毛海蓉相繼抱拳見禮！

魯鐵山道：「也罷，在下初次造訪中原，第一次向毛先生購刀，這塊完整好翠不便支解爲二，就請足下笑納，以換取足下那口紅毛寶刀！」

毛秋水呵呵一笑道：「魯壯士太客氣了，小老兒生來是一介不苟取的脾氣，那裏敢收閣下如此大禮，這塊翠既然足値兩萬之數，理應取一半！」

說到此「鏘！」的一聲，亮出了手中紅毛寶刀，刀鋒向下一落，不偏不倚的正好落在了那塊翠翡之中，紅光一吐即收，

「嗆！」的一聲又收回入鞘。

各人再看，那塊上好之翠，已然從中一拆爲二，斷接處其細如絲！

魯鐵山哈哈一笑道：「好刀法！」

說到此拿起一半斷翠雙手呈上，毛秋水面色微窘的道了聲：「慚愧！」倒也不再推辭，遂即收了下來。

同時，魯鐵山也就不客氣的伸手由毛秋水手中取過來那口寶刀！

「一提金」毛秋水怔了一下，道：「尚有一話，不知當講得不？」

魯鐵山一面把新購寶刀繫好身上，大聲道：「你說吧！」

毛秋水吞吞吐吐道：「老朽鑄刀數十年，深知刀性火候，就以此刀而論，固是鋒利不可一世，但方才靜閱其氣質，畧嫌鋒芒太露，殺氣過重……」

魯鐵山哈哈大笑道：「這個無妨，正是咱魯某人所好！」

毛秋水喟然道：「壯士又是如此神武之人，加以此刀之助，只怕未來江湖，勢將激起無限風波！」

貫大元這時已退出丈許以外，聆聽之下，冷面作笑不發一語，其他之人目射凌光，又似各懷異心！

「一提金」毛秋水倒是眞正是一番好心，苦口婆心的接言道：「老朽有意將魯壯士寶刀收回百日之久——」

魯鐵山一怔道：「幹甚麼？」

毛秋水道：「老朽願以後天文靜之火，以去刀上殺氣，是時刀光轉紅爲白，才是眞正功德！」

魯鐵山哈哈笑道：「如此咱又要担百日之心，只怕天下高手紛紛聞訊而至，這口刀是否還能落在咱魯某人手中，可就很難說了！」

毛秋水道：「老朽願以身家性命担保，此刀不落外人之手！」

魯鐵山哈哈一笑道：「好！老先生！這件事咱們稍停再談，請賢父子三人，入內室稍候，在下與幾位好朋友還有一番交待！」

「一提金」毛秋水心中一動，目光再看身側四人，才發覺到四人重覆各踏來時之「四象圖」，目光之中，隱現殺機。

毛秋水心頭一懍，深知自己之言，已應驗眼前，頓時內心浮起一片傷感。

眼前各人，俱都是武林中一時俊彥，武功自成一家，絕非輕易認輸之人，一場爭鬥在所難免，結果如何，實在難以預料，此事皆由自己而起，但是憑自己父子三人之力，實在也無能化解，一個弄不好就許搭上自己父子性命？

「一提金」毛秋水自忖無能，也只得退而明哲保身，當下眼角向一雙兒女掃了一眼——

他嘆息着道：「既然如此，愚父子等告辭了！」

說罷相繼抱拳，躬身而退！

二門內——

毛秋水抖顫顫的一隻手，抓住了兒子毛三郎，輕聲道：「三郎，另外的那口刀呢！」

毛三郎面現春風道：「你老放心，爲安全計，兒子已把它先藏了起來！」

毛秋水點點頭，說道：「藏得好！藏得好！」

微微一頓，又道：「藏在那裏？」

毛三郎左右窺了一眼，打了一個箭步，騰身而上，舉手一攀橫樑，翩翩而墜，手裏已多了一口刀，然後雙手呈上！

老人捧刀注視良久，喟然道：「這才是我四十年精血之作……幸而未被那姓魯的發覺，購了去！」

毛三郎說道：「爹爹預備如何發落此刀？」

老人先自身上脫下長衣，緊緊的把刀裹住，嘆息一聲道：「此刀出世，微現白光，必遇明主，你們不必担心，爲父自有安排……」

毛三郎伸手抓住父親手腕，觸手冰涼，不禁一驚，道：「你老人家怎麼了？」

毛海蓉想起方才父親與魯鐵山奪刀時，似曾受傷，不由一驚道：「爹，你老受傷了？」

「一提金」毛秋水氣餒的道：「那姓魯的好不厲害……但不知他何以未取爲父性命！……剛才爲父以一口純陽眞力，强壓心脾，使未當場噴血，這條命倒是保住了！」

毛三郎冷笑道：「姓魯的貌似老粗，其實心細如髮，狼顧鷹視，兒子担心他心懷不軌——」

「一提金」毛秋水陡然一驚，皺了一下眉道：「這個……怕還不致於吧！」

微微一笑，又揚了一下手中刀，道：「所倖這口刀就本質火候上來說，要畧勝那紅毛寶刀一籌，如遇明主，日後多少尚能約束那魯鐵山幾分！」

一眼看見女兒血染的外衣，道：「妳的傷要緊不？」

毛海蓉說道：「一點皮肉外傷，不碍事！」

「一提金」毛秋水說道：「我們進去吧！」

三人步入中庭暖室——

其時大雪復降，天地一色朦朧！

× ×

在外院裏，對峙的局面，仍在僵持之中。

魯鐵山居中而立，郭、貫、姜，向踞四方而立！

雙方似乎正在談論着甚麼，表情輕鬆，但是，任何人却可以看出內在的劍拔弩張！

面色如土，忿忿難平的貫大元連聲的怪笑着，一隻手指向魯鐵山，道：「魯朋友，你雖功力出衆，但是眼前情勢，只怕對你不利！」

魯鐵山陰鷙密佈的一張臉，展露着凌厲殺機，冷冷笑道：「貫大元，在下初入中原，雖不識中原禮節，但却知江湖規矩！這口刀一經在下亘金購得，任何人休想由在下手裏拿走！」

貫大元哈哈一笑，道：「刀的事以後再談，貫某是看不慣你那副趾高氣揚的樣子，要給你一點中原的規矩！」

魯鐵山濃眉一挑，陰沉的道：「魯某候教多時了，貫朋友，你等是羣上還是單個來？」

貫大元赫赫一笑道：「你也太小看貫某與三位好朋友了，這四象圖爲的是防止你逃脫，並不是要聯手合攻！」

魯鐵山一聲狂笑，道：「原來如此，這麼說倒嫌咱魯某人多心了！只是區區一陣四象圖就想防止魯某進出，未免不合實際！」

說到這裏，面色突地一沉，向左邁出一步——

南角的「青竹客」郭白塵急速的跟上一步！

魯鐵山冷笑着一連前踏了三步，北角的「全眞道長」向華波忙自後退了三步！

魯鐵山哈哈一笑，說道：「不過如此耳——」

倏地雙掌一拍，倒折了一個觔斗，左右雙肩各閃了一下，身如潛龍昇空，翩翩而起！

貫大元厲叱一聲，道：「打！」

他身形陡地縱起，緊緊依附着魯鐵山背後，拍出一掌，可是魯鐵山曲轉的身子，躬伸之間，如穿波巨鯉，「嗖！」的一聲，已落向東面高牆之上！

帶出一聲長笑，他甫將落下的身子，如倒剪之秋燕，「嗖！」的又回落當場！

場內四人一時黯然！

魯鐵山大聲道：「如何，區區一陣四象圖，如何困得住我？」

四人中「青竹客」郭白塵，飄身而出，抱拳一笑道：「魯兄技藝超羣，後會有期！」

言罷，正待騰身自去！

不意此一刹那間，空中紅光一閃，一蓬血光，疾若暴雨直撲其面頰而來！

血光中，似見魯鐵山那張臉，極其猙獰。

郭白塵已知魯鐵山雖是不見經傳的人物，可是其武功造詣，實則高不可測，在場自己四人，雖說爲當今一時之俊，可是和他比起來，顯然還差了許多！

「青竹客」郭白塵爲人聰明，畧一權衡得失輕重，遂即有了退意！

那裏料到魯鐵山却是別有打算，此人志在中原，挾絕技遨遊四海，此刻寶刀在手，更思大展抱負，對方既先存敵意，那是再好也不過，更想就此而遁，可沒有那麼容易！

是以，魯鐵山一出手，即爲厲害的殺着！

郭白塵驀然覺出對方刀光劈面，其勢已如驚雷駭電，想閃躲已是不及。

當然，郭白塵絕非尋常之輩，自無聽人加害之理！危機一瞬間，郭白塵的一口青霜劍也自展出，他施出全身之力，駕御着掌中劍，本身內力一經貫注，劍身上光華暴長，自劍鋒上寶珠濺玉般的洒出了一天劍雨。

饒其如此這般，也難當魯鐵山的純陽刀風。

兩般兵刄一經交接，其聲如同玉鳴！

雙方同樣的勢子，向左右一分——這其中郭白塵的身子可就有欠俐落，落下的身子，有如冬日落花，一個勁兒的打着哆嗦！

他雖然力持着長劍，可是有眼睛的人可都淸楚的看見，大股的血像赤鍊蛇般的，由其左肋間淌下來。

傷處再顯明不過了——足足有半尺多長的一道血口子。

郭白塵臉色蒼白的慘笑着，道：「好刀法……姓郭的只要三分氣在，咱們來日再見！」

環臂向其他三人一抱，斜着身子縱起來，像斷了綫的風箏般的，落向牆外！

魯鐵山朗聲而笑，却是按刀不追。

此一刹間，斜刺裏的「病太歲」姜平却也拔起了身子，向一角棚架上落去！

魯鐵山安心要讓在場四人當場出醜，不打算放過一人，嘴裏高聲叫道：「姜朋友慢走一步！」

聲隨人起，人到刀到！

連人帶刀，直向着姜平墜身處落去！

「病太歲」姜平昔日在淮南道上是出了名的難纏，一身小巧功夫——「燕青十八般閃避」，確實鬼神不測，今天顯然是也遇見了大敵！

就在魯鐵山連人帶刀落下的同時，「病太歲」姜平一聲冷笑道：「好小子，趕盡殺絕呀！」

他身子陡地向後一個倒仰，借着雙足尖的翻勾勢子，全身向後一個疾翻！

好快的身子——

棚架子，「咯吱！」的一响，姜平瘦削的身子翻而復起，不知甚麼時候，姜平的雙手上已多了一對銀光燦然的鋼鈎，那鋼鈎每一支不足一尺，作弧形的彎出去，看上去銳利無比！

姜平探出的雙鈎，交叉着直向魯鐵山一雙足踝上鈎了過來！其疾若電，其勢若風！

「病太歲」姜平這雙「護手鈎」平素是難得輕易一現，因知大敵當前，破例一上來即施展出手，雙鈎之上帶出尖銳的兩股尖風，天空中像閃起了兩彎銀圈！

這一式名叫「野馬分鬃」，如果上來得手，緊接着第二式「雙飛燕」，一任你功夫再高，只怕也難以閃躲開來！

北沙漠來的這個魯鐵山，好像滿身是眼，在姜平雙鈎之下，他身子霍地拔起了三尺左右，不多不少正好躲過了姜平的雙鈎。

此一刹那，魯鐵山的一隻左手，五指箕張，施展了一手「按臍力」，掌勢向下一探，道：「嘿！」

但聽得棚架「克查！」的一聲爆响，整個的塌了下來。

「病太歲」姜平怒嘯着拔身而起，他手上雙鈎，幻化成兩道銀虹，配合着他凌厲的身勢，踢起的足尖，構成了一式猛銳的攻殺招式！

姓魯的眞不含糊！

他手上的那口紅毛寶刀，向上猝然一提，刀鋒向外一抖，空中閃出了一片刀光，像是有十數把同樣的刀連環脫手而出！

這時候姜平的身子也攻了上來。

雙方的勢子同樣的猛烈，一下子迎在了一塊，兵刄交接聲中，魯鐵山的身子疾轉而出，隨着揚出的刀勢，有一物件，高高的飛上了半天——

「叭答！」的一下子落在地上。

是一隻血淋淋的斷手，手上還緊緊的握着一隻鋼鈎！「病太歲」姜平慘叫一聲，身子滴滴溜溜的打着轉兒，此同時，他手中的另一鋼鈎已脫手飛出，却爲魯鐵山

掌中刀就空一格！

火星一閃「嗆！」的折爲兩段。

魯鐵山掌中刀隔空一吐，雙方離着有丈許以外，姜平慘叫一聲，已被劈成兩截，橫屍在地！

紅的血，把白的雪紅了一大灘！

空氣裏散漫着濁重的血腥氣息，白雪一片片的落下來，死者身上頓時就像是覆蓋了一張白色的氈子……

這番打殺，直把現場二人看得觸目驚心！

「九華全眞」向華波偸目一窺貫大元，後者也正在看他，兩個人不約而同的興出聯手之意！

面前人是一個殺人不霎眼的混世魔王，這一點他們見識過了，早知如此，就應該一上來四人聯手，雖不見得就能取勝，可是彼此掩護，從容退身應該毫無問題！

向華波與貫大元同屬武林中知名之士，平素差一點身份的人他們都不屑出手！

可是眼前面臨着這位平生大敵，性命交關的當兒，也就顧不得許多！

「九華全眞」向華波袍袖展處，首先發出了三支「喪門釘」，貫大元雙掌推處，施展的是「滿天花雨」打法，打出了一掌「鐵蓮子」！

兩般暗器滙集成一天黑雨，瀰天蓋地蓆捲兜空而至，貫大元左足前跨一步，把一隻肥胖的右手，在空中一連拍了三掌！

這招，是貫胖子生平絕技——「三拍掌」！

這種功夫和掌功中所謂的「拍影」手法同樣的屬於練氣炁的一種極上絕功！

掌勢一出，空中似乎現出了三片和他手掌同樣形狀的掌影，夾雜在西風片雪裏一閃即逝！

魯鐵山雙手持刀平擧着刀身，由上而下霍地一抖，形成一堵紅光耀眼的光牆！

所有的暗器都被這面光牆擋了駕，叮咚一陣亂响反彈而出，落地如雨！

就在魯鐵山的刀光乍收之際，貫大元的「三拍掌」乘隙直入——

魯鐵山陡地一驚，狂聲叫道：「好掌法！」

左手突起，一連三掌，同樣的擊出了三片掌影，掌影如血，分別向着貫大元擊出的掌影迎過去！

貫大元頓時一驚，再想收回，已是不及！

雙方的掌影甫一交接之下，貫大元身子一蹌，「噗！」的噴出了一口鮮血！

魯鐵山一聲怪笑道：「貫胖子，你那裏跑？」

身子向左一閃，貫大元，向華波那麼高的武功，竟然會看不淸楚他身子是怎麼出去的！

彼此間隔着兩丈的距離，看起來魯鐵山像是僅僅跨出了一步，貫大元忽然想到了武林傳說的「千里戶庭，移步換影」身法，不由頓時一驚！

對方高大的身影，已來到了面前！

此同時，「九華全眞」向華波的一桿鐵拂塵，也施展出了絕招！

甩出的拂塵尾部，嗖然作响，在即將臨近魯鐵山面門前尺許左右，「波！」的炸了開來，千萬根鋼絲根根直豎，有如是無數根銳「尖」的鋼針！一齊投刺向魯鐵山面門！

刺中了！——

向華波一陣狂喜，想像中那將是何等慘厲的一瞬！但聽得「噹！」的一聲，聲如撞鐵！

萬千根銳利的鋼針，投刺在魯鐵山面門之上，就好像投刺在一塊鋼板上一樣！

對方顯然還練有一身橫練的外功，較諸一般所謂的「金鐘罩」「鐵布衫」功夫更爲驚人！

「九華全眞」向華波一招不中，已知來人有意想不到的功力，目睹及此，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

魯鐵山的一隻左手，已經操住了他拂塵的鐵鬚！

向華波若早鬆手，未嘗沒有一綫脫命生機，只可惜他一力的想由對方手上，奪回這柄鐵拂塵！

紅光一現，魯鐵山緊緊貼附着拂塵桿子的一隻右手想收已是不及，齊着手腕子，連同着那隻鐵拂塵，一併的削落在地！

向華波痛呼一聲，斜着穿出去！正好迎着了貫大元縱起的身子，二人打着同樣的算盤，三十六着走爲上策！

魯鐵山長笑一聲道：「想走麼？」

衣袂蕩風，噗嚕嚕！一响聲中，魯鐵山一堵山般的已來到了近前，正好攔住了二人的去勢。

貫大元早喪戰志，用力一拉向華波騰身而起！

他本心是想救向華波一把，却未曾料想到，却害了向華波一條性命！

刀光一吐，向華波身上留下了個血窟窿——

在向華波的凄厲慘叫聲中，貫大元拖着他的屍身飛墮出三丈以外，人屍在雪地上打着滚！

魯鐵山風也似的飄到了近前，掌中刀一指貫大元的臉，後者頓時呆了一下，不能動彈！

魯鐵山的刀尖只要吐進一寸，貫大元再想保全這條命可就不易！

貫大元自忖必死，嘆息了一聲，閉上了眸子。

魯鐵山發出一聲狂笑道：「姓貫的，



貫大元一手拖着已遭斷腕的向華波縱身便逃，魯鐵山却其快如風般一刀在向華波身上刺個窟窿。

起來！起來！」

貫大元無可奈何的站了起來，冷笑道：「士可殺，不可辱，你老兄就給個痛快吧！」

「咱不殺你！」魯鐵山冷笑着道：「咱要假你這張嘴，給天下武林傳個話！」

貫大元一怔道：「傳甚麼話？」

魯鐵山冷冷笑道：「就說魯鐵山由沙漠來，目的是一會天下的好漢！」

貫大元一身肥肉氣得發抖，狠狠的咬着牙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早晚會遇着報應的。」

「好極了！」魯鐵山道：「咱就是等着那一天！去！」

「去！」字出口，掌中刀向外一吐！

「哧！」地一聲，骨腮直過，貫大元的胖臉上，却留下了一道血槽。

貫大元痛呼一聲，雙足猛踏處，施了一招「倒趕千層浪」，足足走出四五丈以外，落在了牆頭之上！

煞神當前，活命要緊！

貫大元再也不敢逞威鬥狠，足頓處，箭也似的穿出牆外！

四名江湖中一流的高手，忽然在一照面的當兒，先後死的死，傷的傷，確實駭人之極！

天空的大雪依舊落着！

魯鐵山緩緩收起了他的寶刀，轉身步入內院——他和毛秋水還有個約會！

× ×

「一提金」毛秋水正在飲着茶，一子一女各在旁坐下！

外面的棉門簾子「唰！」一响——

毛三郞道：「姓魯的來啦！」

毛秋水一驚道：「好快！」

房門開處，一身大紅衣裳的魯鐵山，當門直立！

「一提金」毛秋水面色不定的道：「其他四位……？」

魯鐵山冷冷一笑，就在當門處的一張椅子上，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

從他臉上的神態看過去，異樣的深沉可怖！

毛氏父子已經覺出了不妙。

「魯朋友……」毛秋水惶恐的道：「你把他們怎麼了？」

毛三郞道：「他們都死了？」

魯鐵山「哼！」了一聲，道：「死了兩個！」

毛秋水一驚道：「還有兩個呢！」

「帶傷而逃！」

「一提金」毛秋水突地站起，道：「你……爲甚麼要這麼做？」

「我就是這麼做了！」

魯鐵山那雙眸子裏，猶有殺機！

毛秋水喟然一嘆道：「毛朋友，你闖了大禍了！」

魯鐵山只把一隻罣帶血絲的眼睛，打量着面前三人，不發一言！

「一提金」毛秋水道：「毛朋友，你是遠由沙漠來的，那裏知道中原武林的規矩，老朽只當你是一條血性漢子，却不知你竟然嗜殺如此！」

說到此面色忿忿，搖頭嘆息一聲！

魯鐵山鋒芒畢露的眸子，直直的迫視着他，表情模稜兩可，也不知他心裏在盤

算着甚麼！

「一提金」毛秋水緩緩坐下來，強壓怒火道：「大武者仁義天下，毛朋友你這麼做，又算些甚麼……？老朽雖是一介刀匠，亦忝爲武林中人，我這刀賣的是仁義之士，却不願爲足下所佔有——」

說到此長嘆一聲，目望身旁兒子，道：「三郎，把這塊翠原物璧還，收刀！」

毛三郎恭應了一聲，道：「是！」

毛海蓉下意識的感到一絲戰慄，伸出一隻手，緊緊的抓住了父親一臂！

是時，毛三郎已自正中方几上，雙手捧起了那塊碧光四射的上好翡翠，轉向魯鐵山！

魯鐵山冷竣的目光，移向毛三郎。

毛三郎躬身呈翠，說道：「請足下驗收！」

魯鐵山伸手接過，在目下看了看，收入懷中！

毛三郎怔了一下，說道：「請賞還寶刀！」

魯鐵山驀的狂笑一聲，道：「好！」

遂把掌中刀連鞘遞上，却是刀鞘向外，毛三郎手方抓住刀鞘，突見魯鐵山那雙殺意盎然，紅光四射的眼睛心中一寒——

却聽得身後一聲驚叫，毛秋水與毛海蓉雙雙撲到！

毛三郎聞聲而驚，却已是閃身不及。

刀光閃處，大蓬血雨裏，帶起了毛三郎高飛而起的一顆六魁陽首！

「一提金」毛秋水悲愴的痛呼一聲，雙掌交錯着，用「雙撞掌」直向着魯鐵山當胸打到！

魯鐵山一聲狂笑，刀尖猝出如電指向毛秋水，可是不待臨近，却疾如狂風的轉回來。

毛秋水認得魯鐵山這一手「倒提金鐘」，大驚的狂呼一聲，却也難以挽回女兒之危！

刀光旋處，毛海蓉一如刀光，一顆人頭車輪般的旋轉昇空直起，碰！一聲撞向粉壁！

「一提金」毛秋水狂呼一聲道：「好畜牲——」

雙掌一分，兩隻手施展了一手「虎撲」之式，分向魯鐵山兩肩抓去。

魯鐵山何視於這個心神喪失的老人，身形一閃，毛秋水已撲了個空——

他足下爲一物絆跌，倒地的身子，正和兒子毛三郎的屍身並排！

「兒啊……」

毛秋水只哭得一聲，緊緊摟住了兒子的屍體，一時間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却覺得肩上一麻，已爲魯鐵山一隻蒲扇的大手，拿住了穴道！

魯鐵山狂聲笑道：「老頭兒，你何苦找死？」

毛秋水全身戰顫成一團，却把咬碎舌的鮮血，和着一嘴的唾沫，向着魯鐵山臉上噴去，由於力道不足，非但沒有吐中對方，却噴了自己滿臉！

魯鐵山冷冷笑道：「既然你兒女皆死，魯某倒也不爲已甚，只砍下你這隻打鐵的手，叫你一輩子再也打不出如同魯某手中的這口寶刀！」

刀身前探，毛老頭像觸了電似的打了個寒顫，一隻右手齊肘處斬落在地！

毛秋水一交跌倒，只痛得滿地打滾！

魯鐵山大笑着破窗而出，一逕的踏雪而去！

× ×

火灶上，煎煑着甚麼……已經開鍋了，吱吱有聲的，冒着熱氣，流溢出白色的沫子。

一股草藥氣息，充滿了廟房！

被烟燻黑的壁牆，破了半邊窗房的窗戶，歪倒的土地爺像……

一切都顯得那麼荒凉！

那個瘦高的漢子，伸出一雙有力的手，把藥罐拿起來，然後把藥汁注入碗內。

耳邊，可就又聽見那陣乾冽的咳嗽聲音！

從打春開始，那個老病人來到了這裏，現在都秋後了，他老人家的病非但沒有好，反倒是越來越重了。

龍城堡這個小地方，還能有甚麼名醫，無非是這個好心人半路拉了他一把，老頭兒還能活到現在？早八百年就完蛋了。

那漢子三十左右的年歲，面目屬於清秀一型，只是住慣了這地，整天價的被風沙侵襲，還能講究甚麼儀容？這漢子還能勉強維持着不骯髒，已經很不容易了。

他穿着一襲灰色的長布衣，很舊了，但是洗得很乾淨，頭髮很長很黑，用同色的一根帶子紮着，表情很沉着，很鎭定，由他對這個老病人的態度，可以看出來這個人是很能忍受不如意的事情的！

藥碗送到了病人的手上！

病老人皓首銀髮，年紀可眞有一把子了，病得還眞不輕，全身皮包骨頭，坐着也喘，嗓子眼裏老好像存着一口痰，眞恨不能一下子代他咳出來。

他老人家還少了一隻胳膊，是個殘廢，那隻空着的袖子被風吹起來圍在頸子上，正好像是個圍頸，「老」已經够可憐的了，再加上殘廢……再加上病，再因爲他是個漢人！

基於這許多理由，「他」才不忍他流離失所，老病街頭！

病老人一口氣把藥喝乾了。

灰衣漢子又伸出一隻手給他把脈，輕嘆一聲，道：「血氣兩虧，燈乾油盡！宜補精血，大振陽罡！」

病老人苦笑着點頭，整個人都幌了起來！

「老弟台……可眞難爲你了……」老人上氣不接下氣的道：「要不是你，我……我……」

話還沒完，又連聲的咳了起來！

灰衣人皺皺眉道：「你就少說兩句吧……唉！」

病老人抓着他一隻手，道：「我叫你……打聽的人怎麼樣了？」

灰衣人微微一笑道：「都問過了，誰也不知道有這麼個人！你老人家找他到底是爲些甚麼？」

病老人怔了一下，道：「不能够，一定有……在伊吾我還聽說有人見過……」

「那是人家胡謅來騙你的！」

「不會……」病老人一隻手抓着他，道：「小兄弟，我見不着他，死也不甘心呀……」

「你這是何苦呢！」灰衣人嘆了一聲道：「不瞞你老，沙先生這個人我也聽說過……」

病老人精神一振道：「你看，你到底是說實話了吧，可見得江湖上是眞有這個人！」

灰衣漢子無可奈何的道：「就算有，找他也是不易，就拿我來說，這些年就沒有聽到過他一點消息……」

「可是……」老人失望的道：「他總不會死了吧！」

「怎麼不會，這也很難說。」

「他是個奇人……有這麼好的武功，怎麼能就一下子死了呢！」

灰衣漢子一笑道：「你老怎麼知道他有一身好功夫？」

「誰不知道？」病老人振振有詞的道：「郭先生說，當今天下，第一個有功夫的人就得數他，第二個才輪得上那個姓魯的……」

灰衣漢子奇怪道：「郭先生是誰？」

病老人把身子向後靠了些，畧似不耐煩的道：「你不知道……也是一位武林中的俠士，人稱『青竹客』叫郭白塵！」

灰衣漢子點點頭，又搖搖頭，好像聽說過，又好像不能確定似的——

「那麼，誰又是姓魯的呢？」

一提起姓「魯」的，病老人臉上立時罩下了一層寒霧，全身由不住起了一陣顫抖。

「你怎麼了？」

「沒甚麼，」病老人一面喘着氣，咬了一下牙道：「這個人叫魯鐵山！」

「啊——」灰衣人驚訝的道：「這個人我聽說過，是『沙漠王』魯鐵山？聽過，聽過！」

病老人氣得面色發靑，冷笑不已。

灰衣漢子並沒有注意到他的臉，益加讚揚的道：「魯鐵山人稱沙漠王，擁有金銀財寶無數，聽說武功大極了……怎麼，他現在好像不在沙漠裏了……」

病老人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他在中原！」

灰衣人點點頭，道：「這就是了……怎麼，你老人家認識他麼？」

「我當然……認識他！」

這句話病老人是咬着牙，由牙縫裏道出來的！

「這幾年以來，他打遍大江南北……殺人無數，儼然是中原一霸……」

灰衣漢子點點頭道：「他還是老毛病，鋒芒太露！」

病老人一怔道：「你認識他？」

「不認識！」灰衣漢子笑笑道：「他的事，這邊傳說多了！」

「可是沙先生的事，你却一點也不知道！」

「這……」灰衣漢子吶吶地道：「也許是他們的爲人不是一路上的，個性不一樣！」

病老人冷笑着道：「要是沙先生也和姓魯的一樣，我也不必老遠關山萬里的來拜訪他了！」

灰衣人一笑，皺眉道：「到底是爲甚麼呢！」

「是……」病老頭嘆息了一聲，道：「不是我不告訴你，是怕你走了口，壞了我的事……」

灰衣漢子無可奈何的道：「好吧，你不說，我也不問，只是你的病勢可是不輕……萬一——」

病老人怔了一下，喃喃的道：「我……不會死……也不能死……」

灰衣漢子伸手在病老人背上撫摸着。

病老人喘勢立止，感激的點頭道：「舒服多了……秦老弟，你說你是……？」

「教書的！」

「對了……是教書的，我可是躭誤你了！」

「已經散館了！」

「啊……」老人道：「你散館以後，是——？」

灰衣人道：「沒事閒着……」嘆息了一聲，道：「想到中原走走……」一笑：「也不一定，也許一輩子就留在新疆也不一定！」

「你還可以懸壺行醫！」

「我？」灰衣人笑道：「眞幹這一行，我更要餓死了！」

病老人閉上眼，想歇息一下，可是却念念不忘的唸着：「沙先生……唉……沙先生！」

灰衣人嘆了一聲，道：「你還是忘了他吧，要不然你的病可就不容易好了！」

病老人恨恨的道：「天底下就是有這些人，明明有一身通天徹地的本事，却最怕管閒事……坐令爲非作歹之徒，魚肉天下……」

灰衣人一笑道：「你說的不錯，這就是人性不易捉摸的一面！」

「要是沙先生也是這種人，我可就看不起他了！」

「可是他並不認識你啊！」

「我認識他！」病老人腰幹作勢要挺起來，却是不聽使喚，挺了一半就又軟下去了。

他振振有詞的道：「……他雖然隱不露面，可是全天下凡是有武功的人，都知道他……他既然是武林中人！就不應該這麼自圖無事，凡事不問……」

「你太衝動了！」灰衣漢子溫和的笑着道：「這麼說，你是找那位沙先生去對付魯鐵山了？」

病老人怔了一下，道：「你可……不要把這件事透露出去……」

「我不會，你大可放心！」

老人道：「聽說這位沙先生懶散成性，一聽人有求他，就卽時退避三舍……」

灰衣人苦笑道：「這也難怪，江湖上的事，但能不管就好，誰又願意多事，何況又是這類凶殺之事！」

「話是不錯！」老人冷笑着道：「難道他忍心看着惡徒胡爲，濫殺無辜？」

「這天底下不平的事太多了！」

病老人氣得閉上了眼睛，沉重的呼出了一口氣，又睜開眼睛道：「秦老弟……你這話說得就有點欠通了……什麼叫俠義？什麼又叫天理？……」

灰衣漢子一笑，說道：「要照你這麼說，那位沙先生就該一天到晚刀不離手，殺不勝殺，因爲，這個天底下，該殺的人委實太多了！」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中英發現石榮死而復生，其父石松齡和祝琪芬等紛指他醉眼糢糊，但他心中有數，心知自己絕非弄錯，那晚他潛出寢室發現屈長貴與高翔生偕一幪面人至李天衍住處，石中英躡踪跟去，驚見那幪面人竟是另一個李天衍，與原來的李天衍互責假冒，未幾，石松齡與祝景雲等來到，祝景雲指斥原來的李天衍方是假冒者，原來的李天衍不服，石松齡命耿承德作人證，並要後到的李天衍取出龍門帮帮主信物獨角龍王玉璽，以作物證，那後來到的李天衍果取出玉璽，遞交給石松齡——



霧中花

東方玉・著
盧　令・圖

魚目混眞珠　聖藥拯豪俠

原來的獨角龍王看到烏金印章，臉色驟變，暴喝一聲：「好個賊子，原來老夫印信，果然落在你的手中！」

石松齡接過「獨角龍王玉璽」，目光一抬，微笑道：「這顆帮主印信，不是假的吧？」

原來的獨角龍王臉色猙厲，怒聲道：「老夫說過三個月前已告遺失，不想會落在奸人之手，信不信隨你了。」

到了此時，眞僞之分，已極明顯。

石松齡果然不失是武林盟主，他處理任何一件武林糾紛，均不厭其詳，細心求證，决不因爲他是武林盟主，獨斷獨行。

他望了原來的獨角龍王一眼，依然含笑道：「兄弟說過，是非應該愈辯愈明，若憑這人證，物證，閣下也許未必心服，最後還有一件事，當可使二位之間，眞僞立判了。」

他不待別人插嘴，一手掂着飄胸長髯，微微一笑，續道：「兄弟會聽江湖上傳說，李帮主武功蓋世，威震長江三十年，掌上功夫，無人能敵，李帮主一身絕藝中，尤以『天龍十八掌』，馳譽武林，博得獨角龍王的雅號，據說沒有一人能在李帮主手下，走得出十八招，那是因爲『天龍十八掌』第十八招『龍行雷令』，威力之强，即使少林『大力金剛』，都不足比擬，可說天下無

人能擋，二位既然都以李帮主自居，兄弟雖然忝爲盟主，也無法斷言眞僞，二位何不試上一掌，豈不眞僞立可分出來了？」

武林中人，到了無法辨別眞僞之時，也只有施展他的獨門絕技這一着可行。

證人可以被人買通，證物也可能眞遺失；獨門絕技，天下之大，只此一家，旁人自然無法假冒。

石松齡說到這裏，不容二人開口，接着加重語氣，說道：「但兄弟必須聲明在先，二位此時，也許心頭積憤已深，恨不得一掌把對方擊斃，而且以李帮主的掌上功夫，兄弟相信，也確有此能，只是兄弟說出此一辦法，旨在証明二位之間的眞僞而已，因

武俠長篇小說





此出手不得太重，縱然二位之中，有一位是假冒之人，也必須留他性命，兄弟要查明他假冒李帮主，到底有何目的？有沒有其他危害武林的陰謀？決不能逞一時意氣，滅了活口。」

口氣微微一頓，接着道：「好，兄弟話已說完，大家且讓開些，二位可以準備了。」

他這番話，說的堂皇公正，果然是武林盟主應有的態度。

石中英聽的暗暗爲之喝采。

心想：「爹果然不是容易被人矇蔽的人，他老人家也許已經洞矚這一批人的陰謀，才會這麼說法。」

「不錯，只要抓住假冒獨角龍王的人，自然也可以從他口中供出殺死阿榮伯的兇手了。」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際，祝景雲等人，已經各自後退了一步。

石松齡依然端坐在上首一張雕花椅上，神色從容，並未移動。

在他面前不遠，原來的獨角龍王和後來的獨角龍王，對面而立，兩人全都目注對方，凝立不動。

這回，因兩人要在盟主面前發掌，已由方才的南北對峙，移轉爲東西相對。

石中英看到的雖是側面；但這兩個人，果然面貌，高矮，舉止，行動，甚至連洪亮的聲音，和他們身上所穿的衣着，無不一模一樣，維妙維肖！

他在遨谷，經名師傾囊傳授，對易容之術，已深得三昧。

但眼前這兩個人，任他凝足目力，也看不出那一個有一絲破綻？

他自然知道，一個人縱然精於易容之術，也不可能全無破綻。

如果一眞一僞，不在一起，或可充得過去；但兩個人面對面時站在一起，假冒的一個，決瞞不過人。

這就像古董一般，不論名畫，名器，縱然有人把贋品摹仿得和眞的一般無二，一旦兩件東西放在一起，明眼人一下就可瞧得出來。

就說是孿生兄弟吧，旁人分不清誰是哥哥，誰是弟弟，但他們父母一眼就可叫出兄弟的名字一樣。

但這兩位獨角龍王，就是令人看不出來。

石中英心頭感到無比驚詫，暗暗忖道：「莫非這假冒獨角龍王之人，臉上並非易容？但不經過易容，又怎麼會如此維妙維肖呢？」

這間臥室，自然十分寬敞，此時早已靜寂得沒有一絲聲息！

石松齡徐徐說道：「二位現在可以出手了。」

一眞一假兩個獨角龍王，所等待的，就是盟主這聲口令！

原來的獨角龍王洪喝一聲：「你小心了！」喝聲出口，左手微屈，提到腰旁，就行停住，右手緩緩提到胸前，五指箕張，狀若龍爪，似已滿引待發。

後來的獨角龍王同樣左手提到腰際，右手提到胸前，五指緩緩張開！

石中英看到這裏，心中不禁又暗暗奇怪，方才，明明說過，獨角龍王李天衍以「天龍十八掌」威震武林，乃是他獨門絕技，天下沒有第二個會使。

那麼他們此刻使出來的，自然是第十八招「龍行雷令」無疑，何以兩個人又會使出同一掌式來呢？

就在兩人同樣右手提到前胸，五指像龍爪般緩緩對準對方，漸漸張開之際！

原來的獨角龍王突然臉色一變！

後來的獨角龍王，同時洪笑一聲，提到胸前的右手，突然掌心一吐，閃電般擊出！

這一招，出手如電，簡直快到使人無法看清！

但聽「砰」的一聲，不偏不倚，擊在原來的獨角龍王左胸之上。

原來的獨角龍王悶哼一聲，一個人登登的連退了四五步之多，一手掩胸，雙目盡赤，盯注着後來的獨角龍王，口中哼道：「你……」

突然張嘴噴出一口鮮血往後就倒。

石中英暗忖道：「他果然是假的。」

石松齡適時朗笑一聲，站起身道：「李帮主掌法蓋世，兄弟今晚總算開了眼界了。」

後來的獨角龍王洪笑道：「盟主好說，兄弟在盟主和諸位掌門人面前，那是班門弄斧了。」

石松齡目光朝倒在地上昏死過去的原來的獨角龍王瞥了一眼，問道：「只不知此人有無性命之憂？」

獨角龍王笑道：「盟主方才已經交代過了，要留活口，兄弟怎敢把他殺死？他雖被兄弟掌力擊中左胸，兄弟發掌之時，極有分寸，決無大碍。」

石松齡頷首道：「如此就好。」

回頭朝屈長貴吩咐道：「屈總管，你把他帶下去，暫時先收押起來，過幾天，等他傷勢好了，我要親自問他。」

屈長貴應了聲「是」，從門外招來了兩個身穿天青勁裝的漢子，架起原來的獨角龍王，往外行去。

石松齡修眉微蹙，輕輕太息一聲道：「想不到兄弟當了七年盟主，江湖上牛鬼蛇神，各種伎倆，還是如此之多，眞使人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感。」

崆峒掌門藍純青含笑道：「武林中有盟主主持正義，各門各派無不欣然景從，七年來，江湖上已呈一片祥和景象，正是盟主領導有方。」

石松齡豁然笑道：「藍掌門人誇奬了。」說到這裏，忽然回過頭來，徐徐說道：「英兒，你可以下來了。」

石中英眼看兩個獨角龍王一幕雙包案，已告澄清，本待悄悄離去。

但因房中爹和祝伯伯等人，尚未離去，在座諸人，無一不是當今武林中的頂尖高手，自己只要一動只怕不易瞞得過他們的耳目，是以仍然伏在窗下，不敢妄動。

此時突然聽到爹出聲呼喚，心頭不禁猛吃一驚，暗道：「原來爹早已知道自己躲在窗外了。」

爹既已出聲，自己自然不能不下去。

當下只好硬起頭皮，踏着屋瓦，從簷前躍落走廊，跨進中間起居室，走入房中，紅着臉，叫了聲：「爹。」

直到此時，他才發現自己身上，只穿

了一套夾衣夾褲，沒穿長衫，心頭更是窘迫。

石松齡臉上露出慈藹的笑容，含笑道：「英兒，你已經來了一會了？」

石中英幾乎連頭也不敢抬，垂手道：「孩兒方才起來解溲，發現有幾條人影，在樹林間，掩掩藏藏的，朝這裏奔掠而來，孩兒只當有甚麼歹人，侵入咱們莊院，才暗中跟蹤了來。」

高翔生堆着一臉皺紋，哈哈一笑，道：「賢侄大概沒看清是高伯伯吧？高伯伯還不至於當樑上君子。」

他這話雖是玩笑；但顯然心中有些不快。

石中英俊臉微紅，說道：「後來看清是高伯伯了，但又覺得好奇。」

他總究沒有江湖經驗，說的，都是實話。

在座諸人聽的都大笑起來。

這笑，當然是當着盟主面前，不能使石中英難堪，才以笑聲來冲淡高翔生的不悅。

石松齡微微一笑道：「這孩子本性還算老實，高兄幸勿介意。」

高翔生大笑道：「盟主言重，兄弟和盟主幾十年的交情，那會和孩子一般的見識？」

石中英躬身道：「多謝高伯伯。」

石松齡一指獨角龍王，說道：「英兒，還不快去見李伯伯，這位才是眞正的長江龍門帮李帮主。」

石中英依言走到獨角龍王面前，鞠了一躬，說道：「小侄見過李伯伯。」

獨角龍王雙目神光炯炯，洪笑道：「賢侄不可多禮，你方才都看到了，是否想得到，咱們兩人，誰眞誰假？」

石中英恭敬的回道：「小侄起初還當李伯伯是假的，後來爹來了，小侄已經覺得事情並不像小侄想的簡單，後來李伯伯既有人證，又有物證，猜想李伯伯應該是眞的了，只是小侄還有一點疑問……。」

「哦！」獨角龍王雙目注視着石中英，問道：「賢侄但說無妨。」

石中英道：「小侄聽爹口氣，『天龍十八掌』，是李伯伯的獨門絕技，方才比試的時候，那個假冒的人，怎麼使出來的招式，和李伯伯一樣的呢？」

石松齡沉喝道：「英兒不得胡說。」

獨角龍王呵呵笑道：「盟主不可攔他，年輕人心裏有疑問才會提出問題來。」

一面接着朝石中英說道：「賢侄問的好，此人爲了假冒老夫，對老夫平日行動，早已留上了心，因此也十分熟悉，自然也知道老夫那記『龍行雷令』的架勢，就是因爲盟主有不得出手太重之言，他妄想在招式之中，暗藏『捽碑手』，『開山掌』一類重手法，僥倖行事，焉知老夫這一招之中，另有奧妙，豈是外人所能摹仿，他當然沒有還手之力。」

石中英點着頭道：「多謝李伯伯指敎，小侄懂了。」

石松齡已經站起身來，說道：「快四鼓了，李帮主也該休息了，咱們走吧。」

一手牽着石中英的手，朝外行去。

祝景雲，高翔生等人跟着走出「聽濤樓」，就各自向盟主道別，回轉賓舍。

石中英由爹牽着手，緩步而行，這一陣工夫，他好像又回到了十年之前。

小時候，爹也時常牽着他的手，在這片山麓間散步。

所不同的，從前是不到十歲的孩童，如今他已經長大成人了。

不，他在這一瞬間，已經回到了童年，爹溫暖的手，也溫暖了他孺慕的心。

默默地走了一段路，石中英忽然低低的叫了聲：「爹。」

石松齡腳步微停，接着又緩步朝前行去，藹然問道：「孩子，你有甚麼事？」

石中英道：「是關於阿榮伯的事。」

石松齡笑道：「阿榮不是很好麼？」

石中英道：「但孩兒親眼看到他後腦骨被指力震碎，那是千眞萬確的事……」

石松齡莞爾笑道：「你不是也親眼目睹他好好的活着？」

口氣微頓，接說道：「人死不能復生，那是你中午喝醉了酒，才會有此幻覺，酒能亂性，以後不會喝還是少喝的好。」

爹一直認定他是喝醉了！

石中英道：「爹，那是眞的，孩兒對你老人家說的句句是實。」

石松齡笑道：「也許是你師父平時和你說些江湖上光怪陸離的故事，說的太多了。」

他還是不相信！

石中英道：「爹，孩兒覺得事情並不如此單純……」

石松齡腳下不覺一停，回過頭來，目注石中英，口中輕「哦」了一聲。

石中英續道：「你老人家方才不是也親眼看到了？那個假冒李伯伯的人，假冒得如此逼眞，假冒阿榮伯自然也極有可能的了。」

石松齡笑了笑道：「眞是孩子話，假冒一個人，那有如此容易？別的不去說他，光是身材，舉止，言行，要摹仿得維妙，豈是一朝一夕之事？」

石中英道：「但……」

石松齡沒待他說下去，接着道：「假冒李帮主之事，爲父早就知道了，那是因爲李帮主身爲長江上下游唯一大帮，江湖黑道中人，覬覦龍門帮的基業，已非一日，假冒李帮主，就可把龍門帮據爲己有，假冒阿榮，又有甚麼用？」

石中英道：「他假冒阿榮伯，固然沒有甚麼用處，但爹是當今武林盟主，他們假冒阿榮伯，也許心懷叵測，其中隱藏着甚麼陰謀，孩兒覺得他極可能和那個假冒李伯伯的是一夥人。」

石松齡目中閃過一絲異采，含笑道：「孩子，也許你說的對，但爹既能担當天下武林大事，如果眞有這種事，又豈能瞞得過我？你年紀還小，又沒在江湖歷練過，許多事情，你不用過問，目前最重要的，還是先安下心來，好好用功。」

說到這裏，忽然「唔」了一聲，問道：「爲父交給你的那本劍譜，你看過了麼？從明天起，你先把六式『練劍內功』先練熟了。」

石中英應了聲「是」，道：「孩兒已經看過一遍，只是三十六式劍法，劍譜上只有三十式。」

石松齡頷首道：「不錯，那册劍譜，

是爲父在七年前手錄下來的，後來當了盟主，下面六式，就一直沒時間研究，你先把前面三十式練會了，然後再傳你。」

石中英不敢說前面三十式，自己已經會了，他怕說出來，爹會斥自己好高騖遠，囫圇吞棗，只有唯唯應「是」。

石松齡牽着他的手，又走了一段路，看看離「涵春閣」已是不遠，才放開石中英的手，和聲道：「孩子，夜色已深，你快回房去吧。」

石中英躬身道：「你老人家晚安。」

石松齡含着慈笑，緩步而去。

石中英目送爹的人影，漸漸遠去，進入東院門，正待縱身掠起！

突聽身後有人低喝一聲：「接住了！」一縷勁風，直奔後腦！

石中英驀地一驚，一個練武的人，反應自然極快。

聲音入耳，勁風還沒打到，他已經身形一側，左手反手一招，把暗器接到手中，身子也隨着轉了過去，目光一注，喝道：「甚麼人？」

從那人喝出聲音，到石中英接住暗器，轉過身去，最多也只是眨下眼睛工夫！

但等石中英舉目瞧去，但見樹影迷離，夜霧正濃，那裏還有甚麼人影？

石中英心中暗暗驚凜，忖道：「此人好快的身法！」

「接住了！他要自己接住？」

低頭一看，手中接住的，原來只是一個紙團，那裏是甚麼暗器？

石中英暗暗感到納罕，急忙打開紙團，裏面包着一顆龍眼大的蠟丸，和一小包白色粉末。

紙箋上只有寥寥八個字：「請君回房，再作詳談。」

底下當然也沒有具名。

這人不知是誰？

他在紙團中，擲給自己這顆蠟丸，和一小包白色粉末，不知又有何用？

唔，他要自己回房再作詳談，莫非他已在房中等候自己？

石中英想到這裏，那還遲疑？仍把紙團包好，收入懷中，身形輕輕一弓，悄然掠上屋簷，推窗而入。

他出去之時，已把三面窗戶的窗帘全拉上了，房中自然一片漆黑。

但石中英內功已有相當火候，目光敏銳，雖在黑暗之中，仍可看得清楚！房中並沒有人。

石中英登時感到自己受了騙，也許方才那人就隱身附近，怕自己搜索，發現了他，才把自己騙回房來！

這也不對，他在紙團中還附了一顆蠟丸，一包白色粉末，又有何用意呢？

既然回進房來，自然不用再出去了，就算再回出去，也未必能找得到這擲紙團的人。

石中英緩緩闔上窗戶，放下窗帘，打算解衣就寢。

就在此時，只聽窗外響起了一聲極輕彈指之聲！

接着但聽一個低沉的聲音問道：「石公子回來了麼？」

聲音是從南首窗下傳來的。

石中英輕輕一幌，便已閃到窗口，沉聲問道：「你是甚麼人？」

正待伸手去開窗戶。

那低沉聲音急忙攔道：「石公子莫要出來。」

石中英攢攢眉道：「閣下究是何人？找在下有甚麼事？」

那低沉聲音說道：「在下何人，公子知不知道，並不重要，但有一件重要之事，却非公子不可。」

石中英道：「閣下要隔着窗子和在下說話嗎？」

那低沉聲音道：「正是如此。」

石中英道：「閣下那就請說吧。」

那低沉聲音忽然改以「傳音入密」說道：「咱們時間寶貴，在下突然而來，公子也未肯信在下之言，那就這樣吧，公子不妨打開那顆蠟丸來瞧瞧再說不遲。」

石中英聽的奇怪，探懷取出蠟丸，兩個指頭輕輕一揑，蠟殼破碎，裏面是棉紙包着的一顆藥丸，頓時異香撲鼻！

石中英九位師父中，有一位精於傷科，自然也傳給了石中英。

此時聞到這股異香，不覺輕「咦」一聲，脫口道：「這是『太乙至尊丹』！」

「太乙至尊丹」就是那位師父秘製的傷藥，專治內腑傷損，縱是重傷將死，只要有一口氣，莫不藥到回春，效驗如神，石中英自然認得出來。

那人仍以「傳音入密」說道：「不錯，公子認識就好。」口氣微頓，接下去說道：「獨角龍王李帮主，被『大力金剛掌』擊傷內腑，十二個時辰之內，如不得此丹，勢將終身殘廢，也只有公子能够去救他……」

石中英聽的大感意外，登時一怔，急忙以「傳音入密」問道：「你說負傷的那個，是眞的李帮主？」

那人道：「此人是眞是假，公子不必多問，但他傷勢極重，非此丹不可，公子既知此丹來歷，當知在下不是那帮歹徒的同黨了，時光稍縱卽逝，事不宜遲，公子速將此丹送與李帮主服用。」

石中英手中拿着「太乙至尊丹」，躊躇了下，才道：「閣下既和在下師父相識



石中英以背貼壁，用指甲挑了少許藥粉，分向二名看守壯漢彈去。

，在下自然相信，只是李帮主孰眞孰僞，關係極大，閣下既然知道此中隱情，應該告訴家父，讓家父來處置才對。」

那人說道：「正如公子所說，此事關係重大，而且對方此一陰謀，醞釀已非一日，公子當知牽一髮，足以動全身，目前一個李帮主，只不過是一髮而已，事機未到成熟，不可打草驚蛇，令尊爲人正直謹嚴，不擅心機，一旦知道此事，必然秉公處理，身爲武林盟主，當然也只有秉公處理，但這樣一來，賊黨眼看事機敗露，此後必然更加隱秘行事，咱們就更難找得到他們的破綻，後患也更不可設想，因此，目前還不宜讓盟主知道。」

石中英問道：「聽閣下口氣，好像並不止閣下一人？」

那人笑道：「維護武林正義，武林中人人有責，當然不止在下一人。」

石中英道：「在下不知李帮主現在何處？這丹藥如何送去？」

那人道：「李帮主被囚禁在西院門外，花園假山之中，公子可從後院繞過去，當不虞被人發覺。」

石中英道：「在下沒去過西花園。」

那人又道：「假山在花園西北首，公子從後院去，只要越過高牆，卽是假山背後，此行不宜稍露形迹，在下是說，公子不能讓任何人看到一點影子，當然，假山中一定有人看守，公子只須把那包白色粉末，用指甲挑上少許，朝他們迎面彈去，卽可使人瞌睡，但公子行動宜速，進入石室，李帮主可能仍在昏迷之中，你餵他服下丹藥，必須及時退出，而且更須恢復原狀，不可留下一絲痕迹。」

石中英點頭道：「在下省得。」

那人又道：「此事十分重要，公子務必小心，在下預祝公子此行成功。」

石中英道：「好，在下這就去。」

窗外那人寂然不再說話，敢情已經走了。

石中英雖然不知此人是誰？但他持有九位師父中一位師父的「太乙至尊丹」，這不是普通丹藥，據師父說，他化了十二年工夫，才採集到幾種難覓的藥草，一共只煉製成十六顆藥丸。

這樣難得的藥丸，師父自然不會輕易與人，由此一點，他對這人說的話，自然深信不疑。

「哦！」

石中英突然心頭一動，暗想：自己離開逖谷那天，師父曾說，要自己去承担一件十分艱鉅的任務。

又說：這件事是爹要自己去做的。

莫非師父說的，就是這件事？

要自己暗中協助爹，偵查一件正在醞釀中的陰謀。

難怪爹要叫師父諄諄囑咐自己，連在逖谷練武之事，都不可向人提及。

他越想越覺自己料的不錯！

當下那還怠慢，輕輕推開北首窗戶，穿窗而出，沿着山麓小徑，提氣飛掠。

石家偌大一座莊院，就建在這座小山的山麓間。

石家莊院的東首，是一片斜坡，山坡間遍種桃李，松竹，因地制宜，點綴了幾幢小樓，是爲賓舍區。

石松齡幾個經常來的老朋友，都住在這裏。

莊院的西首，是一片平地，闢爲花園，佈置了不少亭台，樓閣，假山，池塘，爲石松齡日常遊宴之所。

石中英回家不過三天，還沒去過西花園，他照着那人說的途徑，從東首山麓，繞過莊院後面。

果見一道高牆，迤邐向西，看去佔地極廣，這時四更已過，天黑如漆！

石中英那還猶豫，雙足輕點，凌空而起，輕飄飄落在牆頭之上。

那人說的沒錯，離園牆不遠，就有一座聳立的假山，假山上還蓋着一座茅亭。

茅亭四週，還有幾棵修剪齊整樹木。

石中英目光朝四外迅快一瞥，立即長身掠起，一下飄落亭前。

樹木雖不高大，也有一人來高，在夜色濃重的時候，站上一個人，確也不易被人發現。

石中英這回仔細的打量了四週情形。假山前面，是一片荷花池塘，中間架以曲折小橋。

左首一片竹林，隱綽綽有兩間平房。右首是一條曲折長廊，兩邊種着不少花卉。

只要看這地形，這裏該是花園中較爲偏僻之處。

此時當然看不到人影，但石中英還是察看的十分仔細，才悄悄的沿着假山石級，往下行去。

這小徑自然十分曲折，快到山脚之時，就折入假山之內，這是一條小小的廻廊，通向山腹。

石中英在行走之時，當然耳目並用，走的十分小心，當他踏進這條廻廊之時，他已隱約聽到了兩個人的呼吸。

不用說，這兩人自然是看守的人了。

石中英從他們細長的呼吸聲音，已可確定這兩個看守的人，一身武功，大是不弱。他悄悄掩近山腹間的一間暖閣，以背貼壁，偏着頭往裏看去。

暖閣地方不大，只有一張圓桌，幾張木椅，靠近門口的兩張木椅上，對面坐着兩個身穿青色勁裝的漢子。

屋中沒有點燈，兩柄長劍，就擱在他們面前的圓桌上。

裏首正中間，果然有兩扇門戶，但因門上彩繪，和四壁相似，若非細看，決難發現。

他經過這一陣打量，心中已經寬了不少！

因爲屋中兩人，武功雖然不弱，但比起他來，就差得多了。

至少他可以清晰的看到他們，而對方兩人，却並沒有發現他。

石中英微微一笑，用指甲挑了少許白粉，朝右首那人彈去。

那人在黑暗中眨着眼睛，渾似不覺。

石中英毫不怠慢，接着又挑了少許粉末，依樣葫蘆，朝左首那人彈去。

那人當然也一無所覺。

不過轉眼工夫，兩個勁裝漢子，不約而同的打了一個呵欠，伏下頭，靠着圓桌，昏昏睡去。

石中英不敢躭擱時間，閃身而入，走到裏首，凝目一看，兩扇門上，橫着一道鐵門，還鎖了一把大鐵鎖。

這本來不是一件難事，只要把鐵鎖扭斷，就可以進去。

但石中英記着那人的話，退出之時，必須恢復原狀，不可留下一絲痕迹。

扭斷了鎖，豈非留下痕迹了？

他迅快轉過身去，在兩人身上，一陣掏摸，總算在左首漢子腰間，找到了一把鐵鑰。

當下迅快打開鐵鎖，然後再把鐵鑰掛到左首漢子的腰間。

回過身去，拔啓鐵門，伸手推開兩扇門戶。

這一推，石中英發覺這兩扇門竟然十分沉重，觸手生涼，原來竟是兩扇鐵門。

石中英心中不禁暗暗奇怪，忖道：「難道假山下這間石室，爹在建造之時，就準備囚人用的，不然，何用這樣厚重的鐵板做門？」

鐵門開啓，進門就是一道石級，往下而去。

石中英看的又是一怔，他原以爲門內就是石室，如今才知道石室還在地底。

假山之內，已經黝黑無光，這道石級之下，自然更是伸手不見五指。

須知一個內功精純的人，縱能在黑暗中視物，但仍須憑藉些微的天光，才能看的清楚。

譬如這假山山腹之中，一般人已經伸手不見五指，但因假山必須叠得剔透玲瓏，仍然有許多地方，可以透射進天光，石中英就憑仗着這些微星月之光，才能看得清暖閣中的物事。

但地底石室可不同了。

石室既在地底，只有一處通路，自然透不進一絲天光。

沒有天光的地方，除非你練成佛家「天眼通」神功，否則任誰也休想看得到東西。」

石中英自然懂得這個道理。

他看到鐵門之內，是一條往下去的石級，就立時轉身，再次回到左首漢子身邊，從他身上，取出兩支火摺子，才拾級朝下走去。

剛走了十來級，石級忽然一折，朝後彎去。

石中英晃亮手中火摺子，隨着石級往下。

這樣又走了二十來級之多，石級盡頭，已是一間空曠的石室。

一股濃重的霉氣，迎人而來。

石中英凝目瞧去，只見獨角龍王李天衍雙目緊閉，盤膝坐在那裏，神色萎頓，不言不動，狀若老僧入定一般。

只要看他神色，一望而知他中的那一掌，果然傷勢極重！

只是那人認爲他可能仍在昏迷之中，但他仗着數十年苦練的功力，總算坐了起來。

石中英急忙奔了過去，到得他身邊，口中低低叫了聲：「李伯伯。」

獨角龍王聽的不覺一怔，緩緩的睜開眼來！

一雙失去神威的眼睛，望着石中英，問道：「你是石世兄。」

石中英手中拿着「太乙至尊丹」，點頭道：「老伯傷勢沉重，快把這顆藥丹服了。」

獨角龍王臉上飛過一絲奇異之色，凝目問道：「這是什麼藥丸？」

顯然，他已聞到了「太乙至尊丹」的異香。

石中英道：「這是專治內腑重症的傷藥，老伯服下此丸，傷勢卽可痊癒。」

獨角龍王微微太息一聲道：「不錯，老夫中了那斯一記『大力金剛掌』，內腑傷勢極重，但縱有靈丹，治好內傷，老夫散功之毒未解，也是無濟於事。」

他果然是被「大力金剛掌」擊傷的！

石中英聽的不禁大感驚異，看來那人說的不假！

只是「大力金剛掌」是少林絕藝，難道那假獨角龍王使的不是天龍十八掌？

最後他驚詫的，還是獨角龍王後來那句話，好像除了被「大力金剛掌」擊傷之外，還中了「散功奇毒」！

心中想着，不覺問道：「老伯還中了散功毒藥？」

獨角龍王失去神光的目中，射出了憤怒之火，切齒道：「老夫若不是被人暗下散功毒藥，憑那斯一記『大力金剛掌』，又如何傷得了老夫？」

石中英心中忖道：「看來這些賊黨，處心積慮，果然已非一日，可惜爹還被他們蒙在鼓裏。」

接着忙道：「老伯先把此丸吞下，時間不多，晚輩還得趕快出去。」

獨角龍王問道：「這顆藥丸，世兄可是石盟主要你送來的麼？」

石中英只得點點頭道：「是的，老伯快請服下，晚輩還要回去覆命。」

獨角龍王道：「如此說，石盟主他已看出來了？」

石中英道：「是的，只是家父還未查出這夥人的來歷，不好打草驚蛇，要委屈老伯暫時忍耐。」

獨角龍王頷首道：「令尊爲人正直謹嚴，老夫知道他必有用意。」

當下欣然從石中英手中，取過「太乙至尊丹」，納入口中。

石中英不敢在石室中多躭，說道：「委屈老伯，晚輩要告辭了。」

獨角龍王頷首道：「世兄代我向石盟主致意。」

石中英答應一聲，匆匆退出，熄去火摺子，關好鐵門，上了鐵鎖。

仍循假山石級而上，縱身掠上牆頭，一路施展輕功，趕回「涵春閣」，差幸沒撞上人，依然穿窗而入。

×　×　×

就在石中英穿窗而入，回到房中的同時，離「涵春閣」不遠，一處花林中，像幽靈般閃出一個苗條人影，望望「涵春閣」，足尖兒撥着草叢，低低的說道：「看來他果然是……唉……這叫我怎麼辦才好呢？」

×　×　×

樓上，石中英當然也沒有睡熟。

他從種種迹象看來，被囚禁在假山石室中的獨角龍王，是眞的李天衍，已經無可置疑。

那麼也可以由此推斷，假的獨角龍王，和假的阿榮伯，該是一夥的人，也不會錯了。

師父要自己下山，說是爹要自己來辦的事，自然也就是這件事了。

自己回家不到三天，就發生了兩件事，自然並不偶然，也可見這些賊人的陰謀，已在逐漸發動。

當然，除了這兩個假冒的賊人，自是還有很多黨羽。

自己要如何着手去偵查才好呢？

總管屈長貴，八卦門的掌門人高翔生，這兩個人，會不會也是賊人一黨？

對了！賊人把每一個假冒的人，都扮的維妙維肖，而且一點也看不出他們臉上經過易容，或是戴着人皮面具。

既是假冒，當然不會是天生成的。

自己只要找出他們的破綻來，也就可揭穿他們的陰謀了。

想到這裏，心頭不覺一寬，抬頭看去，這一陣工夫，窗外已經透進曙光。

石中英一晚未睡，這就盤膝坐定，緩緩吐了口氣，就瞑目守一，運氣行功，不大工夫，便已進入忘我之境。

等他醒來，一片金黃陽光，已經照上窗櫺！

石中英披衣下床，開門出去，春嬌早站在門口伺候，急忙端了一盆臉水進來。

石中英盥洗完畢，春嬌已把窗帘掛起，打開了窗戶。

石中英緩緩走近窗前，但見山坡間繁花如錦，落英繽紛，清風徐來，使人精神爲之一爽。

只聽春嬌在身後說道：「公子請用早點了。」

石中英「嗅」了一聲，回過身去，圓桌上早已擺好了一碗桂花冰糖銀耳，一碟赤豆糕，和一盤燒賣，還在冒着熱氣。

春嬌拉開椅子，伺候石中英坐下，一面俏聲道：「這是小姐昨天吩咐小婢，要廚房裏做的，小姐說，這些都是公子小時候最愛吃的東西。」

石中英抬臉笑道：「我小時候喜歡吃甜食，小姐如何會知道的？」

春嬌嫣然笑道：「小姐自然是聽莊主說的了。」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又道：「小婢還有一件事，忘了向公子稟報呢，方才總管着人送來四盒棗豆糕，說是長根師傅一清早親自送來的。」

石中英道：「也是小姐叫人去定做的麼？」

春嬌道：「不，是老管家昨天一早上街去定的。」

老管家，自然是阿榮伯。

他知道自己從小愛吃棗豆糕，昨天上午還巴巴的上街去定，沒想到下午就慘遭賊黨殺害！

石中英想到阿榮伯的遇害，心頭不禁一陣難過，幾乎要掉下淚來。

春嬌站在一旁，看他忽然停筷不語，不覺偏着頭道：「公子怎麼啦？」

石中英道：「沒什麼，我眼睛裏好像掉進了些灰塵。」

春嬌道：「這怎麼會呢？啊，要不要小婢給你吹一吹？」

（未完）

刀神

新派長篇俠情超穎

故事／獨孤紅·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山被南宮海天暗襲，危急間得黃君馳救，倖獲脫險，黃君對他一往情深，含淚吐心聲，奈江山身負重責，黯然而別，黃君不捨，又暗中跟蹤，江山往歸元寺拜訪方丈，探知楚淩霄曾於五年前存一美人畫於該寺，後爲一姓樂的中年代爲取去，江山獲得這一綫索，乃急馳而去，江山方走，南宮海天突至，要火焚歸元寺以脅主持說出江山去向，主持不爲所動，危險間幸得後至的黃君來到，爲歸元寺化了這場災厄。揚州第一樓那晚燈光如畫，賓客滿座，中一圓台珠簾低垂，簾後隱現一女子身影——

義結風塵侶　勇挫綠林雄

滿樓的酒客幾百道目光都盯在那幅珠簾上，停杯的停杯，放着的放着，目光中都帶着焦急。

而最焦急的一雙目光則屬於離台子最近的一位年輕靑衫客，這位靑衫客看上去只有廿多歲年紀，長眉鳳目，唇紅齒白，俊俏風流，手裏一把玉骨描金扇，扇穗兒上墜着一顆小姆指大小的明珠，左手上還戴着一枚玉板指，一副富家公子哥兒模樣，只是油頭粉面脂粉氣濃了些，而且目光還有點兒邪而不正！

這當兒絲竹管絃奏了一個過門兒，突然間一個淸脆甜美的歌聲透過珠簾，緊接着珠簾掀起，裙脚微揚，水袖飄飄，出來了一位風情萬種，嬌媚無限的唱歌人兒，但見她美目微瞟，秋波流轉，滿樓酒客似乎都被罩在了這雙能蝕人骨，銷人魂的目光裏。

有錢的大老爺爲的就是這個調兒，轟雷般的一聲碰頭彩，震得揚州第一樓爲之一幌，喊叫聲中酒客紛紛向台上舉起了杯。

怪的是只有那位俊俏靑衫客沒喝彩，他不但沒喝彩，反而臉色一變站起來，他抬肩就叫夥計。

這種主顧夥計那還怠慢，三脚併兩步地跑了過來，近前欠腰陪笑，小心翼翼地道：「公子爺有什麼吩咐。」

俊俏靑衫客坐了下去，皺着眉道：「怎麼回事，今天晚上雪



艷芳雪姑娘又不出場了麼？」

那夥計忙道：「這個小的不淸楚，小的只聽說雪姑娘病了，大半是不能出場了。」

俊俏靑衫客道：「我知道她病了，我不是頭一回來，這半個月來我每天都到你們『揚州第一樓』來喝酒，爲只爲聽雪姑娘一曲，我來的第三天她就病了，到今天都十幾天了，她的病還沒有好麼。」

那夥計陪着笑臉道：「公子爺你千萬見諒，大半是雪姑娘還沒好，要不然她不就出場了麼。」

夥計說的是理，奈何俊俏靑衫客他聽不進去，愣着眉焦躁地一擺手道：「去叫個說得上話的來。」

夥計連聲答應，轉身要走，可巧這當兒一名瘦高中年漢子往

道邊走了過來，夥計忙道：「三爺，你來得正好，這位公子爺有事兒找你。」

瘦高中年漢子臉上沒一點表情，大剌剌的向夥計擺了擺手，夥計走了，他上前兩步馬上換上了一張臉，堆着滿臉笑容欠身說道：「公子爺你找我麼。」

俊俏青衫客打量了他一眼，說道：「你是……」

瘦高中年漢子忙道：「有勞公子爺動問，我姓金，行三，大夥兒都叫我金三兒，是這兒的管事，你有什麼吩咐。」

俊俏青衫客道：「你是管事，管不管這些唱歌姑娘的事。」

金三咧咀一笑道：「不瞞你說，我管的就是唱歌姑娘們的事。」

俊俏青衫客兩眼一睜，精神也爲之一振，道：「那好極了，我找對人了，金管事，我問你，雪艷芳雪姑娘……」

金三「哦！」地一聲，說道：「你問雪姑娘啊，公子爺，我能在你這兒坐會兒麼。」

俊俏青衫客看了他一眼，抬了抬玉骨摺金扇。

金三忙稱謝坐下，坐定之後，他猛然又道：「公子爺，你問雪姑娘……」

俊俏青衫客說道：「聽說，雪姑娘病了。」

金三道：「是的，姑娘家身子弱，着了點兒涼，躺在床上有十幾天了。」

俊俏青衫客道：「這個我知道，我來聽了她三回歌她就病了，一病就是這麼些日子，她的病好點了麼？」

金三道：「承蒙您關注，好了，已經好了。」

俊俏青衫客一喜忙問道：「好了？好了今天晚上爲什麼沒出場？」

金三看了他一眼笑道：「公子爺，病剛好總得歇息兩天哪，剛好就出場萬一再躺下那可怎麼辦，您不知道，雪姑娘是我們這兒的頭牌大紅人兒，有多少客人就是爲聽她唱歌來的，她要是連着幾天不出場，我們第一樓的損失可就大了……」

俊俏青衫客吁了一口氣道：「你只知道你們第一樓的損失大，恐怕你還不知道，我的損失也不小……」

金三忙道：「是，是，是，你天天來捧場，花的……」

俊俏青衫客淡然一笑道：「金管事，你小看我了，對這個，我不計較花費，我對一擲萬金而毫不吝嗇，這不算我的損失，根本也就不值一提，我是說這些日子來我寢難安枕，食不甘味，却快把這兩隻眼盼瞎了……」

金三唇邊掠過一絲笑意，「哦！」了兩聲道：「原來您是指這個，我失言，我失言，您千萬多包涵，您千萬多包涵。」

看了俊俏青衫客一眼道：「聽您這麼說，您對雪姑娘似乎是……」

他住口不言，沒說下去。

俊俏青衫客剎時間意興飛揚，玉骨摺金扇在左手心敲了一下道：「我不瞞你，我歷盡檀板，閱人良多，這位雪姑娘却是我生平僅見，這位雪姑娘不但人長得與衆不同，而且歌藝也是一流，她的歌讓我如醉如痴，她的人讓我夢魂縈繞……」

金三唇邊又掠過一絲笑意，這種笑意帶着詭異：「公子爺，您眞是好朋友，我們這些主顧們，想一親芳澤的可大有人在啊。」

俊俏青衫客眉梢兒微微一揚，「哦！」地一聲道：「是麼？」

金三道：「別的不提，提起來也不勝提，我只跟您提一位，雪姑娘這十幾天不是沒出場麼，可是有位大爺照樣每天來，而且每來必有賞，只是雪姑娘沒出場，我們沒敢代雪姑娘收下——」

俊俏青衫客突然笑了，一口牙好白，說道：「金管事，你可知道那位客人是誰麼？」

金三道：「不知道，我還沒見過，聽說是位『金陵』來的傅公子。」

俊俏青衫客玉骨摺金扇向胸一指道：「金管事，『金陵』的傅公子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金三兩眼一舒，「哦！」地一聲道：「怎麼着，您就是那位『金陵』傅公子啊，哎呀，失敬，失敬，我金三兒有眼無珠，簡直有失敬了——」

身子往前一探，滿臉是笑，笑得有點邪，只聽他輕聲說道：「傅公子，您也別怨這，也別怨那了，金三兒我給您送藥方兒來了，您只照方兒抓藥，準保您的相思病霍然而癒。」

他從袖子裏摸出了一張摺叠着的紙，雙手遞了過去。

那不是普通的紙，是一張薛濤松花小箋，雪白，是透着一陣陣的淡淡幽香。

俊俏傅公子一怔鳳目猛睜，忙伸手接過，急不及待地展開一看，滿臉驚喜，一陣激動，道：「蒙君關愛，承君厚賜，妾私心甚爲感激，爲酬知音，敬備水酒，望席散撥冗，妾當剪燭以待，雪艷芳。好極了，好極了，簡直太好了，請代我回覆雪姑娘一聲，我準到，我準到！」

金三站起來微一欠身道：「那……我就告退了。」

俊俏傅公子一抬手道：「慢着。」

抖手一片金葉子落在桌上！

金三忙伸手拿了起來，千恩萬謝地退着走了。

俊俏傅公子沒聽見他說甚麼，也沒有見他差點把頭碰到了桌子，兩手捧着那薛濤小箋就近鼻端深深一聞，閉上了眼：「得蒙姑娘垂青，傅怡紅願長侍粧台，永爲不貳之臣！」

× ×

俊俏風流的傅怡紅只那麼一個人，想什麼時候席散就什麼時候席散，可是薛濤箋上那兩字席散指的不是傅怡紅一個人席散，而是指整座「揚州第一樓」席散！

前後沒多久，傅怡紅却像過了好幾年，好不容易「席散」了，傅怡紅急不及待地下了「揚州第一樓」！

有錢能使鬼推磨，金三已在門外候駕了，金三的身旁是輛單套高篷馬車，金三滿臉堆笑，哈腰擺手：「傅公子，您請上車。」

傅怡紅微微一怔：「怎麼，雪姑娘不是住在——」

金三陪笑道：「不跟您說過麼，雪姑娘是我們『揚州第一樓』的頭牌大紅人兒，我們東家豈能讓她住在樓後那幾間破房

子裏，告訴您吧，雪姑娘的住處可氣派着呢！」

傅怡紅「哦」地一聲道：「在什麼地方？」

金三道：「瘦西湖！」

傅怡紅微微一愕，旋卽點頭：「對，『瘦西湖』，只有她配住『瘦西湖』，也只有『瘦西湖』才配她住，美人名湖相得益彰。」

他撩衣登上了馬車。

馬車在夜色中疾駛，約莫頓飯工夫停在一處，車簾掀起，金三哈腰恭請下車。

傅怡紅下車一看，只見置身處已在「瘦西湖」畔，幾棟珠樓畫閣依山面水，燈光徹透，朱欄翠檻，美侖美奐。

金三在前帶路，踏着青石小徑到了兩扇小小朱門前，金三輕叩朱門，一陣輕盈步履聲從裏頭傳了出來，兩扇朱門開了，一名青衣少女，向着金三盈盈一禮：「三爺！」

金三忙道：「這位就是傅公子，快見過。」

青衣少女當卽轉向傅怡紅又是一禮：「小婢春喜見過公子！」

傅怡紅一片金葉遞了過去，道：「這算是我的見面禮，姑娘拿去買花戴吧！」

青衣少女剛自一怔，金三一旁說道：「還不快接過去謝賞。」

青衣少女雙手接過，施禮再稱謝。

金三一旁陪笑道：「傅公子，讓春喜給您帶路吧，我不陪您了。」

他哈着腰往後退，傅怡紅則跟着青衣少女進了兩扇小小朱門。

不大的一個院子，院雅無須大，走過花間小徑到了一間畫閣裏，小巧的一間畫閣，但却富麗堂皇，美侖美奐。

紅氈鋪地，紗燈高懸，小小一張方桌，精美小菜幾樣，銀壺，牙箸，琉璃盞，沒有一樣不氣派，沒有一樣不講究。

但這些都不及桌旁站的那個人兒。

這些名貴的東西跟這個人兒一比，俱都黯然失色。

蟬翼紗的雪白衣裳，淺淺的那麼一絲兒笑意，娥眉淡掃，脂粉不施，混身上下淨扮得不得了。

雪白的肌膚，窈窕的身材，豐長的臉蛋兒配着一副俏麗甜淨的眉眼子，素淨，淡雅，還帶點兒逼人的冷艷，就跟案頭花瓶裏的蘭花一樣。

她有點瘦弱，有點憔悴，眉梢兒也挑着些淡淡的憂鬱，這就是她長得與衆不同的地方。

她多少還帶着病容，不但無損她的姿容，反而益發顯出了她那與衆不同的美。

西子捧心不是最美的麼？

傅怡紅自稱歷盡檀板，閱人更多，但此刻他看直了眼！

倒是雪艷芳，一雙眸子裏飛閃過一絲兒奇亮的光芒，然後她笑了，是那一絲淺淺的笑：「我算着公子該到了，果然不錯，您請坐吧。」

她輕抬皓腕，逕直往小方桌上讓客。

傅怡紅定過了神，但一雙目光仍盯在雪艷芳的那張清麗的嬌靨上，他的目光本來有點邪而不正，怪的是現在居然一點邪意也沒有了，他上前一步道：「姑娘好點兒了麼？」

雪艷芳道：「謝謝公子，已經好了，一點小病勞公子這麼關注，眞是不安，請坐吧。」

傅怡紅仍站着沒勁，道：「姑娘千萬別這麼說，恕我唐突直說一句，姑娘身子不適，我覺得比我自己害場大病都讓我難受。」

雪艷芳嫣然而笑，說道：「公子眞會說話。」

傅怡紅道：「雪姑娘，我句句由衷，字字發自肺腑。」

雪艷芳沒說什麼，淺淺一笑，輕抬皓腕再肅客。

傅怡紅似乎這才發現雪艷芳讓他坐，輕「哦！」一聲忙走了過去。

坐定，雪艷芳親手拿起銀壺酒斟了兩杯，然後凝眸舉杯，道：「千里知音難遇，蒙公子不以風塵見薄這麼愛護，艷芳無以爲謝，謹以一杯水酒略表寸心，我先乾爲敬了。」

她舉杯就要就唇。

傅怡紅抬手一攔道：「姑娘不要喝，還是我喝吧。」

雪艷芳微楞說道：「這是爲什麼？據我所知，在這種情形客人們都會想盡辦法讓我們多喝點兒……」

傅怡紅正色說道：「姑娘鬻歌生涯，最好別喝酒，酒最傷嗓子，而且姑娘病體初癒也不宜喝酒，我把姑娘當成朋友，希望姑娘也別把我當客人。」

雪艷芳美目中閃過一絲異采，道：「公子把我當朋友，眞的麼？」

傅怡紅一陣激動道：「不瞞姑娘，我家世居『金陵』，是武林中有數的幾個世家之一，『金陵』是個怎麼樣的地方姑娘該清楚，金粉之勝不下於揚州，我仗着父母的寵愛以及家裏有錢，一直很荒唐，歌台舞榭，青樓妓院無不涉足，『金陵』一帶提起傅怡紅來可以說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我閱人良多，什麼樣的女子我都見過，可是雪姑娘妳，却是我生平首遇，也應是我生平僅遇，姑娘的歌不同凡響，姑娘的風度氣質也跟一般鬻歌女子不同，不知道怎麼回事，面對着姑娘，不但使我毫無邪念，而且使我深悔過去的荒唐——」

雪艷芳嫣然笑道：「公子使我引爲無上榮寵。」

傅怡紅正色道：「我這都是肺腑之言，希望姑娘不要把它當成花言巧語。」

雪艷芳斂去了笑容道：「我沒想到公子對我這麼抬愛！」

傅怡紅嘆了口氣道：「說出來不怕姑娘見笑，半個月前見姑娘那頭一面就使我夢魂縈繞不能自已，這半個月來姑娘身罹微恙不能出場，更使我寢難安枕，食不甘味，幾乎盼瞎了這雙眼。」

雪艷芳那清麗嬌靨上飛快掠過一絲感動神色道：「公子既是這麼抬愛我，就不該天天到『揚州第一樓』去！」

傅怡紅連忙說道：「姑娘，這是爲什麼？」

雪艷芳道：「公子，『揚州第一樓』跟銷金窟沒什麼兩樣，府上縱有金山銀山也會花光的。」

傅怡紅苦笑一聲道：「我剛才不是告

訴姑娘了麼，我已無法自制了。再說只爲了能見姑娘一面，我能不惜一切。」

雪艷芳嬌靨上掠過一絲異樣神色道：「聽了公子的話，使我深悔邀約公子到這兒來——」

傅怡紅臉色一變道：「姑娘這話——難道姑娘沒把傅怡紅——」

雪艷芳道：「公子，事實很明顯，你我這樣下去只有一條路可走，可是以公子的家世不會容許公子跟我這麼一個身在風塵的賣歌女子——」

傅怡紅急道：「姑娘——」

雪艷芳鄭重說道：「公子，你的家世你清楚，以前你只是逢場作戲，老人家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一旦你眞要個風塵女子進門，那就絕然不同了。」

傅怡紅雙眉一揚道：「我不能否認姑娘說的是實情，可是我以爲只我沒把姑娘當成風塵女子這就够了。」

雪艷芳道：「公子——」

傅怡紅忽然站了起來，激動地道：「只要姑娘將來不嫌傅怡紅，我可以棄一切於不顧，我這話神人共鑒，倘有半句虛言，我日後倘有負姑娘，有如此酒。」

他伸手抓起了酒杯。

雪艷芳霍地站起，伸柔荑按住了他的手，急道：「公子，這酒喝不得！」

傅怡紅目光一凝，道：「爲什麼，姑娘？」

雪艷芳遲疑了一下，旋即一整臉色道：「事到如今也只有告訴公子了，這杯酒公子要是喝下去，公子的神智就會完全受人控制，公子明白了麼！」

傅怡紅臉色大變，兩目精芒暴閃道：「原來是這麼回事，我只當『揚州第一樓』是座尋常酒樓，原來骨子裏……請姑娘告訴我，他們是個什麼組織，幹的是什麼勾當？」

雪艷芳收回手去微一搖頭道：「公子不要問了，他們的勢力很大，公子一個人客居『揚州』，犯不着相惹他們……」

傅怡紅道：「姑娘的意思我懂，只是姑娘有一點還不明白，傅家武林世家，傅怡紅憑一身家學，自己也在武林中爭得一席之地，我這麼說吧，姑娘可聽說過『武林六公子』之名？」

雪艷芳美目微睜道：「聽說過，難道公子……」

傅怡紅道：「姑娘既知『武林六公子』，怎麼不知道『金陵』傅怡紅這『花花公子』名列第一！」

雪艷芳輕叫一聲，說道：「原來，公子就是名列『武林公子』之首的『花花公子』……」

傅怡紅道：「從今夜起，傅怡紅要一改過去荒唐，洗面革心重新做人，這『花花公子』名號不要也罷！」

雪艷芳道：「公子，我不知道他們是個什麼樣的組織，我只知道他們專下手家富或是在武林中有成就的，利用我們這些唱歌的人制住對方之後就把他們送往一個秘密處所，我不知道這些，現在我就讓春喜讓公子從後門出去——」

「可以！」傅怡紅道：「請姑娘收拾收拾，跟我一塊兒走！」

「不，」雪艷芳忙道：「我不能跟公子一塊兒走——」

傅怡紅道：「難道姑娘不願意跟我一塊兒走？」

雪艷芳微一搖頭道：「不是不願意，是不能……」

傅怡紅道：「姑娘不必怕什麼，天塌下來自有我頂着。」

雪艷芳道：「公子誤會了，我不是怕什麼，我是……反正，我不能跟公子走就是！」

傅怡紅道：「我不知道姑娘爲什麼不能跟我走，可是姑娘要知道，姑娘這麼放走了我，他們不會饒了姑娘。」

雪艷芳臉色一變道：「這個不要緊，我自有辦法應付。」

「也好，」傅怡紅一點頭道：「那我就留下來跟姑娘一塊兒應付他們。」

雪艷芳忙道：「不，公子何必——」

傅怡紅一陣激動道：「我不妨告訴姑娘，我已把姑娘當成了我的人，從現在起，我絕不離開姑娘一步。」

雪艷芳面泛焦急之色道：「好吧，我就告訴公子吧，我也是武林女兒，我哥哥的情形跟公子一樣，但是他沒碰上一個像我這樣別有用心，並不是眞爲他們所用的人，我的爹娘爲這件事因急成病，雙雙病歿，我是出來找我哥哥，爲兩位老人家報仇的。」

傅怡紅突然伸手向着雪艷芳當胸抓了過去。

雪艷芳一怔道：「公子，你……」

她抬皓腕就去擋。

傅怡紅手腕倏沉，閃電再探，雪艷芳沒能擋住，而傅怡紅的手就在要觸着雪艷芳的酥胸的一刹那間收了回來，他道：「艷芳，我直說一句，妳這身所學不足以應付他們，我不能讓妳一個人留在險地，尋兄報仇的事包在我身上，無論如何我要妳跟我一塊兒走。」

這句話剛說完，外頭突然傳來幾聲鳥叫。

雪艷芳臉色一變道：「他們在間我是不是已經得手了。」

傅怡紅道：「幾個人？」



傅怡紅描金摺扇點了車把式穴道，右手扣住了金三肩井。

雪艷芳道：「最多不過兩個，但外頭安排得還有預防萬一以便接應的。」

傅怡紅道：「讓他們進來。」

雪艷芳道：「公子……」

傅怡紅道：「我若不走妳不能給他們答覆，他們若是遲遲得不到答覆，照樣會起疑闖進來，眞要那樣，反而不好！」

雪艷芳一咬貝齒道：「好吧，春喜，妳去。」

春喜答應一聲，拿起案上一盞燈走了出去。

傅怡紅道：「妳這個侍婢……」

雪艷芳道：「不要緊，她是我帶來的，原就是我身邊的丫頭。」

只聽一陣步履傳了進來。

傅怡紅道：「春喜進來之後，叫她站在妳身邊來。」

抓起面前杯把酒倒進了菜湯裏，然後坐了下去。

春喜舉着燈帶着兩個人走了進來，一個是金三，另外一個是剛才那車把式。

雪艷芳向着春喜遞了個眼色。

小丫頭很機靈，逕自走過來到了雪艷芳身邊。

金三進門就滿臉堆笑：「雪姑娘，說起來妳是頭一功，一場假病把這小子的魂兒都勾走了。」

雪艷芳道：「那還不都是三爺你足智多謀，我交差了，你把人帶走吧。」

金三轉望傅怡紅道：「公子爺，酒足了，飯飽了，您請跟我走吧！」

傅怡紅緩緩站了起來，冰冷說道：「金三，你可眞是有眼無珠啊。」

金三却也機靈，一聽這話就知道不妙，臉色一變，往後就退。

傅怡紅雙手並出，左手玉骨描金扇點倒了那車把式，右手同時扣住了金三的左「肩井」！

金三臉色大變，他還想動，傅怡紅五指一用力，他却悶哼一聲矮下身去。

傅怡紅冰冷道：「金三，你找錯人了，千不該萬不該你不該找傅怡紅！」

金三兩眼一睜脫口叫道：「你，你是『花花公子』……」

傅怡紅道：「你明白了，可惜，你明白得太晚了，別的我一概不問，我只問你一句話，你們把雪姑娘的哥哥弄到那兒去了。」

金三一怔，兩眼睜得更大了，望着雪艷芳道：「怎麼着，雪姑娘妳……」

雪艷芳道：「我哥哥叫薛空羣，武林人稱『玉面劍客』。」

她這句話剛說完，金三身軀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跟着身子軟了，慢慢往下萎下。

雪艷芳看得一怔。

傅怡紅左手把玉骨描金扇往領後一插，伸手揑開了金三的嘴，他臉色忽地一變，道：「他服毒自絕了。」

雪艷芳連忙說道：「他嘴裏藏的有毒藥。」

傅怡紅道：「怕是，想不到這個組織還眞不簡單啊。」

他鬆了金三，金三倒在了地上，就這一轉眼工夫，金三已臉色泛紫不動了，他道：「艷芳，眼前沒有活口了，先收拾收

拾離開這兒再說吧。」

雪艷芳道：「我沒甚麼好收拾的，帶幾件換洗衣裳就行了，你等等。」

她帶着春喜往裏去了，再出來時她換上了一襲勁裝，從頭到脚一身黑，益顯冷艷逼人。

春喜提着個包袱跟在後頭。

傅怡紅看得呆了一呆，道：「蒼天待傅怡紅眞厚──」

雪艷芳深深看了他一眼道：「蒼天待我也不薄，走吧。」

傅怡紅道：「讓春喜緊跟着妳。」

轉身行了出去。

出了門，來時所乘的馬車還在，正好派上用場，傅怡紅讓雪艷芳帶着春喜坐進車裏，他自己登上車轅，抽起插在車轅上的鞭剛要抖韁。

只聽夜色中傳來一個低沉話聲：「三哥，得手了。」

一條人影掠了過來。

傅怡紅根本沒容他近車，抖手一鞭掠了過去，一聲脆响，一聲慘叫，那條飛掠而來的人影倒了下去，一連滾了好幾滾。

傅怡紅揉鞭再抖韁，趕着馬車飛馳而去。

只聽車後傳來幾聲叱喝。

傅怡紅三不管，趕着馬車沿着「瘦西湖」往前奔駛。

隨聽車裏雪艷芳道：「公子，他們追來了。」

傅怡紅道：「幾個。」

雪艷芳道：「十幾個。」

傅怡紅扭頭道：「妳身上帶得有暗器麼！」

雪艷芳說道：「沒有，我從來不用暗器。」

傅怡紅道：「那妳不用管了，跟春喜往前坐點兒。」

雪艷芳答應了一聲。

馬車又往前奔馳了一段路，十幾條人影騰躍若飛，離車後越來越近。

傅怡紅道：「妳們甚麼都別管，只坐穩了就是。」

就這一句話工夫，一條人影已挨近車後，猛然騰身掠起，就要撲上馬車。

傅怡紅霍地站起，半轉身抖手一鞭往後抽去，一聲大叫，那條人影翻了下去。

只聽後頭有人扯着喉嚨叫道：「用暗青子招呼他。」

傅怡紅聽得心頭一震，他不怕暗器傷了他，但是他怕暗器傷了雪艷芳，他一橫心，一咬牙，轉着馬車轉了一個圈停了下來。

他這一停倒把後頭的人弄糊塗了，那十幾條人影也忙都刹住撲勢停了下來，成半圓形地面對着馬車。

夜色太濃，看不清那十幾個人，但却能看出那十幾個一式黑色勁裝，身上都帶着兵刃。

雪艷芳冰雪聰明，她知道傅怡紅爲甚麼在這時候停了下來，也知道傅怡紅爲甚麼把馬車掉過頭，心裏不由一陣感動，她不願意坐在車裏，她要到車轅上去，可是她剛動便聽傅怡紅道：「這是我的事兒，妳在裏頭坐好，聽我的，別讓我分心。」

雪艷芳一聽這話沒敢再動，她不能讓傅怡紅分心。

只聽傅怡紅冰冷又道：「那個不怕死就過來吧。」

一個陰惻惻的話聲，傳了過來：「我們走眼了，沒想到，傅公子是一位高明人物。」

傅怡紅冷冷一笑道：「你們何止走眼，簡直就有眼無珠，連『金陵』傅怡紅都不認識。」

一聲驚「哦」那陰惻惻話聲道：「原來是名列『武林六公子』之首的『金陵花花公子』，那可眞是太失敬了。」

忽聽另一冰冷話聲道：「傅怡紅，車裏是甚麼人。」

傅怡紅道：「雪艷芳姑娘，雪姑娘不甘爲你們所用，她要跟我一塊兒走。」

那冰冷話聲道：「姓傅的，你把我們當成了三歲孩童。」

傅怡紅道：「話是我說的，信不信在你。」

那冰冷話聲哼了一聲道：「信不信無關緊要，我不妨告訴你，不管車裏是誰，也不管你是甚麼三頭六臂人物，今夜你們都休想離開『瘦西湖』一步。」

傅怡紅仰天狂笑：「匹夫，你也不怕風大閃了你的舌頭，傅怡紅踏進武林這麼些年，想上那兒上那兒，愛上那兒上那兒，甚麼樣的人物沒會過，甚麼樣的陣仗沒見過，憑你們這麼幾個跳樑小醜就想把你家少爺擱在這兒──」

他這裏仰天狂笑着，一條人影騰躍而起，不聲不响地撲了過來，一個起落已到馬車前。

傅怡紅突然一轉話鋒冰冷說道：「你是頭一個。」

他抖手揮鞭，脆响聲中那人影大叫倒地到處亂滾，嚇得套車馬連連嘶叫，四蹄一陣踢彈。

只聽那陰惻惻話聲道：「點子扎手，我們聯手剁他。」

有他這一句話，十幾條人影騰躍着撲了過來。

傅怡紅雙眉揚起，兩眼閃起冷電，掌中長鞭連連揉出，兩聲脆响倒下一對，第三鞭揮出却被一名黑衣人一刀把長鞭攔腰斬斷，那黑衣人獰笑聲中跟另兩名黑衣人三把刀立即攻向傅怡紅。

這一來傅怡紅就吃了虧，有長鞭在握他可以不讓對方攻近馬車，可以穩穩當當地護住馬車，如今一旦短兵相接他勢必躍下車轅與對方拚鬥不可，對方人多勢衆，他一離開馬車難保不顧此失彼。

果然，他剛躍下車轅逼退那三名黑衣人，另幾名黑衣人則由兩側悄無聲息地撲向了馬車。

傅怡紅發現了，可是他明白他一個人身不能分兩下，而且面前三名黑衣人又揮刀攻了過來，也根本不容他再顧別處，他不得已，只有揚聲叫道：「艷芳，小心兩邊。」

這句話剛說完，忽聽一連幾聲悶哼，從兩側撲向馬車的那些黑衣人一個個突然踉蹌暴退，有幾個甚至於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這突如其來而出奇的變化，立即看怔了在場的每一個人，就連傅怡紅都包括在

內。

就這一怔神間，馬車旁多了一個白色人影，只聽那白色人影道：「你們這個幹甚麼，吵得人不能睡覺，『瘦西湖』是『揚州』最佳風景所在，你們也不怕煞風景了。」

這白色人影就在馬車旁，離馬車很近，傅怡紅看着不怎麼眞切倒也能看見個七八分，那是個很英挺，很英挺的年輕白衣客。

只聽一名黑衣人冷冷說道：「尊駕是那條路上的朋友，怎麼稱呼，可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兒──」

那英挺白衣客道：「別管我是那條路上的，怎麼個稱呼，我也不管眼前這是怎麼回事兒，我只知道你們吵了我的覺，我不得不伸手攔攔。」

那黑衣人道：「這好辦，請朋友往一邊站站，等我們把這件事了了之後再給朋友你賠罪……」

那英挺白衣客截口說道：「不行，要打你們別處打去，我的睡覺地兒在這兒，就不准你們在這兒吵。」

那黑衣人冷聲一笑道：「朋友，眞人面前何必說假話，光棍兒眼裏也揉不進一粒砂子，你在『揚州』地面上就該把點子放亮點兒，你管錯了閒事出錯了頭了。」

一頓喝道：「剁他，一併剁了。」

幾個黑衣人閃身撲向了英挺白衣客。

只聽英挺白衣客淡然一笑道：「怎麼，要跟我打，可惜你們這幾個還不够我打的。」

沒見他是怎麼出手的，連傅怡紅都沒看清楚，只見他連閃了幾閃，那幾個黑衣人便每人挨了個嘴巴捂着臉退了回去。

傅怡紅看着直了眼。

適才那名黑衣人驚聲說道：「怪不得你敢逞強出頭，朋友，你報個萬兒。」

那英挺白衣客又回到了原處，很沒勁一樣，他微一擺頭道：「你們不配。」

那黑衣人道：「『揚州』地面上我從沒見過朋友你，看來朋友你是外來的，請交待一句，你要在『揚州』待多久。」

英挺白衣客淡然一笑道：「這個我可以說，你放心，三兩天之內我不會離開『揚州』，你們只管找找就是。」

那黑衣人道：「今夜這件事衝着朋友你了，咱們走。」

一聲走，十幾個黑衣人齊動，一轉眼間全沒了影兒。

那英挺白衣客轉了過來，望着傅怡紅說道：「行了，三位請吧，我也要回去睡覺了。」

話落，他轉身就走。

傅怡紅跟車裏的雪艷芳同聲說道：「閣下請留一步。」

雪艷芳隨話帶着春喜下了車。

那英挺白衣客轉過了身，道：「二位有甚麼見教。」

雪艷芳道：「多謝閣下援手，容我二人請教……」

那英挺白衣客似乎也驚於雪艷芳的絕代風華，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淡然笑道：「姑娘這個『謝』字我當之有愧，二位剛才沒聽我說麼，我是爲了我自己。」

傅怡紅道：「恕我直言，閣下是位高人奇士，怎麼……」

那英挺白衣客轉望過來道：「傅公子這高人奇士四個字更讓我惶恐。」

傅怡紅道：「閣下知道傅怡紅。」

那英挺白衣客道：「仰名已久，惜一向福薄緣淺，剛才就傅公子自報大號，才知道名列『武林六公子』之首的『金陵』傅公子已來到『揚州』。」

傅怡紅倏然一笑道：「我明白閣下爲甚麼不願示下尊姓大名了，我可以告訴閣下，今夜以前的『花花公子』已經死了，今夜以後的傅怡紅又是一個人，我也願意讓閣下知道，要不是傅怡紅浪子回頭，洗面革心，也不會獲得這位雪姑娘的靑睞，得到這麼一位使得傅怡紅能傲誇當世的終身侶伴了。」

那英挺白衣客輕「哦」一聲，轉望雪艷芳。

雪艷芳當即毅然把今夜事毫不隱瞞地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英挺白衣客笑了：「二位的眼光都高人一等，英雄美人相得益彰，倒是我的眼光差點讓我錯過了這麼一對足與武林留傳一段佳話，美煞天上，妬煞人裏的神仙眷屬。」

一抱拳道：「江山恭喜二位，賀喜二位。」

雪艷芳落落大方，含笑答禮：「謝謝江大俠。」

傅怡紅目光一皺道：「江山。」

江山道：「不錯，江山，長江的江，山河的山。」

傅怡紅道：「在『百花城』獨佔鰲首，囊括諸獎的江山。」

江山微微一怔道：「閣下也參加『賽刀會』了。」

傅怡紅道：「我原打算去的，可是到了『揚州』就留下來了！」

江山倏然而笑道：「閣下留對了，這趟『揚州』所獲，雖傾天下之所有也應不換。」

雪艷芳道：「謝謝江大俠。」

傅怡紅道：「聽說閣下身上帶着一頁三招『軒轅刀法』。」

江山呆了一呆道：「武林中傳事可眞快，怎麼，閣下有意思伸手麼。」

傅怡紅笑道：「倘若我在今夜以前遇見閣下，我一定會搶，今夜以後麼，我已擁有一切，別無他求了。」

雪艷芳道：「你也不問問自己是不是江大俠的對手。」

傅怡紅輕聲一笑，道：「我沒好意思說嘛。」

雪艷芳也笑了，仍是那淺淺一笑，永遠那麼動人！

江山忽然一凝目光道：「雪姑娘既在『揚州』待了很久，有個人或許雪姑娘知道。」

雪艷芳道：「江大俠說的是『揚州』的那一個。」

江山道：「這個人姓樂，號稱『拚命三郎』。」

雪艷芳一怔道：「江大俠問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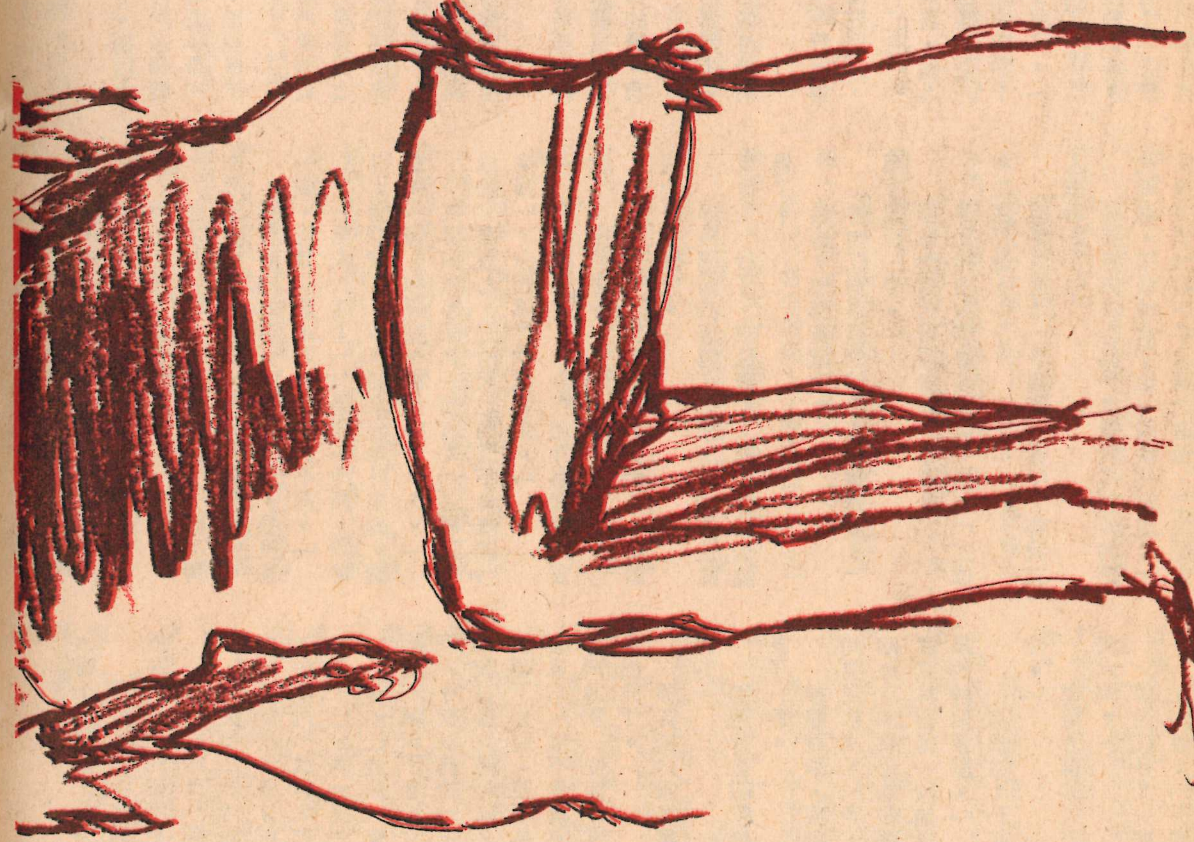
江山道：「我在查一件事，這個人是個關鍵人物，我這趟到『揚州』來，就是爲了找他。」

（未完）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　雲‧文
王蜀蓉‧圖

銀城飛狐



艷星偷情　突然被殺

黃昏時候，日組戲已經收工，夜組的人還未上班，所以攝影棚內一片沉寂。

這是龐記影業公司的攝影場，位於郊區，面積頗大，辦事處也設在這裏。經營這家電影公司的，是富豪龐大志，這時候他仍未離開那間設備豪華的辦公室。

女秘書，男女職員全都離開了辦事處，只有一名小厮仍在等待龐大志離去，這幾乎是他每天的工作。儘管攝影棚通宵拍戲，但辦事處的職員們仍然是按照一般寫字樓時間上班下班的。

小厮正在打掃地方，突然有個女人闖進來，她並非龐記公司的女明星，也不是女職員，但小厮對她並不陌生，因爲她是一位過氣女明星。

小厮並沒有放下手頭上的工作過去招呼她，因爲這不是數年前的環境了。假如現在是五六年前，這小厮的態度一定不同，那時候「洪菓萊」三個字的確紅透了半邊天。

但是，今時不同往日了，洪菓萊變成了「紅過來」。電影界是現實的，連這小厮也難例外。

他根本就沒有招呼洪菓萊。可是，洪菓萊却打開了手袋，掏出了一張十元鈔票，在小厮眼前一揚：「丁仔，很久不見你了，好嗎？」

小厮小丁眼睛一亮，臉上的笑容給鈔票擠了出來：「洪小姐，你好？」

「老闆在嗎？」

「他還未走，你找他嗎？讓我替你通傳。」

「不！讓我自己進去好了。」洪菓萊說着就想推門入內。

小丁手急眼快，把手一攔：「洪小姐，請你等一等！」

洪菓萊怔了一怔。她想了想，恍然地說道：「哦！我明白了，你老闆一定是正跟一位女明星在裏面……」

「不！不！你誤會了，只有他一個人在着。」

「那你怕甚麼？」

「如果我這樣放你入去，他一定罵死我。」小丁說，「還是



請你等一等，我只要通傳一聲，你就可以入去，何必心急？」

洪菓萊無奈何地聳聳肩：「好吧！那要麻煩你了。」

小丁推門進入龐大志的辦公室，這時龐大志正坐在辦公桌後面簽閱一些文件，他聽了小丁的報告後，板着面孔說：「你瘋了嗎？怎麼不說我已經走了？」

小丁正想辯護，辦公室的門已經再次被人推開，進來的正是洪菓萊。

龐大志呆了一呆，他還未說話，洪菓萊已經笑道：「龐老闆，何必這麼絕情？我不過剛由外地回來，專程拜訪，又不是求借，爲甚麼不肯接見我？」

龐大志不好意思地說：「對不起，我只是剛剛有點工作放不下，不想見客而已。老朋友既然來了，請坐坐！」

洪菓萊嫣然一笑道：「其實你無須再請明星，你本身就是一位出色的好演員。」

小丁退了出去。

龐大志問道：「有甚麼指教？」

「怎敢說指教，我只是來看看有沒有合適我演的角色。」洪菓萊打開手袋，把一根香烟放到嘴角去。過去在這種情形底下，龐大志一定爭着爲她燃火點烟，但現在却不同了。她只好自己摸出打火機。

龐大志瞪了她一眼：「你還想拍片？」

「是的，桐油塔到頭來還是儎桐油的嘛。」

「聽說你已經退出影圈，做了歸家娘。」

「誰說的？我從來沒有這樣講過。」

「你不是嫁了一位富家子麼？」龐大志說道，「報紙的內幕消息還說你們旅行結婚，環遊世界呢！」

「是那張報紙說的？如果讓我見到，我一定會請律師告他一狀！」

算了，反正沒有鷄蛋又如何可以孵出小鷄？空穴來風定必有因，你又何必這麼緊張？其實我們都是行內人，試問有多少女明星不是悄悄與人同居，從來不敢宣稱已經結婚的？」

「無論如何，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你到底肯不肯再請我？」

龐大志沉思着說：「菓萊，你多大年紀了？」

洪菓萊一怔，說道：「爲甚麼要這樣問我？」

「我只是要提醒你，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不必你提醒我？我也知道我不能做獨當一面的主角。但是，龐老闆，請你別忘記，我們到底也有過一夕之緣。」

「你不應該再提那些事，那是我們甘心情願的私事，可不是嗎？但是，我這個人是公私分明的，拍片是爲了賺錢，我怎可以找一些沒有叫座力的明星來拍片？那不是等於開玩笑嗎？」

洪菓萊粉頰通紅，氣得咽喉哽着說：「我本來但求有個精神寄托，不計較其他一切的，但是，想不到你對我說出這一番話來！」她紅着雙眼站了起來，「算了！女人總是吃虧的。龐老闆，希望你每一部片都能賺大錢，更希望你對其他已經上當的女明星別這樣忘恩負義才好，否則，到頭來你一定不得好報！」

龐大志在僵呆之際，她已扭着屁股走出了辦公室的門外。小丁連叫了幾聲「洪小姐」，她也好像聽不到。

就在洪菓萊走後不到一分鐘光景，龐大志案頭上的電話就响了起來。

他拿起聽筒，那是他妻子的聲音：「你還未走嗎？」

「是的，我有點事情要辦。」龐大志說：「有甚麼事嗎？」

「你的事情多到永遠也辦不完的。」龐太太生氣地說道：「告訴我：誰在你身旁？」

「別大驚小怪吧，這裏就只有我一個人。」

「你到底甚麼時候才可以回家？」

「等一會兒吧，你們無須等我吃飯，我辦完一些公事就會回來的。」

龐太太「哼」地一聲說：「所謂公事不過是跟那些女明星鬼混，你以爲老娘不知道嗎？告訴你，要是你還不回來，我就會找到辦事處來，看看誰個狐狸精跟你在一起鬼混！」

龐大志根本沒有機會答話，他的妻子已重重地將電話放下！他的耳鼓裏「嗡」的一聲，差點震聾了。

龐大志苦笑一下，想起他的妻子那母夜叉的模樣，跟他旗下的艷麗女明星那裏可以比擬？不過，一個人到底要飲水思源，要不是她的積蓄大力支持，他的生意早就倒下來了，那裏還有今日這副神氣？就是爲了這前因後果，他對老妻仍然稍有戒心！

要不是給她一語道破，龐大志差點也忘了一個香艷刺激的約會。

他看看腕表，六點十分，還差五分鐘，他就要到一號化裝間去。

有個女星艷艷，約好了他在六時三十五分在一號化裝間相會。

一般來說，這段時間之內，片場裏許多地方是眞空無人的。而龐大志每當第一次與新星約會，大多數只在片場之內。

過去利用他那豪華的辦公室，但自從給「母夜叉」撞破一次好事之後，他又開闢一個秘密陽台——那就是一號化裝間。

由他的辦公室可以足不出門，就到達一號化裝間去，因爲那裏面有一道暗門通過去，所以，只要辦公室門外亮起紅燈——不准內進，便十分安全。甚至連那名小厮也只以爲老闆在獨自辦公，根本不知道他已經離開了那間辦公室。

其實，這是龐大志一手經營的片場，他要怎樣佈置成八陣圖一樣都可以，故此除了那道暗門之外，還有其他秘密通道可以通往別處的。

一號化裝間裏，燈光幽暗，艷艷坐在一面大鏡子前面搔首弄姿，她明明看見龐大志由後面走過來，却視若無睹，直至龐大志毛手毛脚的摸了她一把，她才嬌嗔起來！

龐大志吻着她說：「對不起，要你等了許久。」

「你從那兒來的？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艷艷斜睨着他說。

「我就像武俠片中的高手一樣，來無影去無踪。」龐大志格格大笑一陣，乘着笑聲中把她的衣服脫下。

艷艷嬌嗔道：「別這樣性急，你還沒有答應我那件事呢。」

「甚麼事？」

「你裝蒜麼？我要做第一女角。」

「我還以爲甚麼事，這些事容易辦，只要我通知製片部就可以了。」

「問題是你不知甚麼時候才會通知他們。」

「明天——保證就在明天。」

「用甚麼保證？」

「我是老闆，怎麼會沒有信用的，你放心好了。來吧，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艷艷吮着嘴兒說：「你這個人眞的是——怎麼可以在這種地方幹那種事？」

「爲甚麼不可以？你過來！」龐大志走到一列沙發前面，伸手到椅底摸着了一個暗掣，輕輕一按，「卡察」一聲，沙發的靠背攤平了，果然就是一張完成的雙人大床。

艷艷嘻笑着揑了他一下：「你眞懂享受，這裏一切似乎專爲你而設計的。」

龐大志把她抱在懷裏說：「其實應該說專爲你們而設才對。老實講，我化了那麼多錢投資這種事業，所佔的便宜就只有這麼一點點，但你們有名有利，一生也享不盡呢！」

在笑聲中二人又摟作一團。

豈料就在此時，化裝室內一盞小紅燈在天花板亮了起來。而且發出一陣低沉的聲响，令到正在大獻殷勤的艷艷大吃一驚，龐大志也將她輕輕推開。

艷艷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龐大志急急穿衣服，一邊解釋道：「可能有人要進我的辦公室來，所以訊號燈亮了。艷艷你到我的車子去等我好嗎？」

「眞掃興！」艷艷聳聳肩說道：「我早說過，我們不該選擇這裏的。好吧，我到你的車子去等你，別令我等得不耐煩才好。」

龐大志已將衣服穿回，吻了艷艷一下，然後急急伸手至沙發底下按動了電動暗掣，讓沙發回復原狀，這才由暗門回到他的辦公室去。

他仍然聽到有人在外面敲門扭動門環的聲音，難怪通至化裝間那邊的紅燈訊號亮了，當然，龐大志現在回到辦公室之後

，已將電線截斷，化裝間那邊一切亦回復原狀，訊號燈亦告失效。

龐大志把秘路電視開動，小小螢幕之上出現了他妻子的樣兒，登時把他嚇得忙了手脚！

這兒距離市區頗遠，她除非插上了一雙翅膀，否則爲甚麼會這樣快就到達這裏？眞奇怪——龐大志心裏這麼想着，却已將電視關上，走過去將門拉開。

那扇辦公室的門原本可以用電動暗掣控制的，但是，龐大志可以從電視中見到他的妻子怒容滿面，所以他才會「親自迎接」！

可是，龐太太的怒火並沒有給她丈夫的笑臉遮擋住，「哼」一聲就喝問道：「爲甚麼到現在才開門？」

這位龐大志心目中的「母夜叉」果眞厲害，她一邊說話一邊已將視綫射至室內每一個角落。

龐大志心裏暗暗吃驚，但龐太太已經開始了她的突擊搜查行動。

龐大志問道：「你找甚麼？」

龐太太一邊搜索，一邊仍在生氣，她說：「你別顧左右而言他，告訴我吧，剛才你爲甚麼不開門。」

龐大志苦笑道：「我怎麼知道是你？我正在料理一些事務，不想有人打擾，所以我一直不想見客，想不到剛才有個過氣女星跑來，纏了半晌，我好不容易才把她打發走了，故此才亮了紅燈，不准任何人入來，好讓我集中精神趕快辦妥手頭上的工作，怎麼知道原來是你！」

「你眞會辯駁！」龐太太搜索自然是一無所獲。「我要看看你做的是一些甚麼工作！」

龐大志的辦公桌上眞的排滿了不少文件，沒有人會懷疑他剛才不是正在埋頭工作的，除了他的妻子之外。

龐大志看見她的怒氣稍降，便又問道：「你由市區出來嗎？」

「不！」龐太太仍在翻閱着桌面上的文件。

「那麼，剛才那個電話，從那兒打來的？」

「你猜猜吧！」

「難道就在這片場之內？」

「不錯。」

龐大志抹了一額汗，要不是及時撤下艷艷，後果眞不敢想像。

不過，一想到艷艷，他就渾身不安，他不該叫艷艷到他的車子裏去等他，萬一龐太太要他一齊離開辦公室，如何是好？

龐大志道：「爲甚麼你悄悄的到片場來，也不早點告訴我？」

「爲甚麼我要告訴你？」龐太太瞪他一眼，「我是存心要到這兒來，明查暗訪的。」

「那又何必呢？你也知道我一切無非爲了工作。」

「瞧！如果你是正正經經的做生意，我當然不會理會你。但是，最近人人都說你悄悄建了一間別墅，要來金屋藏嬌。」

「誰說的？」

「你別管！」龐太太睜大了雙眼：「如果你聰明的，立刻就帶我去看看，否則，嘿！要是給老娘查出，你小心才好！」

龐大志心裏想：這母夜叉好厲害，連這些事情她也查到了。

不過，如果承認下來，麻煩一定多多，不承認嗎？只怕她又會苦纏不休。

龐大志想了想，說道：「你似乎太多疑了，我那裏有胆量金屋藏嬌呢，分明是有人存心要中傷我們夫婦間的感情。」

「我不是只有耳朶沒有眼睛的人，你也該想想你的行動是否有値得我懷疑之處。有時你不在這裏，却去到三更半夜才歸家，這又是爲甚麼？」

龐大志嘆一口氣說：「商場如戰場，這也難怪你會誤會百出的。但是，只要你冷靜地想想，爲甚麼同一類影片，人家的出品不獲通過放映，只有我們一家順利獲得通過呢？這就不能不講手段了。親愛的，我們是做生意的，你怎麼可以爲了這些事而責怪我？」

龐太太似乎心平氣和下來了，她瞪住龐大志說：「你的意思可是：須要應酬一些官府裏的人嗎？」

「是的，俗語說得好：不怕官，最怕管。問題並非因爲他們是官，而是由於我們被管。假如我不從中連絡好他們，片子被禁不准放映，或者剪到鷄零狗碎的話，試問還有甚麼人去看呢？」

龐太太想想也是道理，她雖則不管片場的事，但丈夫這家公司拍出來的影片到底是甚麼東西，她多少也會知道的：殘殺啦、色情啦……諸如此類的所謂電影，如果以此時此地的電影檢查制度，根本不可能獲得順利通過放映。

但是，幾乎打着「龐記影業公司」出品旗號的影片，不管它的內容是否奸淫邪盜，却一律獲得完整無缺地上映，這是爲了甚麼？

龐太太回心一想：她丈夫這家公司所以賺大錢，確是有許多先決條件的。

想到這裏，龐太太滿腔怒火頓消，不再嚕囌了，只催促她丈夫趕快執拾一下案頭上的文件，然後與她一齊返家去。

龐大志看見妻子怒容收斂，也心裏高興，立即收拾一切，準備送她返家，但是，當他一想到與艷艷的約會待續時，他便感到渾身不適。

無奈千方百計才騙得他妻子轉怒爲喜，怎可以又再觸怒她？

龐大志一邊收拾桌面上的文件，一邊在暗自思量，希望想出一個善法來。

終於，他按動了桌面上的傳話機，對門外的小斯說：「小丁，你去把我的車子執拾一下，我要送太太回家去。」

可是，小丁在外面還未答話，龐太太已顯得非常機警，衝過來對住傳話機說：「小丁，不必啦，我要你留在門外，我立刻就出來！」

龐大志無可奈何，只有苦笑聳肩。

龐太太說：「我給你請司機，你却借故再三把他們辭退了，我替你請女秘書，但你必叫她們早退。你看來凡事都要親力親爲的，到底爲甚麼忽然之間又會叫小丁到你的車子去執拾一下？嘿！這件事越想越可疑，你快帶我去看看有甚麼古怪。」

龐大志深恐這回又弄巧反拙，他如果夠機警的話，應該跟他妻子一齊出去，將近到達座駕車時，才借故把她帶到片場一

角，讓已經登車等候的艷艷，有機會從車內逃出來。

他是片場的主人，片場裏事務繁多，他要借故引領龐太太到處去佯作巡視乃是順理成章的事，大概總不會引起龐太太的疑心吧？但是，現在情形可又不同了，他剛才的情形無疑已引起對方的注意。因此龐大志不由得憎恨自己有時未免太笨！

龐太太既然疑心車子裏有些甚麼留下，她更加不會把視綫分散。出了龐大志辦公室門口之後，便直趨那輛大房車停放的地方。

在這一剎那之間，龐大志完全想不到一些補救的辦法，他焦急得差點兒就暈倒過去。

當龐太太發現艷艷在她丈夫的座駕車裏之後，將會有甚麼事情發生？大概是首先質問她，然後才當面再質問龐大志。

龐大志人急智生，終於想到了一個爲自己辯護的理由來，那就是：艷艷既是公司旗下演員，這兒又是郊區，艷艷沒有私家車，身爲老闆的，送她一程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啊！

雖然龐太太未必會滿意這番解釋，但總好過啞口無言吧！

主意打定，自然甚麼也不怕了！

可是，龐太太把車門拉開之後，却又令到龐大志呆了一陣。

原來車子裏鬼影也沒有一個。

眞是謝天謝地——龐大志悄悄舒了一口大氣。

龐太太並不因此而釋嫌，她在車子前後座搜索，希望能找到一些甚麼綫索似的。可是，龐大志的態度就輕鬆得多了。

他走過來道：「上車吧！親愛的，這車子裏不會有女人手帕的，即使有，恐怕也只是你遺下來的。」

龐太太實在找不到甚麼可疑痕跡，於是盯他一眼，一屁股坐到他的身邊去。

龐大志將車門關上，就看見那邊彎角處有個人影出現。

他心裏暗吃一驚，艷艷可能來遲了，怪不得在車子裏見不到她的影子。

龐大志當再看淸楚那的確是一個女人的身形時，便立即開車。

他想過了，只要他及時開車離去，以後向艷艷解釋並非一件難事。她只是旗下衆多艷星之中，其中之一而已，除非她不想「紅」起來，否則就等於肉在砧上，不怕她不就範的。

龐大志剛把車子開了數碼，龐太太就叫住他：「慢着！大志。」

「甚麼事？」龐大志暗吃一驚，他以爲他的妻子已聽到艷艷一邊奔跑，一邊呼叫出他名字的聲音，否則爲甚麼要叫他停車？

但是，事實上那女人無非呼喚龐大志的名字，也不是叫着「龐老闆」，只是充滿驚慌地一邊呼叫，一邊狂奔着！

龐大志果然停了車，龐太太首先推開車門下去查看。這時那女子的驚呼聲浪已引起好一些人的注意，這些人有些是住在片場裏的，有些剛剛上場，準備參加夜組拍片工作的。只是時間尚早，所以他們躲在一角聊天，現在聽到這女子的驚叫聲，便紛紛趕來查看。

在這種情形之下，身爲老闆的龐大志，當然也不能不下車查究了。

那女子原來只是一名當夜班的女工，片場中人個個叫她劉大媽。

劉大媽是負責管理那些化裝間的，每晚這個時候她趁住男女明星未登場時，便首先回來執拾一下，以便人到齊後展開化裝工作。今晚似乎是早了一些回到片場中來，想不到當她把一號化裝間的房門打開時，却發現了一個女明星倒斃在裏面。

劉大媽在衆人紛紛查問之下，吶吶地老半天說不出話來。

但是，各人看見她驚惶失措的神色，內心都深感不妙。

尤其是龐大志看見她指住一號化裝間那邊，心裏更是吃驚不小！

各人湧入一號化裝間，只見一個半裸女子倒斃在血泊之中。

這女子身裁健美，上身衣服已被撕毀，兩個乳房隱約可見，胸前一處傷口仍在冒出鮮血來，看來她只是在不久之前才遭人毒手的。因此一些工作人員已分頭在附近搜索！

另一方面已有人致電報警。

龐太太嚇得口呆目瞪地倚在龐大志的身旁，吶吶地問道：「她是誰？」

「一名新星，她叫艷艷。」龐大志呆呆地答了。

其實他的內心比誰都更難過，因爲不久之前他才與她幽會，要不是這「母夜叉」來了，現在他們大概還在溫柔鄉中。那時只要艷艷對劉大媽聲言正在更衣，相信劉大媽亦不會驚破他們的好夢。

可是，現在她怎麼會遭人毒手？

龐大志左思右想：是她的情郎發現了他們的奸情麼？是偶然發生的劫殺案麼？

現場上的一切不准人移動，只待警方派人到來調查。苦只苦了龐大志，他深恐警探在查案時發現了那些暗門，更深恐警探在現場上找出一些證據來，那時後果眞不堪設想。

龐太太不知道他的心事，只道他也給眼前的可怕情景嚇呆了。

他担心他妻子在場會諸多不便，例如警方人員一旦發現那些暗門，可能就此質問他，他如何可以當住他妻子面前解釋？

於是，他吩咐片場一名工作人員，開車把龐太太首先送返家去。

龐太太畢竟也不是喜歡血腥場面的人，所以也樂得離開現場。

在這種情形之下，她沒有理由堅持身爲老闆的丈夫陪她返家，所以她非常柔馴，就由片場裏一名工作人員把她送走。

在警方人員未到達之前，龐大志問劉大媽：「你進來時，是否門已鎖上？」

「是的。」劉大媽道：「但我有鎖匙，通常是回來之後由我首先把它打開，執拾一下，然後讓明星們使用。」

龐大志知道艷艷很早已候在一號化裝間之內，她今天根本沒有拍戲。

龐大志回到自己辦公室，悄悄看過了那些暗門，一切都偽裝得很好，照理是不會輕易被人發覺的。但是，誰曉得警探們聰明到甚麼程度？因此，他必須趁早想想，屆時應該如何向他們解釋？

龐大志閉目沉思，坐在他的辦公桌後

面那張大大的靠背椅上，也不知想了多少時候，直至到有人敲響了他辦公室的房門，他才如夢初覺地驚醒過來！

進來的是夏維探長和他的助手們。

夏維探長對龐大志十分客氣，只是循例問了幾句關於他旗下電影明星的一些事情，諸如待遇和合約等等，看來全無關重要。

夏維探長要不是由龐大志口中親自說來，他幾乎不敢相信，像艷艷這一類新星，原來每個月只有數百元的月薪。

「數百元如何可以維持生活？」夏維不禁問道。

龐大志實在也有點不好意思，無奈這是事實，既有命案發生，向他查問的又是警方的探長，而非娛樂記者，他怎可以吹牛？

龐大志尷尬地道：「數百元只是月薪，如果有片拍，另加津貼。此外本公司有宿舍，也有公司交通車來往市區。因此一般來說，我們的待遇不算太差。」

夏維很坦白地道：「我並非干涉貴公司的內政，只是研究死者日常的生活而已，例如她的衣服光鮮，所用的香水也非常名貴，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你以爲是嗎？龐老闆。」

龐大志苦笑道：「是的，不過，每一個明星，他們未必全靠拍片賺錢，例如有些家境很好，又有些在外面經營商業，甚至炒股票等等，所以，他們雖則名義上只有數百元月薪，却未必就只靠這數百元去生活。」

警方查案人員把注意力集中在一號化裝間那邊，似乎沒有人留心到暗門互通的秘密上面去，所以龐大志總算舒了一口氣。

龐大志私心底下對於艷艷之死，一方面感到惋惜，另一方面也感到大惑不解，假如他有勇氣供出艷艷死前曾與他有未了之緣，相信對警方的查案，一定更有帮助。但是爲了自私的理由，他當然不會這樣做。

艷艷的死狀很慘，利刀剮孔，頸項一刀是致命傷，此外胸前也給插了一刀。

夏維探長初步的結論是：兇手是個色情狂的人，也可能是個性虐待狂者。否則，根本無須如此殘酷，單是咽喉一刀已足以令到死者氣絕身亡！

當晚，所有片場裏每一個人，都被警方人員問話。編排在夜組拍戲的工作人員，雖然遲遲才返到片場，仍然被警方邀來問話。

拍片工作雖則沒有停頓下來，但自從發生了這宗可怖的殘殺案之後，各人的心情難免都會受到影响。

片場的拍片通告一般都有兩小時的時間，讓明星和幕後人員有所準備的，例如通告上寫明：「七——九」，也就是七時報到，九時正式開拍的意思。

一般來說，這兩小時是給明星們化裝，工作人員做好開拍前的一切準備工作，例如檢查佈景，燈光以及服裝等等。

但是，大牌明星往往會挨到將近開拍才到達，如果劇務一時疏忽，忘記了三催四請，動輒便會失場，也絕非奇事。

至於導演就有分別了，有些忠於藝術工作的導演，不但準備工夫做足，連一些小道具也要親自檢查過，但是，有些志在賺薪金的，只求「起貨」快捷，於是一切交由副手和低層工作人員去料理，人一到就儘管張開嘴巴大叫「開麥拉」便行。

龐記影業公司屬下有一名大導演朱雄，此君年已半百過外，但精神不錯，近年來時來運到，每部作品均能替老闆賺錢——這也是身爲老闆所唯一希望的，至於片子拍得好與不好，那已是另外一回事。

龐大志對朱雄很器重，所以他要怎麼樣拍從不干預。有時十個影棚給他留用了七個，其他導演英雄無用武之地，也無奈他何！

於是朱雄所導演的片子在拍完一幢佈景之後，迅速就可以連續地去搶拍另一幢佈景，既然無須諸多等待，所需時間自然節省不少。

因此，朱雄算得上是「龐記」旗下拍片最多的導演，不但拍得最多，同時也是拍得最快的一個。

當晚，朱雄在片場內也有夜組戲要拍，所以很早便出現在片場裏，自然亦成爲警方查案人員查問的對象之一。

夏維探長不大習慣那陣烟斗的濃烈氣味，他却又不能制止朱雄在他面前猛抽烟斗。因此，他只循例問了幾句，便讓他離去。

儘管如此，朱雄心裏還是非常不高興，他咕咕嚕嚕的回到三號影棚。

劇務不知好歹的走過來對他道：「朱導演，等會兒我們要拍的是：男主角吳而南被江洋大盜一刀削斷了左腿，要不要拍那半截腿的特寫？」

「他媽的！還用問麼？當然要！」朱雄暴躁地道：「你似乎第一次做我的劇務，一點也不知道我的獨特作風，我不但要拍特寫，還要你在那半截斷腿上加多一些血漿，這才够迫眞啊！」

劇務一句也不敢反駁。他本來以爲朱雄在輿論大事抨擊之下改變一下他的殘酷鏡頭，想不到却挨了朱雄一頓臭罵。現在只好跑去再弄多幾瓶血漿來。

輿論抨擊朱雄所導演出來的片子太過殘暴，這對靑少年影响極大。甚至有人把近日社會暴力案件日增他也該負上部份責任。

但是，朱雄主觀很强，他覺得批評他的人是基於妬忌，甚至反譏這班人不懂甚麼是電影藝術。反正他的片子每部都能替老闆賺多的是，反正社會上愛好刺激的人大錢，故此甚麼輿論他也當別人在放屁！

一位影評人譏諷朱雄導演的影片部部都是「嘔心之作」。但他附加注解：「嘔心」並非「嘔心瀝血」的意思，只是令人看了銀幕上的血腥場面之後，心裏忍不住要作嘔的意思。

儘管輿論大事抨擊，朱雄還是我行我素。當晚他仍在繼續拍攝的「殘俠血戰女色魔」，就是一部充滿血腥和動作的色情影片。

男主角吳而南有點陰陽怪氣，甚至說話時也是一股娘兒腔，有人懷疑他怎麼可以成爲獨當一面的男主角，但是，朱雄覺得唯有這樣才可以顯出自已的功夫了得！可不是嗎？男主角不必英俊瀟洒，只要加

上導演的本領，片子就十分賣座。這份光彩自然由朱雄一人承受下來。

其實男主角的打鬥全是武術指導和龍虎武師的精心設計，飛來盪去自然也只是「吊威也」和「跳彈床」，再加上鏡頭的靈活運用所致，眞正功勞也應該屬於攝影師才對。

至於女主角赤裸裸的鏡頭，許多時亦無非利用健美身裁的模特兒做替身，儘管女主角滿身肥肉，但只要攝影師巧妙運用鏡頭剪接，就可以輕輕騙過了銀幕下面的觀衆。

這一晚，由於艷艷被害，片場裏份外顯得熱鬧。平時只有一些娛樂記者前來走動，今晚却多了不少不速之客，除了大批採訪本地新聞的記者之外，還多了鐵枴俠盜呂偉良和迷你女賊林愛莉。

自從阿生加入了特警組之後，呂偉良便常常與林愛莉出雙入對。

呂偉良與林愛莉有許多共同嗜好，喜歡追尋一些不明不白的事件眞相便是其中之一。當晚他們是收聽到一段特別新聞廣播之後，才趕到這兒來的。

可是，當他們到達片場的時候，警方的現場調查工作已告一段落，夏維探長和他的主要助手，亦已先後離開了片場。

兇案現場仍由警方封鎖，呂偉良和林愛莉都不能入內細看。

林愛莉半生氣地道：「看來我該找份適當的工作去做才是。」

呂偉良明白她的意思，她無非因爲警探們不准她接近現場而大發牢騷，偏偏現場上駐守的人呂偉良一個也不認識。

呂偉良笑道：「如果你肯加入警察行列，也許對你的好奇心更能滿足。」

「不！我不會做警探的，我想還是做個女記者吧。」

「女記者也沒有足够的權力，甚至有可能被一些外籍警官起飛脚將你踢倒！」

林愛莉「哼」了一聲道：「我才不相信！」

呂偉良其實只是故意戲弄她。

這時呂偉良又道：「來吧！我們到那邊去看人拍片去吧！」

林愛莉一怔：「看甚麼人拍片？」

「有個朋友告訴我，這裏有位大導演拍攝一部武俠片，其中有一幕斷足鏡頭，那位『殘俠』的造型十分似我，叫我有機會一定要看看。今晚算得是因利乘便，怎可以放過？」

「我知道你說的是那一位導演了，是不是朱雄？」

「是的，他的片子很多，但我從來沒有看過。」

「嘿！那算得甚麼大導演？簡直豈有此理！」林愛莉向來想到甚麼就說甚麼，「這傢伙拍出來的片子充滿了血腥，極盡殘忍之能事，看了令人心嘔！」

「你的口吻好像就是報紙上面的影評人。」呂偉良笑道。

「不！我不是受報章影評人的影響，我本身也是個影迷，閒來無事眞的可以說是無片不看，總覺得朱雄的大名應該沒有改錯，錯只在用錯了字。假如用同音字：『猪紅』——也就是俗稱猪血，一定更加適合了。因爲他拍出來的片子幾乎每一部都消耗了不少猪血呢！」

「不！那是血漿，專爲拍片用的，不是猪血。」

「無論如何，我總覺得朱雄這個人有點心理變態，社會上確實也有不少人像他一樣，以看暴力殘酷鏡頭作爲精神上的一種『享受』，就像商紂喜歡看炮烙之刑，李闖以欣賞屍山爲樂一樣。這種人的心理一定不健全。」

呂偉良忽然站住了脚：「好了，你的評論完畢了嗎？這個影棚似乎就是朱大導演的拍片場地了。如果我們要開開眼界，最好別令場面太過尷尬。」

林愛莉瞪了他一眼：「你怕我開罪他最好不要帶我進去，反正我就沒有這種心情。」

呂偉良絕不懷疑林愛莉的說話，她內心憎恨的事是從不隱瞞的。爲了避免出現令人尷尬的場面，呂偉良乘機順水推舟地道：「然則，你可以到茶水部去喝杯咖啡等我，半小時之內我來找你吧。」

林愛莉出乎意外柔馴，答應一聲之後，轉眼跑開了。呂偉良這才拄杖走進了影棚去。

片場入口處照例掛上：「片場重地，謝絕參觀」的牌子。但是，每有大牌明星登場拍戲，片場裏一定會擠了一些捧場影迷和影劇記者的。通常來說，只要不干擾拍片工作的進行，片場中的工作人員是不加干涉的。

今晚這影棚之內也擠了一些人，他們之中有不少是記者。

工作人員很忙碌，有人作最後準備，就是不見導演朱雄。

呂偉良以爲走錯了地方，正擬拄杖離去之際，忽然有人從後面搭住了他的肩膊。呂偉良怔了一怔，回頭一看，原來是一位記者朋友小黃。

小黃向他一笑，道：「怎麼你也有這種興趣？」

「是的，我想看看那些賣座電影是怎樣拍出來的。」呂偉良說。

「如果我沒有猜錯，你一定是爲了那宗兇殺案而來的。不妨告訴你，我也是。不過新聞已交同事帶回去了，我留下來看肉彈明星精彩鏡頭。呂老兄，你也眞來的合時啊！」

呂偉良一怔：「甚麼？肉彈明星？」

「是的，就是胡奴。」

「胡奴拍的是甚麼片子？」

「殘俠血戰女色魔。」

「這片子的導演是誰？」

「朱雄。」

呂偉良左張右望也不見朱雄，朱雄那個商標——烟斗，以及一副黃牙，他是不會不認得的。

小黃似乎已猜透了他的心裏想甚麼，於是說道：「你不必找了，這場床上戲不是朱雄拍的，只是由他的副手執導。朱雄在另一個影棚拍斷足鏡頭，兩者同是一部片，但他們雙管齊下。」

呂偉良恍然大悟：「怪不得不見男主角，又不見大導演。告訴你，我是爲了看斷足而來的。」

「你眞笨！」小黃說：「那些殘酷鏡頭有什麼好看？這些香艷鏡頭才值得一看

呢；朱雄的影片是名符其實的有血有肉，但我說句良心話，我欣賞他影片中的『肉』，却不欣賞影片中的『血』。今晚是難得的機會，看眞人演床上戲，一定比看電影更刺激。」

「那你自己留下來看吧！」

呂偉良說着就想走！那邊却傳來一陣陣人聲哄動，一位葫蘆身形的女明星，穿着低胸露背服裝，在衆人前呼後擁之下，翩翩然進入了影棚來。

影劇記者的閃光燈不停地閃動，胡奴一邊扭動屁股走路，一邊回頭作狀讓記者們爲她拍照。

有位記者問道：「胡奴小姐，今晚你是不是要拍全裸鏡頭？」

「是的。」胡奴答道。

「用替身嗎？」

「不！我親自演出，絕不用替身；不過這是最後一次而已。」

「爲什麼？上次我記得胡小姐也說過是最後一次拍裸體鏡頭。」

「是的，但上次那部片子上映時，有人指我用替身，譏諷我的身裁日走下坡，又說導演運用鏡頭爲我遮醜，這些冷言冷語我可受不了，所以今晚我要導演一個鏡頭直落，不用接鏡，証明我不用替身，還邀請各位前來捧場，好作個証人，証明我是眞材實料的……」

話猶未完，又是一陣哄然大笑。再加上一陣熱烈的拍掌和口哨聲，場面便顯得更爲熱鬧了。

胡奴用手勢令到各人靜下來，又說：「不過小妹有個小小的要求，就是等會兒切勿攝影，等到戲場拍完了，小妹會作狀躺在床上任由各位攝影，以免影响拍攝工作的進行。這點務求各位原諒和合作。」

呂偉良冷眼旁觀，覺得胡奴這個肉彈明星，一舉手一投足確有其迷人之處，難怪有她演出的片子，都十分的叫座。

站在呂偉良身旁的小黃低聲說：「這是難得的機會，過去胡奴拍裸體戲例必淸場的，呂老兄，你不看眞是一種損失！」

呂偉良笑道：「你想看肉而已，何不到街市去？肉食公司多的是！」

「那怎麼同呢？那是猪肉，而這是人肉。」

「有什麼分別？看沒有美感的胴體赤裸裸的，倒也像肉食公司裏所見到的。」

呂偉良笑了笑，然後，離開了那個影棚。

豈料就在出口處附近，一個熟悉的身形，令到呂偉良爲之驚奇不已！

起初呂偉良還以爲是自己眼花，後來再看淸楚，那個在燈光底下與一名片場雜工交談的，正是他的愛徒阿生，他絕對沒有看錯。

呂偉良想立刻招呼他，但回心一想，阿生現在是一名特警，他的任務是秘密的，說不定他是有目的而來，爲了避免影响他執行任務，呂偉良沒有跟阿生打招呼，只拄杖在附近走過。

但是，阿生眼睛伶俐，立卽跑過去招呼呂偉良：「師父，怎麼你也來了？」

呂偉良說：「如果我沒有猜錯，你大概是因爲女明星艷艷之死而來的。」

阿生笑道：「不！你這回猜錯了。」

「難道你來看人家拍片麽？」

「當然沒有這份閒情，我有任務在身，但却不是爲了調查艷艷之死，而是追查一件國際毒案，這裏有人牽涉在內。」

呂偉良怔了一怔！他知道阿生今時不同往日，他越來越成熟了。特警組既然屬於特別情報處，他負責追查國際毒品案也不是第一次，所以呂偉良絕不懷疑，但是，這裏有些什麼人涉嫌販毒？

呂偉良不禁問道：「你指的是不是電影明星？」

「是的。」阿生說，「我們接獲情報，知道這裏有一位肉彈明星經常來往東南亞各地，表面上是拍片和旅行，實際與走私和販毒有關。」

呂偉良又是一怔：「難道你說的是胡奴？」

「對了，就是她，師父，你怎麼知道的？」

「她剛剛才入廠拍片。」

「我就是僞裝記者，跟踪她到這裏來的，想不到會遇見你。」

呂偉良問道：「有什麼綫索可資追尋嗎？」

「暫時沒有頭緒，但我不會放過她的。根據國際刑警的情報，她的確爲一個走私集團服務。」

呂偉良知道阿生什麼都肯對他說，但他却担心阿生的說話會給別人聽到，可能影响到阿生的工作，所以故意走向一些沒有人的地方。

這家片場很大，除了十個影棚之外，還有辦公地方，職員及演員宿舍，實景地方以及許多空曠場地，儼然一個小鎭。

就在這時候，呂偉良發覺那邊黑暗一角有人影移動，祗看見一個人，再看却又好像是兩個人；原來仔細再看淸楚，竟然是一對偷情男女。他們像油條一樣，摟作一團。

男的要走了，女的却依依不捨。

男的說道：「够鐘了，我要進去拍戲啦。親愛的，別再纏我好不好？」

女的嬌嗔道：「你急什麼？你是男主角，他們沒有你是不成的。」

男的道：「但我已經過了時間，導演會生氣的。」

「你就只担心他生氣，却不怕我生氣麼？」

「別傻勁，回頭我再陪你好不好？」

「什麼時候？」

「一小時之後吧！」

「在什麼地方？」

「就在你的汽車裏等我好嗎？」

女的終於給他擺脫了。

呂偉良看見那男子走進了一個影棚去，女的却沒有走向停車的地方。她好像跑到茶水部那邊去了。

呂偉良師徒二人繼續朝着停車場那邊走。呂偉良關心愛徒的工作和生活，他非常希望阿生成爲一個出色的特警，好好的替社會多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但是，阿生却說：「我眞不願意受到管束，看來辦完這宗案之後，我就向處長辭職。」

呂偉良呆了一陣，用長輩的口吻說道：「你做事怎麼可以這樣沒有耐性的？」

阿生說：「當初我跟任處長講明講白，我要住在家裏，有事才報到的；但現在我的一舉一動幾乎亦要受到他的管制。」

「說起來可能是我自己不好，我習慣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喜歡受到任何束縛，你自小與我生活在一起，所以性格亦受到我的影響。不過，人總是須要工作的，服從上司是應該的，何況你有任務在身，更加要聽從處長的指示。目前你的工作很有意義，我眞希望你不要三心兩意，好好的幹下去。」

阿生默默無言。多年來自由自在的生活，突然要他循規蹈矩地去做一名特警，除了滿足他的好奇與冒險心理之外，確實有太多的地方令他不習慣。

師徒二人寂寂地在停車場溜過，然後繞道回來，看看腕表，已是呂偉良約好林愛莉的時候了；他們約好在半小時內在茶水部重聚的。

就在師徒二人掠過一輛汽車旁邊的時候，無意中發覺車內人影幢幢。

那兒光綫昏暗，但從車窗透視進去仍然可以隱隱約約看見一對半裸男女，他們正糾纏在一起，分明是在偸情。呂偉良急忙把視綫移開，與阿生匆匆走過。

但是，阿生却回頭張望了一眼，他看的是那輛豪華汽車的外型和車牌。

呂偉良也看得出阿生並非偸窺人家調情，他不禁問阿生：「你認得這車子是誰的嗎？」

「是的，你怎麼知道我認得？」阿生也感到有點驚奇。

呂偉良笑道：「你的神態怎麼可以騙得了我？」

「我記得這車子是一位富商林申斯的。有一次，我奉命監視過他，這豪華汽車的確是他的，看來又有女明星被他弄到手了。」

呂偉良道：「林申斯是本市名流，他有什麼嫌疑？」

「國際刑警的黑名單中，有他的名字，可能是東南亞毒梟之一，但經過多月來的跟踪和監視，完全沒有一點頭緒。」

「我眞不明白，國際刑警手中的黑名單又是如何得來的？」

「一部份是綫報，大部份是落網毒販提供的。」阿生說。

師徒二人一邊談一邊走，不經不覺已走到了茶水部裏面去。

林愛莉已坐在一張方桌旁邊，師徒二人過來跟她招呼時，發覺她神情十分古怪。她示意二人別作聲，原來她在側耳細聽鄰座一個婦人高談闊論。

師徒二人放眼望過去，覺得那婦人很面善。

阿生不禁低聲說：「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過她？」

「報紙的娛樂版。」呂偉良終於想起了，「她就是女明星顏如玉的母親，人家習慣了稱她爲玉嫣，也就是最出風頭的星媽。」

「對了。」阿生點點頭，「師父，你的記性比我好得多了。」

圍攏着玉嫣的，是一班娛樂記者。

有人問道：「玉嫣，請問令千金顏如玉小姐將主演那一部片子？」

「名妓李師師。」玉嫣噴了一口香烟，悠然自得地答道。

「怎麼顏小姐近來專做妓女？」

「你說什麼？」

「我意思是說：怎麼近來她專門扮演妓女？」

「演戲嘛，劇本須要的時候，什麼也要演。何況這是一部大製作，公司爲了保証片子賣座，當然要找如玉去演。」玉嫣神氣地說。

有人打岔問道：「聽說這是你爲她爭取到的，是不？」

「你是什麼意思？」

「恕怪多嘴，據我所知，導演原是打算找別位女星去演這部片子的，但是，你知道了很不高興，找着老闆去，所以導演迫住換人。有這回事嗎？」

「不！不！這是謠言，老闆和導演都屬意如玉演李師師這角色。」

又有人問：「聽說顏如玉小姐快要跟一位名流結婚，是不？」

「那一位名流？」玉嫣睜大了眼睛。「我勸你說話小心點，我當然知道你說的是那一位名流，其實人家已有老婆兒女了，我如玉又怎麼會嫁給他？」

「但是，有人看見他們在東京出雙入對，當時，令千金剛好在東京拍外景，某名流則在該處視察業務，這大概不是偶然的。」

「你們寫新聞最好還是小心點，你們時時爲小女捧場，我眞不想驚動律師，但是，小女是黃花閨女，這一類謠言可能影響她的事業前途。」

玉嫣這一番軟硬兼施的說話，果然收了效。各娛樂記者互相交換着眼色，會心一笑，沒有再追問下去了。

林愛莉回頭對呂偉良說：「將來如果你結婚生個女兒，也該力捧她去做電影明星，你瞧吧！星媽的風頭多勁啊！」

阿生道：「我說，她的氣燄更盛，坦白說句，我從來瞧不起這一輩！」

林愛莉瞪着他笑道：「只因爲你沒有資格做個電影明星，所以才會說出這一番說話來。」

呂偉良問：「剛才你去了那裏？」

「左查右問。」林愛莉說，「艷艷可能事前約了一個人在一號化裝間相會。」

「你怎麼知道？」

「一個片場雜工告訴我，他看見艷艷乘街車到這裏來，當時他以爲她參加拍片，但艷艷只說約了人，稍後時間就進入一號化裝間去了。此後一直未見出來，直至到發現命案爲止。」林愛莉嘆口氣說，「可惜他不知道她約了什麼人，也未見其他人進入一號化粧間去。」

呂偉良默默地喝着侍者送來的一杯咖啡，林愛莉則與阿生交談起來。

玉嫣與記者們還是有說有笑的，所談的無非誇耀她女兒如何了不起，最後添置了一部十多萬元的豪華房車啦，又購下一幢價值三四十萬元的洋樓啦……等等。有個心水清的記者屈指一算忍不住就問玉嫣：「令千金每部片的片酬若干？」

玉嫣也給他問得口呆目瞪，後來她還故作神秘地回答：「這是秘密，怎麼可以告訴你？」

記者們又是你眼望我眼的會心一笑。他們其實比誰都更了解此中內情，顏如玉的片酬早期不足一萬元一部，近年才加到三萬元，但連前帶後也湊不足二十部；年前環遊世界用掉數十萬，添購珠寶與時裝又是數十萬，加上最近添置汽車洋房又是數十萬，這些錢到底由那兒來的？記者們與玉嫣一樣，彼此都心中有數。

林愛莉回頭對呂偉良說：「你不是去看朱雄拍片嗎？精彩吧？」

呂偉良苦笑道：「我找錯地方，結果遇上了阿生。」

阿生說：「其實也沒有什麼好看，要不是爲了公事，我才不會跑到這兒來。」

「那又未必！」呂偉良說：「今晚我們只來了短短一段時間，已經可以看見了不少擒旎風光，假如再欵下去，一定有更多精彩的情景讓我們看到。」

林愛莉問：「你們到底看見了一些什麼？」

阿生說：「汽車裏以及片場黑暗一角都有偸情男女，看來他們把人生當作舞台一樣。」

「坦白說，我正懷疑艷艷也是在偸情中被人殺死的。」林愛莉說。

「但是，那人爲什麼要殺死她？」呂偉良沉思着說，「剛才我在想：艷艷是一個新人，她似乎不可能與人爭名利而結下了仇怨，最有可能是被人『殺人滅口』，例如牠被人欺騙了，那人準備拋棄她不遑，於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她殺死！」

林愛莉說道：「是的，我也這樣想。現在只要知道艷艷約了什麼人，答案就有了。」

阿生插口道：「你們爲什麼要查這件事？」

林愛莉道：「也許因爲我是女人，無論他是好是歹，女人到底是同情女人。」

呂偉良笑道：「我以爲是你內心那股『鋤强扶弱』的心理作祟，如果死者是顏如玉，相信你一定沒有這麼熱心吧？」

「也許你說對了。」林愛莉毫不隱瞞地說，「有一次我在理髮店恤髮，在一本專門報導影圈內幕的雜誌裏讀過一篇文章，知道艷艷家境不大好，她有弟妹須要她去照顧。」

阿生說：「她只有一個母親，沒有父親，是不？」

林愛莉一怔：「你怎麼也知道？」

阿生笑道：「我發覺許多女明星都是這樣，要不是父親早已死掉，便是與母親分了手，總之環境迫成她們非做明星不可。這也難怪我們經常只在娛樂報上見到星媽大出風頭，而不見有『星爹』出現。」

呂偉良却說：「其實未必個個如是，只是有父親在着的話，老人家思想保守，他們都不願自己的女兒掉進銀色大染缸去而已。」

「其實每種行業都有好也有歹，問題在乎自己的意志堅不堅定。」林愛莉說。「電影圈色狼太多，男女關係比較複雜，但也不是沒有好人的，只怪一些人立心不良，把這個行業攪得亂糟糟的，令人產生一種錯覺，便認爲凡是銀色圈子裏的人若非豺狼，便是大鱷魚。那班壞蛋簡直是害羣之馬！」

阿生看看腕表，說道：「我想去參觀我們的肉彈明星拍戲，你們有興趣嗎？」

林愛莉搖搖頭。

呂偉良說：「你自己去吧！」

於是阿生走了。

林愛莉與呂偉良結賬離去時低聲問：「阿生有任務在身嗎？」

「當然，你以爲他眞有興趣看人拍片麼？」呂偉良又說：「現在我們先到警探部去一次在那裏可能找到艷艷的住址。」

「你願意陪我嗎？」

呂偉良點點頭。

林愛莉笑道：「原來你同情艷艷。」

「不！我只是同情你！」呂偉良微笑道。

二人正由茶水部走出來，剛想轉進停車場去，忽然又聽到有人在吵嘴。

有個男子說道：「你怎麼會挨到這個時候才入廠？他媽的，難道你不知道今晚有你的戲嗎？」

「我當然知道，但是交通阻塞……」另一個男子正爲自己辯護。

但是對方很生氣，沒有讓他辯說下去，便又說道：「什麼交通阻塞？你騙不了我的，有人看見你剛才在一輛汽車裏跟一個婦人鬼混，你告訴我，她是誰？」

「沒有這回事，我剛剛回來，立卽就向你報到。」

「你們都作反了，還沒有掙到半點兒名氣，就開始學人攪這些不正常的男女關係。這樣子攪下去，你想有成就簡直是夢想！」

「導演，別生氣了，以後我一定守時的。」

「好吧！」那中年男子抖了一口氣，「拍完了今晚的這戲場，我再跟你慢慢算賬！」

兩條人影一先一後轉進了一座影棚裏去。

呂偉良回頭看看停車場之內，阿生所指的林申斯那輛豪華房車不見了。他心裏想：剛才被導演責備的男明星到底與誰偸情？

林愛莉道：「你可知道那位導演先生是誰？」

「好像是朱雄。」呂偉良說。

「對了，正是朱雄。那個被責罵的男明星呢？」

「可能是他新片中的主角吳而南。」

「不！他只是第二男主角何爾蒙。」

「你怎麼知道？」

林愛莉說：「我是影迷，雖然剛才看不見他的面目，但從身型高度可以推測得到，他不可能是吳而南，而是何爾蒙。」

「無論他是誰，也足以反映出他們的導演極有修養，起碼不致當衆大罵，以致令到他在衆人面前無法落台。」

「不過據我歷來在報章雜誌所得的印象，朱雄並非如此有修養的人，尤其是這陣子他每部片都賣座，老闆對他另眼相看，他就更加氣燄萬丈，經常把工作人員罵到狗血淋頭！」

呂偉良笑道：「那可能是記者先生們跟他過不去，凡事最好相信自己親眼見到的，例如剛才那情景，無論如何我總覺得何爾蒙在一對一的情形底下，不致有失體

面。」

二人不經不覺已走到了呂偉良的汽車旁邊。

呂偉良想起與阿生在一起見到的一幕——一男一女在汽車裏偷情，以及另一個場面——影棚外面黑暗一角也有一男一女擁抱在一起，依依不捨的。這兩個偷情鏡頭，足以反映出朱雄新片的二個男角同是艷福無邊，但對方那女的又是誰？

從女子的說話中可以猜出男子的身份，因爲當時女子說「你是男主角」，那麼，第一次被師徒二人見到的，當然是吳而南和另一個女子。

但是，後者未必就是何爾蒙，雖然朱雄指斥他在汽車裏與人偷情，却不能就此証明何爾蒙就是林申斯那車子裏的男人。可能是事有湊巧，何爾蒙躲在另一輛汽車裏與一名婦人幽會。

當然，另一個可能就是，何爾蒙就在林申斯汽車裏與人幽會。然則，那女人是誰？能够將林申斯那輛豪華大房車開入片場來的，相信除了林氏本人之外，大概只有他妻子吧？

呂偉良一想到這裏，不禁渾身打了一個冷顫，這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世界？

呂偉良不敢將所見的和所想的對林愛莉直言，只開動車子把她送返市區去。

當他們到警探部的時候，夏維探長正在對一名婦人問口供。

那婦人年紀四十餘歲左右，淚流滿頰，嗚咽不已。

探長助手辛尼招呼二人在會客室等候。林愛莉忍不住問辛尼：「那婦人可是艷艷的母親？」

「是的。」辛尼說道，「她剛去殮房認完屍回來，我們希望從她的口中找出一點兒線索。」

林愛莉又問道：「聽人說艷艷還有弟妹。」

「是的，也都來了。」

「在那兒？」

「就在問訊室錄口供。」

「我可以見見他們嗎？」

「當然可以。」辛尼說，「等一會兒他們就會出來了。你們何來這種興趣？艷艷並非什麼大明星，只是個寂寂無名的新人。」

林愛莉道：「我就是喜歡雪中送炭的人，艷艷沒有父親，一家四口的生活倚賴她一個人，現在她一旦出了事，的確須要有人向她家人伸出同情之手。」

辛尼瞪着呂偉良笑道：「你們眞是天生一對，難得兩個都這樣富有同情心！」

呂偉良只是輕輕一笑，林愛莉的臉兒却紅了一陣。

等到艷艷的弟妹被警探問完之後，夏維探長也結束了對艷艷母親的問話。

林愛莉看見他們哭哭啼啼的，眞不知從何問起，她靈機一觸，對呂偉良說：「我們送他們回去吧！」

呂偉良最怕看見女人啼哭，何況還有艷艷的弟妹，但林愛莉既然要他同行，他也不能拒絕。

辛尼本來奉了探長之命送他們回家的，現在却省回一些時間，正是樂得淸閒。

呂偉良開車，林愛莉在後面一邊安慰艷艷的媽媽，一邊向她問道：「你可是許太太？」

「是的，小姐，你怎麼知道？」

「我是影迷，從電影雜誌知道艷艷小姐原是姓許的。」

「你眞捧場，可惜艷艷命生不長。」許太太哽咽說道，「老實說，要不是爲了生活，我才不會讓她這樣拋頭露面。」

林愛莉道：「人總須要工作的，拍電影也是一種工作。問題是令千金遇上了壞人。許太太，請你冷靜點告訴我，令千金平時與那一些人來往？」

許太太說：「她的事情我向來少理，自從她父親去世之後，我們一家就依靠她。最初她說去工廠做女工，一年前才考進了電影公司。我那時已有了戒心，後來也勸過她幾次，結果她還是要幹下去，我也沒辦法，想不到竟落得如此收場，唉！」

林愛莉又問：「今晚她約了什麼人？什麼時候離家外出的？」

「嗯……」許太太欲言又止的，吞吞吐吐，顯然有難言之隱。

林愛莉心裏奇怪，說道：「除非你不想殺人兇手落網，否則，你應該對我講眞話。」

許太太心中一怔，問道：「你是女警探？」

「不！」林愛莉說：「我並非警探。小姓林，林愛莉，前面那位先生姓呂，也就是人稱鐵拐俠盜的呂偉良。我們只想幫助你，你不必担心會有任何麻煩。」

許太太重新考慮了一下，說道：「不怕對你說，小女很少返家。」

「你的意思是：她根本不是住在家裏，是不？」林愛莉實在有點意外。

許太太不好意思地點點頭。

林愛莉說道：「許太太，我同情你，更同情令千金，你不必難過，我們同是女人，有什麼你不怕直說，我的目的除了帮助你之外，還要緝拿兇手，爲令千金一雪沉寃，因此，你一定要詳詳細細的告訴我，關於令千金的一切，包括她的日常生活在內。」

「林小姐，請你不要見笑，我們只是窮等人家，她的弟妹年紀還小，須要求學，因此她每個月須要拿不少錢回來。」許太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請你自己想想吧，以一個像她那樣，讀了幾年書的女子，除了做明星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可以賺錢的？」

「據我所知，她只是新人，每個月的薪金有限，除了衣着脂粉之外，也所餘無幾了。」

「是的，本來公司宿舍，如果她住到那裏去，大概也勉强可以支撐一下。但是，據我所知，她並沒有住到公司的宿舍裏去。」

「然則，她到底住在什麼地方，你可知道？」

「我追問過她，但是她不肯說。」

「平時她跟些什麼人來往，你可知道嗎？」

「那些事就更加不會知道了，總之，每個月她有錢拿回來，就算作交代。唉，看來，一日都是我自己不好……」許太太又哭起來。

呂偉良忍不住說：「你別傷心，一切困難我們將會設法帮助你去解決。這裏我先給你一些錢，讓你先去辦理艷艷的喪事。其他的事你不必多想了，咭片上有我的電話，有事你可以打電話找我。」

呂偉良說着，已將一叠鈔票遞向後面，但是許太太疑幻疑眞的不敢伸手去接。

她吶吶地說：「無功不受祿，我豈可要你的金錢？」

林愛莉替她接過了，同時說道：「呂先生是江湖上有名的俠盜，近來他收山了，這些錢不是打刼得來的，而是股票又賺了大錢，你放心拿吧！」

許太太在遲疑中，林愛莉已將呂偉良的鈔票和咭片交到她的手中。

她感激流涕，却又不知道應該怎麼樣說才好。

車子終於在她的家門前停了下來，林愛莉親自把他們三母子送上樓，這才獨自回到呂偉良的身旁。

呂偉良說：「你可明白她的意思？」

「明白。」林愛莉說：「艷艷可能做了人家的黑市夫人之類，見不得光，所以不讓家人知道。她眞可憐！」林愛莉說到這裏，又把手上一張字條揚了揚，「這是許太太剛才抄給我的電話號碼。」

「她家中的電話號碼？」

「不，是艷艷的秘密香居，每次他們要找艷艷，就只有打這個電話，但從來不知那是什麼地方。」

呂偉良亮了車內小燈，瞥了一眼道：「讓我試一試吧！」

呂偉良的車內有無線電話，只要接通電話局，就可以跟任何電話通話。

出乎意外地，那個電話，竟然有人接聽。

呂偉良說：「請問這裏是不是住了一位許艷艷小姐？」

「是的，你是誰？」對方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我是她的朋友。請你告訴我，你那裏是什麼地址？」

「你有什麼事？」

「我有些東西送還給許小姐，但她只給了我這個電話號碼，却忘記了告訴我住址。」

對方遲疑了一陣，終於說道：「好吧，你可以送來綠楊道五十二號三樓，最好不要太久，否則，我可能有事要出去。」

「我大約十五分鐘之內就可以到達。請你無論如何等我一會。」

呂偉良說完，立刻掛上了電話，迅速把車子開往綠楊道去。

林愛莉說：「你做得好極了，想不到會如此順利。」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若有所思地說：「我担心這是一個陷阱！」

「爲什麼？」

「可不是嗎？艷艷的死訊，早經電台和電視卽晚傳了開去，照計對方一定知道的。但是，我們無論如何，總得去冒險一下。」

車子開抵綠楊道，時間已經差不多是午夜了。

這一帶顯得一片沉寂，除了間中有一二輛儎着夜歸人的汽車經過之外，連行人

也找不到一個。

呂偉良把車子停在五十二號門外，仰首往上一望，發覺三樓窗口有燈光透射出來。

呂偉良熄了車燈，回頭對林愛莉說：「你等在這裏，讓我一個人上去，如果五分鐘內不見我下來，你就用電話報警。」

「不！」林愛莉推開了車門，她也下車。「我跟你一齊上去看看。」

於是二人併肩登樓，按過門鈴，門「呀」然而開。

「我就是剛才打電話來的人，請問你……」呂偉良剛想問這裏是不是艷艷小姐的香閨時，他突然就停住沒有說下去！

林愛莉跟在後面以爲出了事，想不到裏面却傳來一陣招呼聲：「呂老兄，怎麼又是你？」

開門的只是一個男人，但更多大漢却躲在沙發椅以及門後。他們全是夏維探長的下屬，帶隊到此搜查的人，就是助手小陳。

小陳抱歉地說：「對不起，剛才在電話裏我認不出是你。」

呂偉良與林愛莉雙雙入內，大門關上了，仍由一名警探把守。

林愛莉問：「你們怎麼也會找到這兒來的？」

小陳道：「透過電話筒，我們終於查出死者的常用電話就在這裏。」

「找到什麼？」呂偉良問。

小陳聳聳肩：「令人失望，明明是兩個人住的，但却找不到那個男人。我們以爲你那個電話是線索之一，結果，又失望了。」

林愛莉問：「你怎麼知道這裏住了一個男人？」

小陳指指後面的臥室：「後面房間裏有男人拖鞋和睡衣。」

「有相片嗎？」呂偉良問。

「沒有。」小陳道：「甚至連一些可資參考的文件也找不到。不過有個隣居說，似乎有個男人間中會到這兒來，還有個女工人，早上六時來，晚上八時走。」

「然則，你們尚不致完全失望。」林愛莉說。

小陳却道：「只怕那女工人怕事，看了明天的早報報導之後，不敢再回到這兒來。」

呂偉良說：「只要隣居合作，認出那個男人是誰，相信要找到他並不困難。」

「我們也希望用拼圖認人的方法，把那男子找到。但是，隣居說那傢伙鬼鬼祟祟的，從來就不讓別人看眞他的面目。」小陳說，「但我們已將他的體型和高度等等，分別記錄下來，希望短期內可以找到他。」

呂偉良問小陳道：「現場有些什麼線索？」

小陳道：「你是指一號化裝間嗎？」

「是的。」

「兇手做得乾淨俐落，一些線索也沒有留下。」

「兇器呢？」

「証明是一柄鋒利無比的尖刀，但找不到。」

「片場裏的人有些什麼提供？」

「只知道死者是個新人，甚至連死者怎會獨自留在一號化裝間裏也不知道。」

呂偉良和林愛莉在屋內走一遍，實在也看不出什麼，終於也走了。

時候不早，已是午夜過後，呂偉良開車把林愛莉首先送返家中去。

肉彈走私　苦無贜證

阿生與許多旁觀者一樣，屏息着呼吸在看肉彈明星胡奴拍全裸的床上戲。

胡奴的大胆作風，令到在場參觀的娛樂記者無不面紅耳赤，阿生更是看得有點不好意思。他心裏難免會道樣想：這種有如小電影的鏡頭，將來如果可以在銀幕上放映，也眞的是奇蹟！

胡奴不但全裸演出，而且與一名男演員表演做愛時更是七情上面。

阿生是奉命跟踪監視胡奴的，照情報指出，她明天就要離開本市飛往菲島去，名義上是到那兒跟一家電影公司接洽拍片的事，因爲她是自由身的演員，替龐記公司拍片只是部頭計。所以，今晚之內她必須把她的戲場完全拍完。

其實，她在朱雄新片中，也就只有幾幕裸體戲和床上的做愛鏡頭。

阿生要知道她在今晚之內，以至明日離開本市爲止的一段時間內，到底與一些什麼人接觸，所以他必須寸步不離的監視她。如果照一般私梟的習慣，在今晚之內，胡奴應該收到後台老闆交來的「私貨」，以便她裝箱和僞裝，所以阿生更加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好不容易才等到她拍完了那幾場戲，這時已是凌晨時份了。

許多娛樂記者早已紛紛離去，阿生也是娛樂記者的身份跟進來的。胡奴似乎也逐漸留意到這位年青英俊的「記者」了。

「難得你這樣捧我的場！」胡奴對阿生嫣然一笑，「我們一起進城宵夜好嗎？由我來作東道。」

阿生有點受寵若驚，但一想到這是難得的好機會，也就順水推舟的，邀胡奴登上他的汽車裏去。

胡奴想不到這靑年人如此爽快，公司本來有車接送，但她終於也坐到阿生的汽車裏去。

胡奴熱情如火，阿生差點把持不定，但他不時警告自己，這是工作！

車子駛入市區之後，胡奴說：「到我家裏去喝杯酒吧，我家裏有吃的，總好過在外面宵夜。」

阿生笑道：「我一向尊重女士的意見，你說怎樣就怎樣。」

「你眞爽快！」胡奴倚偎着他說。「我就是喜歡你這種男人。」

「別騙我歡喜，我是個初出茅廬的小子，好容易會心臟病發作的。」

「小鬼！年紀輕輕的，怎麼會有心臟病？」胡奴橫瞪阿生一眼，又問道：「你是那家報社的記者？我以前好像從未見過你。」

「太陽神日報娛樂版，我最近才考入去的，早知做娛樂記者有此艷福，我眞後悔入行入得太遲。」

胡奴又是一陣嬌笑！幾乎整個兒靠在

阿生的臂胳上，阿生有一種異樣的溫暖感覺。

胡奴叫阿生把車子開到綠楊道去，原來她的香閨就在這條街的一百七十二號七樓。

阿生決心奉陪到底，却又不得不時刻警惕自己。因此，由離開汽車，以至到給胡奴拖着上樓，阿生都留心到他的周圍的環境。

阿生心裏明白，只要對方知道他的眞正身份，一切危險的事情也有可能發生。但爲了知得更多，更澈底起見，阿生又不想讓胡奴看見他的手槍。故此，他不能讓胡奴太過接近自己。

登上電梯的時候，阿生試探地問：「府上還有些什麼人？」

「我有丈夫的。」胡奴瞪住阿生，含笑說道。

阿生當然看得出她是開玩笑的，他立刻伸手去按電梯的按鍵，但給胡奴制止。

胡奴笑道：「你原來是個胆小鬼！」

「我只担心被人打穿頭。」

「放心吧，全層樓只有我一個人。」

電梯門打開，胡奴打開手袋取出鎖匙來。

大門開了，屋內一片黑暗，胡奴伸手至門角處把燈拉亮了。

室內佈置簡單雅緻，燈光配合得也恰到好處。這裏只有一廳一房。客廳裏有酒柜，胡奴倒了兩杯酒，把一杯遞給阿生。

阿生接過了呷了一口，當他發覺胡奴視線移開之後，立刻就吐在地毡之上。阿生當然不希望自己眞的喝醉了，還好地毡是深色的，希望胡奴不會發覺吧！

胡奴一邊走進臥室中去，一邊說道：「我想先洗個澡，你等我好不好？」

「好的。」阿生說，「我反正也要打個電話回報館去，你不介意吧？」

「你暫時成爲這裏的男主人，你喜歡怎樣便怎樣好了。」

胡奴含笑盈盈地，朝着阿生媚眼一抛，扭着屁股走了進去。

阿生打電話給任如重，他說：「老編嗎？我是阿生，你派我到片場採訪，我已經去過了。」

任如重聽得出是阿生的聲音，也明白他爲什麼要在電話中稱自己爲「老編」。這時任如重已經在家中睡了，但他吩咐過阿生，無論如何一定要打這個電話。

任如重問道：「有沒有向胡奴小姐採訪？」

「有。」阿生說道，「她明天飛往菲島，我正與她在一起宵夜，担心太夜了趕不上返回報社來，所以，先給你打這個電話。」

「好吧。」任如重也以編輯的口吻說，「那麼，明天你早點回來發稿，我們須要一篇獨有的特寫，最好是別家沒有。」

「我會盡力而爲的。」阿生也會意地說。

電話掛了線，阿生不知道臥室裏是否也有分機，所以說話時不得不小心。這樣就算給人偷聽到，也不會起疑心。

阿生放下電話聽筒之後，立即聽到房間裏傳來水聲淙淙。

房門是打開的，房間裏原來附設有浴室。

阿生把佩槍小心收藏好，他幾乎可以想像得到胡奴的下一步行動是什麼。

當阿生肯定胡奴在洗澡時，便迅速展開他的搜查行動，其中包括了一個經已執好，扣上了名字牌的旅行箱，以及一個化粧箱，這些東西都是明天胡奴就要帶去菲島的行李之一。

阿生現在已是個有經驗的特警，對於一些隱蔽式的設計自然十分了解，所以在閃電式的搜索行動中，阿生自問已搜得相當澈底了。

但是奇怪得很，阿生一些頭緒也搜不到。

阿生於是在心裏想：私貨可能在稍後時間送來，也許在半夜，也許在明晨。除非國際刑警的情報失準，否則胡奴不可能就此空手而去。

阿生正在思想間，胡奴已經由浴室裏出來了，幸好他已將一切移動過的東西弄回原狀。

胡奴也沒有穿上衣服，甚至連吸水的毛巾褸也沒有披上，赤條條的走出來，但是她這副胴體阿生並不感到陌生，較早時已經在片場裏看慣了。一點也不新鮮。

阿生心有不甘，他覺得胡奴如果是走私集團的人，多少線索一定有的，這屋子裏不可能會無影跡。於是他的腦筋又在轉動了。

胡奴以爲阿生是個血氣方剛的青年，他一定抵受不住這種肉體的誘惑，但是，她却不知道阿生年紀輕輕已在江湖上跟他師父呂偉良混了不少時日，加上他是個練武功的人，平時研究國術之外，也苦練過身心合一的思想控制法。因此，他面對赤條條的胡奴，也視若無睹。

胡奴却不知道這鬼靈精的阿生是個什麼來頭，只知道他是個壯健如牛的年青人，樣子又精靈又英俊，既然喜歡他，於是就施展了渾身解數，諸般的引誘。

她把一塊大毛巾交到阿生的手上，令他動手爲她抹去背上的水珠兒。

阿生照做了，而且做得十分像一個調情聖手，其實他的腦海中另有想法。

胡奴伸手拉他倒在床上，阿生吻着她說：「我想再喝點酒。」

胡奴笑道：「我也想喝，請你順手取來。」

阿生跳下床來，轉出客廳取酒，迅速在酒中下了手脚，回到臥室之後，胡奴已顯得有點急不及待。

阿生親自把下了藥末的一杯酒送到她嘴邊，她深深地呷了一口，嫣然一笑道：「醇酒美人，你這人也眞的懂得享受！」

阿生心裏差點兒笑了出來：酒是醇了，你又怎麼稱得上美人？

儘管他心裏怎樣想，他的表演仍須繼續。他想拖延時間，故意讓她處處採取主動。

於是，她動手爲他脫去衣服，氣喘喘地吻他，撫摸着他那厚厚的胸肌！阿生差點給她那陣烟酒混合的口臭氣味，弄得作嘔。

四肢的活動以及急促的呼吸，令到她體內的藥力加速發生作用。

將近到達最後關頭時，她終於睡着。

刹那之間，室內一切由緊張而變成鬆弛。

阿生又再開始執行他的任務——澈底搜查室內每寸地方。

阿生足足搜索了將近兩小時，除了胡奴記事册上的一些電話號碼之外，一無所獲。

阿生心有不甘，跑到客廳去打電話給任如重。任如重要他留在胡奴身邊，他相信國際刑警的情報，叫阿生隨時留意胡奴，直至她登機飛赴菲島爲止。

阿生被迫只好躺在胡奴的身旁，一覺睡去！

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總之阿生和胡奴在夢中被一陣陣的電話鈴聲吵醒。

阿生睜大雙眼時，只見胡奴披着晨褸到客廳去聽電話。

阿生躡着足尖跑到門旁竊聽，他不知道電話是什麼人打來的，只聽到胡奴說道：「是的，什麼時候了？……噢！昨晚拍片拍得太夜，我差點兒錯過了時間……好吧，就在機場見……半小時後，好的，等一會兒見吧！」

阿生趁住她未掛上電話，就匆匆回到床上去，佯作未醒過來。

胡奴由於時間急促，進房後立刻就一邊穿衣服，一邊叫醒阿生：「親愛的，醒來吧，我要走了！」

阿生實際上也是個好演員，看他睡眼惺忪的，呵欠連連，頻頻伸懶腰的神氣，誰也不會懷疑他早就已經清醒過來。

阿生依依不捨地問：「你什麼時候再回來？」

胡奴嫣然一笑，俯首吻了阿生一下：「你喜歡我嗎？」

「當然喜歡，你實在令我難忘。」阿生一骨碌由床上爬了起來，「我送你一程吧！」

「不必了！」胡奴說着已轉進了洗手間，「當我由菲島回來之後，我會打電話找你出來！」

阿生一邊穿衣服，一邊朗聲說道：「不用打電話到報社去，同事們會取笑我的。你回來時我一定知道，我會來找你。」

胡奴道：「昨晚的事，你準備搬到報紙上來嗎？」

阿生道：「如果你不反對，最好加一幅插圖。」

「哈哈，那一定圖文並茂！」

兩個人旋風式的穿回衣服之後，梳洗完畢，便匆匆離開胡奴的住所。

胡奴堅持不必阿生用車送她，阿生更加感到可疑。

因此，當阿生看見胡奴截了一部街車離去之後，便想打電話通知任如重。

但是，阿生只走了幾步，一輛老爺汽車便從後面開到了他的跟前來。

車內坐了阿生的上司任如重以及他的助手們。

任如重示意阿生上車，掩上車門之後，車子就立刻開走。

阿生對任如重說：「她去了機場，曾經有人打電話給她。」

「是的，我已派人跟踪她了。」任如重說着又問：「你有沒有什麼發現？」

阿生搖搖頭：「我搜查過她的家中以及準備帶走的行李，均一無所獲。聽那電話的語氣，對方可能是她的連絡人。然則，他們將會在機場交貨給她帶出口。」

「是的，如果你搜不到頭緒，機場便是最後關頭了，她不可能空着手到菲島去的。」

「她拒絕我送她一程，顯然是大有問題。」

任如重的車子開入機場時，他派出的特警已悄悄跟踪着胡奴進了候機室去。

但是奇怪得很，胡奴只像一般飛機乘客一樣，等待入閘登機，並未與任何人連絡。

任如重派出的數名精明特警亦步亦趨的，一步也不肯放過，但事實上確是沒有任何可疑人物接近過她，不過阿生一再表示，他確實聽到那個打電話給她的人約她在機場會合的。

特警們都受過特工訓練，自然也想到許多的巧妙的傳遞方法，例如：以同一類型，同一顏色的手提箱，在無人注意之下互相交換等等。但是，特警們從未離開過胡奴超過五英尺的範圍，因此，她的一舉一動均難以逃得過他們的眼睛。

正當各人大感疑惑之際，阿生發現了一個貴婦打扮的少婦進入機場來。這少婦所以引起阿生注意，並非因爲她的高貴打扮，而是因爲阿生見過了她，她就是林申斯夫人。

林夫人好像是來送飛機的，又像是等人，她不斷地四下裏張望，也不斷的看手表。

最後她進了洗手間去了。

阿生並未給她的突然出現而分散了注意力，但是當阿生發現胡奴也隨後進了洗手間之後，他就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

阿生對任如重說：「我們有沒有帶女同事來？」

「沒有。這回是我失策！」任如重似乎也想到了阿生的意思。

阿生說道：「我們調查過林申斯，剛才那少婦就是林夫人，如果她就是送貨人，我們眞是棋差一着！」

「那又未必！」任如重立刻帶着一名助手進了海關辦事處去。

他表示了身份之後，檢查站的負責人立即通知機場人員。

不久之後，擴音器裏宣佈飛往菲島的班機可能提前開出，要求乘客提早入閘。阿生雖然沒有跟任如重進入檢查站，自然也明白這是他老人家的詭計。

胡奴聽了廣播之後，果然挽住行李和化粧箱入閘。

海關檢查人員在看了任如重的眼色之後，立即把胡奴請進密室去。

胡奴很生氣，聲聲要對方負責一切後果，但女檢查員已經動手在她身上搜索，男檢查人員則負責搜查她的行李箱和化粧箱。

這幾乎是萬無一失的檢查方法，但是，他們竟然一無所獲！

連海關檢查站的人也有點埋怨任如重未免太過大驚小怪，他們只好向胡奴表示道歉。

胡奴是飛機常客，坐飛機有如一般人搭巴士一樣，所以許多地方的海關和機場

人員都十分熟悉這位肉彈明星，有些海關人員還跟她打情駡俏的，從來沒有這樣被人大加搜索。

但是這是海關的權力範圍，胡奴生氣儘管生氣，到頭來還是無可奈何。

留下任如重和他的一班手下們，包括阿生在內，大家都感到有點不服氣，他們自然不會相信胡奴是個清白的人，偏偏又找不出罪證來。

這一邊，另一組特警已發現林申斯夫人回到她那輛豪華房車去了。她是獨自駕車到機場來的，現在又獨個兒離去，既不是接機，又不是送機，到底爲了什麼？特警們又是一陣迷惑。

×　×

鐵拐俠盜呂偉良和迷你女賊林愛莉根據許太太的口供，找到一家工廠裏去。這家工廠就是艷艷昔日未進電影界之前工作的地方。

呂偉良只想了解一下艷艷過去的生活情形，因此不得不從她舊日的女同事們的口中打聽一下。還好林愛莉是個口齒伶俐的女子，利用她去接近那班女工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

他們選擇了工廠下班的時間，開車到工廠附近去等候機會。

林愛莉在汽車裏看見二名女工一邊走過來，一邊爭閱一份娛樂報，但見她們的神情並不輕鬆，看來不似是閱讀娛樂消息，可能是爭看關於艷艷被殺的報導。

林愛莉於是推開車門，走了過去。那二名女工平空吃了一驚！

林愛莉對她們說：「兩位請放心，我們並非壞人，也不是警探，只是艷艷小姐的朋友，你們大概也是她的舊同事吧？」

二名女工交換了一個眼色，點點頭。

林愛莉道：「艷艷這次被害，你們感到悲傷嗎？」

「當然。」其中一名女工說：「雖然她的虛榮心太重，但到底我們也一起工作過。」

「那麼，你們一定希望兇手早日落網，好替艷艷報仇，是不？」林愛莉又問。

二名女工點了點頭。

「那就請你二位老實告訴我，艷艷生前在這裏工作時，有沒有男朋友？」

「……」兩名女工的表情很古怪，四目交投之下，顯然有所顧忌，竟然不敢說話。

林愛莉說：「並不是說她的男朋友有嫌疑，只是多一方面着手調查，案情就會早日大白。除非你們根本不想艷艷死得瞑目。」

其中一名女工很怕事，終於借故走了。另一個女工被林愛莉請進車廂裏來，口口聲聲要送她一程。那女工這時才發覺車內原來還有一個男人。

林愛莉軟硬兼施，旁敲側擊的，終於從那名女工的口中套取了一些口供。

那女工說：「我們工廠有個太子爺，許多時借故把艷艷召到他的辦公室去。艷艷曾經有一次悄悄對我說：太子爺追求她，只要她答允與他同居，他就出錢出力捧她成爲電影明星。艷艷還再三吩咐我不要把此事對別人提及。但現在她竟遭不幸，相信她死後有知亦不會怪我。其實以艷艷的條件的確是可以做電影明星的，但我警告她那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圈子，叫她時刻小心提防，想不到……」

那女工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眼睛一紅，又想哭了。

林愛莉問道：「你工廠的太子爺叫什麼名字？」

「他姓梁，梁兆東。」

林愛莉看看腕表：「這個時候，他在裏面嗎？」

那女工往路旁一指：「那輛白色汽車是他的，照理他還未離去。」

林愛莉把一具無線電對講機納入口袋裏，推開車門下車，回頭又對呂偉良說：「請你送這位小姐回去，我會隨時與你連絡。」

說完她就一陣風似的走了。

呂偉良無可奈何，惟有開車把那名女工送返家中去，他一邊又將無線電通話機扭開，以便林愛莉隨時會跟他連絡。

林愛莉昂首闊步的，由工廠正門入內，守門的突然攔住她，說道：「小姐，你找誰？」

林愛莉橫眼一瞪：「找你們太子爺梁兆東，他約好了我。」

看門人果然不敢再阻撓，讓她長驅直進！

林愛莉在電梯裏問一名男工：「梁兆東先生的辦公室在那一層樓？」

那男子說：「三樓三零三號室。」他說着打量了林愛莉一番，心裏大概在想：太子爺眞好艷福！

林愛莉進入梁兆東辦公室時，一名三十歲左右的男子正挽起公事包，準備離去。他看見林愛莉不請自來，不禁問道：「小姐，你找誰？」

林愛莉打量了他一遍，估計他必是梁兆東無疑，笑道：「我找你，你就是梁兆東先生，不會錯吧？」

這靑年男子確是梁兆東，他怔了怔，也打量了林愛莉一遍：「小姐，請問你是誰？」

「小姓林，林愛莉。」

「林小姐，有什麼貴幹？」

「梁先生，你大概也從報章上見到了許艷艷小姐不幸被人殺害，這事你不會不知道的。」

「是的，但這與我有什麼關係？」

「你別裝模作樣了。」林愛莉瞪住他說：「艷艷是我的好朋友，生前告訴過我，她是與你同居的，怎麼她死後你却若無其事？」

梁兆東面色大變。

他的辦公室的門是虛掩的，這時他也忙着趨前兩步把門掩上了。

林愛莉看得出他担心外面有人聽到他們的交談，所以才會忙了手脚。同時也知道她的虛張聲勢計劃果然是成功了。

「林小姐，請你坐下來慢慢談！」梁兆東放下手提包，非常客氣地說。

但是，林愛莉却顯得一派認眞的說：「我不坐了！梁先生，艷艷說得你那麼多情，想不到原來是個情場壞蛋……」

林愛莉越吵越大聲，令到梁兆東不知如何才好，他只好問道：「林小姐，你到底想我怎麼樣？不如我用汽車送你一程，

有事留待我們在車子裏說好嗎？」

林愛莉已經知道了他的弱點，大概他不想他和艷艷的事讓這裏一些人知道，這些人之中說不定還包括了他父親在內。

因此，林愛莉更加賴着不走！她說：「請你先回答我幾個問題，否則，我一定會跟你吵着出去，讓這裏工廠的人上上下下都知道你是個色狼！」

梁兆東呆了一呆，無可奈何地說：「好吧，你有什麼問題儘管問吧，我知道的一定會答你。」

「艷艷被殺那晚，你在甚麼地方？」

「我在家裏玩牌。」

「甚麼人可以為你作證？」

「我的太太。」

林愛莉心裏想：該死的傢伙，家中有了太太還與別的女人秘密同居？

但是，林愛莉既然自認是艷艷的好朋友，艷艷當然會把對方的處境告訴自己的，因此，林愛莉明是驚呆，也要表現得一點也不感到意外。

林愛莉又問：「為甚麼你不回到綠楊道五十二號三樓去？」

林愛莉能夠說出這地址，梁兆東對她的身份更不會有甚麼懷疑。他吶吶地說：「我平時也不是時時到她那兒去的。」

林愛莉道：「她有沒有告訴你，當晚她約了甚麼人？」

「有的，她打電話到這兒來，說是約了老闆談新片的事。叫我那晚不要到她那裏去，於是我約朋友回家玩牌。」

「約了老闆？你肯定沒有聽錯？」

「沒有。她的確是對我說，約了老闆到他辦公室談新片。我記得，當時還警告她不要讓老闆佔便宜。」

林愛莉道：「案發後，為甚麼你不與警方連絡？」

「林小姐，你也知道我的處境，我怎可以出面？」梁兆東苦着臉說：「我也曾經考慮，很應該對她的家人有點表示才是。但是，萬一我送錢去，警方可能就憑此麻煩到我的身上來，那時，後果將會怎麼樣？」

「既然你也關心你自己的家庭幸福，就不該欺騙艷艷。」

「我沒有欺騙她，是艷艷甘心情願的。我供給她金錢和物質，她自願成為我的黑市太太。她自信有足夠的條件可以走紅影壇，只是機會未到，所以她和我有了君子協定，雙方不能互相干預對方的私生活，包括她結交新朋友在內，我到她那兒去，必須事前通知，並獲得她的同意才可以。我當然不是個傻瓜，她只是在過渡時期利用我，我也只是在物有所值的情形底下，按月付出一筆金錢給她，當我發現情形不對勁時，自然也不會再做傻瓜了。」

林愛莉覺得這個人慾橫流的社會委實令人嘆息，像艷艷這個女子，她到底為甚麼要有這種想法？是為了生活的担子呢，還是為了滿足虛榮的心理？

無論如何，林愛莉總算找出了答案。毫無疑問，梁兆東就是艷艷同居的男子，如果案發時他確實在家中打牌，那麼，他自然不可能殺死艷艷。再聽他口述的「君子協定」，委實也是各得其所，看來他也沒有殺死艷艷的動機，這固然也只是屬於表面的看法而已。

林愛莉道：「艷艷的家人很淒慘，如果我是你，我一定會派人送一筆安家費過去。」

梁兆東道：「我知道那是十分應該的。但是……」

「只要你做得聰明點，一定不會有甚麼麻煩。」

「那麼，我一定依照你的說話去做，林小姐。」

林愛莉滿意地離去，這時呂偉良的車子還沒有開回來。

林愛莉打開那具無線電對講機，但是呂偉良那邊竟然一點反應也沒有。

林愛莉雖然沒有阿生那麼鬼靈精，但是，她總也了解到呂偉良如果留在汽車裏的話，一定會發覺無線電儀器中的訊號，而迅速將對講機打開，以便雙方取得連絡。現在既無反應，呂偉良可能不在汽車裏。要不然就是他出了意外。

林愛莉非常焦急，她自從由加拿大回來之後，一直與呂偉良相處得很好，他們雖然從來沒有說過一個愛字，但是，實際上雙方的內心都充滿了愛。

他們同是受過創傷的人，所以對於男女間的愛情一直採取非常審慎的態度。不過無可否認的是，他們都是江湖男女，性格和愛好相同，真的算得上是天生一對！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林愛莉既然私心底下對鐵拐俠盜呂偉良充滿了愛意，一想到此刻他可能遭遇到一些不幸的意外，自是焦慮萬分。

林愛莉甚至不知道應該向東行，還是往西走，但無論如何她也不能再獃在那裏呆等下去！

就當林愛莉焦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的時候，她手上的一具袖珍電子通話機有了反應。

林愛莉喜出望外地把聲浪較大，立即聽到呂偉良的聲音說：「愛莉嗎？」

「是的。偉良，你沒事吧？」林愛莉急不及待地問。

「我沒有事，但剛才我送完那女工返家之後，駕車路經這裏，却給我發現了一件奇事。」

「甚麼事？」

「你先別追問，快點截一輛街車趕來星河路十六號門前。」

林愛莉聽得出呂偉良的聲音很焦急，那邊顯然發生了一些意外。

林愛莉再也聽不到呂偉良的聲音，她把通話機關掉，想在附近截一輛街車，但這一帶並沒有營業汽車經過。

林愛莉希望梁兆東能及時出來，她可以要求他送自己一程，相信對方必定不會拒絕。但是，梁兆東不知怎的，也未見出來。

林愛莉正想轉出大街去找街車之際，一輛白牌車開到她身旁來。

那個戴着鴨咀帽的司機問道：「小姐，要車嗎？」

林愛莉也不是頭一次坐這種白牌汽車，她根本來不及答話，人已坐上了汽車裏去：「請你趕快開到星河路十六號去！」

那司機一怔，終於開車駛出了街口！

林愛莉重新打開通話機，但聽不到半

點反應。

司機忽然跟林愛莉搭訕道：「你的男朋友有了麻煩，是不？」

林愛莉呆了一呆，不禁往望後鏡中窺了一眼，那司機含笑把帽推高了，說道：「林小姐，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原來這一輛並非甚麼白牌車，那個司機也只不過是辛尼偽裝的。

林愛莉瞪他一眼：「怪不得人家都說，警探就是習慣了鬼鬼祟祟的。」

辛尼笑道：「我正在執行任務，辦着公事，看見你焦急成這樣子才趕來送你一程，想不到好心得不到好報，真的是好人難做！」

「你辦着公事？甚麼公事？」

「我們要做的，你可能已經做了，我剛才看見你進入那間工廠大廈去，當然是為了找梁兆東。」

林愛莉道：「我真不明白，為甚麼你也會找他？」

「這有甚麼出奇？」辛尼說道，「你們想得到的事情，我們警方當然也一樣想得到。所不同的，就是你比較急進，我們則等待機會，拘捕犯人。」

「你也認為梁兆東殺死艷艷？」

「不！當時他留在家中與其他三名友好玩牌，我們早經查到了。」辛尼說道：「如果他存心要殺艷艷，必須用錢去請兇手。」

「有這可能嗎？」

「當然大有可能，否則，我為甚麼要獃在那門外？告訴你，連他的電話我們也早已開始截聽。」

「聽說艷艷與他同居是雙方情願的，看來也沒有甚麼可疑。」

「但我們警方的想法可不同了。」辛尼一邊開車一邊說：「我們覺得梁兆東可能被艷艷纏住，他既不能擺脫她，又要按月付出一大筆金錢供她揮霍，到頭來還看見艷艷與電影界的人鬼混，世界上有那一個男人會這麼大方的？」

「那麼，你們打算拘捕梁兆東了？是不？」

「不！我們等待着，看他何時提款交到職業兇手的手裏去。但負責監視的人用無線電話通知我，他們說你兩位也找到這兒來了，所以我才跑來看看。」辛尼說道：「林小姐，你可能已經打草驚蛇！」

林愛莉道：「不！你放心好了，我只自稱是艷艷的朋友，要求他對死者家屬盡一點力量，因為艷艷死了之後，許太太一家三口今後的生活確實也成問題。」

「你可能受了我們鐵拐俠盜的影響。」辛尼笑道，「我們已經知道呂老兄付一筆救濟金給許太太，你似乎還嫌不夠。」

林愛莉詫異地說：「你怎麼知道？」

「許多事情我們警方都知道，只是佯作不知而已。」辛尼又問：「你到星河路去幹嗎？」

「呂偉良在那邊出了事。」

「甚麼事？」

「這個我也不知道，他似乎來不及解釋。」林愛莉又問道：「星河路到底還有多遠？」

「拐一個彎便是星河路。請你再說一次，門牌多少號？」

「十六號。」

辛尼把車子開到每小時七十里以上，立即引動一輛巡邏警車的注意，響起了警號追來！

辛尼把車子停在十六號門外，林愛莉老遠已看見呂偉良的汽車就停放在那兒路旁，但却不見車內有人。

警車上跳下一位警長，二名警員跟在後面，他們像是漁翁發現魚兒上了網一樣，紛紛掏出記事小冊來，口口聲聲說要抄牌。

辛尼摸出了他的身份證明，往警長手裏一塞，對他說道：「你慢慢的去抄吧！抄完了之後如果還有時間，立即封鎖現場，十六號可能有事發生，任何人也不能離開這裏，包括你和你的下屬在內！」

辛尼一邊說，一邊已緊隨着林愛莉衝進了屋內去。

那名警長呆了一陣，他是新升上來的，竟然連夏維探長的第一號助手辛尼也不認識。這時只好迅速吩咐各人封鎖現場，還得小心保管着辛尼那份證件。

且說林愛莉衝進了十六號樓間，呂偉良已候在那裏，他看見辛尼也來了，便指指二樓門內說：「又是一宗命案，死者似乎也是一位電影女明星。」

辛尼首先入屋，發覺地毡上躺了一條女屍，身上血漬斑斑，衣服却穿得十分整齊。

林愛莉問呂偉良：「怎樣發現的？」

呂偉良說：「我送完那女工之後，歸途取道這裏，貪它人靜車少，想不到車子開經下面時，突然聽到一陣陣淒厲的女人慘叫聲，我以為又是臭飛攔途截劫路人，停車查看時，發現一條人影由窗口一躍而下，我心裏明白到一些不幸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於是喝一聲，拄杖急進，那傢伙身手敏捷，急縱急跳，竄進那條橫巷之後，騎上一輛電單車匆匆離去！」

辛尼當然也聽到了。

他想去拿起電話通知總部，但呂偉良說：「電話綫早已給他割斷了。」

林愛莉不想擾亂現場留下的足印，沒有過去細看那女屍，但客廳中有一幅巨型油畫，畫中人正是女明星賈亦珍。

辛尼返回街上，由警長手上取回證件之後，吩咐他立即利用警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總部派人來。警長連道歉的時間也沒有，辛尼已匆匆再回到現場來。

辛尼驚奇地說：「難道左隣右里完全沒有人嗎？為甚麼沒有人開門出來？」

呂偉良苦笑搖頭：「當初我也奇怪他們是聾子，怎麼有人大叫救命，竟然沒有人伸出援手？後來我追不到兇手，登樓敲門沒有人應門時，我只好撞門而入。當我發現是一宗命案時，又發現了電話綫被人割斷，便只好到對面隣居拍門，要求他們借電話報警，結果你猜怎麼樣？」

林愛莉說：「當然不肯開門給你，否則早該有警察來了。」

呂偉良笑道：「不但佯作不聞不問，還把屋內的燈光全都熄了，當作屋內根本沒有人。你說，這樣子有甚麼辦法不叫盜賊養大了胆子？」

辛尼說道：「如果我是議員，我一定會提議立下一條例，知情不報也要治以應

得之罪。」

林愛莉却說：「這也難怪的，他不是穿制服的警方人員，人家又怎麼知道是否會開門揖盜？」

不久之後，大批警探開抵現場，帶隊前來的正是夏維探長。

那名女死者，證明就是電影明星賈亦珍。

現場正是賈亦珍的寓所，屋內似乎就只有她一個人居住。

她穿得這麼整齊，看情形可能正準備外出，也許是剛剛由外面回來。兇手又是怎麼樣跑進來的？

她的手袋裏有數百元現鈔，如果是劫殺案，兇手爲甚麼不把現鈔取去？

現場上有掙扎的痕跡，從電話綫被切斷這一點看來，可以推測得到，對方當時未能完全處於優勢，惟恐死者向外求救，所以才將電話綫事先切斷。

然則，這是一宗謀殺案了！

夏維探長和呂偉良的看法不謀而合。可惜呂偉良限於當時那條橫巷的環境黑暗，看不淸楚電單車的車牌號碼。但憑那一剎那間的印象，呂偉良幾乎可以肯定那傢伙是一名長髮阿飛。

呂偉良問林愛莉：「賈亦珍又是那一家公司的電影明星？」

林愛莉毫不思索地答道：「自由身，過去也曾爲龐記公司拍過片。」

呂偉良知道林愛莉是一位標準影迷，所以他才會向她發問。

林愛莉忽然又束着眉梢，說道：「如果我沒有記錯，今晚她應該到龐記片場去才是。」

「她又要爲龐記公司拍片嗎？」呂偉良問。

「是的。但只是客串性質，只有一晚戲。」林愛莉說：「報紙的宣傳稿說她只是爲了向她的男朋友吳而南打氣。因此她這番正是不計較排名，不計較片酬以及佔戲多少。」

「吳而南？」呂偉良怔了一怔：「他好像就是朱雄導演的新片中的男主角。」

「對了。」林愛莉說：「想不到你對電影新聞也開始注意了。」

呂偉良苦笑道：「我才沒有這份閒心，只是我記得，艷艷被害那晚，我和阿生漫步片場時，在黑暗中見到吳而南與一個女子偷偷擁吻，她可能就是賈亦珍，可惜當時光綫黑暗，我們都看不淸楚。」

「那你又怎知道那男的是吳而南？」林愛莉問。

呂偉良道：「因爲那女的當時說過一句話：『你是男主角，他們沒有你是不成的。』所以我知道那男的一定是吳而南，當晚就只有朱雄的片子在拍攝。」

林愛莉道：「朱雄那部影片還有第二男主角何爾蒙呢。」

「但何爾蒙的身裁不是那樣的，我和阿生都認得出那身形。」呂偉良說。

夏維探長沉思片刻，忍不住也插嘴問林愛莉：「林小姐，你知道朱雄的新片是拍日組還是拍夜組？」

林愛莉說：「他日又趕，夜又趕，有時兩三部片一齊開拍，把我弄得也有點糊塗了。總之，我記得看過一篇銀色新聞，知道賈亦珍這一陣子在外面沒有片拍，又傳她與吳而南熱戀，所以自動請纓，願意爲她男朋友的新片客串演出一角。」

夏維探長正想問下去，外面一名探員入來報告：「有個片場的人要來接賈小姐入廠拍片。」

「原來是拍夜組戲的。」林愛莉說，「探長先生，你剛才問我的問題總算有了答案。」

夏維探長對那探員道：「把那人請上來！」

探員奉命退了下去。

不久之後，一名衣穿藍色帆布飛機恤的青年人被探員帶了上來。

呂偉良見了這個人之後登時呆了一呆，但他的表情除了林愛莉之外，並沒有人注意到他。

夏維探長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阿發，是奉了導演之命開車入來接賈小姐入廠拍片的。」那靑年人的神色充滿了驚奇地問：「這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夏維當時站在門外，這時他用手推開了那扇門，讓阿發可以看見屋內的情形。

阿發看見屋內地毡上躺着賈亦珍的屍體，登時嚇得口呆目瞪，張大了嘴巴，說不出話來。

夏維探長又問道：「你要接的人可就是她？」

「嗯……」阿發呆若木鷄地點點頭。

「你再看淸楚，她是不是賈亦珍。」

「當然是她！我認得賈小姐的。」阿發又說：「我們原來約好今晚七點鐘來接她入廠，但交通阻塞，所以我過了時間。她……她到底爲甚麼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夏維示意探員將他帶走。

林愛莉扯扯呂偉良的衫袖，呂偉良會意，跟她併肩一齊落到街上。

林愛莉低聲問：「剛才你神色似乎有點不對，到底爲了甚麼？」

呂偉良束着眉梢說道：「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但他的外型和體高，的確甚似我驚鴻一瞥地見過的人。」

「你的意思是：他像乘坐電單車逃去的人？」

「是的，就是由窗口一躍而下的長髮阿飛。當時他好像也是穿了一件深藍色的帆布飛機恤差不多同一色澤的牛仔褲。」

「這是時下靑年人流行的服飾，街上隨處可見，也沒有甚麼值得驚奇的。何況如果兇手眞的是他，相信他也不會胆大到再回到現場來吧？」

「是的。」呂偉良沉吟道：「所以我說，我的想法似乎是沒有可能的事。」

那個靑年人阿發被警探錄下口供之後，便駕着那輛綠色房車返回片場去了。

呂偉良一直瞪住他，自頂至踵地打量着他，眞的是越看越似那個已經逃脫了的兇手。

現場上仍由警方控制，運屍體的黑箱車來了。

警探分別在地毡上，以及窗下的小草坪上印取一些鞋印。一雙帆布膠鞋的鞋印最有可能是兇手留下的，尤其是窗下草坪之上留下的一對鞋印，更爲淸楚。

此外，大批警探亮了燈，分頭在室內室外搜集一些細微到像頭髮一樣的證物，也會被帶走。就是找遍了附近大街小巷，也找不到行兇的兇器。

從電話綫的被割斷，不難想像得到，兇器最有可能是一把利刀。

死者的致命傷在胸前，如果不是偶然的，那兇手可能十分有經驗，因爲那致命的一刀插中了死者的心臟。此外四肢亦有傷痕，那可能是死者叫救命的時候掙扎所留下的。

夏維探長幾乎是緊隨在阿發之後，帶人進入片場去偵查。但是，林愛莉覺得那是浪費時間，她等待呂偉良向警方作完供之後，便拉了他上車。

林愛莉說：「這一次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艷艷的命案剛有點頭緒，想不到賈亦珍又被人刺殺。」

呂偉良問道：「你從梁兆東那方面知道了一些什麼？」

「他沒有嫌疑，但後來我竟然發覺辛尼派人監視他。」林愛莉說：「據他所知，當晚艷艷約了老闆談新片開拍的事。」

「那可能是她的藉口，艷艷既然存心瞞住梁兆東，只有拿出老闆來，這未必是事實。」

「姑勿論如何，我們必須去找找龐大志。」

「到那裏去找他？」

林愛莉看看腕表：「這時候他應該返家了。」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說道：「龐大志家居棕梠山，那是富人住宅區，我幾乎可以保證你不能見到他。」

「就算我沒有辦法，你也應該想想辦法，這件事決不能等到明天。」

「你似乎肯定了龐大志就是兇手。」

「告訴你，我非常憎恨玩弄女性的男人！」林愛莉說：「今晚要不是梁兆東的態度太好，我可能動手揍他一頓！」

呂偉良一點也不會懷疑林愛莉這番說話，過去她未去加拿大之前，在當地便是著名的「迷你女賊」，經常與黑社會鬥智鬥力，雄霸一方的「斬崩刀」丘天龍也栽在她的手中，眞的是巾幗不讓鬚眉。名氣方面也許不及「鐵枴俠盜」那麼响噹噹，但是她是個武功高强的淘氣姑娘則絕無疑問。

呂偉良把車子開上棕梠山，一條私家路前面攔着一條黑白相間的杉木。一名大漢過來問：「先生，請問你們找那一家人？」顯然的他已認出這汽車不是這裏的。

林愛莉搶先答道：「我們是龐大志先生的朋友，可以讓我們把車子開進去？」

「可以的。」那人說道：「不過據我所知，龐先生已經出去了，龐太太也許在着。」

林愛莉問道：「龐先生什麼時候出去的？」

「大約一小時之前，我看見他的司機開着車子把他送出去的。」

「他可是乘坐那輛銀星牌大房車出去的？」

「對了。司機似乎是他太太新請回來的，所以我很有印象。」那大漢會心地笑了一笑。又問：「你們還要不要進去？」

「不必了，謝謝你。」林愛莉說。

呂偉良掉頭把汽車開走！

「龐大志有一家豪華別墅，你可知道在什麼地方嗎？」林愛莉問道。

呂偉良苦笑道：「你是標準影迷也不知道，我更加不會知道了。」

「那麼，我們現在只有進片場去。」

「你以爲龐大志會在片場嗎？」

「有什麼出奇？」林愛莉說：「你可知道剛才那大漢爲什麼會會心一笑嗎？我忽然記起了一篇內幕報導，是談及龐大志夫婦間的，龐太太知道丈夫時時與女明星鬼混，所以她經常爲她丈夫請女秘書和司機，目的是爲了監視龐大志。但是，龐大志却時常借故辭掉他們。這些事可能許多人也知道了，所以剛才那大漢一提到新請來的司機，他就會心一笑！」

「對於銀色圈子裏的事，你的確是無微不至！」

「你取笑我嗎？」

「不！我怎敢取笑你？」

二人相顧一笑！林愛莉親切地倚偎着呂偉良：「你會覺得我這樣太無聊嗎？」

呂偉良笑道：「怎會呢？過去我和阿生也是這樣，遇上一些奇怪的事，就會追查到底，所不同的是現在換上了你。」

林愛莉道：「是的，如果我們找到殺死艷艷的眞兇，也可能找出今晚殺死賈亦珍的兇手。」

「是的，兩者未必是同一個人做的，但是，此中可能另有奧妙，因爲她們都是電影女明星。」呂偉良沉吟道：「老實說，我眞希望這是偶然發生的同類事件，否則，以後可能還有人要死！」

「你說什麼？」林愛莉突然坐直了身體，盯住呂偉良。

呂偉良說：「過去我們遇上過一些殺人兇手，他們心理變態，內心有某種偏見，於是專門對付某一種人。這種漫無目的殺害，因爲既無殺人動機，自然也令到警方難以找出綫索。」

「你的意思是：有人憎恨電影明星，是不？」

「我不敢肯定，但却不能抹煞了這種可能。」

林愛莉喃喃地說：「如果眞的如你所料，那眞的令人不敢想像。」

「希望實情並非如此，否則，命案可能接二連三地發生。」

車子已開出了郊外。

郊區公路很靜。呂偉良依了林愛莉的意思，把車子開進龐記的片場去。

夏維探長等人正在分頭向片場中人查詢關於賈亦珍的事。

朱雄又焦急又生氣，他的片子不能繼續拍攝了，因爲今晚準備開拍的，都是賈亦珍與男主角吳而南的戲。現在賈亦珍死了，臨時又找不到代替她的人。一切拍片工作就惟有暫停。

夏維可能是因爲聽了呂偉良的話之後，知道了吳而南與賈亦珍的事，所以纏着他問了好一會兒。

不過吳而南的回答却令人感到有點意外。他對夏維說道：「本來在這個時候，我不該說出這種說話來。但我怕你們誤會，所以只好照實說了。坦白說句，我並不

太過喜歡賈亦珍，她的年紀比我大，紅也比我紅得更早。不知怎的，她偏偏看中了我。」

「你最後在什麼時候見過她？」

「今天午間。」

「在什麼地方？」

「嗯……」吳而南欲言又止，「在……在她的……」

「是不是在她的香閨中？」

吳而南點了點頭。有點不好意思地，垂下頭來。

夏維又問：「大約是什麼時候？」

「下午一點左右，她打電話來。一定要我去見見她，否則她就自殺！」

「自殺？」

吳而南嘆了一口氣說：「是的，探長，你也知道許多女明星都喜歡自殺，我眞的怕她，所以只好到她香閨中去見她。」

「這裏今晚本來要開拍她與你的戲場，也就是說，你們今晚就有機會見面了。她所以急於要見你，當然是爲了親熱一下，對吧？」

眞令人意想不到，吳而南竟然紅着臉，垂下頭來。

夏維說道：「要不是出了事，我也無權干涉你們之間的私生活，但這是命案，你對警方必須講眞話，半句不能假。」

「探長，我實在不好意思說。」吳而南扭扭揑揑的，充滿了娘兒氣，「賈亦珍一直纏住我，差不多到下午三時，才讓我走！」

夏維說道：「也就是說，下午一至三時這段時間之內，你與死者同在一起？是不？」

「是的，時間只是約約莫莫，但相差也總不會太遠。」

「在那段時間內，有沒有人去找過賈亦珍？」

「沒有。」

「電話有響過嗎？」

「有，響過兩次，一次找我，一次找她。」

「誰找她？」

「我不知道。」吳而南說，「我只聽到她對那人說道：『你不要來，我立刻就要出去了，改天我再給你打電話好不好？』說完她就佯作匆匆忙忙地立即就要離家外出的樣子，然後掛斷了電話。」

「後來她當然是又再回到你的身邊去，對吧？」夏維問道。

吳而南紅着臉頰，顯得渾身不安地點了點頭。

夏維又問：「誰打電話給你？」

「朱導演。」

「朱雄？」

「是的。」

「朱雄怎麼也知道你去了賈小姐那裏的？」

吳而南說：「可能是我家裏的人告訴他的。」

「他找你幹什麼？」

「今晚有幾場武打戲，須要跟龍虎武師排練一下。朱導演吩咐我最好早一點入廠。」

夏維想了想，又問：「除了賈小姐，你還有其他女朋友嗎？」

「沒有。」

「賈亦珍有沒有告訴你，她拒絕一些男人追求來遷就你？」

「沒有。不過我知道她在外面確實有許多男朋友，我眞不明白，她爲什麼偏偏會看中了我。唉！」

夏維忍不住笑道：「許多男人都希望能夠有你這麼好艷福，但看來你似乎一點也不高興她，而你在外面又沒有其他要好的女朋友，爲什麼？」

吳而南苦笑道：「探長先生，你也知道我現在只是將紅未紅之際，正須要集中精神拍好的片子，爲將來打好基礎。」

「你不愧是個好青年！」夏維含笑拍拍他的肩膊。

「你過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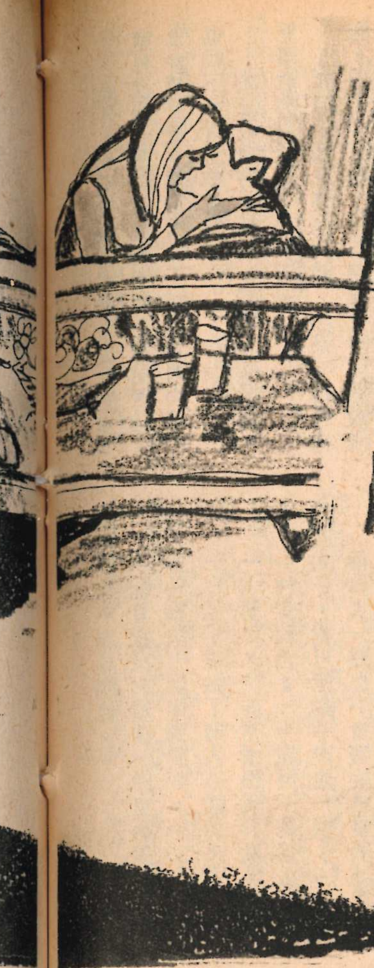
「今晚阻了你很多時間，對不起。」夏維探長跟吳而南握手，覺得他手尖脚細的，手掌又軟又滑，差點誤會了他是個女明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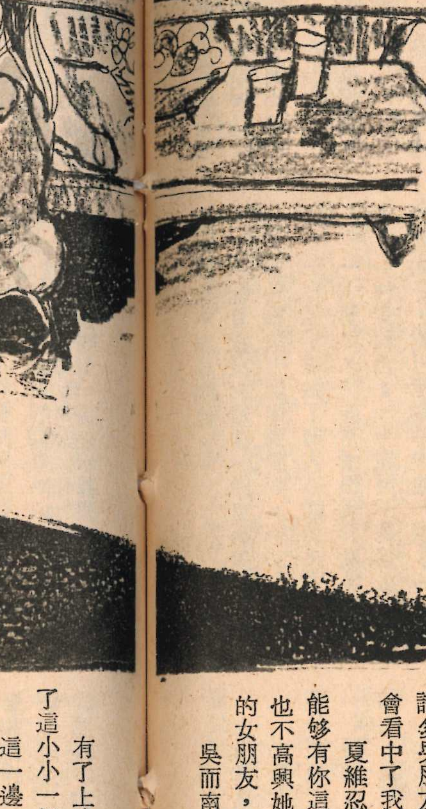
那一邊，朱雄正與他的副導演們開緊急會議，商量找誰來代替賈亦珍的角色。賈亦珍雖然只有一場戲，但這場戲却十分重要，少不得的。

其他幾個影棚的佈景早已拍竣，新佈景又未蓋搭好，所以朱雄必須趕快找人來代替賈亦珍，先將那場戲拍好了再說。

「寵記」旗下有許多女明星，但是，朱雄所要求的不但要面貌漂亮，更要身手敏捷，而且會演戲。因爲這戲場裏面，賈亦珍原來担任的角色，不但須要與男主角吳而南演出調情戲，更加要與十多位龍虎武師對打。雖然說，拍電影可以用鏡頭補其不足，到底也須要有點拳脚功夫才可以勝任。

另一個令朱雄他們頭痛的原因就是：「寵記」就像不少大機構一樣，裏面的環境非常複雜，有黨有派，甲導演與乙導演從不打招呼，因此甲導演用過的人，乙導演把他們列入黑名單，永不錄用，某女星與某女星有心病，某男星與某男星也不能碰在一起，否則，就可能大打出手……諸如此類的情形，在寵記片場裏已經見怪不怪。





有了上述種種原因，也就難怪朱雄爲了這小小一個角色而傷透了腦筋！

這一邊，一名探日正在向一名片場小工查問。

那小工有點傻裏傻氣的，探日覺得這種人才是最可靠，起碼他的說話坦白，對破案可能更加有幫助。

小工說道：「其實，我早就知道今天有事發生了。」

探日呆了一呆：「你不是開玩笑吧？你怎麼會知道今天有事發生？」

「是眞的，艷艷小姐死前一晚，我已經知道有命案發生，但不敢肯定，但昨天晚上我却可以肯定今天片場裏有人被殺！」小工說。

所有在場的探員都覺得好笑，甚至以爲這傢伙神經有毛病。

但是，小工的態度，十分認眞，他眨眨眼睛，摸摸後腦，瞪住各人說道：「你們爲什麼這樣瞪住我呢？我當然不會殺人的。」

探日忍不住笑道：「告訴我吧，你怎麼會未卜先知？」

小工接過了探日手上的一支電筒，示意道：「請跟我過來！」

三名探員和一名探日都感到驚奇，但終於還是聽從了小工的指揮。

小工持着手電筒走在前頭，帶着各人到片場後面去。

在七號影棚後面的一幅牆上，小工以電筒照射着一些東西，同時問各人：「你們看見嗎？」

探日和他的同僚自問眼力不差，但實在是什麼也看不見。

探日懷疑小工作弄他們，問道：「你到底叫我們看什麼？」

小工傻笑着說：「我早知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們什麼都見不到的。」

其他三名探員也都紛紛亮了手電筒，照向牆上，光綫更加充足了，但是仍然什麼都見不到。

小工洋洋自得地說：「現在請聽我指揮，一……二……三！把電筒熄滅！」

這傢伙眞是傻氣十足，警探們已經開始有點不耐煩，他反而還在開玩笑！三名探員不但沒有聽他指揮，還担心這是詭計，紛紛將手電筒的光圈照射到小工的臉上。

小工的眼睛睜不開，呱呱大叫道：「你們幹什麼？」

「你不要亂動！快舉高雙手！」一名探員忍無可忍，要將他搜身。

這探員有過這樣的經驗，有些罪犯把警探當作小丑般戲弄，然後突然出其不意地發難。因此他不能再容忍了，立即就要採取行動。

但是，小工身上並沒有任何武器。

小工苦着臉，說道：「你們怎會把我當作犯人？我是一片好意，協助你們破案嘛！」

探日啼笑皆非地問：「你到底在玩些什麼把戲？」

「這的確很像玩把戲。」小工說道，「我所以叫你們把電筒熄滅，當然是有原因的。」

看他似傻不傻的，探日又有點半信半疑，於是叫各人把手電筒一齊熄滅。

影棚背後本來就沒有燈光照明，電筒熄滅了之後，頓然變成一片黑暗。

就在這刹那間，一些奇怪的事情出現了！

牆上出現了一些銀光閃閃的東西，那是一種飛狐的標記。前後共有兩隻。

衆警探看得呆了一陣。

探目問道：「這是什麼東西？」

小工說：「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第一次發現它的時候，只有一隻，昨晚開始又多了一隻。」

「你的意思是：每有這種標記出現，必有命案發生，是不？」一名探員問道。

小工說道：「我不敢肯定，但看來這絕非偶然的，多少必有關連。」

探目問道：「你什麼時候發現的？」

「那晚我……」小工有點不好意思地吞吞吐吐，「人有三急，我省得去洗手間，跑到這後面來小解，無意中發現的。」

「你肯定第一次發現只有一個嗎？」

「是的，昨晚才見到第二個。」

「這些東西日間可以看得見嗎？」

「看不見的，日間我也跑來看過了。」那小工說，「總之有光綫的時候，它就變得無影無踪。」

「你叫什麼名字？」探目問。

「我姓石，石水。」

探目記下他的名字，又說：「謝謝你的合作，如果下次再見到新的標記，別忘記打電話到警探部來。」

「那當然！」石水高興得瞇着眼睛，

「想不到這果然是一個好綫索！」衆警探互相交換一個眼色，忍不住笑了。其實他們一點也不重視這些飛狐標記，雖然那些東西很有趣，但想深一層就找不出理由來支持它與命案發生任何關連。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進了片場之後，目睹警探分頭向各人問話，他們却一聲不響，偷進了龐大志的辦公室裏去。

這豪華辦公室之內，四壁落下了厚簾，室內有空氣調節設備。

林愛莉亮了迷你電筒，四下裏照射。呂偉良則拄杖到了辦公桌前面，按亮了電燈，發覺桌上一角有本記事小册，另一角則有着仿若打字機的按鍵。小心計算一下，足有十多二十個。

呂偉良心裏想：可惜阿生這鬼靈精不在這裏，否則，他一定知道得比自己清楚，到底這按鍵是控制那裏的？呂偉良弄不清楚，自然不敢妄動。

林愛莉四下裏搜索，像個富有經驗的大偵探，對每一處地方，每一樣事物俱不放過。

林愛莉說：「這間房有古怪！」

呂偉良感到驚奇，問道：「有什麼發現嗎？」

林愛莉輕輕敲着一幅牆壁，說道：「這裏明明是空心的，裏面可能是一個暗格，或者一度暗門之類。」

呂偉良知道她是著名的「迷你女賊」，對於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都相當豐富。因此他也拄杖走過去，開動了萬能拐杖中的電子測探儀器，在林愛莉所指的牆上四處移動着。

鐵杖上一盞小紅燈不停地閃動着，林愛莉忍不住問：「這表示甚麼？」

呂偉良解釋說：「裏面有電流，否則不會有這種反應的。」

「那就是說：我的判斷不會錯，現在我們要開始找出那暗掣所在了。」林愛莉的迷你小電筒又開始四處移動。

呂偉良說：「我看不必找了，可能所有的暗掣都在這裏。」

林愛莉跟着呂偉良走到案旁，面對着那一排排的按鍵，實在看得有點眼花繚亂。他們一時之間也無法確定那一個按鍵才是屬於控制那暗門的。

按鍵分為紅白藍三色。林愛莉說：「按一般習慣，紅色屬危險訊號，可能管理警鐘，或者通往警衞室等等，白色必是常用的，淨下來便只有藍色……」

呂偉良不待她說完，就指指旁邊一列電視小螢幕，說道：「這裏面可能包括了電視秘路系統。我以為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的，就是此中必無爆炸裝置，所以我們倒不妨逐個試一試！」

林愛莉於是伸手按下了其中一個按鍵，只聽得「卡察」一聲，房門突然自動打開了，這時室內已經亮了燈光，除了房門之外，所有窗門均有厚簾封閉，現在房門打開，一定有光綫透射出去。

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持杖急縱，衝到門後去，將房門關上了！

呂偉良的動作雖然快得有如行雷閃電，到底也追不上光的速度，外面已有人發現了室內有燈光，加上呂偉良竄動時的人影和動作，見者無不為之驚奇不已！他們都知道這是龐大志的辦公室，也明知龐老闆這時不在辦公室之內。

於是有人跑去通知正在片場調查賈亦珍命案的警探們。

警探們聞訊趕來查看，但辦公室的門緊閉着，片場的人說，只有警衞室才有這裏的鎖匙，於是又派人趕往入口處的警衞室去。

辦公室內的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已隱隱聽到門外人聲吵鬧。林愛莉在忙亂中更將另一個按掣按下，秘路電視中出現房門外的情形，聲音也變得更加清楚。

呂偉良焦急地說：「怎麼辦呢？無論如何這是犯法的事。外面是警探，我們可能百詞莫辯，不如由窗口逃出去吧！」

林愛莉說道：「窗口也會給他們看見的……」

話猶未完，又是「卡察」一聲，林愛莉亂按亂撩之際，一度通往隣室的暗門打開了。那就是剛才他們希望找出的暗掣。

「如果早點找到它，就省却了許多麻煩了。」林愛莉一邊咕咕嚕嚕地說，一邊已順手將秘路電視關上。呂偉良則拄杖過去將燈光熄滅！

此時也，外面的人已把警衞室的人請來，用他們配備的鎖匙把房門開啓。

警探們在戒備中衝了入來，但是，室內空空如也，更沒有燈光。

原來這時候呂偉良和林愛莉已由暗門跑到了一號化裝間那邊去。暗門一經關上，便是天衣無縫，警探和警衞室的人都不相信有人來過。

龐大志曾吩咐過，任何人未經他許可不得進入這裏，除非有意外事件發生，例如火警，盜賊入竊等等，警衞才可以用特

備門匙入來查看。現在既然沒有事，警衞員也就勸各人離去，警探們根本也沒有理由留下，只責備那些報警的人見鬼！

林愛莉進來一號化裝間之後，心裏已明白了九分。她說：「龐大志原來是一頭老色狼，那麼，艷艷當然是他殺死的。」

呂偉良這次不敢亮燈了，他利用萬能拐杖中的電子電筒，四處照射了一遍，也認得這就是當日艷艷被殺的兇案現場。

不過，當日他們都不准入來細看，現在可能沒有夜組戲趕拍，所以這化裝間也空着沒有人使用。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正好趁機偵查一下。

林愛莉說：「警方可能並未發現這秘密，否則，賈亦珍就不必死了！」

呂偉良道：「你的意思是：龐大志既是殺死艷艷的兇手，又是殺死賈亦珍的兇手，是不？」

「是的，這件事已相當明顯。龐大志**風流成性**，欠下了女明星們的情債之後，**遭她**們要脅勒索，所以將她們先後置於死**地**！」

「但是，我所得的印象，殺死賈亦珍的，決不可能是龐大志。」

林愛莉道：「他有的是錢，自然可以買兇殺人。」

呂偉良這時已摸到了沙發下面一個暗掣，「卡察」一聲，沙發攤平了，立刻變成一張床。

林愛莉道：「老傢伙眞想得周到，一切都為了方便他偷情而設。」

呂偉良把沙發弄回原狀，對林愛莉說：「我們走吧！無論如何，我們也要設法找到龐大志，就算賈亦珍與他無關，艷艷亦必然與他多少總有關連。」

「是的。」林愛莉回頭看看後面一個窗口，「我們可以由這兒撤退。」

呂偉良拄杖過去，將窗簾拉開，往外張望，那是面對後山的地方，照理由這兒出去，不會給警探或片場人員見到的。

二人先後越窗而出，繞道回到汽車裏去。這時呂偉良才發現自己的口袋裏多了一些東西。摸出細看，原來是龐大志案頭上遺下的記事小册。他本來打算看完之後，放回原處的，可是，由於林愛莉無意中把房門弄開，一時之間嚇得他忙了手脚，不知怎的，竟將這小册子納入自己的口袋裏去。

呂偉良亮了電筒，翻閱那小册子，發覺最新一頁上面寫下了當日的日期，以下所記大概就是他當日要做的一些事情了。

以下是那些簡單而潦草的字句：

「管制諸公，別墅，晚九時起，如玉，瑩瑩，妙蘭，蓮羅娜……」

呂偉良委實無法可看得明白，把小册子交到林愛莉手中。

林愛莉一邊亮了小電筒細看那些古怪字句，呂偉良已將車子開走。

呂偉良的腦子裏仍在想着那些潦草字句，林愛莉已經開腔說話了。

「管制是『影劇管制會』的意思，諸公則可能是那班管制官，別墅當然是指他自己那間湖邊別墅，最後的名字分明是一些女明星的名字。」林愛莉拍腿叫了起來：「快把車子開到他的湖邊別墅去吧！」

呂偉良聽了林愛莉的分析之後，也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他一邊把速度加快，一邊道：「如玉是不是就是顏如玉？」

「當然是她！」林愛莉說，「蓮羅娜是新肉彈，其餘，盡是一些妖妖冶冶的女星，他們在那裏幹甚麼勾當，已可思過半了。」

呂偉良把汽車以普通速度開過湖邊路，但見龐大志的湖邊別墅之內燈光火着，大鐵閘關上了，幾輛汽車停在門前。

呂偉良說道：「可能正在開派對，不如在附近等等他吧！」

林愛莉道：「不！無論如何，一定要入去看看，把車子停在那路旁，讓我們就在這裏下車吧！」

呂偉良眞不知道林愛莉想怎樣做，如果這時闖進去，可能有些場面很肉麻，她到底是個女人，屆時呂偉良自己也會感到不好意思。

不過呂偉良也知道林愛莉的脾氣，她要做的事，沒有人可以制止她的。呂偉良只好把車子停在路旁一處樹陰底下。

二人下了車，悄悄竄至湖邊別墅屋旁，大閘那邊不見有人，但他們仍然担心汽車裏面可能有司機，因此他們由屋旁的圍牆攀了上去！

一個是著名的「鐵拐俠盜」，一個是身手敏捷的「迷你女賊」，對於這些翻牆越壁的事早已視作等閒，眨眼之間，二人已落在屋內花園的草坪上。

他們都是富有經驗的夜行人，自然會想到緊急撤退是十分重要的事，因此，他們先觀察一下外圍的形勢是否對他們不利，例如這別墅可能有人看守，也可能有大狼犬，以及那些停在大閘內的汽車是否有司機留守？

那邊足有五六部豪華大房車，如果每車有一名司機留在車中的話，便可能有五六個人，萬一他們二人的行踪被人發覺，可能裏應外合的，給人包圍起來，那時就會欲逃無從。

但是，奇怪得很，那幾輛汽車裏面都靜悄悄的空無一人。

附近也不見有人把守，只聽到屋內傳出陣陣男女嬉笑之聲。

呂偉良正想再拄杖繞過那邊看看，林愛莉却一把拉住他，低聲說道：「不必找了。這班傢伙都是來胡混的，怎會把司機帶來這裏？難道不怕醜事外傳麼？」

呂偉良回心一想，也是道理，這情形已十分明顯，室內一班男女正在嬉戲狂歡，雖然他們還不知道這班人是誰，但看了記事小册上的記錄，以及看看這些豪華房車，便不難猜中了九分。

二人交換一個眼色，竄至屋旁矮林，屋內男女談笑之聲放蕩形骸，隱隱約約還可以嗅到一陣陣烟酒的氣味。

有一個嗲聲嗲氣的女人說：「契爺，我眞羡慕你！」

一個老聲老氣的男人道：「我有甚麼值得羡慕呢？」

「你們做官的人眞了不起，一聲不高興，利剪就可以『卡察』一聲，把我們的心血結晶剪得體無完膚。」

「你這樣說，未免太不了解我們的處境了，這不是個人問題，是我們官府為了照顧一般輿情啊！有些影片的鏡頭太殘酷

．太色情，豈可不理會輿論的抨擊，而讓他們放映？嘻嘻，不過，你放心吧，經過了今晚之後，相信以後凡是貴公司的出品，幾乎可保證百份之一百的獲准通過放映！其實過去我們對你們也特別通融啊！」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契爺怎麼敢欺騙你呢？嘻嘻……」那老傢伙一陣淫笑之後，又不知低聲說了一些甚麼，只聽得那女的聲聲「我不依」！

呂偉良當着林愛莉面前，實在有點不好意思再竊聽下去。

呂偉良轉到另一個窗口外面，又聽到另一對男女在嘻哈大笑地談笑！

「你眞健美，像你這種人才不愧是一塊大明星的材料。」

「別取笑我了，我只不過是個新人，假如你看得起我，請你在老闆面前多講幾句好話吧！」

「當然當然，只要你今晚好好的服侍我，嘻嘻，我保證叫你老闆派你担當獨當一面的女主角。」

「眞的嗎？你可別騙我歡喜。」

「我怎麼會騙你？你也知道你老闆很尊重我們這班人。」

「當然，因爲你們有剪刀，是不？」

「你知道就好了。」

「怪不得老闆吩咐我們要討好你們。人家的片子被剪得鷄零狗碎，但我們公司裏的出品即使拍得血淋淋的，或者像小電影一樣，也可以公開放映。……」

「好了，別浪費時間了，我們上樓去吧！」

呂偉良正想轉到另外一個窗口去時，林愛莉已過來拉了他一把，指指前面，呂偉良於是跟住她到了屋子前面去。

五分鐘之後，停在那兒的幾輛豪華大房車紛紛着火焚燒！

屋內人發覺時已搶救不及。他們都不知道何故會這樣，幸好大火沒有燒進屋內去，否則他們就更加狼狽。

英俊小生　險遭毀容

阿生自從監視肉彈明星胡奴宣告失敗後，以爲這件任務總可告一段落了。但是，他的上司任如重却要他把視綫移到林申斯的身上去。

阿生心裏想：這種工作眞的要有絕大的耐性。我這種個性如何可以挨得下去？

但有時阿生回心想想，師父教他做事要有恒心，他又豈可半途而廢？

任如重要他把注意力轉移到林申斯的身上去，理由十分簡單：那次特警組在機場監視胡奴，除了她進入洗手間的一刹那間之外，其餘時間全被特警們嚴密監視。事後海關雖然無法在胡奴身上搜出違禁品，但是與此同時，林申斯的妻子竟然出現在機場上。更巧合的是：她們幾乎同一時間進入洗手間。

任如重就憑了這點理由，加上日前國際刑警的黑名單中有林申斯的名字，覺得此事十分可疑，便派阿生和另一名特警莫克前往監視林申斯。

這天黃昏時候，阿生和莫克就獃在車子裏聊天，他們的汽車就停在林申斯寓所附近。忽然莫克用手臂碰了阿生一下：「瞧吧！他出來了！」

阿生認得那輛由大厦底層開出的豪華房車確是林申斯的。阿生再看清楚駕車的是個女人，車內就只有她一個人。

阿生於是對莫克說：「她不是林申斯，只是他的妻子而已，不過我們仍然不要放過她！」

莫克會意，立即開車在後面跟踪她。

莫克一邊開車一邊說道：「看情形林申斯夫婦二人的感情不致壞到那裏去，甚至有許多特殊任務林申斯還交由他的妻子去做。」

「但是，我在片場確曾見過這車子。當時車內有一男一女偷情。如果男的是林申斯，那麼女的應該是片場內一位女明星。否則，女的就是林夫人，而男的當然也是片場裏的人，說不定是一位男明星。」阿生說。

「做明星的眞令人羡慕，竟然會有富家太太駕着豪華房車移船就磡。」

「飽暖思淫慾，這不過是上流社會一些人喜歡找尋刺激的結果。」

「你猜她現在要往那裏去？」

阿生沉思着說：「可能會情郎，又可能替丈夫去做一些事。」

話猶未完，林夫人已將汽車轉入一間酒店的停車場。

莫克大驚小怪地說：「好大胆子的女人，竟然會跑到酒店去會情郎，我眞不明白她的丈夫如何可以容忍下去。嘿！」

阿生笑道：「別大驚小怪吧，這家酒店有水吧部，也有餐廳。」

莫克把車子開入酒店停車場去的時候，林夫人已經首先下了車，步入屋內去。

阿生担心失去芳踪，叫莫克先讓他下車，然後才慢慢找車位停車。

阿生戴上了闊邊的淺茶色眼鏡，儼然一位風度翩翩的公子哥兒，也像個電影明星。他整理了一下衣襟，昂然進了那家酒店。林夫人這時已經進入餐廳裏去。

阿生隨後入內，很快就發現那邊卡座裏有個英俊男子跟林夫人揮手招呼，阿生很快就認出那男子，他就是電影明星何爾蒙。

林夫人欣然入座，何爾蒙欠身讓她先坐，然後吻了她的玉手一下，就像銀幕上所見一樣，何爾蒙的翩翩風度確實令到不少女人着迷。

阿生想揀一個比較接近他們的座位，但這家餐廳的生意不俗，只有二張小桌空着無人，阿生在其中一張旁邊坐了下來。

一名身穿制度的領班過來，遞了一份餐牌給阿生。

阿生早已想好了應該怎樣做，他就利用餐牌的遮擋，把他隨身携帶的一份特警證件出示。

那領班呆了一呆。

阿生佯作點菜，令領班彎下腰來，然後低聲對他說：「我是特警，有任務在身，請你切實合作，這裏有個小小的竊聽儀器，請你設法偷偷把它放在七號卡位的枱底下。地毡是深色，能够將它掉在枱底下的地毡上也可以。」

領班不敢不從，把餐牌接回，然後走回到柜枱之前，打開餐牌一看，是一張鈔

票包裹着一個汽水蓋似的東西——那就是阿生所指的袖珍竊聽儀器了。

這時，又有另一名侍者回到柜枱前面來，領班低聲問他：「七號枱叫了一些甚麼？」

侍者答道：「那位電影明星本來喝了一支啤酒，現在再要一支，那剛剛入來的太太要一杯咖啡。」

領班說道：「你捧一杯咖啡給十三號枱，就是坐在角落的那位男客，七號枱讓我去招呼。」

侍者比領班低級，當然要服從命令，不過他低聲警告領班：「那位電影明星架子很大，你小心別碰着他。」

領班笑道：「我就是怕你不懂得服侍他，所以才叫你捧咖啡到十三號枱去。」

阿生根本沒有叫到咖啡，他顧得吩咐領班安排一切時，就忘記了叫飲品，等到侍者帶來一杯咖啡時，他的拍檔莫克也入來了。

莫克要了啤酒，待侍者跑開之後，莫克就低聲問阿生：「怎麼樣？」

「別四處張望，我已經安排好一切。」阿生說着，已將他那副淺茶晶眼鏡脫了下來。

阿生探手內衣袋，取出一副平光眼鏡來掉換。這副眼鏡看來並無特別的地方，但是實際上却是特工們專用的竊聽儀器之一。

眼鏡架近耳朶的地方，有個極小型的收聽器，微粒電子以及一切超袖珍的竊聽器，全都裝在這眼鏡的玳瑁架裏。

阿生只須在將眼鏡戴上時把機掣扭開，便可以偷聽到三十碼以內範圍，由竊聽儀器傳回來的聲音。

這些極度敏感的新顥儀器，自然是特警組的科學官配給的，阿生實際上也是這方面的專才，所以最新式的科學儀器一定是他最早申請採用。

現在那位領班已經替阿生辦妥了一切，阿生也可以聽到一男一女的聲音。

「……你用不着怕的。」林夫人在此之前說些什麼，阿生聽不到，但却可以想像得到。她又說道：「我丈夫有錢有地位，決不會找人來對付你，萬一鬧出了事，他也不見得有什麼好處。」

「話雖如此，想下去總不是味兒。」

何爾蒙摸着杯子說：「最近我們的圈子裏頻頻發生命案，我眞的有點怕。」

「別生人不生胆吧！看你在銀幕上是個雄糾糾的模樣，我眞不敢相信你這麼胆小如鼠。」林夫人媚眼一瞪，揑着何爾蒙的手說：「乖乖的聽我說吧，只要你好好的對待我，下個月我替你換一輛新的跑車，你不是很喜歡跑車的嗎？」

「是的，你對我眞好！」

「你明白就好了。」

「那麼，我們走吧！」

林夫人說：「你急什麼？」

「今晚我有點事。」

「怎麼？你不是說過，今晚不用拍戲嗎？」

「是的，但導演要我去見他，有點事情。」

林夫人呶着嘴說：「你不陪我了？」

「改天好嗎？」

「不！最少你也要陪我一陣。」

「但我們約好的時間差不多了。」

「既然沒有戲要拍，他爲什麼還要約你？」

「有許多事情要討論的，例如劇本情節，以及對打鬥場面的安排等等。」

林夫人鼓着腮兒說道：「你眞叫人掃興，我還以爲你今天晚上會陪着我大半晚呢。」

「來日方長，你担心沒有日子嗎？」

「今晚難得他在家裏約了朋友談生意，我本來打算等會兒跟你到樓上去，這裏的好處就是有酒吧餐室之外，還有百貨商場，保證沒有人懷疑我們到此幽會。」

「親愛的，聽我說吧！導演的約會不能失時的，如果你眞的愛我，該爲我前途着想，如果觸怒了他，我就完了。」

林夫人「哼」一聲說：「我才不相信，沒有他你也一樣可以拍戲的。其實朱雄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一切武打場面不過是龍虎武師和武術指導設計的，劇本有編劇人員爲他編寫，鏡頭運用有攝影師，他有什麼了不起？我眞不明白，你爲什麼會這樣怕他。」

「你不會明白的。」

「再說，大不了公司不用你，你也不怕會餓死，必要時我斥資組一間電影公司捧你，那你就不用再担心什麼了。」

何爾蒙苦笑道：「可惜我是合約演員，還要捱上三年呢。」

「難道除了朱雄之外，其他導演就不敢用你麼？」

「不！你不會明白的。」何爾蒙搖頭嘆氣：「朱雄是寵記公司目前最有勢力的大導演，如果他不用我，我就要坐冷板了。你不是我們圈內人當然不會明白，例如近日他要趕戲，其他導演就只好避之則吉，十個影棚他用去了七個，連老闆也要忌他三分，由此可見他的勢力如何龐大。」

林夫人冷然一笑道：「我怎會不知道？你們電影界最現實，目前老闆極力遷就他，無非因爲他的片子賣座，有朝一日他的賣座情況不佳，嘿！只怕瞧也不瞧他一眼呢，也許他也知道自己接近尾聲了，所以近日來聽說一口氣開了好幾部片，有理沒理先賺够了導演費再說。」

「好了，別再談下去了。」何爾蒙看看腕表，「我們還是走吧！」

「你這人眞沒理由，坐下不够二十分鐘就要走！」

「要不是老早約好你，我也許不會到這兒來，既然老早約好了，也沒有辦法。因爲你家裏的電話可能給你丈夫接聽，所以我又不敢用電話通知你，現在我們總算見過了，改天再談不是一樣嗎？」

林夫人儘管不高興，也沒有辦法。

二人結賬準備離去時，阿生和莫克，也爭先結了賬，而且，比他們更早離開了餐廳。

莫克聽不到他們剛才說了一些什麼，但是，阿生却聽得十分清楚，因爲那副眼鏡型的偸聽器，只能令阿生聽到，甚至坐在很接近阿生的莫克也無法可以聽得到。

阿生聽到林夫人無意中說出她丈夫約了朋友在家中談「生意」，他覺得這次他又可能做錯了，他不該跑到這裏來跟踪林

夫人，而疏忽了林申斯。

於是阿生便對莫克說：「我們快到林家去，他們所談的生意，說不定就是毒品生意……」

阿生本來要把詳細偷聽到的情形告訴莫克，但是，當阿生一邊走向停車場一邊說話的時候，竟然聽不到莫克的反應。

阿生回頭一望，才發覺莫克正在留意着一些事情。他也站住了腳。

「那傢伙鬼鬼祟祟的，到底想幹什麼？」莫克低聲說。

阿生的反應敏銳，望過那邊，只見一名飛型男子東張西望，顯然有所企圖。

二人想也未想完，林夫人和何爾蒙已經由裏面併肩走出來了。

就在這一剎那間，那飛型青年從口袋裏摸出一些東西來，那是一支手槍！

阿生和莫克大吃一驚，高聲喝道：「不要動！」

何爾蒙和林夫人當然也發現了，他們立即閃避，但是，飛型青年已迅速舉槍發射！

但說也奇怪，手槍明顯地可以看見並沒有套上滅聲筒，但各人都聽不到槍聲，而何爾蒙已慘叫一聲，倒向牆角那邊！

林夫人嚇至花容失色！

莫克因為對方有槍，他也不敢怠慢，拔槍示警，與阿生雙雙飛撲過去！

但是，那傢伙十分厲害，只見他有如馬戲班中的雜技家一樣，三縱兩跳，身上好像裝上了彈簧一樣，迅速跳到了停車場外面去。

莫克搶了出去，朝天放了一槍，高聲警告道：「站住！不准動！」

但那邊已有一輛汽車在急急開動！直衝過來！莫克首當其衝，眼看就要被撞倒！他雙足一頓，急忙躍過一旁！跌在一輛汽車頂上，滾到了另一邊去！

汽車立即轉出街外，急急離去！

阿生不知道那傢伙手中所持的是什麼殺人武器，竟能在不聲不響中令到何爾蒙倒在一旁，因此當他看見莫克持槍追出停車場時，他便留下來照顧何爾蒙。

何爾蒙痛苦呻吟，把獃在一旁的林夫人嚇呆了。

阿生還未走近何爾蒙，已嗅到一陣強烈的硝酸氣味。他心裏立即明白過來，是一種腐蝕性的液體——俗稱鏹水。

那麼，那支並非什麼手槍或者新式武器，只不過是水槍而已！

阿生把何爾蒙的衣服小心脫下，這時候餐室裏以及商場裏的人也湧了出來，阿生叫人致電報警，趕派救傷車來。

何爾蒙面部幸好沒有受傷，但他舉起手臂遮擋時，混亂中却被射中了手部，因此手腕附近痛不可當！

何爾蒙說：「我們的車子就停在外面，我看等不到救傷車了。」

阿生只好攙扶着他到停車場去！

這時候莫克正垂頭喪氣地走回來：「有人用汽車接應他，給他逃脫了！」

阿生道：「你等警察來，我先送他到醫院去……」

就在這時候，阿生發覺林夫人已經不見了。她顯然担心自己會成為新聞人物，所以乘住混亂中逃去無踪。阿生本來想叫莫克留住她，好向警方作個交代的，這時亦無可奈何。

阿生趕緊開車把何爾蒙送到醫院中去救治。

何爾蒙在途中忍不住問阿生：「閣下是什麼人？」

「我是過路的。你認識那個飛型青年嗎？」阿生問道。

「不，我不認識他。」何爾蒙嘆氣道：「我真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這樣。」

「與你在一起的女人是誰？」阿生心裏好笑，但何爾蒙偏偏以為自己的演技不俗。

他說：「那個女人？」

「不是有個女人與你一同由酒店餐室出來的嗎？」阿生心裏想：這傢伙真會裝蒜！

「不！偶然而已，我根本見不到什麼女人。我一個人到餐室找朋友。」

「是嗎？」阿生笑了。

「是的，真的。等會兒你見到警察，請不要提什麼女人。」

「警察很聰明　你騙不了他們的。」阿生笑道：「如果我是你，我一定會好好珍惜自己的前途，那位林夫人是有夫之婦，今天你僥倖避過大難，明天你未必有這種運氣。」

何爾蒙呆了一陣：「你……你到底是什麼人？」

「放心吧！我只是偶然認出那位是林夫人，並非與害你的人同黨。」

何爾蒙嘆了一口氣：「真險！看情形瞞不了你，不妨對你說，我懷疑那是她丈夫派來對付我的人，但這種事，請老兄多多包涵！」

阿生不作聲。

很快到了醫院，阿生把他扶入急救室，然後回到柜枱外邊來對值日警員出示他的身份證明，把案發經過情形約畧說了。

阿生交代完畢之後，便匆匆離去。

阿生獨自開車趕往林宅。當他的車子在門外停下時，看見林夫人所駕駛的豪華汽車亦已停在大厦停車場內。

阿生登樓正欲按響林宅門鈴之際，隱隱約約聽到屋內傳出一陣陣吵鬧聲！

一個女人的聲音明顯地就是林夫人。

林夫人生氣地說：「你還裝蒜？嘿！那人分明是你派去對付何爾蒙的。」

阿生心裏想：真是世界變了，女人背夫偷漢還要聲大夾惡，真個是世風日下！

林申斯沉着氣道：「你到底說什麼？我真的給你弄得莫名其妙。」

「嘿！好哇！你不明白麼，讓我告訴你，你其實老早已經知道我喜歡何爾蒙，但你佯作不知，今天突然出其不意的派人去對付他。你這笨蛋，你以為這樣就可洩心頭大恨麼？告訴你，我不會再留下來，也不會再被你利用去作非法勾當的！」

說完，林夫人啼啼哭哭的，似乎要跑進裏面去了，但是，林申斯跑過去勸住她：「親愛的，別這樣，我可以對住燈火發誓，什麼都不知道。我一向信任你，從來沒有對你有過半點懷疑，怎麼你……你會出去結交那種人？」

「什麼？你真的什麼也不知道？」

「是的。」

「那麼，那人是誰派去的？」

「你到底在說什麼？」

林夫人一聲不響，又是「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林申斯不愧是個好丈夫，他的情緒看來一點也不激動。

他一邊安慰他的妻子，一邊又去打電話。阿生躲在門外，隱隱約約聽到他通知幾個朋友，叫他們暫時不要來，他們的「會議」要延期了。

阿生感到可惜，他覺得今晚的「會議」必然十分重要，現在又不知改期到什麼時候。但有一點值得重視的，就是參加這次「會議」的人，可能就是與林申斯合夥販毒的大股東們。

阿生本來想進去的，這時也退了下來，他覺得這時候進去也沒有用。不如等候機會，更為上算！

阿生回到他那輛配備有無綫電話的汽車裏，通知任處長。

阿生的汽車表面看來與一般汽車無異，但暗格裏有着許多特殊的裝置，例如無綫電話便是其中之一。

阿生開車回到那間大酒店，警方人員經已抵達，莫克正向一些偵探人員交代，他們已知道阿生把傷者送往醫院。

兇手雖然逃去，但莫克在危急中記得汽車的車型私家車牌號碼，因此在場調查的警官立即發出通緝令，令全市警車搜查那輛黃色小房車的下落。

這時候，人羣中閃出兩個人來，他們正是阿生的師父——鐵枴俠盜呂偉良和林愛莉。

阿生見了他們，立即走過來。

「這裏發生了什麼事？」呂偉良說，「我們駕車在大街上經過，看見所有的警車都趕到這兒來，相信一定有事發生，但想不到你也在這裏。」

阿生說道：「何爾蒙跟一位富家太太幽會，差點給人毀容！」

「又是一位電影明星。」林愛莉說。

阿生說道：「要不是我們因為監視林申斯的妻子，剛好在現場附近及時喝止，把那兇徒嚇得忙了手腳，何爾蒙現在可能已變成一個科學怪人的模樣兒。」

呂偉良道：「那是他活該，誰叫他勾搭人家的妻子？這是十分缺德的事。」

「你的思想真陳舊。」林愛莉瞪他一眼：「這是愛情嘛！」

「我才不相信這就是愛情。」呂偉良又問阿生：「為什麼要監視林夫人？」

「林申斯可能有問題。」阿生低聲說：「他可能是毒梟。」

林愛莉道：「有證據嗎？」

「暫時未有，但遲早會找到的。」阿生說，「林申斯只是後台老闆，肉彈明星胡奴也可能是販毒集團中的人。」

「又是與電影界的人有關！這一陣子，銀色圈子裏可真熱鬧！」林愛莉又說：「我看見報紙說，胡奴快要返回本市。」

「是的，她是飛來飛去的女明星，我們一直在監視她。」阿生說。

林愛莉道：「你有什麼消息，最好通知我們，因為我們目前進行偵查的事，亦可能與你有關。」

「什麼事？」阿生問。

林愛莉道：「艷艷和賈亦珍被殺的事，相信你也知道了。」

「是的。」

「現在我們要查出兇手是誰。」

「有頭緒嗎？」

「有一點兒。」林愛莉說：「我們現在去找一個人，你猜是誰？」

「是兇手嗎？」

「可以這樣說，他可能是幕後策劃者，但我們仍須進一步證實。」

阿生又問：「他是誰？」

「龐大志。」

阿生呆了一陣，說道：「他怎麼會是兇手？」

「他不一定要動手殺人，可能只是指使一兩個人去殺人。」

「但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現在我就要去問問他。」

阿生看見他師父呂偉良一直不作聲，忍不住回頭問道：「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師父。」

呂偉良笑道：「過去我與你在一起查案的時候，也試過由你作主。現在這位是大名鼎鼎的迷你女賊，我自然也變成了她的副手了。」

林愛莉盈盈一笑，拖住呂偉良的手臂，與阿生揮手告別。

阿生第一次看見師父被一個未婚少女親切地挽住手臂，心裏不由得會心一笑！

是的，呂偉良已經三十多歲，也該有個家室了。「迷你女賊」林愛莉與他個性接近，應該是個理想的對象。

但是，他們能否繼續保持這份友誼？

阿生只有默默地為他敬愛的師父說福！

林愛莉拖住呂偉良回到汽車裏之後，笑道：「我對一連串的案件，更加有了把握！」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問道：「你想到了一些什麼？」

「慢慢再告訴你，現在先去見見龐大志。」

「我心裏不禁有些奇怪，他為什麼約我們到片場他的辦公室見面？」

「一點不奇，他怕他妻子，所以不想我們到他的家中去。」

「這可能是理由之一，但有一件事必須小心提防，就是他那間辦公室之內，有許多秘密機關，而我們只知道有一度門通去一號化裝間。」

「放心好了。」林愛莉說：「我和你都不是頭一次冒險，他有胆對付我們，我們也要有胆到任何地方去會他！」

汽車開入郊區公路。

這條路每屆晚上便十分沉靜，因此呂偉良小心翼翼地，把車子開到適中的速度，既不敢快，也不敢慢！

反而是林愛莉忍不住說道：「為什麼不開快一些？這條公路車少人稀，保證不會有警方人員跑來這裏抄牌。」

呂偉良說：「快也快不了多少，何必心急？想不到你跟阿生同是一樣性格，就是最喜歡開快車……」

話猶未完，呂偉良突然說不下去，因為就在車子剛拐了彎的一剎那間，一輛巨型大貨車突然從隱蔽處衝出！

呂偉良來不及煞掣，只有把緊呔盤，

將車子扭過一旁！

但是，路旁連欄杆也沒有，汽車立即從路旁衝了出去！

路旁下面是一度傾斜的山坡，呂偉良完全沒有抉擇的餘地，只有順住斜坡，直將汽車開下去！

要不是林愛莉與呂偉良談話時把呂偉良的精神分散，也許呂偉良還來得及煞掣；但是在當時的情形底下，呂偉良實在沒有其他辦法，因為事情來得太突然，他根本有點措手不及！

以當時的情形來說，即使能及時煞掣，也可能與大貨車攔腰相撞，那時所產生的後果更可怕！

呂偉良踏穩腳掣，把緊呔盤，在黑暗中一直沿住斜坡俯衝而下。

汽車雖然亮了車頭燈，但由於山坡之上凹凸不平，兩條光柱也搖搖擺擺的；這條公路的環境二人俱不熟悉，因此下面是什麼地方，他們也不得而知。

可能是深海，也可能是絕崖；可能有無數大岩石，也可能是一些坑穴。

呂偉良不敢往下想，只盡力令到汽車的速度緩慢下來！但是那一股下衝之力仍勁！

汽車衝了一程，終於到了一些較為平坦的山坡；前面有一叢矮林，呂偉良靈機一觸，高聲對他身旁的林愛莉說道：「小心……」

話猶未完，汽車已「蓬」的一聲撞進了那叢矮林去！

汽車終於煞停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倖未受傷，但也嚇得一額大汗。

二人走出車外，仰望公路之上，只見那輛大貨車正沿住公路匆匆開走！

林愛莉頓足道：「豈有此理，這分明又是一項陰謀！」

呂偉良沒有她那麼衝動！這個老江湖更驚更險的事他也經歷過了。

此時此地他知道生氣也沒有用，只有把腦袋弄得混亂而已。

呂偉良回到車內，檢查那具無線電話，並沒有壞，於是他立即致電報警，同時說出那輛大貨車的形狀，要求警方設法找到那車子。

他雖然沒有看清楚那車子是怎樣的，但到底大貨車曾擋在前面，呂偉良多少總也有些印象，他認為那是一輛噸半重的大貨車。

呂偉良這車子的性能特佳，他們能化險為夷，也全靠這一點，否則後果更加不敢想像了。

車子除了一些「皮外傷」之外，根本沒有損壞到，一切性能仍然良好。

呂偉良往四下裏張望一番，發覺下面不遠的山坡之下，又是另一條小路。

他把林愛莉叫上車來，試把車子繼續往山坡下面開去。

沿住山腳下那條曲曲折折的小徑，果然可以開到一條分支公路去；呂偉良雖然不大熟悉這兒的環境，也可以從路旁的路牌中看見，沿住這小路可以轉回大路，然後開入龐記片場去。

呂偉良又再度拿起電話，找警方的夏維探長。

夏維在電話中半開玩笑地說：「剛才我從總部處知道，你又死不掉！」

「別開玩笑了，我不但死不掉，還離開了那穴『墳墓』，現在只要求你找那輛迫我下山的大貨車，其他的事，不必你們來理了。」呂偉良說。

「你的意思是：你已經離開失事地點嗎？」

「是的。」

「你的汽車難道會飛天嗎？」

「不，只是山下另外有一條公路，我有事待辦，不能等你們來救我。」

「你報了案，怎麼可以就此離去？」

「那你發出拘捕令好了。」呂偉良說，「我可不能獃在這裏等人來殺死我，對嗎？」

呂偉良說完就掛了線。

林愛莉悻悻然道：「你以為這是那老傢伙幹的好事嗎？」

「你指誰？」呂偉良問。

「當然是指龐大志。」

「我也不知道。」

「一定是他！」林愛莉咬牙切齒地說，「除了他之外，沒有人知道我們要取道經過這兒？」

「不過無論如何，你必須冷靜點，沒有足夠證據是不能指控他的。」

車子開入片場，警衛人員突然攔住去路：「你們找誰？」

呂偉良笑道：「你難道不認得我嗎？我們好幾次來過了。」

「先生，我們以前以為你是警探，後來才知道不是。」

「一定要是警探才可以入去嗎？」

「不，只是老闆吩咐，以後小心門戶，不能隨便讓陌生人開車入內。」

「那麼，你不妨問問你老闆，因為是他約好了我們來這兒見他的。」呂偉良說道。

「那麼，你可是姓呂的？」

「對了。」

「請入來！」

呂偉良開車入內，林愛莉說：「大概他也想不到我們還有命來見他！」

呂偉良勸告林愛莉：「你不要衝動，我們不能讓他捉着錯處。」

停車場內有着一輛新的貴族房車，但車牌却是舊的；那是龐大志那輛舊車用過的車牌號碼。

林愛莉會心一笑，下了車，與呂偉良併肩走過一些影棚場地，進入龐大志的辦公室。

龐大志果然在着。他非常客氣地請二人就座，還要親自為他們倒酒。但是林愛莉笑道：「龐老闆，不必客氣了，你這間辦公室雖則設備齊全，但可惜我們都不懂喝酒。」

「那麼，讓我搭個電話到餐室去，叫他們送兩杯咖啡來吧！」龐大志說着就拿起電話筒。

但林愛莉阻止他說：「我們什麼也不想喝，只想問你幾個問題。」

龐大志道：「自從接到你的話之後，我已查出二位的來頭不小，就是不知你們有些什麼指教。」

呂偉良担心林愛莉會過份激動，所以

爭先說道：「指教則不敢，但我們這番到來，除了請教一些事情之外，還送回一些東西給閣下。」

「是什麼東西？」龐大志問道。

「是一本小小的記事冊。」呂偉良從口袋裏摸出一本小冊子來，「這可是閣下的東西？」

龐大志接過一看：「是的，你們從那兒得到的？」

林愛莉道：「你應該想想大約在何處遺失；我們是拾到的。」

龐大志束眉想想說道：「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遺失的。」

「無論在什麼地方遺失都好，我們拾到還給你便算是了結這件事。」林愛莉又問：「現在該談談汽車問題了。你似乎換了一部新車，是嗎？」

「是的。」龐大志說道：「你怎麼知道？」

「我們剛才在停車場見到，車牌是舊的，車子是新的。」林愛莉說道：「眞湊巧，我認識幾位達官貴人，他們近來都換了新車，聽說所有欵項都是由閣下一個人支付。」

龐大志呆了一呆，他似乎想到了一些事情，不禁問道：「你指的是那些人？」

「他們都是影劇管制會的人。」林愛莉會心一笑，「說起來也眞湊巧，他們全是舊牌新車，車行的人對我說，賬單全都寄到這兒來，龐大志先生，你的確夠闊綽啊！」

龐大志面上紅了一陣：「你們到底這是什麼意思？還是開門見山的談談吧！」

「好吧！你既然這麼爽快，我們就不妨談談。」林愛莉說：「艷艷為什麼要死？你能告訴我嗎？」

「你問得好出奇！這是一宗謀殺案，警方不是正在調查中麼？」龐大志有點生氣地說。

林愛莉冷聲道：「但是警方並不知道這間辦公室，原來可以秘密通到一號化裝間去。」

龐大志面色當堂由紅變青，吶吶地說：「你……你說什麼？」

林愛莉笑道：「據我所知，艷艷生前與你有約會，這點大概你不會否認吧？」

「誰說的？」龐大志說。

「艷艷進入這片場之前，曾對她的男朋友有留言，如果你否認，我會通知警方去把她的男朋友找來對證一下。」林愛莉道。

龐大志完全軟了下來，聲音抖顫地說：「此事本來與我無關，我們的約會告吹了。」

「誰可以證明？」林愛莉道。

龐大志說：「艷艷既然死了，她當然不能證明這件事。但是，如果她死而有知，當會明白我完全與此事無關。你二位怎麼會知道我這裏有暗門？看來這記事小冊並非我遺失，而是你們曾經偷進這兒來，否則不可能知得那麼多。」

「你眞聰明！」林愛莉笑道：「當然，如果我們從來沒有入過這裏，是不可能知道這間辦公室原來機關重重的。現在我們是犯了未經同意，而擅入私人地方的罪名，你要不要報警？」

龐大志心裏雖然生氣，口裏却說道：「你們這樣做，當然有目的吧？到底目的何在？」

「要查明艷艷的死因。」林愛莉說：「如果還查不出艷艷的兇手是誰，繼賈亦珍之後，可能還有人要死。」

龐大志透了一口大氣說：「老實說吧，我也覺得這一陣子不知行了什麼倒運，我屬下的女明星紛紛出事；剛剛我又接到消息說，我們公司一位男明星差點被人毀了容。」

「如果你相信因果報應的話，這就絲毫不足為奇了。」林愛莉說，「你有沒有聽過那些撈偏門的人也要講義氣，否則到頭來必不得善終。有些人但求賺錢，不擇手段，不顧全良心與道德，到頭來也會在不知不覺之中受到報應。」

龐大志聽得明白，說道：「你這話，似乎別有所指，何不說得更直接了當一些呢？」

林愛莉道：「這件事你心中有數，但我不敢批評你，只因為我是個女流，有些話實在不好意思說得出口。」

呂偉良接着說：「人家都尊稱閣下為娛樂巨子，但你違背了中國人優良傳統的道德觀念，拍出來的電影只有宣揚血腥、暴力與黃色，難得的是你利用旗下女星去娛樂那些特權階級！」

「我逐漸明白了，原來那晚把幾部豪華房車燒燬的，就是你們！」龐大志說。

「假如有數部豪華汽車不約而同地，一齊被燒燬的話，為什麼不見報紙電臺宣佈這新聞？」林愛莉輕輕一笑道：「你應該報警查究的，為什麼你不報警？是因為那幾個老糊塗、老色狼怕報界會提出質問：為什麼他們會三更半夜跑到閣下的別墅去與女明星們鬼混？為什麼別家公司的片子會被剪得雞零狗碎，只有閣下這字號的出品，可以順利過關呢？凡此種種，都足以令人引起莫大的疑心，於是閣下只有忍痛破財，天大事情也一樣蒙在鼓裏不敢報警。」

龐大志氣得面紅耳赤，獃在一旁！好一會兒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呂偉良說：「剛才我們駕車到這兒來的時候，差點兒死得不明不白，你知道為什麼嗎？」

龐大志順口問道：「為什麼？」

「因為有一輛大貨車躲在一處窄路的彎角處，出其不意地衝出。」呂偉良說：「可惜我們兩個死期未到，閻王拒絕我們入境！」

「那眞要恭喜你們！」龐大志說：「那可能是偶然的意外，由市區到我們這兒來的公路，有一段路實在太過險峻！」

林愛莉有點忍無可忍地說：「我只以為貴公司旗下的男女明星會演戲，原來你本人也是一位相當出色的好演員。」

「林小姐，你這是什麼意思？」龐大志說，「你似乎在懷疑我要暗算你們二位，其實我約你們到這兒來，只為了說話方便。」

林愛莉說道：「試問除了你之外，還有誰知道我們今晚要到這兒來？」

龐大志道：「我敢對住燈火發誓，我不會笨到要殺死你們，其實你們愛理閒事

，我是今晚才知道的，因爲收到你們的電話之後，我爲了明白二位的來歷，曾請教一位江湖上的朋友，他叫我小心別開罪你們，否則便只有自討苦吃。」

「於是你非常擔心我們會揭你瘡疤，派人埋伏在公路上，是不？」林愛莉冷然一笑，「其實，如果我們能找到那輛大貨車和它的司機，也不到你抵賴！」

「那我眞希望你能找到他！」龐大志說。

呂偉良覺得：只要警方收到他的電話之後能及時截獲那輛大貨車，眞相遲早總會明白；問題是警方在公路上未必有巡邏車剛好駛至附近，假如市區開出來的話，只怕爲時已晚。

林愛莉就覺得：看龐大志如此鎮定，大概他已明知貨車安然逃脫；找不到人證物證，誰也奈何他不了的。

龐大志忽然又說道：「在你們未找到那貨車司機之前，我該答謝你們交還這日記小册給我，因此，請收下這張我事先簽好的支票。」

呂偉良接過一看：「二萬元，好大的手筆！」

「小意思而已，不成敬意。」龐大志笑道。

林愛莉也接過呂偉良手上的支票：「果眞是够手段，這算是什麼？」

龐大志苦笑道：「只希望二位別再談今次所提及的事情；尤其是這辦公室的暗門。」

「要守這麼大的秘密，二萬元又似乎太小了。」林愛莉笑了笑。

「其實我只要不怕麻煩，什麼都不必害怕，但是，我是做生意的人，有時眞不想太過多事。」龐大志道：「你們二位可以繼續偵查艷艷的命案，我可以保證你在本片場之內通行無阻；雖然由今晚開始，我已下令保安人員小心每個進入片場的陌生者的行動，但二位却可以例外。由這點亦可以證明一件事：我並無作賊心虛的成份在內，你們可以澈底的去查。」

「你眞大方！」林愛莉又說：「旣然你沒有殺人，那你又怕什麼讓警方知道這小小秘密？」

「我只爲了監視各演員行動，所以才設下這些機關。」龐大志辯護着說：「我怕外間知道了會有所誤解，故此我寧願化點錢請二位保守這小小秘密。」

呂偉良說：「我先謝謝你，這二萬元我會代你送給死者家屬。」

「嗯……你是說……艷艷嗎？」龐大志吶吶地說。

「是的。」呂偉良說，「其實你早該撫恤一下那可憐的一羣，這樣總好過送汽車給那些官員們。」

龐大志說：「你也知道，我是做生意的，不怕官最怕管，這點你豈可怪我？」

「但是，我不贊成你用這種手段；你怎麼可以把你旗下的女星們當娼妓？」呂偉良說。

「看來當晚二位已潛入我的湖邊別墅之內窺見了一切情形，所以才會說出了這一番說話。」龐大志輕輕嘆了一口氣，「其實這是她們自願的，她們要名要利，千方百計想多賺些外快，即使不是應酬我的朋友，也會到外面去找門路。」

林愛莉生氣地說：「她們是害羣之馬，破壞了電影界的良好聲譽，幾名男女明星們不是一樣的好好地拍電影麼？他們只須眞眞正正有演技，自然有觀衆欣賞，自然有眞眞正正的片商請他們拍片，片酬亦會跟隨票房紀錄而增加，又何必用到這下流手段？」

呂偉良也說道：「你無須諸多辯護了，如果你繼續用這方式去經營，吃虧的一定是你自己，我們會想辦法對付那些糊塗虫，遲早也要他們丟官。坦白說，我們極之反對你在影片中宣揚暴力與色情，這對社會一點好處也沒有；你的出品根本已失去了眞正的娛樂成份。這個社會的風氣已經够壞了，須要每一個人都盡力改善。如果我是你，我會感到慚愧！」

龐大志忐忑地呆了一陣，終於說道：「我承認過去是太過市儈，輿論也常常抨擊我們的出品，現在連你二位也這樣說，我當會認眞考慮一下，澈底改變一下今後的製作方針。」

「如果你眞能這樣做，當是市民的福氣！」呂偉良又說道：「其實，我也不是喜歡惹是生非的人，只是有時看不過眼而已！」

林愛莉把手中的支票揚了一揚，說道：「如果你有頭腦，單是這張二萬元支票已是極好的宣傳；艷艷母親收到了它之後，報界一定廣爲宣傳你的好主意，這對你的出品多少總會有些好處。」

龐大志陪着笑臉道：「你們很有正義感，我是衷心的敬佩。關於這間房裏的秘密，我已決心把它改過，以後不再糊塗了，二位如果諒解我，請保留一下，讓我有個機會改變我自己。」

「只要你沒有害死艷艷，這些事我們不會宣揚出去。但如果讓我們發現這與艷艷之死有關，那就例外！」愛莉說，「現在我看你也該開始談談與艷艷的約會。」

龐大志爲難地沉思一會，說道：「是的，當晚我們確有個約會，但後來我太太來了，所以我臨時失約。我們夫婦正待駕車離去時，就發現了命案。」

呂偉良問：「你們的約會地點就在一號化裝間？」

「是的。」龐大志不好意思地說：「要不是我內子突然闖進片場來，艷艷也許不必死。因爲當晚我們約好談片約的。談完之後，我可能親自駕車子送她返入市區，那就不會有事情發生。」

「這是有計劃的謀殺。」林愛莉說道：「除了你們二人之外，還有誰知道這約會？」

「我不會自找麻煩的。」龐大志說，「所以我決不會告訴任何人；至於她有沒有對別人提及，我根本就不得而知。」

呂偉良看見他的態度這麼合作，又不像是個殺死艷艷的兇手；事實上殺人是須要有動機的，他的動機何在？呂偉良在默默沉思。

林愛莉提醒龐大志：「你再想想看，當日未見過艷艷之前，你還見過一些什麼人？」

龐大志是眞的給她提醒了。

「有人存心靠害我！」龐大志如夢初

覺地驚叫起來！

這情形令到林愛莉呆了一陣，呂偉良也看得出他不似在「演戲」！

龐大志又說：「當日在我未見艷艷之前，有個過氣女明星來找過我，她要求我安排一部片子給她演出，但是，老實說，我們這圈子是十分現實的，當一個明星失去了他們的票房價值時，姑勿論他是男是女，我們也不想再僱用他們。於是，我當時拒絕了她；她會不會因此而含恨於心，頻頻向我旗下的男女影星施毒手？」

「看來大有可能，她是誰？」林愛莉問。

龐大志說：「她就是洪菓萊。」

林愛莉說：「她是曾經紅極一時的女明星。」

「是的，但時代不同了，她也該退休了。」龐大志說：「要不是你提醒我，我不會想起她！」

「知道她的住址麼？」林愛莉問。

龐大志翻着他的地址簿：「我只有她的連絡電話，沒有地址。」

他抄下一個電話號碼給林愛莉。

林愛莉滿意地說：「謝謝你的合作，我們也要走了。請原諒我剛才的無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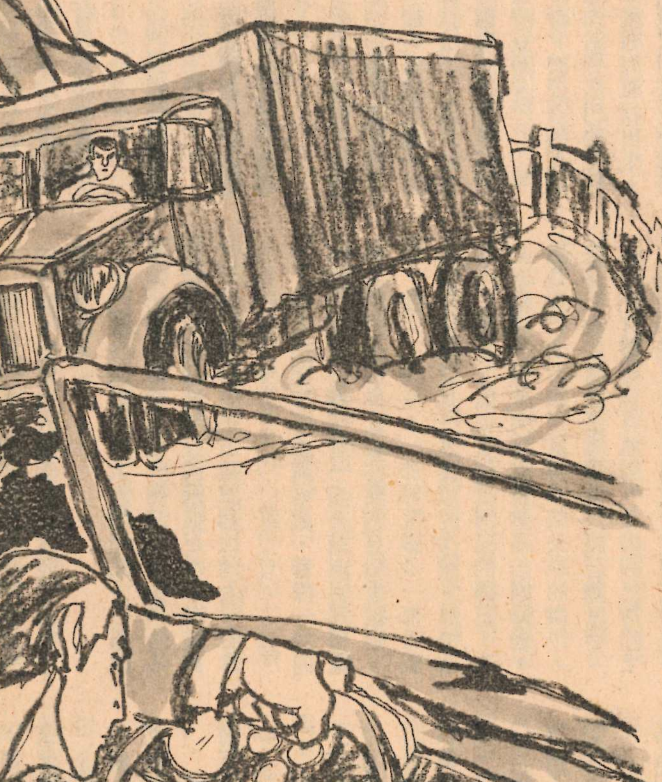
「別客氣！」龐大志說：「只要二位諒解我，我是個最容易商量的人。」

呂偉良和林愛莉雙雙離去，龐大志親自送出門外。

就在這時候，呂偉良發現二名警探出現在片場之內，其中一個他認識的。

呂偉良跟他招呼過後，那探員說：「我是接到片場一名小工的電話，而來調查一件怪事的。」探員又轉而對龐大志說道：「這位可是龐老闆？」

龐大志一邊跟探員招呼，一邊問什麼事？以及誰打電話的？



探員說出那小工就是石水。石水與探員有約，只要他再發現一些奇怪的標誌，就會打電話去通知他們。

探員解釋一番之後又說：「這件事確實難以解釋，今晚又多了一隻飛狐標記——前後已是三個。」

「什麼樣子的？」呂偉良和林愛莉異口同聲地問道。

二名探員於是引領着呂偉良等人前往一個影棚後面去！

飛狐標記　繼續發現

片場小工石水向各人解釋發現飛狐標記的前後經過，他說：「警探先生要我如果再發現這些東西，便立即通知他們，我入黑之後看見了第三個飛狐標記，担心有第三個人被害，於是立即通知他們。」

在場的龐大志頗怪他未通知自己就靜悄悄的報警，但在警探面前又不好意思發作，何況還有着呂偉良和林愛莉在着呢。

警探把那些夜光標記指示給各人看過了之後說：「這是化學劑漆成的，可能先印在一張紙上，後才剪貼上去的。」

呂偉良和林愛莉看了也感到無限驚奇，因爲那些標記在電筒光柱照射下，一無所見；但當電筒熄滅後，立即現形。

不過，在場的龐大志却絕不感到驚奇，他說：「這是敝公司的海報上剪出來的，過去我們拍過一部奇情片『黑夜飛狐』，廣告設計組人員利用特殊化學夜光漆印成這種海報，張貼在大街小巷上，特別是

一些沒有路燈照射到的地方，藉以宣傳新片上映。如果我這推測不錯，這些飛狐標記分明是從那些海報上剪下來，然後才貼上去的，因爲敝公司每種海報印妥後，須要留存一小部份，以免日後須要參考時失傳。」

警探道：「可以帶我們看看留存備查的海報嗎？」

「當然可以。」龐大志對小工石水說：「快去把警衞室的領班召來，他們有各部門的鎖匙。」

各人來到宣傳組辦公室門外時，警衞人員亦已到達該處。他們用鎖匙開了辦公室大門，讓各人入內；龐大志親自動手去把一叠廣告宣傳的海報找出來，這是每部新片上映時留存下來的舊海報。宣傳組把它束之高閣，以便必要時查閱。

這時候已是晚上十時，辦公室的人早已下了班，幸而龐大志知道各部門的工作，所以輕易就可以把這叠舊海報找出來。

當他翻到其中一叠被人剪去一小部份的舊海報時，也爲之吃驚起來。

呂偉良，林愛莉以及二名在場的警探也見到了，海報上的飛狐造型被人剪去了，其他部份則完整無損。

警探小心計算一下，足有十份同一式樣的海報被人剪去了其中的飛狐標記。

「十個，也就是除了已被發現的三個之外，還有七個之多。」林愛莉吃驚地說：「假如飛狐標記果眞與命案有關，豈不是還有七個人要死？」

呂偉良剛才也聽過了小工石水的解釋，知道飛狐標記出現翌日必有命案發生，他說：「今天這宗不算得是命案，何爾蒙只是險些被人毁容而已。」

龐大志道：「總之，這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看來有人企圖令到本公司的拍片計劃受阻。」

二名警探徵求龐大志的同意，小心翼翼地將那十幀被剪去一個洞的海報招貼捲起帶走，那個被剪去的飛狐足有一英尺高，警探相信偷偷把這標記剪去的人，必然有指紋遺下。

各人離開宣傳組辦事處，警探一邊向龐大志查問一些關於「黑夜飛狐」那部電影的內容，呂偉良和林愛莉自然也聽到。

龐大志說道：「那部電影是一部時裝奇情片，飛狐是一名淫賊的代號，他每姦污一名婦女，就留下一枚飛狐的標記；這刼財刼色的傢伙到頭來當然是法網難逃。這是我們公司旗下皇牌導演朱雄的傑作，記得上映時打破了本埠的賣座紀錄。」

「大概照例有血腥、暴力和色情吧？」林愛莉說。

龐大志道：「是的，既是一名淫賊的故事，其中當然有强暴和裸體鏡頭。」

呂偉良沉思着說：「我記起了，當年除了那些接受你們金錢的影評家掩住良心講好話之外，輿論則對貴公司的出品大事抨擊，說你們引誘靑年人作不道德行爲，片中甚至有教人如何姦污婦女的肉麻鏡頭，有些影評人指責那是一部大銀幕的小電影。」

龐大志在二名警探面前顯得極度不安，他說：「影片不過供人娛樂，影評家有時也太過假道學。」

林愛莉說：「現在你自作自受了，如果那人眞的要把貴公司十名男女演員弄死弄傷，相信你們的拍片計劃，必然停頓下來。」

呂偉良也說：「是的，如果我的估計不錯，這人必是專門針對一些大牌明星，那時貴公司的拍片工作就非停頓不可。」

龐大志道：「敝公司正在開拍的影片有五六部之多，假如眞的給你們不幸而言中，那我就不堪設想。」

二名警探不想開罪龐大志，只說道：「如果有什麼可疑人物出現，請與我們警方連絡。」

說完，他們又回到那座影棚後面去；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想看清楚那一帶的環境，也跟隨二名警探到那邊去。

但是，首先抵達的警探只向影棚的後牆瞧了一眼，便嚇得驚叫起來：「奇怪！怎麼又多了一個？」

其餘各人都見到了，現在牆壁之上總共是四個飛狐標記！

片場小工石水與一些片場人員，都跟隨着警探們，現在大家也看得淸楚。如果照石水說，明天可又不知輪到那一個明星被害。在場的人無不感到忐忑不安。

呂偉良說：「如果這些飛狐標記就是殺人的記號，你們應該通知偵探總部派人來，以便驗印指紋存案。剛才我們離此不過二三十分鐘，那人下手這麼快，說不定就是片場裏的人。」

此語一出，在場的人無不疑神疑鬼，你眼望我眼，好像身旁的人就是那可怖人物一樣。

呂偉良和林愛莉走到片場後面去，發覺那邊只有一些鐵蒺藜，把片場與後山的樹林隔開。如果有人要由外面偷進來亦非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二名警探給呂偉良提醒了，他對龐大志道：「我們要暫時封鎖這裏，在警方人員未調查完畢之前，片場裏任何人也不准離去。」

警衞室的保安人員奉命協助警方工作；另一方面警方總部已接到報告，趕緊派人來。

其實當時在市區通往片場的公路上，已有警隊派在那兒，設下了檢查關卡，檢查一切來往車輛，那是由於呂偉良的緊急報警電話。

但是，警隊始終未見有一輛大貨車，也許在警隊未開到之前，它已開入市區去了。實際上這條公路人少車子更少。

大批警方人員應召而來，只因爲這飛狐標記極可能與二宗謀殺案有關。因此，片場之內頓然呈現一片緊張的氣氛。警方人員封鎖現場，須要每一名工作人員印取指紋，以備查驗。

印指紋，問口供……一直攪到午夜。

那些飛狐標記之上，也有指紋遺下，假如是片場裏的人做的，這件事的眞相很快就可以明白了。

夏維探員稍後時間也來了。

他在電話中已經知道呂偉良無碍，但無論如何這是一項嚴重的事件，即使不涉及謀殺，也是一件嚴重的交通案件；貨車司機眼見有人失事墮下山坡也不報警，而悄然離去，這是違法的事。

呂偉良半開玩笑地對夏維說：「我向來很少麻煩警方，一生之中也不知遭人暗算了多少次，但從來不喜歡報警。這次既然例外，希望閣下別令我失望。」

「我會盡力把大貨車找到。」夏維說。「可惜你不能說出車牌號碼。」

呂偉良笑道：「如果我有那麼充份的時間看淸楚對方的車牌號碼，我就不必被迫把車子開下山坡下面去了！」

「車子是什麼顏色的？」

「一般常見的噸半大貨車。貨卡漆上了綠色，車頭似乎是黑色。這不過是那一刹那間的印象而已，我當時顧全自己的性命要緊，其他一概不淸不楚！」

夏維說道：「據檢查站說，沒有大貨車經過。可能是我們未到達公路之前，已逃入市區；也可能是駛往郊區的鄉村。總之，這件事你已報警，警方一定會設法把事情弄明白的，你放心吧！」

呂偉良笑了笑，說道：「我並不太過担心自己的安危，像我們這種人，隨時也準備好要受到閻王的邀請，不過，爲什麼有人要在這時候害死我？」

林愛莉生氣地說：「還用說麼，只因爲我們太過愛管閒事；如果我們不追查二宗命案，也許今晚的事就不會發生。」

這時已是午夜過後，警方的初步調查工作亦告一段落，各人於是收隊離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所乘坐的汽車受到警方的檢驗，發覺只傷了外殼，照例備了案。他們也開車跟隨警方大隊返回市區去。

銀色記者們有不少紛紛趕到片場來採訪，但是保安人員都不讓他們入內，只勸他們明天日間再來。二名警探則留在片場之內監視一切。

把呂偉良連人帶車迫下山坡的那輛大貨車找不到，警方設在公路上的臨時檢查站也取銷了。

呂偉良把林愛莉送返家之後，再回到自己的寓所時，已是凌晨時份。

「多利」搖頭擺尾的低聲「哼」着，呂偉良心裏難免有點奇怪；後來，才發覺阿生不知什麼時候回來了，也正睡在他自己的臥室裏，直至被「多利」入內把他吵醒。

阿生本來就可以返家睡宿的，所以他的睡房呂偉良一直保留着。但近來阿生很少回來，今晚不知道他爲什麼突然會睡在家裏。

阿生被「多利」吵醒之後，他也知道一定是師父回來了。睡眼惺忪地走出來，追問片場裏今晚所發生的事，呂偉良一一說了。

阿生說道：「我覺得這件事有些古怪，爲什麼那人笨到在殺人之前貼出飛狐標記？這不是等於開玩笑嗎？」

「有一種犯罪者的心理很古怪，例如他們有一種自大狂，他們認爲這才顯出自己的本事，所以每一次出動之前，必留下飛狐標記，彷彿古代武俠的飛刀留柬一樣，要用常理解釋是十分困難的。」呂偉良說。

「師父，你知道我怎麼樣想嗎？」

「我當然知道，你認爲整個事件與毒販內訌有關，是不？」

「對了，林申斯這個集團可能與龐大志那個集團過不去。」

呂偉良道：「你怎麼會想到龐大志也參加販毒？」

「這是一種賺大錢的生意，在別的地方也許不會有人冒這種險，因爲有些地方一經認爲販毒罪名成立，便處死刑；只有我們這裏往往罰欵作了。所以，我們不妨假定這是兩個販毒集團鬥法的事。」

「在你的立場有這種想法是絕不稀奇的，但我就認爲龐大志不必冒險犯這種刑事罪；他的電影行業十分賺錢。殺人兇手可能是個心理變態者。現在警方最担心明天又不知輪到那一位。」

「警方相不相信飛狐標記，與命案有關？」

「當然相信，無奈這是一家大公司，男女明星共總有百多位，又不是集中在一個地方居住，所以要逐一加以保護，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呂偉良又問：「男明星何爾蒙的傷勢怎樣？」

阿生說道：「後來我到醫院去看過他一次，據說，手部灼傷，可能要施植皮手術。」

「他認爲除了林申斯之外，有沒有其他仇人？」

「沒有。但奇怪的是：在此之前他並未接到任何警告。」

「勾搭人家的妻子，還要人家先行警告才動手，他眞是妙想天開。」呂偉良苦笑搖頭：「他有女朋友嗎？」

「你的意思是：除了林夫人之外，他可能有其他女朋友，是嗎？」

「對了。」

「沒有，我跟他在醫院中談過了，他認爲最可能是林申斯派人去對付他；但，林申斯是一位紳士名流，警方也不能因爲他這句話而去捉人。」

「即使林申斯未被捕，這件事，對他的影响也够大了。如果他眞的是個販毒頭子，他的行動，可能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的，我也這樣想，像林申斯這一類自認上流社會的人，是最愛體面的。現在這情形，明天早報，一定會列爲頭條新聞。」

呂偉良說：「名流太太背夫偷漢，英俊小生險遭毁容。——這些大字標題必被報界利用。」

「現在我們正注意他的行動，他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會議召開，但爲了這件事而延期，我的同事已經日以繼夜地監視着他，我爲了方便趕到現場，所以才住到家中來。」

話猶未完，電話就响了起來。

阿生過去接聽，是他的助手莫克打來的。

莫克在電話中對他說：「剛剛我們截聽到一個長途電話。」

「長途電話？」阿生怔了一怔，問道：「從那裏打來的？」

「菲島。」莫克說：「肉彈明星胡奴果然是林申斯集團的一員，她向林申斯報平安，又說將於明天提前回來，可能中午左右到埗。」

「讓我通知總部，你們繼續監視，電話綫也要繼續截聽。」

「是的，我明白了。」

電話掛了綫。呂偉良冷眼旁觀，覺得阿生的確已經開始成熟了，看他指揮若定的神氣，就知道他是個受過訓練的特警。呂偉良看見他沒有以前那麼孩子氣，私心底下固然感到安慰；再想想自己有個徒弟正在參加如此有意義的工作，深感心血並沒有白費！

呂偉良過去雖然不喜歡當地政府各部門的工作態度，尤其是警察的無聊與烏龍，往往令人啼笑皆非。例如當班警員只懂得抄車牌，不懂得捉賊等等；但是，當呂偉良與夏維探長化敵爲友之後，夏維故意讓呂偉良深入了解警方各階層的工作。呂偉良才知道一切錯誤皆出自領導階層，與下面一班執行任務者無關。再加上一些害羣之馬，警察受到市民種種誤解，幾乎是意料中的事。

阿生加入的並非一般警察組織，而是在當地完全獨立，屬於國際性的特警組織；他們的任務是對付世界性的罪惡挑戰，即如販毒走私等等。所以呂偉良自始至終不但沒有反對，而且還鼓勵阿生參加。想不到阿生只加入短短時間，便受到領導者的重視。呂偉良私心底下自然感到無限安慰。

一宿無話，翌日一早醒來，阿生已匆匆梳洗趕往現場——林申斯的住所附近。

那兒有一輛小型客貨二用汽車停在路旁，看來無關重要，但裏面却裝備齊全，竊聽儀器與無綫電話都是最新式的。

莫克與三名特警守在此，他們輪流休息，對林宅內外情形，作一日二十四小時不停的監視，他們是由阿生負責指揮。

阿生離家外出時，呂偉良還未起床，阿生只在電話旁邊的記事簿上留字。

「多利」有點依依不捨，但阿生却沒有把牠帶走，留下牠看守家門。

阿生駕車至附近，街道上仍然很清靜。當時只不過是早上七點左右。

阿生四顧無人，登上那輛貨客二用車，莫克正戴上了耳筒，不知在竊聽一些甚麼，看他非常留神的樣子，便知道可能十分重要。

阿生知道這些儀器都是十分新式而敏感的，昨天特警組人員已化裝成電話修理員進入林宅之內，把一些竊聽儀器悄悄安裝在林宅的電話裏，以及他房間裏的電話分機等處。

這些利用半導體電子儀器接收的竊聽器，不能在太遠的距離下發生作用，因此，特警組人員，必須留在林宅附近的街道上。

莫克對阿生說：「林申斯對妻子的容忍是有原因的，因爲林太太是他的得力助手之一，但經過昨夜的事件之後，他們的感情可能惡化了，剛才他們又在吵嘴！」

莫克一邊說着，一邊已將耳筒除了下來，交給另一名特警，繼續竊聽林宅內的情形。

阿生說道：「林申斯既然明知妻子對他不忠，爲甚麼直到現在才反臉？」

「因爲林太太認定向何爾蒙淋鏹水的事，是出自她的丈夫的主意，但林申斯反責他妻子不該令到他名譽受損。同時，他也否認他企圖將何爾蒙毀容。看情形，林申斯的意思是：只要不鬧出新聞來，他是可以容忍的。無奈，現在新聞畢竟已經鬧出了。」

阿生沉思着說：「如此一來，用水槍射鏹水的人並非林申斯派去的。」

「是的，聽他的口氣，他幾乎要找那個射鏹水的人算賬。即使如此，林太太還是不肯相信她的丈夫，而且越鬧越兇。剛才林太太要到醫院去看何爾蒙，林申斯担心瞞不過新聞記者的耳目，爲了面子關係，極力反對，於是，兩口子又鬧得天翻地覆。」

阿生伸手至儀器之前，將聲浪擴大，只聽到林太太非常生氣地說：「……我一定要去，老實告訴你，經過這一次之後，就是你不想離婚也不可以了。」

林申斯以哀求的口吻道：「你不爲自己設想，也該替我設想一下。我自問對你不錯，這次出了事，我敢發誓，事前一無所知。親愛的，聽我說吧！今天胡奴回來了，待她向我們交代完畢之後，我就與你到外國去旅行，以後的事，慢慢再談好不好？」

林太太說道：「無論如何，你也不能阻止我去看看何爾蒙，他的傷勢，一定不輕。」

「但是，如果給人見到，所謂『謠言』豈非變成了事實麼？目前外間只以爲你和他之間的事屬於謠傳而已。甚至你可以打電話給他，也不該親自到醫院去。」

「好吧！那我就先打電話。」

以下開始沉寂下來，阿生於是把儀器的聲浪控制器關上，只有那個戴耳筒的特警可以繼續收聽林宅之內的情形。

莫克問道：「有沒有通知總部？」

「有的。」阿生說，「處長已派人到機場去監視胡奴。但現在這情勢的發展，我們可能功虧一簣。」

「爲甚麼？」

「林氏夫婦反臉對我們比較有利，如果和好如初，我們就很難下手。」阿生束着眉梢想了想，對莫克說道：「你跟我到醫院去一次，其餘的人繼續留下來監視一切。」

莫克於是隨着阿生離開那輛客貨二用車，乘坐阿生的車子直駛往醫院。

在醫院的一間病房裏，男明星何爾蒙在病榻之上還未醒來。

有個戴着黑色太陽眼鏡的女子，手持一束玫瑰，正通過走廊，打算轉進何爾蒙的私家房去，她的行踪立即引起一羣娛樂記者的注意。

記者們是經常在銀色圈子裏混的，自然認得出這女子是誰，她就是最闊氣的女明星顏如玉。

「顏小姐，這麼早來探病，可是爲了探望何先生的傷勢？」有個記者問。

另一個則問道：「爲甚麼不見你未婚夫某公子同來？」

顏如玉眞想不到，再早也早不過這些愛理閒事的記者們。儘管她不喜歡他們，但爲了自己是女明星，許多地方須要這班人爲她吹噓一下，所以佯作笑容滿面地說道：「是的，站在行家的立場上，我覺得何爾蒙值得同情。我是來探行家的病，又不是去旅行，我未婚夫又怎麼會陪我？」

「噢！是的，我忘記了，某公子最愛陪你到外地旅遊。」那記者會心地一笑，「你這次來探望一位如此英俊的行家，某公子難道不呷醋嗎？」

「怎麼會呢？他很大方的。況且我與何爾蒙是同一間公司的行家，人家出了事，前來慰問一下，實在很應該，你說是嗎？」顏如玉應對如流地，含笑盈盈。

她在走廊上擺了兩個姿勢讓記者們攝影之後，便扭着屁股，走進何爾蒙的病房裏去。

何爾蒙本來已經醒過來了，這時看見進來的是顏如玉，他又閉上了眼睛，佯作睡着了。

顏如玉輕輕把房門掩上，放輕脚步走到何爾蒙的床前。

她把花束放在几子上，彎腰輕輕吻了一下何爾蒙的額角。

何爾蒙故作呻吟哼了一聲，微睜雙眼道：「是你！如玉。你媽呢？」

「昨夜她打通宵麻將，這時候還沒有起床呢。」顏如玉在床邊坐了下來。

「怪不得你有胆來看我。」

「在情理上她不該怪我的，因爲我們是行家嘛。」

「是的，我們的確是行家，你一點也沒有說錯。」

「但實際上你是我的愛人，難道你不知道我愛你嗎？」顏如玉情深欵欵地說。

「我有這種資格嗎？」何爾蒙聳肩苦笑，「我以爲你早已忘了我。」

「怎麼會呢？」

「但是許多人都知道你已經訂婚。」

「訂婚又怎麼樣？人家結了婚，還不是一樣可以離婚嗎？何況我們還未正式結婚。」

「但是，你心裏明白，你們早已經渡完蜜月回來了。」何爾蒙酸溜溜地說。

「你眞多疑，我們同去外國旅遊是分房而睡的。」

「表面上也許是的，實際上怎樣，只有天曉得。」何爾蒙說：「記者們早已明譏暗嘲，你自己心裏當然比誰更明白。」

「瞧你！」顏如玉瞪了一眼：「其實我第一次眞正的蜜月旅行是跟你在一起的，你記得嗎？那次我們一同到外地拍外景……」她羞愧地垂下頭來，不好意思說下去。

「我怎麼會忘記？我們的事讓你母親知道了，她公然向我提出警告，如果我再跟你來往，她就對我不客氣。」何爾蒙定一定神，又說：「老實說句，這次我被人對付可能與她有關！」

「別疑神疑鬼，她不會這樣的，她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對我的一切行動自不會認眞。」

「甚麼目的？」

「除了錢還有甚麼？誰不知道她對我認眞是爲了錢呢？」

「你的意思是：某公子已把『禮金』交到她的手上來了，是不？」

「是的。」

「不怪得報紙說她的口氣像吃了洋葱一樣，處處對人說，這裏購了一層數十萬元的洋樓，那裏又買下一輛十多萬元的豪華汽車。嘿！眞叫人看不過眼。」

「別這樣小氣，我們都是演戲的，但這一幕戲演的最精彩。」顏如玉做了一個鬼臉：「數月前向公司告了一次長假，說是到歐美各地旅遊和搜購時裝，你可知道爲了甚麼？」

「當然知道，爲了把孩子弄掉——墮胎！」

「你既然知道就好了，那你可知道那是誰的孩子？」何爾蒙問道。

「還用說麼？當然是某公子的。」

「不！是你的！」

「甚麼？我……我的？」何爾蒙呆了一陣。

「當然是你的，誰也沒有我那麼清楚。不過爲了找個藉口向某公子要錢，我們母女二人硬要某公子吃了這隻死貓。」

「不！不可能的。」

「爲甚麼不可能？你這個人眞沒有良心。我媽不纏上你，全憑我懂得說謊，你不多謝我，還敢當住我說了這番話。嘿！」顏如玉兩手交叉放在胸前，腮鼓得脹脹的。

何爾蒙道：「好了，別生氣了，告訴我以後你打算怎樣？」

「看你吧！」

「我差點兒被人毀容，你母親又那麼兇，我怎敢與你在一起？」

「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我媽的目的已達到了，正如俗語所說：『財到光棍手』，還有甚麼要演呢？只要你把所有女人擺脫，我們就可以雙宿雙棲，飛到外國去結婚。」

何爾蒙又是一怔：「你不跟某公子結婚？」

「誰跟他結婚？要結婚早就結了。告訴你，我的結婚對像是你！」

「但是，我沒有錢，你媽一定會反對的。」

「告訴你吧！我和媽有個協定，只要弄一百幾十萬給她渡過下半世，她就不得再干涉我的自由。」

「但是，你也知道，目前我在公司拿的錢不會很多，平時又沒有甚麼積蓄。結婚擺酒等等，多多少少也要些錢的。」

「我當然知道，我們老闆對男明星好極有限，我算得上是個當紅女明星，每月所賺也不會太多，說多不過對外一種宣傳而已，要不是這樣，我媽又怎會迫我跟某公子去『旅遊』？不過你放心，我們結婚根本亦無須擺酒，更不必向外間公佈，愛情只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事，何必限於形式呢？再說，我們都是靠演戲吃飯的人，要永遠吸引影迷捧我們的場，最好莫如讓他們永遠撲朔迷離，對我們疑幻疑眞。」

「你的意思可是：我們實行同居？」

「是的。」

顏如玉說着，俯首去吻他。於是二人擁抱在一起，如膠似漆的。

就在他們兩情似火之際，有個人不知甚麼時候走了進來，他們一點也不發覺，直至到那個人乾咳兩聲，他們才不好意思地分開！

「朱導演，怎麼是你？」何爾蒙紅着臉頰說道。

「是的，對不起。」朱雄對顏如玉說：「顏小姐，我不知道你比我更早，所以

進來沒有敲門。」

顏如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起來整理一下頭髮，然後把玫瑰花分開，插在几子上一個花瓶之內。

朱雄走過來對何爾蒙說：「你怎麼樣了？」

「總算不幸中之大幸，只傷了手部。」何爾蒙道，「但無論如何，這次意外必然會躭誤了你的新片。」

「是的，我聽到了這消息之後，整個人也呆了。」朱雄嘆了一口氣：「如果你只是一部片的主角，還不打緊，問題却是目前我開拍的兩部片子都是由你和吳而南担綱演出的。二片都拍了一大半以上，要臨時換人，當然是不可能的了。」

「眞是不好意思！希望休息一兩天，待植皮手術完成之後，我便可以恢復拍片了。」

「事到如今，也沒有辦法！所以我時時勸你小心點，別跟女孩子們混在一起，其實，你還年青，何必急於找女朋友？目前你正當紅當紮，應該好好的拍多幾部好片。這個世界的妞兒多愛金，有了錢，你還怕沒有女人麼？」朱雄以長者的口吻說道。

他吸了一口烟斗，橫瞪了站在一旁的顏如玉，又問道：「顏小姐，怎麼不見玉媽？我以爲有你的地方，一定可以見到她呢！」

顏如玉尷尬地一笑：「朱導演你別譏笑我了。我聽得出你的絃外之音，你無非嘲諷我媽看管得太嚴罷了。告訴你，現在我不同以往啦，我剛剛才跟何爾蒙說過，我要跟他結婚。」

「甚麼？結婚？」朱雄呆了一呆。

顏如玉說：「是的，而且，我媽保證不加干涉。」

「但是，某公子呢？」朱雄道。

顏如玉笑道：「套用我們的術語，他不過是一個大特約而已。」

朱雄呆了一陣之後，終於伸出手來，向顏如玉表示恭賀。

躺在床上的何爾蒙儘管默默無言，他也明白到朱雄的心裏不高興，無奈他既不能當住顏如玉面前向朱雄解釋，也不能當住朱雄面前去制止顏如玉說下去。因此，何爾蒙的內心只有無限焦急。

可惜正在隣房埋伏的一組警探只聽到他們的聲音，看不見各人的表情。警探們所以埋伏在隣房，一方面爲了保護何爾蒙，另一方面當然是爲了找綫索去抓兇手。

警方有理由相信，只要抓着向何爾蒙射鏹水的人，就可以找出殺害二個女明星的眞兇。所以，他們奉命與醫院方面取得默契，在何爾蒙的病房中，裝上了竊聽儀器，只要有甚麼風吹草動，就可以及時搶救。

兇手雖然未見出現，但是，警探們在偷聽了顏如玉和何爾蒙的說話之後，總覺得有點頭緒了。他們把錄得的聲帶交回總部，夏維和一些主要助手立即從頭聽了一次。

夏維認爲派人對付何爾蒙的，未必是林申斯，却有可能是玉媽，或者某公子。明顯的理由就是，他們反對顏如玉和何爾蒙談戀愛。

這是一條新的綫索，警方認爲值得重視。

阿生和莫克在醫院中遇上辛尼之後，才知道當地警方已佈下了天羅地網，事後他們也跟回警局去，收聽了那卷聲帶。

阿生把特警組的意圖轉達夏探長，他希望當地警方不要纏住林申斯，因爲特警組已對他展開了嚴密監視，目的雖然並非爲了緝兇，而是爲了販毒，但是，如果他有殺人嫌疑的話，也一定可以發覺的。

夏維即撇開了跟呂偉良的私人感情關係，在公事上也應該與阿生取得默契。

另一方面警方也派人去找過氣女明星洪菓萊，她可能成爲殺人兇手的理由就是：由於龐大志拒絕她的要求，於是含恨在心，把心一橫，便專揀機會對付「龐記影業公司」旗下的男女明星。

至於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想深一層也覺得沒有理由相信龐大志是殺人兇手，雖然資料顯示出這銀色大亨跟許多女明星都有過一手，但這都是她們心甘情願的，雙方既然爲了自己本身的利益計，不願把秘密洩出去，自然沒有甚麼內在糾紛。

明顯的理由就是：一連串的事件已令到龐大志這家電影公司的製片工作受到阻碍，他不可能把自己的荷包倒吊。

無論如何，一切理由都只不過是表面的，實情仍待各方面去偵查。

這天中午左右，大批特警已開到機場去埋伏。

特警組的目標自然是將由菲島回來的肉彈明星胡奴。

特警組最高負責人任如重自從得到阿生的報告後，認爲胡奴出口時既然搜遍全身也一無所獲，會不會在外地把甚麼違禁品帶入口？

於是特警組人員又與機場海關人員合作，決定對肉彈明星胡奴又再來一次澈底的搜身行動。這行動雖然由女探員執行，但却沒有晶晶的份兒。

晶晶是任如重的孫女，她有一個時期把阿生纏得透不過氣來。但這一連串事件發生之前，任如重已將她送到外國去深造，一則爲了阿生的工作不致受阻，二則亦爲了她的前途着想。

呂偉良和林愛莉，在中午時份也趕到機場去，他們自然是從阿生那兒獲得消息的。

有些事情的確令到各人都感到有些意外，那就是跑到機場來接機的，並非林申斯夫婦，而是另一位男明星吳而南。

這位陰陽怪氣的男明星根本不知道機場裏佈滿了密探，等到胡奴由關卡出來時，便跑過去跟那肉彈明星親熱一番。

「我差點兒以爲你改搭下一班機回來，爲甚麼這麼久才出來？」吳而南搖頭擺腦的，甚至連說話時也充滿了娘兒氣。

胡奴靠近他，簡直有如母與子，她說：「那班飯桶又將我大搜特搜，嘿！」

「他們到底懷疑你甚麼？」

「我也不知道。」

「我的汽車就停在那邊，來吧，讓我替你挽行李。」吳而南殷勤地說。

於是二人併肩走向停車場。

呂偉良和林愛莉正坐在汽車裏監視一切，但呂偉良注意的並非他們二人，而是

較遠處一輛汽車裏面的情形。

那車子裏面坐着一名長髮青年，他鬼鬼祟祟的一直跟踪着吳而南，呂偉良覺得這傢伙的外型有點熟悉，看來很似那天黃昏時由賈亦珍家中跳出的人。

呂偉良一直不作聲，悄悄注意着他的一舉一動，他甚至沒有告訴林愛莉，讓她全神貫注在吳而南與胡奴二人之間。

吳而南開車走了，那青年人也開車尾隨其後，但離開機場之後便駛向不同的方向。當時特警組人員仍不放鬆跟踪胡奴，只有呂偉良對林愛莉解釋他的做法，因爲這時呂偉良的車子並未跟踪胡奴，而是追踪那可疑青年。

呂偉良用無線電話向警方交通部取得連絡，他要查前面那輛車子的車牌號碼誰屬。結果所得答案却令呂偉良大感興奮。

前面正在疾馳中的新欵汽車是一個叫方占士的男子領牌的。車子是最近購入。

根據登記檔案，方占士是一名片場職員，那片場正是龐記片場，這就是令到呂偉良大感興奮的地方。

呂偉良對林愛莉說：「方占士在片場內工作，受害人盡是與龐記公司有關的，這件事甚合邏輯。」

「你別太興奮，片場裏環境複雜，尤其是男女關係往往攪到一場糊塗。」林愛莉說：「舉個例，方占士如果也是追求胡奴的人，他就有理由跟踪吳而南，看看他是否來接胡奴的，又例如有人想知道吳而南的行踪，拜託方占士跟踪他。」

「你以爲誰會拜託方占士去跟踪吳而南？」

「例如一些追求吳而南的女人。」

「我眞不明白，像吳而南這種娘兒氣的男人竟然也可以成爲明星，而且還是武俠明星。」

「這有什麼奇怪？明星不是全部英俊的，鬥鷄眼的人也一定被人捧成主角，也許有些影迷非常欣賞娘兒腔的男人呢。」林愛莉說。

車子已轉入一條繁盛街道，呂偉良担心會失去方占士的踪跡，不敢多說話，全神貫注地留心着前面的車子動向。

不久之後，那車子已轉入一條橫街。呂偉良一直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直至看見他停在一處路旁，方占士下了車，進入一幢樓宇去。

呂偉良還未完全把車子停下來，林愛莉已經跳下車去，急步前縱，也竄進那幢大厦裏面去！

林愛莉進入那幢大厦時，已失去了方占士的踪跡。這時電梯正在往上升起，最後在七樓停了下來。林愛莉非常機警，迅速進入另一部電梯，登上七樓。

但是，七樓的單位共有六個之多，家家戶戶的大門都緊閉着，實在看不出方占士到底進了那一個單位。不過，林愛莉並不會就此罷手，她傾耳細聽着各單位屋內的動靜。

呂偉良停好車之後，並沒有跟進屋內，只拄杖到了對面馬路的行人道上站住，仰首上望，只見這一列樓宇建築得整齊宏偉，每個單位都有個小露台，有些還種植了一些花草。一看就知道是中上人家的住宅。

不久，林愛莉由屋內跑到街上，呂偉良迎上去問：「找到他嗎？」

林愛莉搖搖頭：「只知道他可能上了七樓，那兒共有六個單位。」

「現在我們應該到片場去一次。」呂偉良一邊說一邊拄杖走向汽身裏去。

林愛莉也一邊跟了上車一邊問：「到片場去幹什麼啊？」

「有許多事情我們須要了解一下。」呂偉良說着已將車子開了。

林愛莉却担心地說道：「如果方占士是個危險人物，那麼，他現在會不會去殺人？」

呂偉良說道：「胡奴並非住在剛才那條華厦路的，而是住在綠楊道一七二號七樓。」

林愛莉道：「你對於女明星的住址十分熟悉。」

呂偉良說道：「一連串有關影星的事件發生之後，我不但知道好一些女明星的香閨地址，也知道一些男明星的居處。例如我們今天在機場見過的吳而南，但他也不是住在剛才那條華厦路的。」

「你何不與阿生連絡一下？」林愛莉說，「看看他們那邊的情形如何吧。」

呂偉良於是一邊開車，一邊把無線電話拿起來，找到了阿生。

阿生的汽車裏也有無線電話，他說：「我們特警組的人已跟踪着胡奴他們，胡奴和男明星吳而南已返回綠楊道一七二號七樓胡奴的香閨去了。」

呂偉良問道：「有採取行動嗎？」

阿生笑道：「人家幽會，我們那有權力去干涉？不過，我們已監視着他們，相信不久之後，林申斯就會派人與胡奴來連絡。」

呂偉良最後只說道：「有什麼消息記得通知我。」

阿生答應一句，掛了線。

呂偉良的車子開入影棚，一些片子正在開拍。不過，朱雄導演的兩部片子都停頓下來了。正因爲這樣，其他導演才可以乘機搶拍。

平時只要有朱雄的片子開拍，其他導演就差不多處於半休息狀態，因爲他導演的「紅黃藍」影片普遍賣座，老闆早就下令片場員工，一切都要先行遷就朱雄，使到這位烟斗大導更加氣燄萬丈！

所謂「紅黃藍影片」是報界賜給的，紅是代表血腥，黃是黃色——色情，藍是代表緊張刺激與暴力。

至於「烟斗大導」也是報界給予朱雄的。許多人都不値朱雄平日的囂張所爲，但有些靠宣傳討飯吃的人却把他捧到天上有地下無。

呂偉良直入龐大志的辦公室。

龐大志剛好在着。經過別墅燒車事件之後，他已有如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自從那件事之後，龐大志對這兩個人已敬畏三分，實在不敢惹怒他們。

呂偉良此行目的是爲了查明方占士這個人在片場中的職位和收入。

但是，龐大志苦笑道：「我這間公司有千多人工作，如果包括在外面請回來的，便超過了二千人以上，叫我怎可以記得淸楚？」

林愛莉道：「你有人事部主任嗎？」

龐大志道：「有的，對了，也許他們可以幫幫你們。」於是他撥了一個內線電話，把人事部主任召來！

林愛莉看見他總算合作，明知是一種敷衍，到底也不能生氣。

想不到人事部人員未到，夏維探長却帶人闖進了龐大志的辦公室來。

龐大志吃了一驚，忙着起來招呼。

夏維問道：「這裏是不是有個方占士的龍虎武師？」

又是為了方占士而來的。——龐大志固然驚，呂偉良和林愛莉更為驚奇！

人事部主任這時已帶着二名職員，每人手上捧了一巨册進來。那些巨册正是僱員和臨時僱員的註册檔案。

龐大志叫他們立即找出龍虎武師方占士的檔案來。

由於夏維能指出他是龍虎武師，所以很快就可以在分類檔案中找出方占士的註册紙——包括他的一切記錄和照片。

「就是他！」呂偉良和林愛莉幾乎異口同聲地說。

夏維出奇地問道：「你們為什麼要找他？」

呂偉良笑道：「應該由我這樣問你才對。因為是我們先來找這個人的，你不信可以問問龐老闆。」

龐大志道：「是的，他們也是要查方占士的記錄。眞奇怪！你們到底在懷疑他一些什麼？」

夏維的助手在註册檔案上抄下方占士的住址和電話號碼。

夏維說道：「我們到這裏把大部份片場工作人員的指紋印取，每一份必記下姓名和身份，發覺其中有一份屬於龍虎武師方占士的指紋，竟然與『飛狐標記』上面留下的指紋一樣。」

林愛莉不服氣地說：「飛狐標記還未證實與命案有關，你怎麼可以就憑這點拉人？」

夏維笑道：「事情當然不會這麼簡單，你想知得更多，跟着來看看吧！」

夏維說完就走出了辦公室外面去，呂偉良一邊跟出去，一邊問：「你想找方占士嗎？他不在這裏。」

「你怎麼知道？」夏維問道。

「我當然知道，我跟踪過他！」呂偉良說。

「他現在什麼地方？」

「你先告訴我，他有什麼嫌疑，否則，我不會帶你去找他。」

「快些帶我去，別開玩笑了，否則今天又可能有一個明星要死亡！」夏維一片緊張的神色，煞有介事地說。

夏維示意他的手下上車，他自己却登上了呂偉良的車子來，林愛莉看見這情形，只好讓他們坐到前頭，她自己則坐在後面座位上。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問：「現在你應該告訴我，到底方占士有什麼嫌疑？」

「他可能是殺死艷艷和賈亦珍的兇手。」夏維說道：「在二名死者被害現場，都有他的指紋遺下，此外，還有那些檢回去的殘缺海報——就是『黑夜飛狐』的海報，其中有十幀被人偷偷剪去了用特種夜光漆印成的『飛狐標記』，上面每一幀均留下了方占士的指紋，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是個危險人物，由於昨夜裏無端又多了一個飛狐標記，如果我們不及時把此人找到，後果就不堪設想。」

呂偉良恍然大悟地說：「我現在明白了，那傢伙的下一個目標原來是胡奴。」

夏維吃驚地問：「你怎麼知道？」

「我們在機場停車場內發現方占士的踪跡，他的外型十分酷似我在賈亦珍兇案現場所見的人，於是我們跟踪他，一邊用電話向交通部查問那新車車牌號碼，他們總算知道我是你的朋友，肯帮我查出那車子的主人是方占士。」呂偉良又說：「後來他進了華厦路九十五號一幢大厦七樓，我們才失去了他的下落。」

「快帶我去！」夏維又說：「我要借用你的電話。」

「隨便好了。」

夏維撥電話通知總部，一方面派人到華厦路封鎖，一方面派人去保護胡奴。

呂偉良把特警組已經對胡奴展開嚴密監視的事說了出來，但夏維仍然担心胡奴會不知不覺中被殺。於是又用呂偉良汽車內的無線電話與特警組總部取得連絡。

呂偉良把車子開抵華厦路時，大批警員已將那一帶道路封鎖。

呂偉良和林愛莉帶着警方人員登上九十五號大厦的七樓，夏維和他的助手們逐一按門鈴叫門，出示身份之後，要求入屋搜查。

雖然說手續上須要一張入屋搜查令才可以入民居搜查，但警探們往往士急馬行田——實行「先斬後奏」，有理沒理先搜一遍再說。

事實上也沒有誰敢拒絕他們的，只要確實知道他們是警方人員。

B座的大門打開了，頗令呂偉良人感到驚愕的是，戶主竟然就是著名的血腥導演朱雄。

朱雄也因為警方人員的突然到來而大感驚奇，他立即打開大門，讓各人入內。

夏維一邊令探員按例搜查屋內各處，一邊問道：「方占士有沒有來過這裏？」

「有的。」朱雄說道：「他是我們公司裏的龍虎武師，最近我提升他做武術指導。不久之前他來過我這裏，與我商量一部新片的武打場面，但十多分鐘之前已經走了。」

夏維知道林愛莉沒有說錯，方占士果然來過這幢大厦的七樓。

呂偉良說：「方占士的武功底子很好，是嗎？」

「是的，他學過武術，跳紮功夫十分到家，最近我感到舊的武術指導花式來來去去是那幾套，所以提升了他，希望他的創新打法能吸引觀衆。」朱雄說。

夏維問道：「你可知道他要到甚麼地方去？」

「我不大清楚。」朱雄說，「由於我新片的主角何爾蒙受傷入院，所以今天我不拍片，留在家中寫劇本，方占士打了一個電話給我之後，我便約他上來談談新片中的武打場面應如何拍法才收到效果。」

朱雄又問：「怎麼？他到底犯甚麼事？」

夏維說道：「對不起，未找到他之前，我不想說甚麼。但是，他是個危險人物，如果你獲知他的行踪，請盡快通知我們，否則，又可能會有命案發生。」

「命案？」朱雄怔了一怔：「你的意思是：他與命案有關？」

「我沒有這樣說，只知道找到他，對於一些命案的偵查工作可能會有帮助。」夏維說完，他的探員也完成了搜查工作。

結果當然是找不到方占士的下落。

各人離開了朱雄的住所落到街上。夏維令警隊收隊歸去，他一邊帶人到胡奴的住宅，一邊叫人致電龐記片場，一組探員留守在片場內，夏維要他們留心方占士的下落，只要見到此人出現片場，立即予以拘捕。另外一組探員，根據從檔案中抄下的登記地址，去找方占士。但是，方占士一直未有返家。

呂偉良和林愛莉的車子只繞了一周，最後又回到朱雄住宅所在附近的街道旁邊停了下來。

林愛莉頗難明白呂偉良的用心，但呂偉良却說：「朱雄有句話引起了我的疑心，你記得嗎？我們一直跟踪住方占士的汽車，由機場直至這裏，他並未下車打過一個電話。但朱雄却說他打了一個電話之後，他才約他到朱家去。除非方占士的車內也有無綫電話，但這類電話必須向警方申請才可獲准安裝。他的新車既是數天前購入，照理是不可能有無綫電話的裝置。」

「但是，此事與朱雄根本拉不上任何關係。」林愛莉說：「他沒有理由令到自己新片的拍片工作受到阻延。」

「有些事情是難用常理推測的，剛才我們在朱雄家中時，發覺他的住所佈置得豪華舒適，但似乎見不到朱雄的妻子。」

「朱雄沒有妻子的。」

「你怎麼知道？」

「嘿！你忘記了嗎？我是個標準影迷嘛，我常常閱讀有關影圈中的新聞，所以我知道朱雄是個獨身主義者。」

「眞的？」呂偉良又呆了一陣。

「嗯，所以，你以為朱雄與人爭風呷醋而把艷艷等人殺死，那是不可能的事。」林愛莉又說：「我以為這時候，我們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方占士的身上去。」

「那邊有警方人員和特警組，根本無須我們去理。」呂偉良摸着下頷，又陷入苦苦沉思之中。

林愛莉不敢打擾他，只有留意着九十五號大厦出口處。

× × ×

正當警方把注意力集中在胡奴身上的時候，顏如玉的住宅內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他就是方占士。

方占士是新任武術指導，顏如玉在片場裏當然認識他，所以毫無防範地開門讓他入內。

方占士說是朱雄有一部影片，想找她去做女主角，只是担心她不知能否應付一些打鬥場面，所以派方占士來找她談談。

顏如玉聽了非常高興，立即倒酒招待方占士，熱情而又慇懃。

方占士雖然面對醇酒美人，但他却心不在焉地問：「你家裏只有你一個人？」

顏如玉以為他別有用心，嫣然一笑道：「是的，只有我一個人，所以你不必担心會有人騷擾我們。」

顏如玉倚偎着方占士，為他寬衣，方占士感到難以自持，却又在私心底下提醒自己，再不動手，等一會兒可能就有人回來。他上來之前先打過一次電話給顏如玉，故此知道這時候只有她一個人留下，但他仍然不大放心，所以才左問右問。

顏如玉咿唔地道：「你的身體眞强壯，以後你一定要多教我一些拳脚功夫。」

方占士突然聽到一陣令人心驚胆跳的電話鈴聲，顏如玉羅裳半解地自沙發上站了起來，想過去接聽電話，但給方占士從後面一刀揮來，登時倒了下去！

電話鈴聲仍在响個不停！

方占士搶過去電話旁邊，但他並沒有拿起聽筒，只是一刀將電話綫割斷。然後，匆匆離開了顏如玉的住所，急忙駕車離去。不久之後，有個公子哥兒翩然而至。他就是顏如玉的富有未婚夫，較早時他接到了玉嫣的電話，知道顏如玉今天不必入廠拍戲，同時也知道只有她獨自留在家中。玉嫣過去也不止一次這樣給某公子製造機會，今天他以為又是一個幽會的大好時機。於是悄悄用玉嫣給他配好的鎖匙開門入來，想不到却看見顏如玉倒在血泊之中，登時嚇得他忙了手脚。

他終於向隣居借電話報了警，玉嫣也聞訊趕回來，她驚聞女兒被刺身亡，當堂痛哭失聲，昏了過去！

× × ×

儘管不少警探已經因為顏如玉的命案而調離現場，但特警組人員依舊沒有放過胡奴，他們一直留守屋外，監視着一切。

時間已接近黃昏，但胡奴和吳而南還未見出來。不過，特警組並不担心，因為屋內一切情形，他們都瞭若指掌。較早時由於胡奴有着太大的販毒嫌疑，特警組的人員已潛入胡奴香閨，她未返家之前，把一切竊聽儀器裝置好了。在整個過程中，特警組負責竊聽的人只聽到胡奴與吳而南談情說愛，甚至連電話也沒有响過。特警組人員聽得心裏發癢，但既然與販毒的事無關，實在也有點無聊。

就在這時，電話响了。胡奴在房內出來接聽，是一個男子打給他的。那人說道：「我現在送錢來給你，有人在着嗎？」

「有是有的，但他快要走了。」胡奴說，「你十五分鐘到我這裏，那時便只有我一個人。」

「好的，那麼，等一會兒見吧！」

電話掛斷了，特警組人員非常興奮，暗忖送錢來的人必是販毒組織裏的人。

不久，他們看見吳而南由屋內出來，駕車離去。就在這一刹那間，竊聽儀器中聽到一聲驚叫：「噢！你……你是誰？」

特警組人員大驚失色，阿生立即帶領數人急急離開車子，衝入胡奴的香閨之內。在場的警探們，也迅速採取行動。

胡奴正身披睡袍，進入浴室之內準備洗澡，想不到浴室之內躲着一個人，胡奴在驚叫一聲之後，立即被人在胸前刺了一刀！她極力掙扎，無奈氣力無論如何也不及對方，幸好就在千鈞一髮之際，特警組人員已破門而入！高聲喝止！兇手見事敗，企圖越窗而出！

但是，一組警探已由後巷下面用强光

手電筒照射上來，高聲發出了警告！

那兇手見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只有，束手就擒！他，正是方占士。

方占士是由隣居爬入來的，至於他如何能越過警方的警戒綫，連在場的阿生等人也感到驚奇不已！

胡奴雖然大難不死，却是醜態百出，因爲她本來就沒有穿上衣服，只披了一件睡袍，她的胸前中了兩刀，但傷得極之輕微。由於阿生早已有所準備，帶同女警前來。在女警協助救治下，一項驚人的秘密揭開了。胡奴名義上是個肉彈，實際上剛剛相反，她只是個平胸女郎，那兩團胸脯是假的，但並非戴上義乳，而是人工附貼上去，再加上人造皮膚——這是日本一項新發明，許多醫院亦已採用。

兩個乳房既是眞空的，偷運違禁品出口之謎，亦告解開了。

特警們這時才明白：何故警方一再搜身，也無法在她身上搜出一些痕跡呢？原來秘密就在這裏。要不是方占士在假乳房上面加上一刀，把它割開了，這個謎底將永遠無法揭開。

胡奴哀求着說：「請給我一個機會，我還要拍片的，可否把這秘密保留？如果傳了出去，以後就沒有人請我拍片了。」

阿生道：「好吧！你合作一點，把眞相說出，將來我們可以要求法官內庭審訊，那你的秘密就不會宣洩出去了。」

「我只是受僱性質，每次賺佣。」胡奴說。「如果你們要找後台老闆，他的手下就要到了。」

「你的後台老闆可是林申斯？」

「你既然知道，爲甚麼還要問我？」

這時候，門外警探已將一名男子帶入來。他的手提箱內有數萬元現金。胡奴指住他說：「他就是林先生派來的。我正打算今晚對他說，我不幹了，因爲看來警方已懷疑我。想不到到頭來還是逃不了！」

阿生回頭問方占士：「你爲甚麼要殺她？」

方占士冷冷地說：「我未見我的律師之前，我不會說話。」

旁邊一名警探說：「這種人你對付不來的，交給我們吧！」

三名警探交換一個眼色，合力把方占士推入浴室，阿生不知道他們幹甚麼，只聽到有水聲淙淙，也聽到方占士哀哀求饒聲。數分鐘之後，三名警探已把方占士押出來，這時阿生只見他滿頭滿臉盡是水漬斑斑，面青唇白的，顯然吃了苦頭。

方占士氣喘喘地說：「我是被人收買的，他就是朱雄，他答應過我，只要我聽他指示，保證給我一筆金錢，以及逐步提升我，先做武術指導，然後做男主角。」

「他爲甚麼要這樣？」警探問。

「因爲他憎恨女明星們勾搭他一手栽培的何爾蒙和吳而南。」

「這難道就是殺人理由嗎？」

「告訴你們一個秘密吧，朱雄是個有着同性戀癖好的人。」

警探之中有人想起了一件事，他說：「我記得了，今天探長叫我搜朱雄家中時，看見他的睡房中的牆上貼了好一些赤裸裸的男人，都是光着屁股的。」

一名警探作嘔地吐了一口涎沫說道：

「他媽的！原來何爾蒙和吳而南都是相公，我還以爲他們是雄糾糾的武俠明星。」

阿生却不明白，他問：「那你爲甚麼要用硝鏹對付何爾蒙？」

方占士說：「我的同黨原來是打算射林太太的，但何爾蒙與他發生糾纏，所以失手弄傷了他！」

「你還有同黨？」

「是的，我怕何爾蒙認得我，我只駕車接應，另外請了個幫手。」

「爲甚麼不殺林太太？」

「我們認爲林申斯要面子，只要鬧出新聞，林太太就要被迫擺脫何爾蒙。但其他女星則不同，她們是圈內人，一天不死，一天也不會放過這兩個男明星。」

阿生又問道：「飛狐標記是你貼上去的？」

「是的，我爲人甚健忘，但我與朱雄按人頭計酬金的，所以用那方法記下我幹了多少宗，想不到也引起你們的注意。」

方占士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一名警探對他說：「不是我們高明，只是小工石水好奇心太重，要不是他，我們永遠想不到原來那就是破案綫索！」

總部已聞報派人前來。

在另一方面，夏維探長已接到呂偉良的電話，正帶人趕往機場。

呂偉良和林愛莉一直沒有放過朱雄，想不到就在入黑之後不久，他們果然看見朱雄挽住一個皮箱，準備離家外出。

他們想制止他，但林愛莉却要看看他到底想到那兒去。

結果他們一直跟踪到了機場，於是呂偉良便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夏維。

朱雄正要進入關卡登機時，夏維和他的助手及時截獲他！他還不知道呂偉良爲甚麼會懷疑到他的身上來。

後來呂偉良告訴他，就是因爲他那一句話提及方占士到來之前打過電話給他，所以引起他的疑心時，朱雄不禁嘆氣說：

「又是爲了一個電話。告訴你，事後我也知道你們必會設陷阱誘捕方占士的，所以我曾致電顏如玉家中，想及時制止他，即使當時他殺了如玉，也希望能阻止他去殺胡奴。但是，那傻瓜竟不聽電話，我想他一定是把電話綫割斷了。因爲鈴聲響到一半就突然斷了電流。」

不錯，方占士當時正是剛剛殺死了顏如玉，但他發夢也想不到朱雄要打電話制止他！事情至此總算告了一段落。殺人者死，主謀者亦不例外，至於林申斯夫婦，警方因爲得到胡奴的合作，更有把握把他們定罪。

（全文完）

半世英雄

罔顧生死探龍潭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鶴、景慧卿運着歐陽長風屍體，前往悟莊，在莊外忽發現范桂英，她說已知歐陽長風已死，要來收殮他的屍體，並說出歐陽長風非死於自殺，而是被司馬如龍所殺，原因是司馬如龍和三脚羅漢皆是天魔之人，奉命親近岳鶴，見歐陽長風身份敗露，故殺之滅口，她正要說出其他隱密，忽遭人暗算，岳鶴往尋兇手不獲，幸景慧卿在范桂英臨終前問出天魔總壇設在九宮山天魔谷中，岳景二人乃兼程趕往九宮山，在山中尋覓竟日，仍未發現天魔谷，再前行爲一峭壁擋住去路，岳鶴不禁黯然興嘆——

景慧卿道：「不要洩氣，上吧！」

說着，便要攀登上去。

岳鶴拉住她道：「不，由小弟先上去看看，姐姐在此等着。」

景慧卿道：「你以爲我走不動了。」

岳鶴也笑道：「不是，小弟是怕那上面什麼也沒有，與其兩個人一起白費，不如——」

景慧卿打斷他的話道：「我却有一種預感，到了那上面，很可能就會見到『天魔谷』，咱們還是一起上去吧！」

語畢，展動手脚，開始往上攀登。

岳鶴見她忽然變得特別有精神，不由激起一股豪氣，當下縱身附上岩壁，施展壁虎功，快速的往上爬去。

這面岩壁，約有百丈之高，斜伸而上，宛如天上掛下的一道大瀑布，氣勢甚爲雄壯。

兩人鼓起餘勇，一口氣就爬到了岩壁頂上！

這時，東方天邊，已微露曙色。

岳鶴深深吸了幾口氣，運目四望，這才看出已置身於一座馬蹄形的峯巔之上，峯上樹木稀疏，却怪石遍佈，看來是一處自開天闢地以來還沒有人到過的地方！

景慧卿一上到峯巔，就坐在地上直喘氣，一邊喘氣，一邊問道：「看見什麼沒有？」

岳鶴道：「沒有。」

景慧卿道：「對面是什麼？」

岳鶴道：「不知道。」

景慧卿勉強站起，拖着疲倦無力的脚步，朝着對面走去，說道：「過去看看，咱們辛苦了一夜，老天也該讓咱們找到才對……」

岳鶴連忙上前攙扶她，與她一起向對面走。

地上不是岩片怪石，就是枯藤荊棘，十分的難走，兩人慢慢的向前走了數百步，才到東面峯緣，定睛一看，頓時喜得叫了起來。

不錯，他們見到了一座形勢奇特的山谷，也見到燈光！

山谷就在他們眼前，是一座四面環山的絕谷，此刻的谷中一片漆黑，但谷中閃耀着幾點燈光，從光的強弱上看，谷底似有七八十丈之深！

顯然的，這就是「天魔谷」了！

景慧卿喜得忘了疲倦，與奮地道：「你看，我的預感沒錯吧！」

岳鶴也欣喜萬分，笑道：「正是，咱們快下去看個究竟！」

說着，便要尋路下峯。

景慧卿拉他席地坐下，笑道：「別忙，等天亮看清楚之後，再下去不遲，現在咱們好好憇息一會！」

岳鶴一想有理，便靠上一顆大岩石，伸直了雙脚，舒舒服服的倚坐着，含笑道：「今天是三月十五日，我想頂多再過半個月，小弟的罪嫌卽可洗淸，家師也可不必再替小弟坐牢了！」

景慧卿道：「你準備如何行事？」

岳鶴道：「此地距離五老峯只有三百里路，所以小弟覺得應該先去通知五老會，請他們支援咱們。」

景慧卿點頭道：「對，確定此谷卽爲『天魔谷』之後，萬萬不能輕舉妄動而打草驚蛇。」

岳鶴道：「這座絕谷是『天魔谷』絕對不錯，現在要知道的是『天魔』這個人是誰？以及他是不是殺害五老的兇手？」

景慧卿道：「這可不簡單，須要潛入

谷中才能探查出來，而若潛入谷中，一且被發現，就變成打草驚蛇了。」

岳鶴道：「是的，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景慧卿沉思了半晌，道：「等一會先看看再說，如果不易潛入谷中，就另籌對策……」

說話間，天已漸漸亮了。

絕谷中的情形，也漸漸看得清楚，但見谷中是一塊圓圓的大盆地，四面谷壁直立如屏風，好像沒有通往谷外的道路。

而更奇的是：谷中竟只有三間房舍！

那三間房舍，就建在谷地中央，是三間很普通的茅屋，與他們想像中的天魔總壇，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

兩人都呆住了。

岳鶴發呆了好半天，才詫聲道：「嗯，這是『天魔谷』麼？」

景慧卿十分沮喪，搖頭道：「不是，這絕對不是『天魔谷』，咱們弄錯了！」

岳鶴苦笑道：「哼，三間破屋子發出來的燈光，却叫咱們空歡喜了一場！」

景慧卿道：「可不是，沒想到竟有人居住在那絕谷之中，眞是怪事……」

岳鶴道：「看樣子是樵家吧？」

景慧卿道：「嗯。」

岳鶴道：「不知進出之路在何處，否則便可入谷去向他們打聽打聽。」

景慧卿嗒然道：「算了，他們若知『天魔谷』在何處，天魔也不會讓他們住在谷中了，咱們還是下去吧！」

說着，移步向峯巔南面走去。

岳鶴跟上問道：「那裏去？」

景慧卿道：「往那邊走一程看看。」

走到峯巔南面，見有一片樹林斜斜的伸到峯下，兩人於是穿林而入覓路下峯。

走了將近頓炊工夫，才到峯脚下，掃目一望，但見眼前巨樹參天，蔽日匝地，竟是一大片的原始森林。

景慧卿道：「咱們再走一程看看，剛才從峯上俯瞰，對面好像有幾座高大的山峯。」

一面說，一面朝林內行去。

岳鶴怕林中潛伏着野獸，當下拔出寶劍，搶到她前面去開路。

林中樹幹盤繞交錯，樹鬚如簾，而且荆棘遍地，充滿着一片陰森神秘的氣氛！

岳鶴一路揮劍闢路而進，走了約半里路，眼前視界忽寬，見到了另一座高大的山峯。

山峯之下，有一條人工開闢的羊腸小徑！

兩人行至小徑前，發現小徑是由山峯後面轉來的，蜿蜒伸入絕谷那邊的森林中去，岳鶴開口道：「這條小徑，必是住在絕谷那戶人家開闢的。」

景慧卿點頭道：「不錯。」

岳鶴道：「順着這條小徑走去，必能進入那谷中，但是……」

他面上忽現迷惑之色，接着道：「那戶人家爲何要住居在那絕谷之中呢？」

景慧卿說道：「有些人，喜歡離羣索居。」

岳鶴道：「但那家人如是樵夫，就不應住在那谷中，因爲要挑柴下山很不方便呀！」

景慧卿道：「也許不是樵家，而是獵戶。」

岳鶴搖頭道：「這山上沒有猛獸，何來獵戶？」

景慧卿微微一笑，道：「你怎知沒有猛獸？」

岳鶴道：「咱們入山已有一個晚上，根本沒——」

話才說到一半，忽然面容一動，迅速拉着她往後一縱，退入樹林中蹲伏下來。

景慧卿滿面錯愕，低聲問道：「怎麼了？」

岳鶴低聲答道：「有人來了！」

果然，話落不久，便見峯下小徑上出現了兩個人！

這兩個人，是由峯後山徑轉出的，正幷肩而行，向絕谷那座山峯行去。

兩人衣着均極考究，一個頭戴六楞繡花英雄羅帽，身穿玄緞密門短襖，足登豹皮靴子，腰懸一口寶劍，另一個是道士，身穿嶄新的八卦道袍，足上紅靴白襪，背上揷着一柄拂塵。

只要看一眼，你就知道他們是武林人物。

武林人物出現於深山之中並不稀奇，但是任何人看到他們的面孔時，都會嚇一大跳！

岳鶴和景慧卿看到他們的面孔時，就嚇了一大跳，差點叫了起來。

原來，他們面上各戴着一副青面獠牙的鬼面具！

那不是易容術，而是用鬼面具掩遮住本來面目而已！

這種以「青面獠牙」的鬼面具掩遮本來面目的方法，是江湖上少有的，一般人若想掩遮面貌，不是以黑布覆面，便是使用易容術或則戴人皮面具，絕不會戴着這種驚世駭俗的東西。

但這一俗一道，却戴着這樣的東西！

他們幷肩大步而行，沒有開口說話，一轉眼便走入絕谷，那座山峯下的樹林裏去了！

岳鶴和景慧卿目送他們消失於樹林中後，不禁相顧駭然，過了好一會兒，岳鶴才吐出萬分驚詫的聲調道：「奇怪，他們是誰？爲何戴着那種鬼面具？」

景慧卿臉容變得很凝重，說道：「他們戴着鬼面具，是不願被人瞧出他們的眞面目，我看，他們很可能就是『天魔』的人！」

岳鶴懷疑道：「可是他們進入那絕谷幹麼？」

景慧卿道：「如果他們的目的地是那座絕谷，那麼那座絕谷又可能是『天魔谷』了。」

岳鶴皺眉不解地道：「那絕谷中只有三間茅屋，它會是『天魔谷』麼？」

景慧卿道：「不然，他們入那絕谷何爲？」

岳鶴道：「跟上去看看如何？」

景慧卿道：「好。」

兩人起身欲出，但忽又一齊蹲伏了下去。

因爲，小徑上又出現了人！

這回只有一個，也是對面那座山峯後面循小徑而來的，他也是一身武林人的打

扮，面上也戴着一個青面獠牙的鬼面具！

情形與剛才那一道一俗相同，這人也是疾步而行，很快便走入絕谷外面那片林中去了。

岳鶴低聲道：「這人同樣戴鬼面具，却不與剛才那兩人走在一起，難道說他們是由各地趕來的？」

景慧卿道：「你說對了！」

岳鶴道：「哦？」

景慧卿道：「別忘了今天是三月十五日！」

岳鶴恍然大悟道：「不錯，那范桂英臨死時說的『九宮山天魔谷三月十五』之言，一定是要說三月十五日『天魔』將在此處召開大會！」

景慧卿含笑道：「因此現在已可斷定那座絕谷是『天魔谷』不錯！」

岳鶴欣喜地道：「好，這回不會錯了，咱們總算找對了地方——」

話聲甫落，又見山徑上出現一人，這人是個老和尙，面上同樣戴着一個鬼面具，也快步的由岳，景二人眼前經過，進入那片樹林中！

岳鶴目送那老和尙入林而去之後，不禁吃驚道：「這和尙的樣子有些熟眼，小弟好像在那裏見過似的……」

景慧卿道：「會不會是少林和尙？」

岳鶴面色一變道：「少林和尙若然也是『天魔』之人，那豈不駭人聽聞！」

景慧卿道：「看！又來了兩個！」

這次出現的兩個，一個是老叫化，一個是老嫗，也是戴着鬼面具！

岳鶴等他們走入林中，才又開口道：

「看來今天有不少人要進入『天魔谷』，咱們要想入谷窺探已不可能……」

他說到末了，忽然眼睛一亮，笑道：「有了！」

景慧卿微笑道：「我知道你想甚麼，那是很危險的，我不贊成！」

岳鶴道：「姐姐之意是……」

景慧卿道：「咱們不要入谷，等下抓一個押他前往五老會就行了。」

岳鶴道：「但他若像歐陽長風那樣守口如瓶，死不招供呢？」

景慧卿說道：「一用刑，他就會招供了。」

岳鶴道：「我想還是入谷澈底了解一下較佳，但姐姐不必跟小弟進去——」

景慧卿揷口道：「你要我趕去五老會求援，是不？」

岳鶴點頭道：「正是，這樣縱使小弟失手遭擒，也沒甚關係了。」

景慧卿道：「我敢說你一進入『天魔谷』中，立刻就會露出馬脚來。」

岳鶴道：「只要找個身材相似的，就不會了。」

景慧卿道：「要是一入谷就須揭下鬼面具，你怎麼辦？」

岳鶴微笑道：「小弟面部已經易容，他們不會一眼就看出我是岳鶴的。」

景慧卿道：「他們一旦發現你是外人，你是不是岳鶴都一樣。」

岳鶴懇求道：「姐姐，無論如何，既然已找到了『天魔谷』，好歹總得入谷一探，妳就依了小弟吧。」

景慧卿道：「我是怕你遇險。」

岳鶴道：「小弟會見機行事，一看情況不妙，立圖脫身便了。」

景慧卿道：「就怕跑不掉呀。」

岳鶴道：「那也不要緊，他們不見得就敢殺害小弟，因爲那時姐姐手中也刼持着他們一個人。」

景慧卿沉吟不語。

岳鶴道：「等下若見到一個身材與小弟相似的，咱們就這樣行事……」

說到這裏，附耳說出自己的計劃。

景慧卿點頭道：「也罷，但你務必小心，丟了性命可划不來呢。」

正說着，又見一個戴着鬼面具的人出現於小徑上！

這人是個大胖子，但行動很矯捷，好像一陣旋風，瞬間即已通過小徑，進入那片樹林裏去了！

景慧卿低聲道：「這是第幾個？」

岳鶴道：「第七個。」

景慧卿道：「今天來的人，年紀好像都很大，你要找個身材相似的，只怕不容易哩。」

岳鶴道：「小弟不信『天魔』之人都是老人，再等一等看。」

景慧卿笑道：「我先跟你講好，要是先來了一個姑娘，那麼我可要代替你入谷了。」

岳鶴搖頭道：「不行，姐姐不能冒這個險！」

景慧卿抿嘴一笑道：「我倒認爲由我入谷——看，來了一個了！」

岳鶴以爲來的眞是一個姑娘，嚇了一跳，待看清來的是一個男人時，才透出一口氣！

他一看那人的衣着和身材，心中大喜，低聲道：「就是這一個，咱們照計劃行事！」

說畢，悄悄退到一株大樹後面，隱藏起來。

俄頃，來人已到對面的小徑上。

這人的臉上，當然也戴着一個鬼面具，他的身材確與岳鶴相差不多，看樣子是個青年。

景慧卿亦覺他是個適當人選，當下身子往下一倒，叫道：「救命！救命！」

那戴面具的青年一聽到山坡林中有女人呼救，渾身爲之一震，立時刹住脚步，擧目向山坡林中望來，開口喝問道：「什麼人！」

鬼面具後面的那對眼睛，精光如炬，銳利逼人！

景慧卿發出痛苦的呻吟道：「救命……我被毒蛇咬傷了！」

那戴鬼面具的青年一聽此言，立即騰身縱上山坡，循聲找到了景慧卿，見她倒在地上呻吟不止，不禁吃驚的問道：「姑娘何人，因何到此？」

景慧卿裝出痛苦不堪之狀，答道：「我……我是來尋找我爹的，剛才走到此處……不小心踩到了一條毒蛇……」

戴鬼面具的青年驚疑的打量着她，又問道：「被咬中什麼地方？」

景慧卿指着左脚踝，說道：「這裏，這裏……」

戴鬼面具的青年蹲下身子，托起她的右脚道：「讓我看看。」

他正要替她脫下鞋子之際，下巴已然「砰！」的挨了一脚，頓時身子一仰，往後倒去。

岳鶴隨由樹後一閃而出，一劍抵上了的他咽喉，沉聲說道：「別叫，一叫你就沒命！」

戴鬼面具的青年躺着不敢動，却開口冷笑道：「哼，原來是個詭計！」

岳鶴道：「姐姐點他穴道！」

景慧卿翻身跳起，駢指疾出，點中了他的軟麻穴，同時微微脆笑道：「不錯，是個詭計，抱歉之至！」

岳鶴一看他已無法活動，於是收起寶劍，再探臂將他攬起，說道：「此處距離山徑太近，咱們退到裏面去吧。」

轉身便向林中奔去。

奔入數百步，估計距離山徑已遠，才將俘虜放下，拿下對方的鬼面具。
眞面目，是一張頗爲英俊的面孔，果然是個年紀不超過三十的青年。

岳鶴再度拔劍抵上他的咽喉，以冷峻的聲色問道：「你叫什麼姓名？」

青年神色居然很鎭靜，笑了笑道：「要是我不回答呢？」

岳鶴道：「不回答，我自有處置你的辦法！」

青年笑笑道：「能否先請教二位的大名？」

岳鶴搖搖頭。

青年道：「那麼，我也無可奉告！」

景慧卿道：「我們報出姓名，你也肯亮出萬兒？」

青年道：「不一定。」

景慧卿冷笑一聲，道：「我告訴你一件事！」

青年道：「請說，在下洗耳恭聽。」

景慧卿冷聲道：「在你之前，已有七個人被我們宰掉了，你也想步上他們的後塵？」

青年道：「他們能死，在下又爲何不能？」

景慧卿道：「你年紀還輕，這樣就死，不覺得太不值得？」

青年笑道：「不會，我上無父母，下無妻子，死無牽掛！」

景慧卿道：「對於不怕死的人，我們也有一套對付他的辦法！」

青年道：「哦？」

景慧卿道：「我們會斷去他一手一足，再挖下他的雙目，然後才放他回去。」

青年道：「那麼，就請動手便了。」

景慧卿道：「你不考慮一下？」

青年道：「不必。」

景慧卿道：「天魔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值得你如此効忠？」

青年不答。

景慧卿道：「你說出一個道理來，如果理由充分，我們便不爲難你！」

青年笑道：「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這就是在下加入『天魔幇』的理由——够充分麼？」

景慧卿冷笑道：「你年紀尚輕，前途大有可爲，但能棄邪歸正，何愁不能流芳百世？」

青年哈哈笑道：「姑娘，人各有志，請勿教訓我！」

景慧卿道：「看你的長相還像個人，誰知竟是個自甘墮落的歪種！」

她接着對岳鶴說道：「弟弟，你動手吧！」

岳鶴於是動手脫他衣衫，一邊脫一邊問道：「閣下在『天魔幇』身居何職？」

青年不明白他脫自己的衣衫何爲，不禁詫聲道：「你脫我衣衫幹麼？」

岳鶴道：「你先回答我的問題。」

青年凝望他片刻，忽然恍悟一笑道：「我知道了，你想冒充我進入天魔谷，對麼？」

岳鶴道：「對。」

青年笑道：「這倒十分有趣。」

岳鶴道：「豈只有趣而已！」

青年道：「但你不知我是誰，如何冒充我？」

岳鶴道：「我自有辦法。」

他脫下對方的一身衣衫和靴子，並將對方口袋裏的東西掏出逐一察看，發現有一件東西最爲古怪，它是一面大如嬰兒手掌，用黃金鑄成的小小鬼面具，面具額上還鑄有一個「副」字，上面結着一條金鍊，式樣十分精巧，但給人的感覺不是美觀，面是恐怖！

他拿着它反覆細視一番，忽然笑道：「有了這東西，說不定就可通行無阻！」

青年詭譎一笑，說道：「你以爲那是什麼？」

岳鶴道：「代表你的身份的東西！這鬼面具上有個『副』字，這表示你是『天魔幇』的副堂主或副香主一類的人物。」

青年道：「還有呢？」

岳鶴道：「由於你們面上都戴着一個鬼面具，因此在進入天魔谷時，可能就以這塊小鬼面具做爲辨別身份的證物……」

青年笑道：「你很聰明！」

岳鶴不理他的譏誚，拿起他的衣靴等物，走入林中去。

不久，當他再由林中走出時，已換上了青年的一身裝束，臉上自然也戴着那個鬼面具！

他將自己的衣服扔在青年身邊，向景慧卿笑道：「像不像？」

景慧卿微笑道：「很像，不過只能騙一時，這位朋友不肯幇忙，你就無法在天魔谷停留太久。」

岳鶴道：「小弟也不打算停留太久，目的一達，立卽退出。」

青年冷笑道：「你認爲天魔谷是個可以來去自如的地方？」

岳鶴沉聲一笑道：「我如死在天魔谷中，你也一樣活不成！」

青年道：「我不在乎。」

岳鶴說道：「斷去一手一足，也不在乎？」

青年道：「是的。」

岳鶴笑道：「那我只好佩服你了。」

他把自己的寶劍交給景慧卿，再拿青年的長劍佩掛在腰上，便道：「姐姐，小弟要走了，妳就按照計劃行事吧。」

景慧卿叮囑道：「一切小心。」

岳鶴點點頭，卽舉步朝山坡下行去。回到山坡下，他沒有立刻走上小徑，而在一株樹後隱藏起來。

他在等待，等待再有一個天魔幇的人

出現時，便隨對方入谷去。

等了一會，果然又有一人來了！

那人，頭戴一頂尖頭草笠，身穿灰色布袍，臉上也戴着一個鬼面具，從體格上看，是個老人。

岳鶴等到對方卽將走入絕谷外面的那片樹林之際，立時閃身而出，彎腰疾步奔上小徑，然後抬頭挺胸，大模大樣的走上去。

他走得很快，進入樹林中時，距離前面那頭戴草笠的老人已不過四五丈。

戴笠老人發覺了，掉頭看了他一眼，因見他臉上也戴着鬼面具，以爲是自己人，當下點頭爲禮，但未開聲招呼，繼續大步向前行去。

岳鶴快步趕到他身後，開口道：「今天天氣看來很好，不會下雨……」

戴笠老人輕唔一聲。

岳鶴又道：「大概已有不少人趕到了吧？」

戴笠老人又輕唔了一聲。

岳鶴希望他開口說話，當下笑了笑，說道：「戴着面具眞不方便，大家見面不相識……」

戴笠老人開口了，淡淡答道：「要是老夫沒看錯，你老弟大概就是『浪子張青』張副香主吧？」

岳鶴笑道：「老兄好厲害的眼力！」

戴笠老人道：「本幇十八位正副香主中，以你老弟的年紀最輕，聽說你很受幇主的器重？」

岳鶴道：「那裏。」

戴笠老人說道：「你們那邊，攪得怎樣？」

岳鶴不知他所指何事，乃含糊答道：「還可以，還可以。」

戴笠老人道：「你可知道這次幇主召咱們入谷開會，爲的何事？」

岳鶴反問道：「您說呢？」

戴笠老人搖搖頭道：「老夫不知。」

岳鶴道：「我想，可能有重大的決策要宣佈。」

戴笠老人點點頭。

岳鶴道：「歐陽長風之事，您老兄知道吧？」

戴笠老人道：「不知道，他怎樣？」

岳鶴道：「他完了。」

戴笠老人道：「怎麼呢？」

岳鶴道：「他不愼被岳鶴查出身份，幇主便下令司馬如龍將他除去。」

戴笠老人驚噢一聲，說道：「竟有這等事，那麼岳鶴已知道咱們天魔幇這個組織了？」

岳鶴道：「可能。」

戴笠老人道：「老夫明白了！」

岳鶴道：「嗯？」

戴笠老人道：「這一定就是幇主要在今天召開天魔大會的原因！」

岳鶴道：「怎麼說？」

戴笠老人道：「箭在弦上，已不得不發矣！」

岳鶴道：「老兄是說……」

戴笠老人道：「本幇秘密旣已外洩，便須先下手爲强，老夫猜想幇主已決定發難了。」

岳鶴道：「如何發難？」

戴笠老人沒有說下去。

因爲這時，兩人已經走到一面瀑布之前。這面瀑布寬約五丈，由數十丈高的懸崖上直瀉而下，遠看似一道白練，近看則似一幅垂簾，景色壯麗至極！

瀑布，此刻有個樵夫打扮的老人蹲在一塊岩石上磨斧頭。

他臉上也戴着一個鬼面具！

他低頭慢慢的磨着斧頭，對於走到瀑布前的戴笠老人和岳鶴，竟然不理不睬，好像沒看見似的。

戴笠老人大聲道：「老兄，你的斧頭磨利了！」

那老樵夫仍低頭磨斧，却開口道：「你要什麼？」

戴笠老人道：「買你的砍山斧！」

那老樵夫道：「價錢呢？」

戴笠老人道：「三百兩。」

那老樵夫停止磨斧，伸出右手。

戴笠老人掏出一隻金鑄的小小鬼面具，扔了過去。

那老樵夫接住了它，仔細審視起來。

岳鶴暗暗慶幸，忖道：「還好跟上了這個戴笠老人，否則一到此處就得露出馬脚了！」

他掏出「金面具」準備交給老樵夫檢視，一面擺頭四望，見瀑布附近並無上山入谷之路，心中暗暗納罕，又忖道：「這附近並無入谷之路，驗過證物之後，要怎樣才能進入天魔谷呢？」

思忖間，只見那老樵夫已將「金面具」拋還給戴笠老人，說道：「進去吧！」

戴笠老人接下「金面具」，隨卽頓足縱向瀑布下方，好似一條飛魚，「颼！」的一聲，投入瀑布後面去了。

岳鶴一見之下，才恍然大悟，暗忖道：「原來那是一座水簾洞！」

老樵夫見戴笠老人入洞之後，轉目望他，道：「你的東西呢？」

岳鶴將「金面具」扔過去。

老樵夫接住之後，却不檢視，一對精眸仍凝注在他「面」上，以嚴峻的聲音道：「誰叫你們走在一起的？」

岳鶴暗吃一驚，當下鎭靜地道：「這有何不對？」

老樵夫道：「與規定不合！」

岳鶴笑了笑道：「在我們之前，沒有人一起入谷的麼？」

老樵夫道：「有，但他們是一正一副，而你和他却不是！」

岳鶴道：「這不能怪我。」

老樵夫道：「嗯？」

岳鶴道：「在下走到半路，正見他老兄由樹林裏走出來……」

老樵夫詫聲問道：「他由樹林裏走出來？」

岳鶴道：「是的，他去林中走出恭，因此在下才趕上他的——這能說是在下的錯麼？」

老樵夫沒再說話，驗過「金面具」無訛，卽拋還給他，揮手道：「進去吧！」

岳鶴接下「金面具」，收入懷中，立卽縱身向瀑布下方撲去。

穿過瀑布，定睛一瞧，但見已置身於一條陰暗的洞道上，運目望入，洞道曲折蜿蜒，上有奇形怪狀的鐘乳石，敢情是一

條天然山洞。

他略一躊躇，卽舉步行入。

行入約莫二十丈深，洞道忽然變爲平直，由天然山洞變爲人工開鑿的洞道，可以看出這座山洞原來通到裏面的絶谷，後來才打通的。

他繼續走入，心中越來越緊張，因爲他知道今天進入天魔谷，比進入虎穴更兇險十倍，是決定成敗生死的一天！

但緊張歸緊張，他却無退縮之意，相反的加快步履走了進去。

走入約三百步，光綫陡亮，眼前已是絶谷，只見谷中土地平廣，細草如茵，各色野花盛開如錦，其景色之幽美，彷彿世外桃源！

舉目前矚，那三間茅屋就在前面百丈遠的谷地上，怪的是這時整個谷地上竟不見一個人，早先陸續入谷的人似已進入茅屋裏去了。

岳鶴心知從現在開始要步步謹慎，絶對不能走錯一步，否則性命難保，當下深吸一口氣，藉以平定緊張跳動的心聲，然後昂首闊步朝谷中那三間茅屋走去。

他實在不敢相信眼前的三間茅屋卽是天魔帮的總壇，但舉目四望，全谷之中並無別的房舍。

難道說，這座絶谷是剛剛被天魔看中的？因此尚未動工興建房子？

他一邊走一邊想，不覺間已走到茅屋之前。

三間茅屋一排相連，門窗緊閉，裏面靜悄悄的沒傳出一點聲响！

岳鶴心中充滿疑惑，但不敢多遲疑，當下走近當中那間茅屋，舉手敲門。

「進來！」

是個冷冰冰的聲音！

岳鶴一聽之下，反而心頭大寬，當卽推開屋門，走了進去。

屋內，一人居中而坐！

他臉上也戴着鬼面具，身穿黃色布袍，腰繫紅帶，從骨格上看，是個中年人，態度冷靜沉着，透着鎮懾人的威嚴。

岳鶴一看屋中只他一人，不禁暗暗叫苦，因爲他不知對方是誰，就無法與對方叙禮交談，因之剎那間急出了一身冷汗！

那黃袍人似未察覺他的困窘，一見他走入，卽打開放在身側茶几上的一個盒子，取出一條黃巾，擲給他說道：「綁在左臂上，速去『天魔洞』報到！」

岳鶴接住黃巾，綁在左臂上，躬身一禮，立刻轉身而出，走到屋外，暗暗透了一口大氣，忖道：「總算又過了一關，但『天魔洞』在那裏呀？」

他舉目四望，但見全谷空蕩蕩的，仍不見一個人影，心中又發慌起來。

「你還不快快前去，站在那裏發甚麼呆？」

黃袍人忽然由屋中走出，開口責問。

岳鶴心頭一震，忙的陪笑道：「是是，馬上就去！馬上就去！」

說着，拔步向右方走去。

黃袍人冷哼一聲，道：「你莫非喝醉了？」

岳鶴又吃一驚，停步回頭，說道：「甚麼？」

黃袍人舉手一指左方，說道：「在那一邊！」

岳鶴忙道：「哦哦，不錯不錯，在下怎麼糊塗起來了，哈哈……」

他一邊笑，一邊轉向左方走去。

走出數十步，回頭一看黃袍人已進入茅屋，一顆怦怦狂跳的心才又慢慢平定下來。

但舉目前矚，依然不見「天魔洞」的影子，心中很是着急，暗嘆道：「唉，早知如此，就該聽從姐姐的勸告，不要入谷來冒險……」

他沿着谷壁向前尋找，正感徬徨無主之際，驀聞身後「卡喳！」一聲輕響，掉頭一看，赫然發現一塊長方型的谷壁像門一般被人從裏面推開了！

那的確是一扇門，只不過外面僞裝得與谷壁一模一樣而已！

很顯然的，那裏面便是天魔洞，大概裏面的人已發現「浪子張青」走到，故開門讓他入洞。

岳鶴一見大喜，連忙轉身鑽了進去。

一眼望入，洞中的情景和洞外的情景，蔚成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

洞外，荒涼貧瘠。

洞內，富麗堂皇。

一過洞門，眼前便是一間豪華的大廳，圓形的天花板上，有個用銅條嵌成的大八卦，中間懸着八盞明亮的彩色宮燈，四面廳壁圍着錦繡帳幔，在燈光照射下，顯得極是金碧輝煌。

廳上，整齊的排列着二十張椅子，一齊面向正中的一張紅案。

紅案上擺着一隻銅鼎，裏面冒出嬝嬝輕烟，看上去別有一種神秘詭譎的氣氛！

而紅案後面，垂着兩塊龍鳳錦帳，可以看出裏面另有天地！

此刻，廳上的二十張椅子，已有十二張坐着人，那些人形狀各異，唯一相同的是：每個人臉上都掛着一個靑面獠牙的鬼面具！

而且，坐在椅上都不說話！

岳鶴星目一掃之下，發現那個戴笠老人坐在第十三張椅子上，而第十二張椅子却空着，這使他立刻想到自己應該坐上那第十二張椅子，當卽從容上前坐下來。

由於大家都默不作聲，因此他也不敢與身邊的戴笠老人交談，只是正襟危坐着，兩眼盯着紅案後面的龍鳳錦帳，靜靜等待情況的變化。

他知道，時候一到，天魔便將從那錦帳後面走出來。

「卡喳！」

身後洞門又開了，又有一個掛着鬼面具的人走了進來，這人入廳之後，亦未與衆人打招呼，默默的在第十四張椅子坐下來。

岳鶴暗忖道：「這是第十四個……剛才在谷外，戴笠老人曾說天魔帮共有十八位正副香主，現在這廳上已到了十四個，大概再來四個，天魔便將出現了。」

這忖剛剛閃過腦際，他突然發覺自己有「與衆不同」之處，心頭陡地一震，暗叫道：「怪了，爲何只有我一人臂上要打着黃巾？」

原來，他這時才發現在座的十三人中，沒有一人臂上打着黃巾！

這使他頓感不妙，他原以爲黃袍人交給自己的黃巾，是一種分別身份的標誌，但現在一看大家都沒有，登時恐慌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

爲何只有我一人臂上要打着黃巾？

這條黃巾，究竟代表甚麼？

假如我是天魔帮的人，假如我剛才入谷之後，直接進入這天魔洞，那麼黃袍人就不會送給我這條黃巾……

那麼，我剛才進入茅屋，到底是「對」還是「錯」呢？

難道說，今天前來參與天魔大會的十八位正副香主中，有一人必須担任特殊任務，而黃袍人錯把馮京當馬涼，以爲我就是那個人？

若是如此，這可糟了，我怎知那人將担任甚麼職務？而當那人入谷進入茅屋領取黃巾，黃袍人就會發覺弄錯，那時我豈非將無所遁形？

他愈想愈覺事態嚴重，便想解下臂上的黃巾，那知右手剛剛伸到左臂上，坐在他旁邊的戴笠老人却輕輕拍了他一下，向他搖搖頭，示意不可解下黃巾。

他心中更慌，忍不住輕聲問道：「甚麼事？」

戴笠老人湊過身子，向他附耳道：「你不能解下那條黃巾？」

岳鶴力持鎮靜地道：「誰說我要解下這條黃巾？」

戴笠老人道：「沒有就好。」

說罷，恢復端坐姿態。

岳鶴伸手拍拍他，以旁敲側擊的方式問道：「老兄也知道這條黃巾所代表的意義？」

戴笠老人點點頭。

岳鶴輕笑道：「說說看如何？」

戴笠老人搖搖頭。

岳鶴又試探道：「要是在下情願將這條黃巾相讓，老兄要不要？」

戴笠老人又搖頭，低聲答道：「除你『浪子張青』之外，沒有別人有資格戴佩它！」

岳鶴一聽此言，心稍安了。

因爲他至少已經知道，這條黃巾只給「浪子張青」一人佩戴，而自己竟然錯有錯福，沒有「忘記」進入茅屋向黃袍人領取黃巾，可謂是鴻福齊天了。

現在的問題是：自己將在今天的天魔大會中扮演甚麼樣的角色？以及自己能否勝任愉快？

他研究的結果是：不能！自己若不趕快設法脫身，等下天魔一出現，自己就要現出原形了！

但是他却坐着未動，因爲他已打定主意，拚着丟掉性命，也要弄淸天魔是何許人！

「卡喳！」

洞門再開，又有兩個臉掛鬼面具的人走進來……

× × ×

這個時候，景慧卿已將「浪子張青」帶到九宮山北邊的一座秘洞之中。

這座秘洞，是她和岳鶴昨夜在尋找天魔谷時，無意間發現的，洞道雖不太深，但位在一面斷岩之下，洞外四周又盡是茂密樹林，故人藏身其內，是不虞被人發現的。

她把浪子張青帶入洞中放下，爲了怕他運功衝開穴道，又重新駢指點了他的軟麻穴。

浪子張青仍然表現得很硬朗，開口笑道：「姑娘，這沒用的！」

景慧卿冷冷瞥他一眼，道：「你說甚麼？」

浪子張青笑道：「不論妳如何處置我，我都不會吐露半個字！」

景慧卿冷笑道：「你說不說，現在已不重要了！」

浪子張青道：「妳的意思是：妳那男友入谷之後，卽可明白一切？」

景慧卿道：「對了。」

浪子張青挺挺眉毛，以頑強的表情說道：「告訴妳，他別想進入天魔谷！」

景慧卿道：「是麼？」

浪子張青道：「天魔谷外，有我們的人把守着，任何人想進入谷中，均要交驗信物及以暗語與之交談，妳那男友雖取去了我的信物，但不懂得以暗語與把守者交談，就別想混充過去。」

景慧卿微笑道：「這一點並不困難，他會先躲在谷外窺探，或則緊跟某一人後面學樣，那人交出甚麼樣信物，他也交出甚麼信物，那人說出甚麼暗語，他也可以依樣畫葫蘆。」

浪子張青冷笑道：「就算他能混過把守者的查驗，但進入天魔谷後，也逃不過我們安排的一個陷阱！」

景慧卿道：「甚麼樣的陷阱？」

浪子張青詭笑道：「恕難奉告。」

景慧卿瞪他一眼道：「你若不說，就閉住你的嘴巴，少在那裏吠叫！」

浪子張青哈哈笑道：「我只想讓妳知道，妳那男友已落入我們天魔帮手裏！」

景慧卿不再理他。

浪子張青道：「妳難道不關心他的死活麼？」

景慧卿不答，拿出乾粮吃着。

浪子張青道：「告訴我，你們與本帮有何過節，竟要冒死入谷窺探？」

景慧卿道：「告訴你也不妨，我們在追緝殺害五老的兇手。」

浪子張青面色微變，驚望她良久，才以失調的聲音道：「妳……莫非就是景慧卿？」

景慧卿點頭道：「你猜對了。」

浪子張青又瞪望她片刻，面上驚容忽然消失，換上一副訝異的笑容，道：「妳現在的容貌，是經過化裝的吧？」

景慧卿點點頭，繼續吃着乾粮，並且故意裝出一副吃得津津有味之狀。

浪子張青長長「噢」了一聲，笑道：「難怪和傳說的不一樣……」

景慧卿道：「怎樣？」

浪子張青道：「傳說中的妳，有一張俏麗的臉孔。」

景慧卿微微一笑道：「你想不想看我的廬山眞面目？」

浪子張青道：「想啊！」

景慧卿道：「那麼，你得先告訴我你的名號。」

張青道：「可以，我姓張名青，自幼就不學好，故人稱浪子。」（未完）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血劍

孫玉鑫・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仁中追擊鬼捕古董，擊敗他後，却不殺他，說讓他再活三天，要他也嚐嚐被人追殺的滋味。古董逃往柳玉嫂開的酒店躲避，石仁中以銀子買通小二，叫他避往他處，彼則僞冒小二阿貴在店中服役，那日驀見西門薇薇獨自進入店中投宿，安胖子傳盟主命要柳玉嫂將西門薇薇交他押返總壇，石仁中覓機暗示西門薇薇，叫她小心。隨後石仁中往古董住房，發現人去房空，正想退出，一面色蠟黃，雙目紅腫的漢子驀然現身，石仁中驚退一步問他是誰，那漢子冷哼一聲道，你不認識我——

※※※※※※※※※※※※※※※※※※※※※※※※※※※

護花懲虎倀　擒兇闖龍潭

阿貴搖頭笑道：「眼生的緊……」

那漢子嘿嘿道：「我叫濮文虎……」

阿貴一楞道：「响馬濮……」

濮文虎嘿嘿地道：「不錯，俺是响馬濮文虎……」

阿貴道：「我倆沒什麼過節……」

濮文虎哼聲道：「你配……」

阿貴道：「在下不配，那你……」

濮文虎怒聲道：「告訴俺，古董那老東西跑到那裏去了？」

阿貴道：「我也不知道……」

濮文虎瞪眼道：「眞的——」

他是江湖上有名的响馬頭子，魯莽的火燙脾氣，一句話不對就動手，江湖上不論黑白兩道對他最是頭痛，不過休看他脾氣火爆子，手底下那幾下可眞不含糊，否則，魯境响馬逾萬，豈會獨尊濮家。

阿貴道：「當然是眞的……」

濮文虎跺脚道：「好，告訴姓古的，俺濮文虎跟定了。」

說着一跺脚，似一道旋風轉身而去。

阿貴望着他的身影，冷笑道：「古董，這下子你可有的瞧啦……」

×　　×

幾杯黃湯下肚，眼睛就糢糊起來了。

有人說酒，色，財，氣四者殊途同歸，有不可分的連貫性，酒是色的媒體，有酒無色，難成一套……



安胖子在屋裏窮喝悶酒，守着這麼一個小姑娘，他想到外面去沾花惹草一番都沒工夫，雖然說，柳玉嫂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奈何她是栽地的老馬，早已是千人踩，萬人騎的老貨色，勾不起他的慾火。

醉眼惺忪中，酒催動着慾，他有些克制不住——

在以往，他早已動手相强，非姦淫個愉快不可，奈何，他所面對着是西門洪的女兒，西門洪的成名早已名震四海，連盟主司馬光武都對他忌憚三分，何況……

西門薇薇斜倚在床上，沉靜的閉眸養神……

殊不知這無意的撩人已觸發起對方的色慾——

安胖子暗暗忖道：「霸王硬上弓，生米煑成熟飯，西門洪又能奈何……」

他嘿嘿地道：「薇薇……」

西門薇薇怒聲道：「我的名字是你叫的……」

安胖子緩緩上前，道：「小親親，爺喜歡你……」

那股子冲天的酒氣，再加上紅潤的一雙色眼，他變得臃腫而恐怖，頓時，他的動作粗野起來——

他抓着西門薇薇的手，吼叫道：「給我……」

西門薇薇大聲道：「你要什麼？」

話音一落，安胖子整個身子已像塔樣的壓了下來。

一隻毛手迅快的撕碎了西門薇薇的衣衫。

顯露着潔瑩玉白的肌膚，令人遐思。

他的慾念更旺更濃了，不計後果的極欲發洩……

他像頭猛獸，驟然間遇上綿羊……

沒人能控制他，也沒人能遏止他……

慾，慾，慾……

細皮嫩肉，在昏黃燈影下更耐人尋味，酒意冲頭，唇乾舌燥，慾火像一把燎原的乾草，一發而不可收拾……

安胖子淫意的道：「別躲——」

一個孤身少女一個素不相識的野男人，相處在一間斗室裏，其後果當然是令人不敢想像，當然，對方若是位知書達禮的君子那又當別論——

西門薇薇顫聲道：「你……」

她是個較懂事與較成熟類型的少女，一看安胖子那副令人毛骨悚然的形像，頓時預感到什麼樣的惡事要降臨在自己身上了……

她突然變的極度的冷靜，閃過一邊，叱道：「不准動。」

安胖子嘿嘿地道：「爺要動……」

他身子搖搖幌幌的衝了過來，張手欲抱……

西門薇薇大聲喝叱道：「你這樣我就叫……」

安胖子哼聲道：「你叫叫看，有誰敢管爺的事……」

他幌動那肥大至極的身子，滿臉奸邪淫笑，一雙毛手不規則的向西門薇薇侵襲，西門薇薇嚇得尖叫閃避，終于還是被他佔了不少便宜。

她忍無可忍，大叫道：「救命呀。」

這一聲尖銳的叫聲在夜中聽來，頓時

有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覺，刹那間，全店住宿的旅客全震醒了。

隔壁有人問道：「什麼事，姑娘。」

安胖子大聲道：「沒什麼事，老鄉，俺跟媳婦鬧氣……」

西門薇薇叱道：「你……胡說——」

睡在隔壁的那位爺哦了一聲道：「別吵，別吵，快睡覺吧。」

安胖子嘿嘿地道：「放心，放心，夫妻打架是床頭打床尾和，不吵啦。」

他滿臉邪氣的瞪着西門薇薇又道：「你別再叫了，俗語說丟了戴花的丟不了戴帽的，嚷嚷出去，我看你還有什麼臉出去見人——」

西門薇薇呸了一聲道：「你敢再動我一指，我立刻自絕在你面前。」

安胖子一呆道：「想不到你還有那麼大的骨氣。」

西門薇薇狠聲道：「如果你再不規矩，我見了盟主一定說你……」

安胖子冷笑道：「我不信這個邪。」

色慾沖激的他不知自拔，酒意在他血液裏循環，他伸出那隻大毛手，揪着西門薇薇的衣衫抓了過來。

西門薇薇顫聲道：「求你放了我——」

先前，她還有無比的勇氣和力量反抗，可是經過安胖子無情的欺凌後，她知道自己遇上了狠毒的野狼——

安胖子嘿嘿地冷聲道：「只要你答應我……。」

西門薇薇怒叱一聲，道：「我死也不從你。」

安胖子一把抓着她的手，冷笑道：「你想死也不容易啊。」

他伸着脖子，一張絡腮鬍子的臭嘴硬要親吻她那張吹彈可破的小臉，拍地一聲，西門薇薇重重的打了他一巴掌，五條血痕刹時浮現在臉上。

安胖子捂着臉暴跳如雷，道：「臭娘們，野丫頭，我姓安的今天如果不把你剝個精光兒，弄得你死去活來，從明天起就改了姓——」

說着猙獰的撲了過來，把西門薇薇按在床上。

西門薇薇嚇得臉色蒼白，顫聲道：「你……」

底下的話未說完，安胖子已壓在她的身上。

可憐西門薇薇體弱多病，手無寸力，怎能受得了安胖子鐵塔般身子的壓迫，大叫一聲，眼淚頓時淌了下來。

正在安胖子毛茸茸的手，欲去解她的鈕門兒時……

「砰，砰，砰。」

三聲門响，安胖子一楞，在這節骨眼上，誰會來敲門呢，而西門薇薇却精神一振，這是自己的救星呀。

安胖子不悅的喝，道：「誰？明天再來吧。」

門外的人叫道：「不行呀，盟主派我來……」

安胖子一楞，急忙放了西門薇薇跑下床去。

他詫異的說道：「什麼事，這麼的緊張——」

門一開，阿貴嘻嘻地站在門外，道：「安爺，我能進來麼？」

安胖子一怔道：「是你。」

阿貴道：「安爺，你裏面可熱鬧的很呀。」他一步跨進門來，瞪眼朝屋裏瞄了一眼，僅這一眼，他已了解了十之八九，不用說，安胖子沒安什麼好心……

西門薇薇一見有人來了，急忙叫道：「小二哥，你救救我——」

阿貴道：「救你……」

安胖子一擋，道：「你出去。」

阿貴道：「不行呀，這裏要是出了人命，我們開店的可負不起這個責任——」

他朝西門薇薇一招手，道：「姑娘，什麼事，咱們到外面說去。」

安胖子怒火中燒，道：「滾，這裏沒你的事。」

阿貴道：「誰說沒我的事，我負責這爿店少說也有十來年了，什麼樣的事兒沒碰過，像你這樣夜半欺侮女子，不用說，準不是好事兒——」

安胖子忽然一笑，說道：「你說的不錯。」

阿貴道：「我料事如神呀。」

他此刻是堂官小二的身份，說話神態不能說全像，可也維妙維肖，這叫做幹一行厭一行也像一行，安胖子忽然一收怒容改爲笑意，這其中的學問就不小了，阿貴是何等的人物，焉有不明白之理，故意裝着不知道，猶得意的自顧吹噓——

安胖子一拱手：「小二哥，我安某有眼不識泰山，請進——」

阿貴笑一笑，說道：「不用客氣，不用客氣……」

西門薇薇揮揮手道：「小二哥，你去吧，雖然你救不了我，我也感激你！」

她自小隨着父親闖南蕩北遊歷，雖然不會多少武功，但機智閱歷却高人一等，安胖子臉上一露笑意，她知道姓安的已動了殺機，阿貴非死也得剝層皮——

阿貴幌蕩幌蕩的走了進來，道：「好人做到底，救人也救到底呀。」

安胖子嘿嘿地道：「是，我們的大英雄來救你啦。」

他深沉的笑笑，輕輕的拴上門。

這道門一關，退路就絕了。

阿貴死到臨頭猶且不覺，大刺刺的在椅子上一坐，一副黑山白水大英雄似的，朝西門薇薇道：「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事？」

西門薇薇急得直流淚，道：「你進來幹什麼？」

阿貴道：「我不進來，你就慘了。」

西門薇薇搖頭道：「你進來只有枉送一條命——」

安胖子笑道：「不錯呀，還是小姑娘有見地……」

阿貴道：「幹嘛，他還想殺人呀。」

安胖子冷冷地道：「你擾了大爺的好事，大爺非宰了你不可。」

阿貴冷冷地道：「你不敢。」

安胖子大笑道：「笑話，我安某人怕過誰來？」

阿貴道：「這店是誰開的，你總有個耳聞——」

安胖子呸了一聲道：「我道是誰呢，原來是那個騷娘們——」

阿貴道：「別小看我們掌櫃的，三江五湖，誰不看着她是大姆指頭，就是貴盟主也對她另眼相看——」

安胖子哼聲道：「憑這些也救不了你這條狗命……」

阿貴道：「你眞想殺我——」

安胖子一怔道：「當然之事。」

阿貴道：「在你想像之中，幾招之內能解決我……」

安胖子想也不想的道：「三招之內，五招不過。」

阿貴道：「說定了，給你五招的機會，五招一過，我沒躺下，你可得躺下，趕明兒我把你剝個精光，倒掛在我們店外一棵大槐樹下，讓人家看看你們盟主的手下都是這種料——」

安胖子吼道：「小子，你眞狂——」

他想也不想阿貴爲什麼會在這節骨眼兒上說出這樣狂妄的話來，其若非有幾下子，豈會在安胖子面前賣弄，而安胖子也許是色慾沖昏了頭，居然連這點思慮都忘了……。

阿貴鎭定如恆的道：「胖子，你現在退身還來的及——」

西門薇薇躡手躡足的走到阿貴的身後，道：「小二哥，你行麼？」

阿貴道：「不行也得行呀。」

安胖子一雙寒厲的目双烱烱的瞪在阿貴的臉上，他再也不把他僅僅看成一個普通的堂倌，沉聲道：「小子，那騷娘們叫你來的？」

阿貴道：「我們掌櫃的眞要來呀，你恐怕早躺下來了。」

安胖子一跺脚，道：「好，我找她算帳去。」

阿貴道：「哎，你要先擺平我才能去呀，如果你連我的幾招破式子都接不住，那掌櫃的你不用去了——準砸——」

安胖子怒道：「我宰了你再去找那臭娘們算帳。」

休看他胖都都的混身是肉，動起手來那股子快速勁可眞不含糊，身子畧畧一旋，飄風樣的一躍而至。

大手朝前一斜，狠厲的劈出一掌。

阿貴冷笑道：「這就是你的功力。」

他坐在椅子上動亦未動一下，任對方的這掌劈來，當安胖子的手掌尚未落下的刹那，他人已似穿射的箭簇，連人帶椅俱落在另一個角落。

安胖子一呆道：「你……」

阿貴道：「還有四招。」

安胖子嘿嘿道：「我不信這個邪。」

身似輕風絮裏的靑靑柳梢頭，一個幌移迅快至極的連着拍出七八掌，這七八掌全是一氣呵成，力道渾厚，勁力奇大，但就是沒打着阿貴。

阿貴笑道：「在一招之內，我要你躺下。」

安胖子冷冷地道：「安某人如果躺下了立刻當和尙——」

阿貴冷冷道：「只怕佛也不渡你這無緣人……」

底下的話一落，突然一拳揚出，快速絕倫，安胖子幾次想閃躲出去，始終擺脫不了，對方那一拳還是直直搗在他的腹部上。

「哎呀——」

安胖子痛的一聲大叫，人像滾地的繡球，眞聽話，躺下了，痛得他眼淚鼻涕全流出來了……

阿貴道：「閣下可以起來了。」

安胖子咕碌地爬了起來，道：「高明，閣下只怕不是普通的店小二吧。」

阿貴冷冷的一哂，說道：「那裏，天生小二命……」

安胖子冷笑道：「柳玉嫂的能耐我是見過的，比你差的太遠——」

阿貴道：「照理，以你犯淫行的惡行，要犯死罪……」

安胖子面如灰白，說道：「你要怎麼樣？」

阿貴道：「剝光你的衣服，把你吊在大槐樹下——」

安胖子拱手道：「我的爺，你叫我幹什麼都可以，千萬別……」

阿貴道：「好，立刻滾出這裏，永遠別回來……」

安胖子顫聲道：「是，是。」

他有如喪家之犬，開門朝黑暗中奔了出去，先前那股神氣勁兒，全飛到九霄之外……

西門薇薇長長吁了口氣道：「小二哥，謝謝你呀。」

阿貴微微一笑，道：「不用謝我，以後要小心……」

轉身欲去，西門薇薇叫道：「小二哥，別走。」

阿貴道：「姑娘有什麼吩咐？」

西門薇薇道：「給你。」一錠重有廿两的白銀擲給了阿貴，她低聲道：「我沒有東西可報答你，只有這個了。」

在她手裏緊緊的握着一條羅絲絨帕，阿貴眼尖一眼瞄見那羅帕上繡着一個人像，他不禁一怔忖道：「她羅帕上繡的人像怎麼像我——」

忖念一逝，掂了掂手中的銀两，退了回去，道：「姑娘，我用不着。」

西門薇薇一怔道：「怎麼用不着，可以討房媳婦——」

當她說出這話時，忽然幽幽的嘆了口氣，平靜的心湖裏旋盪着一股長遠的幽怨，眼前彷彿又浮現出石仁中的影子……

阿貴道：「姑娘，江湖路上是險途，快回家吧。」

西門薇薇笑道：「謝謝你，我爹已經派人來接我了。」

阿貴轉身道：「咱們再會，明兒我還有事呢。」

推開門，疾朝夜裏行去。

× ×

寒夜露濕，草梗細柔，一片寒意——

安胖子有若喪家之犬的跨出了這爿店，在這樣夜深人靜的情況下，他能那裏去？長長嘆口氣，不禁站在風地裏發楞……

他心中忖思道：「那丫頭我不能放過她……」

當他正在忖思之時，眼前忽然出現了數十道人影，魚貫的朝這裏行來，這些人行動一致，俱身穿黑色衣衫，斜背長双，疾行如風，瞬間已至跟前——

當首者一聲沉喝道：「朋友，咱們黑

鷹派今夜恭請敝派好友參予大典，請這位朋友站遠點……」

安胖子拱手道：「原來是鷹派哥子們，在下安胖子……」

那爲首者抱拳道：「安爺，改日當門致謝……」

安胖子連忙道：「那裏，那裏……」

他深知派別中的忌諱，拱拱手剛要退下去。

但見柳玉嫂和一個穩健的老者，自店裏行了出來，他雖不知該老者是誰？對方的步履間也可看出一定是位武功甚高的高手……

柳玉嫂一皺眉，道：「安爺，你怎麼在大風地裏涼快……」

安胖子臉色微紅，道：「唉，一言難盡……」

柳玉嫂一震，道：「怎麼？那丫頭很厲害……」

安胖子苦笑道：「不是……」

柳玉嫂道：「那我就不解了，憑安爺的武功竟會被一個丫頭片子趕到店外面涼快，這就不可思義了……」

安胖子囁嚅地道：「唉，不說了。」

他忽然覺得柳玉嫂的話語中含有揶揄和譏諷的意味，嘆了口氣，扭頭就走。

此刻那當首者恭身道：「敝派有請古爺……」

那老者揮手道：「走。」

這一羣黑鷹派高手在那爲首者的領導下，分立兩旁，俱肅默靜立，那老者和柳玉嫂併肩而行，在那爲首者的領導下，一行數十人疾快的朝夜裏行去。

正在這些人離去的剎那，從那店屋裏緩緩行出一個人影，他輕鬆的哼着小曲，輕輕把門關上。

他在屋簷下站了很久，似乎在忖思着什麼？最後，他有了決定，毫不猶疑的在草屋裏放了把火……

火苗子慢慢的蔓延開來，他大叫道：「失火了，失火了。」

在這樣晚的夜裏，他的叫聲立刻响遍四野，店裏的人被這樣令人顫心的叫聲震醒了過來，紛紛跑了出來。

火舌已上屋，救火之聲不絕於耳……頓時，四下大亂，人影重重，全店的人都出來了。

有的提着桶，有的打着鑼，四野全是叫嚷聲……

不知是誰？大叫道：「店主兒呢？」

阿貴急忙道：「我們掌櫃的不知道那裏去了？」

眞不知道麼？天知道，他恐怕比誰都知道。

那人吼道：「店都快燒光了，你還不去找她來。」

店會燒光？不會，那不過是間草屋。

阿貴連忙道：「是，是。」

他向半空的火燄輕淡的瞄了一眼，知道這把火也不過是應個景兒，充其量不過是損失間草屋而已……

一轉身，人已朝野外奔……

身後，尙傳來話聲：「快點呀，伙計，貴掌櫃的不來店就燒光啦——」

是的，店裏不過少了間草屋罷了。

×　　×　　×

沉迷迷的夜色，淒冷一片——

霜白露珠，覆滾在草梗間，閃爍着一片晶光——

離柳玉嫂客店的五里地處，一片蘆葦是此地唯一有河水的地方，今夜顯得似乎與往常不甚一樣，重重人影，將這條小小河溪之地，圍得有如銅牆鐵壁，閒雜之人，休想踏進這半里之地——

離河百尺以外之處，一隻大黑鷹孤傲的站立在一棵枯枝椏上，瞪着一雙微紅的目珠子，在黑夜中搜索——

呱呱呱——

三聲長鳴，在夜中聽來，刺耳悚然，而守在四週的黑衣人，却似如臨大敵般的在四野瞭望。

咚——

這沉重的敲聲像巨雷樣的從那片樹林中傳了出來，守夜者的心神似乎同時一震，俱翹首望去。

他們距離那片樹林太遠太遠，什麼也看不見……

只聽一人道：「請問這位大哥——」

當這幾個守夜者回首的剎那，在他們身後像幽靈樣的出現了一個人影，悄無聲息的落在他們旁邊，而他們猶未察覺，若非對方……

一個濃眉鷹勾鼻子的漢子，人稱勾勾鼻，道：「你是幹什麼的？」

不用說，這個人的出現太令他們驚奇和不安了，憑他們幾個自忖是江湖上的角色，可是，他們就沒發現這個人是怎麼出現的，這個臉可丟大了……

那人拱手道：「你大哥不認識我，我叫阿貴，是柳店主的……」

勾勾鼻噢了一聲道：「原來是你。」

阿貴道：「是，是。」

勾勾鼻道：「店裏不呆，跑到這裏幹什麼？」

阿貴道：「大爺，小的要找我們當家的——」

勾勾鼻道：「你們當家是誰？」

阿貴道：「柳玉嫂呀。」

勾勾鼻道：「她呀，在那邊——」

阿貴道：「大爺，我去找她。」

勾勾鼻道：「不行。」

阿貴道：「我有急事呀。」

安胖子一掌疾劈，石仁中已似射穿的箭簇，連人帶椅俱落在另一個角落。

勾勾鼻道：「什麼急事？是死了人還是失了火——」

阿貴道：「正是失火——」

勾勾鼻一呆，道：「怎麼？那店着火啦。」

阿貴道：「我正是爲這事來……。」

勾勾鼻沉思道：「依規定這裏不准有一個閒雜人進去，你是唯一的例外，不過不要亂跑，到前面去請別人給你通報一聲，也許能見着柳店主——」

阿貴道：「是，是。」

他拱拱手，目光迅快的在各處一掃，急行而去。

甫一轉彎，陡聞一聲沉喝，道：「站住。」

阿貴淡淡一笑道：「這位兄台有何指教？」

說話者是一個中年黃面漢子，鐵青着臉，道：「誰叫你來的？」

阿貴道：「朋友，我是柳玉嫂手下的店伙，今個兒因爲店裏失了火，特地來告訴柳店主一聲……」

那漢子哼聲道：「你知道今夜這裏在幹什麼？」

阿貴搖頭道：「不知道。」

那人冷冷地道：「敝派召集本地各路英雄有事協商，尋常人不准接近這兒，你別亂走，我給你通報一聲……」

阿貴道：「勞駕了。」

那個人正要起步，阿貴突然伸手點了他的穴道，使那漢子吭都沒吭出一聲，便應聲而倒，阿貴用手一拖，把他拖到草叢裏，而他似一道輕風已斜飄而去。

在那一大片樹林之後，兩間搭蓋甚久的茅草屋依河而立，是黑鷹派今夜聚會的老地方，在這兩間看似不甚起眼的草屋子，却是當年黑鷹派插血爲盟的發源地，所以，他們爲紀念這個地方，每當有什麼重要聚會之時，大多數是在這裏舉行。

兩間茅屋四週，站滿了守眺者，方圓三十尺內，就是個老鼠，想混進去都不容易。

阿貴繞了屋子一圈，居然沒有辦法摸進去，靈機一動，大步朝那兩間茅屋之前行去。

立刻有人喝道：「站住。」

阿貴充耳不聞，直行不停——

那喝叫的人怒道：「他媽的你不想活了。」

但見兩道人影自左右分撲而來，這兩個黑衣勁裝漢子功夫似乎不錯，錯身間已把阿貴擋住了。

阿貴道：「你們要幹什麼？」

在這骨節眼上，阿貴反先發制人倒頗出對方意外。

左邊那個較年青者，道：「你是什麼人？敢硬闖敝派重地……」

阿貴道：「老哥子我可沒闖呀……」

那年青人道：「你到這裏幹什麼？他們怎麼放你進來的？」

阿貴道：「哥子，在下是前面小店的阿貴，今個兒店裏失火，特地跑來這兒來報信的……」

那靑年人一楞，道：「報信——」

阿貴道：「不錯，敝主兒柳玉嫂正在這裏……」

那靑年道：「等着，我進去給通報一聲……」

阿貴拱手道：「謝謝老哥……」

但見那靑年人叩門入屋，許久才走了出來，道：「阿貴，有人請你進去。」

阿貴行將過去道：「是店主兒……」

那靑年嗯了一聲，道：「你自己去看吧。」

阿貴頓覺這兒有點異樣，但是在這急切間，他又看不出所以然，凝重的望了對方一眼，轉身朝裏行去。

只聽身後門扉一緊，呀地一聲關了起來，他朝屋裏一看，第一間屋子除了幾張桌椅之外，什麼都沒有，楞了一楞，暗中不禁冷笑，道：「已來之則安之，我不信邪——」

他凝神以待，試着朝第二間屋子探去，誰知第二間屋子裏此刻鴉雀無聲，難道這裏根本沒有人……

在第二間屋子的門檻停了下來，他正要推門，急切間又將探出的手縮了回來，高聲道：「掌櫃的，你在裏邊麼？」

只聽柳玉嫂道：「在呀，阿貴什麼事呀？」

阿貴說道：「掌櫃的，我有事要報告你——」

柳玉嫂道：「進來，我等着呢——」

阿貴一閃身，單掌推開了門，道：「掌櫃的，我……」

冷厲的目光迅快的在屋子裏一掃，但見七八個老少不同的武林人物，俱貼身各坐牆中一角，屋當中，正正方方的放了把椅子，也就是說，這屋子裏的人是繞着屋子而坐，當中那把椅，却不知道是給誰坐的——

柳玉嫂坐在一角，招手道：「阿貴，進來呀。」

阿貴道：「不用了，我在這裏向你報告一下就行啦。」

只聽一個髮絲斑白的老者，道：「這怎麼行，你是柳玉嫂的店伙，也就是我們黑鷹派的座上客，在這裏我們沒有長幼卑貴之分，來，來，你能進到這兩間屋子就是貴客喏，進來坐——」

阿貴道：「謝老丈——」

柳玉嫂說道：「這位是黑鷹派主七公公——」

阿貴道：「參見派主——」

七公公道：「罷了，進來坐下。」

阿貴毫不畏懼的坐在當中椅子上，目光在各人臉上一掃，發現神捕古董和疤老九霍然在坐，心念電轉，頓覺眼前情況十分不對，無數的眼光，居然通通落在他身上……

柳玉嫂道：「阿貴，店裏失火了？」

阿貴道：「你知道……」

柳玉嫂道：「你不是跟通報的人說過麼……」

阿貴道：「已然掌櫃的已知道了，我就回去啦——」

柳玉嫂道：「知道是知道了，不知道這把火是誰放的……」

阿貴道：「我也不知道。」

柳玉嫂道：「該不會是你吧——」

阿貴苦笑道：「掌櫃的跟我開玩笑，我敢麼……」

柳玉嫂道：「這可不一定，萬一你橫橫心，放把火氣氣我——」

阿貴道：「掌櫃的，我怎麼會……」

柳玉嫂道：「這年頭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怎麼知道你是安的什麼心——」

阿貴道：「我心唯天可表——」

柳玉嫂道：「別表啦，再表尾巴都露出來了……」

阿貴說道：「掌櫃的，你這是什麼意思。」

七公公冷聲接道：「你遠來是客，先敬茶……」

話音一落，立刻出來一個頭挽髮髻，身穿綠襖的少女，雙手捧着一杯熱茶，遞到阿貴的面前。

阿貴笑道：「在下不敢當。」

七公公道：「不用客氣，朋友……」

阿貴笑道：「七公公是一派派主，豈會與在下論交……」

七公公道：「英雄不論出身，年少出英雄啊……」

阿貴道：「承蒙抬愛，在下……」

柳玉嫂道：「眞沒想到敝店的伙計也會成爲七公公的座上客——」

阿貴道：「掌櫃的，咱們店……」

柳玉嫂嘿嘿地道：「燒了兩間店能認識位大英雄値得呀——」

阿貴道：「掌櫃的，這話難懂……」

難懂麼？只怕他心裏比誰都懂。

柳玉嫂道：「不會吧，像你這樣高明的店二哥，我請不起呀。」

阿貴道：「掌櫃的是要辭掉我……」

柳玉嫂道：「請不起只好辭——」

阿貴站起身來，道：「已然掌櫃的不要我，我只好捲鋪蓋……」

他瞥了身邊站立的少女，道：「姑娘的好意在下心領了。」

那少女道：「你不賞光——」

阿貴道：「我自己已失業了，只怕心有餘……」

那少女道：「有道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她雙手捧着那杯茶硬往阿貴的胸前推來，這一招看似善意奉茶，實則她的手是撞向阿貴胸前的死穴——

阿貴道：「使不得——」

他是武術道上的大行家，焉有看不出這絕命的厲害，身子輕移，笨拙的從那椅子上滾下來，而那少女用勢太急，身子被椅子一拌，一杯茶全洒了出去。

嘶地一聲，茶水落處，响起一聲輕嘶，一蓬靑烟冒起，那椅子居然被這杯茶水燒得焦黑一片。

阿貴哎呀一聲道：「這茶裏有毒。」

七公公捋鬚變色道：「不錯，它能穿腸燒肺，你機靈呀。」

阿貴佯怒道：「我和你們往日無怨近日無仇……」

七公公道：「誰下的毒——」

那少女顫聲道：「我也不知道……」

七公公怒道：「我只准許你試探他的武功，可沒叫你用這種手段——」

那少女全身抖顫道：「啓禀派主，奴才確實不知——」

七公公沉聲道：「拉下去。」

「是——」

立刻有兩個漢子奔了出來把那少女拉了下去。

七公公歉然道：「朋友，受驚了。」

阿貴道：「沒什麼？像這樣毒藥我可喝不下——」

七公公道：「本派主跟閣下保證，這毒決非是我們授意的，至於下毒的事，本派定會查個水落石出，給你一個交待。」

阿貴道：「沒關係，派主能讓我走，我已經很感激了……」

七公公道：「朋友，你似乎不該裝下去了。」

阿貴道：「七公公，我不解——」

七公公道：「你是誰？」

阿貴道：「這是笑話了，我們掌櫃的在這兒——」

七公公道：「你不是阿貴——」

阿貴道：「我不是阿貴，那麼我是誰呢？」

七公公道：「這要看閣下表示了。」

阿貴道：「七公公不會逼我吧——」

七公公寒臉道：「在這一畝之地兒裏，還沒有人敢這樣不把我黑鷹派放在眼裏，而閣下，居然臥藏在這兒，連個招呼都不打，在道義上似乎說不過去。」

阿貴道：「言重了。」

柳玉嫂哼聲道：「閣下買通了阿貴，化裝臥底，到底是何居心——」

阿貴淡笑道：「沒有柳掌櫃說的那麼嚴重吧。」

「哼——」

柳玉嫂似乎是憤怒難耐，擰頭冷哼一聲，把臉朝向一邊，她雖是一介女流，這股子氣可眞不小……

七公公道：「朋友，你不會硬逞下去吧。」

阿貴道：「當然，在下也沒那個意思啊。」

七公公道：「好哇，這才是個江湖人物……」

阿貴道：「在下來此，別無他意，只爲了一個人……」

這個「人」的份量很重，每個人的眼睛全瞪在他的身上，似乎想猜猜這被追踪的人到底是誰？

柳玉嫂道：「誰？」

阿貴道：「柳掌櫃的這樣追根揭底的問下去，有欠妥當吧。」

柳玉嫂冷笑道：「飛來的鴨子掉進來的鷄，你能逞能到幾時——」

阿貴說道：「在下知道柳掌櫃的厲害呀。」

柳玉嫂冷冰道：「你不說出個所以然來，休想能走出去。」

阿貴道：「在下沒打算回去……」

七公公道：「朋友，你年紀甚輕，往後還有的話頭，要狠，大可不必，已然大夥都亮了底，你也該交待啦。」

阿貴道：「在下已說過啦，爲的是一個人……」

七公公冷聲說道：「此人可在這屋子裏？」

他微微一掃屋中每一個人的臉上，但見每個人俱是神色泰然，並無激動難安之色。

阿貴道：「我不否認，在——」

七公公道：「你可否指出來。」

阿貴道：「他肚裏早已明白，根本無須我說……」

那犀利凌寒的目光在柳玉嫂身邊的那位灰衣老者臉上淡淡一掃，僅這輕描淡寫的一掃又令他心寒胆顫了。

那老者站起身來，道：「石老弟，你說的是我……」

阿貴道：「我們三天的時限已過，在下要遵守承諾……」

灰衣老者抱拳道：「七公公……」

七公公道：「古兄，有什麼事盡管說，我們黑鷹派的哥子們向來不惹事，但有了事，我們也不怕事……」

灰衣老者感激的道：「謝七公公大力支援……」

柳玉嫂開腔道：「古兄的事也就是我柳玉嫂的事，誰要姓古的一根汗毛，我柳玉嫂自不量力首先要討教……」

阿貴冷冷說道：「柳掌櫃的，你眞够朋友……」

柳玉嫂冷聲道：「江湖道上的朋友理該如此。」

灰衣老者道：「在下古董，非常感激諸位好友的仗義執言，也非常感激諸位本諸道義上的愛護，但是，這件事，說穿了與各位風馬牛不相及，但是……」

那黑疤老九吼道：「古大哥，這是什麼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柳玉嫂道：「對，對，咱們有事大夥兒挺——」

古董大聲道：「好，有這多位好朋友願替老夫挺下去，老夫還有什麼好顧忌的，可是，老夫的一己私事，而連累大家替我担驚怕險，老夫着實過意不去。」

七公公道：「別說這話，在老夫這裏沒有人敢怎麼樣你——」

古董抱拳道：「謝七公公——」

阿貴道：「七公公，你是黑鷹派的主兒，在下來這裏並沒有與貴派過不去的意思，今個兒你一手攔在自己身上，硬要插上一脚，道義上似乎說不過去……」

七公公道：「這裏是我的盤面兒，古老弟已然到了我這裏，就是我七公公的客人，誰要動他一下，自然是先要先問問我了。」

阿貴道：「這問題就複雜了……」

七公公道：「有什麼複雜的？」

阿貴道：「這不簡單麼？原本只是我和古董的事，如今貴派硬要架這樑子，這不是變複雜了麼……」

七公公冷冷地道：「年靑的朋友，江湖上本來就沒有單純的事，老夫是爲朋友插刀，而你……」他雙目陡然一寒又道：「你至今還沒告訴老夫你的大名——」

阿貴哦聲道：「七公公，是眞不知道麼？」

七公公道：「聽下面的人說過，沒聽清楚……」

阿貴道：「在下石仁中……」

七公公呵呵地笑道：「你就是石仁中呀……」

言下大有輕視之意，聽者俱會熱血沸騰，放手一搏，而石仁中在這方面的修養的確要高人一籌，不但未生氣，臉上反而笑吟吟的……

他含笑道：「七公公請指教呀——」

七公公道：「小小年紀，狂妄成性恃武凌人，自以爲已可天下無敵，便不把我輩武林人物放在眼裏——」

石仁中道：「七公公，此言欠妥。」

七公公道：「你認爲老夫說不對。」

石仁中道：「在下雖然年少，却也知道持重，決不憑藉武功爭强鬥勝，江湖上講究的恩怨分明，在下與古先生的事，尙請七公公明察秋毫——」

七公公道：「老夫請閣下放手……」

石仁中道：「這……」

七公公道：「不願意。」

石仁中道：「恕難從命——」

七公公道：「你是不願和解了……」

石仁中道：「正是。」

七公公沉着臉，道：「你想過這後果沒有？」

石仁中道：「不瞞你說我想過——」

七公公道：「怎麼樣？」

石仁中道：「一句可概括一切——」

七公公一怔道：「什麼話？老夫倒要聽聽——」

石仁中冷聲說道：「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七公公哈哈大笑道：「年青人，你的心可大着呢——」

石仁中道：「不瞞你說，在下也很仁慈，並不願兵刃相向，無奈幼時家遭慘變，顚沛流離，終日在逃命的情形下過日子，這種生活決非一般人能想像，而家父一般生死朋友，因保護在下，先後遭屠，在下身爲石家後裔，自要與那些奸邪週旋到底……」

他慷慨激昂，義正辭嚴的說將出來，心底下有種舒暢難平之憤，但，這也是一種借機的試探，他要看看說出話後，這到底會引起什麼樣的反應——

七公公神情微變，道：「年青人，你不要別人活着，別人也不會要你活……」

石仁中昂聲道：「不錯，在我四週正有許多恨我入骨的人，他們像豺狼虎豹一樣的環伺在我的四週，隨時都會咬我一口，但我不怕，也決不妥協……」

七公公嘆了口氣道：「好强烈的年青人……」

古董霍地站起道：「在下與石仁中的事，承黑鷹派大力鼎助感激不已，不錯，老夫當初是曾千里追踪，逼得他無處容身，不過老夫是受僱，有不得已苦衷——」

石仁中冷笑道：「古董，已非你所願，誰是僱你的人——」

古董道：「快意堂——」

石仁中冷冷道：「我問的是人……」

古董不屑的道：「恕難奉告，這是商業道德——」

石仁中緩緩走上前去，道：「你不願說，我不勉强，主使你的人是那些，我日後自然會查出來，三天的逍遙時間已過，現在你納命吧。」

古董怒道：「你欺人太甚。」

作勢欲出，柳玉嫂和疤面老九雙雙站了起來。

七公公一擺手道：「別激動。」

他的話果然有幾分威信，柳玉嫂和疤面老九雙雙又坐了下去，可見七公公在地面上眞有幾分力量。

七公公嘆了口氣，道：「年青人，你知道老夫愛才——」

這話多和藹，任誰聽了都會不自覺的身受感動，但在石仁中耳中聽來，却是尖芒在刺，太不調和了，在這種劍拔弓張的情況下，七公公說出這樣不着邊際的話，有二種可能的情況出現，一是眞是愛才，不忍下手，二是虛情假意，客套一番，而後者的成份較居大多數——

石仁中道：「在下感謝你抬愛——」

七公公面上忽然一寒道：「石老弟，老夫可不是嚇你呀，在這屋子裏，在座的幾位，全是頂尖的人物，他們每個人都代表着一派的絶技，老夫只要一聲令下，你恐怕難出這茅屋一步……」

石仁中道：「這話我承認不過……」

七公公適時的接口道：「識時務者爲俊傑——」

石仁中沉思道：「七公公意思——」

七公公溫聲道：「放棄前嫌，言修歸好——」

石仁中道：「七公公，放棄前嫌，這不容易呀……」

七公公搖頭道：「你不接受我的勸告，老夫也無能爲力——」

石仁中淡淡地道：「七公公，你是代表黑鷹派……」

七公公道：「不用說，黑鷹派今夜和你是敵對的地位。」

石仁中道：「在下早已料到了。」

他目光朝四週一掃，繼續道：「在下有件事先要弄清楚——」

七公公冷道：「什麼事？」

石仁中說道：「貴派中也有誰認識家父……」

茅屋中，是坐或企，每個人都是你看看我，我望望你，七公公嘿嘿冷笑，一捋白鬚，道：「你應當問問老夫——」

石仁中說道：「不錯，我應當唯你是問——」

七公公叱道：「無禮——」

疤面老九陡然走了出來，道：「七公公，屬下有一事相求——」

七公公道：「什麼事？」

疤面老九怒聲道：「在下有一七哥，人叫疤面老七，爲人雖不十分正派，但也無甚大惡，而這位姓石的，却幾乎使他喪命——」

石仁中冷冷地道：「能留下半條命已是得天獨厚了。」

「呸！」疤面老九怒聲道：「我七哥僥倖活命，那身武功却全報廢了，他報仇無方，曾懇求我代他行道，在下身爲小弟，當然是義不容辭，所以……」

七公公道：「長兄如父，你這種義行並不過份——」

疤面老九跪在地下，道：「請七公公准許在下和他放手一搏——」

七公公道：「老九，令兄非我派人，本派自不好替他尋仇，不過你是他的兄弟，理所當然可以要求與對方過手，但，本派的人沒辦法帮助你，因爲你這是個人私己恩怨……」

疤面老九道：「屬下知道——」

七公公道：「你可以放心，令兄不是

本派的人，你却是本派的弟兄，假如你有個三長兩短，本派自可替你報仇……」

疤面老九激動道：「屬下心領——」

他站起身來，狠厲的瞪了石仁中一眼，一跺脚，長劍已撤在手中，怒沖沖的走了過去。

古董一聲高叫，道：「老九——」

疤面老九道：「古兄，請指教——」

古董道：「老九，這件事本來是因爲老夫惹起這件亂子，理應老夫自行了解，否則，老夫這個罪可大了……」

疤面老九冷哼道：「古老哥，你可不能攔我，在下這是爲兄報仇……」

古董道：「老夫當然不會攔你，不過這件事不能依你，在咱們地面上，咱們可不能被人說是仗勢欺人……」

疤面老九嘿聲道：「老哥走開，兄弟跟他拚了。」

古董道：「老夫先來，我不行時你再來……」

這時柳玉嫂開腔了，高聲道：「二位也別爭也別讓了，人家姓石的仗着一把破劍，自以爲了不起，不把咱們放在眼裏，你倆也就不用客氣，二位就全上吧……」

七公公沉聲道：「這算什麼話？」

柳玉嫂嚇得神色一變道：「是……」

七公公道：「咱們黑鷹派在江湖上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豈可這樣不顧江湖道義，再說，姓石的也不過是一個人在這裏，諒他也飛不出去，何必二對一——」

柳玉嫂粉面羞紅，道：「是，是。」

七公公道：「老九——」

疤面老九道：「七公公，我——」

七公公道：「我懂你的意思，決不會令你失望。」

他目光朝古董斜睨了一眼，道：「古老弟，你先下去。」

古董嘆道：「七公公，爲了老夫一人之事，驚動貴派諸朋好友，着實令老夫於心難安，尙請——」

七公公道：「這一場先由老九來吧，否則他不會安靜的——」

古董拱拱手，道：「老夫恭敬不如從命了……」

他朝疤面老九欠身，道：「老夫在這裏先謝過。」

說着坐了下去。

疤面老九大聲道：「別盡說客氣話，老哥，我不行你再來——」

劍光斜轉，顚閃出一連串精艷奪目的寒光。

他沉聲道：「姓石的，亮傢伙——」

石仁中道：「用得着麼？」

疤面老九怒道：「你狂——」

石仁中道：「對你來說也許是狂了點，在我來說，那根本用不着，如果我對任何人都撤兵器，我的劍術也未免太不值錢了。」

這一番話把疤面老九說的面紅耳赤，憤怒難按。

由對方的言辭裏，他知道對方是在諷刺自己……

熟忍？熟不可忍？他吼道：「好，你要早死，我就送你上路。」

一挫腰，劍似蟒蛇翻身，人似落葉疾旋，森森劍氣挾着那股寒光，陡然朝石仁中的身上罩去。

劍勢壯大，森冷無情，他的身手畢竟不凡。

石仁中沉聲說道：「老九，你要沉住氣——」

身形略移，右手輕揮，一股大力如磁石樣的把疤面老九那飄忽疾射的劍雨引起一邊，劍劍落空——

一劍直戮，却朝右方偏去——又是落空——

疤面老九駭然道：「邪門……」

他不信也不敢信，七劍併洒而出——

但四週的武林高手却寒慄了，對方這一手「大力接引手」的功夫古老相傳，識者不多，見者更少，而今，這種失傳千百年的功夫，居然在對方身上出現，那份震駭當非筆墨能形容了。

這種「大力接引手」是罡門頂尖的以力使力功夫，對方的力道愈大，他所接引的力道也大，直至對方精力枯渴而死方止，照這樣看來，疤面老九縱有千斤神力，也傷不對得方分毫。

七公公變色道：「老九，下來——」

疤面老九道：「不行我不信邪……」

劍影如波浪翻花，一層層的朝石仁中硬刺而落。

但，他是劍劍落空劍劍空——

石仁中長嘆道：「七公公要你下去，是給你生路。」

疤面老九吼叫道：「放屁，放你媽的屁——」

石仁中雙眉一鎖，冷酷的道：「你嘴上爽德，怨不得——」

袖腕輕擺，無形的眞力，似海濤擊岸，洶湧無比的朝疤面老九的身上推來，眞是無邊無岸——

七公公變色道：「老九，退——」

他不愧是位武林的頂尖兒，恁多的高手下，誰也沒看出這招的絶着，而他，業已觀出危機，這份精神和閱歷，已令石仁中敬佩不已了。

疤面老九大聲說道：「退什麼，我不信——」

砰地一聲，他的身子蹌踉的退了七八步，還是柳玉嫂趕緊扶住了他，否則，他恐怕要立刻扒倒地上——

柳玉嫂關心的道：「怎麼樣？」

疤面老九道：「我——」

嘴甫一張，一道血雨已噴洒出來，沾了柳玉嫂那身新穿的綠緞子大襖點點紅影，使她退避不及——

霍地，七公公站了起來，道：「點他『倉宮』『玉寒』兩穴——」

指影翻處，柳玉嫂已聞聲點下，甚是乾淨俐落。

石仁中拱手道：「七公公，在下失禮了。」

七公公冷冷道：「閣下好技藝——」

石仁中淡淡道：「只怕難入行家的法眼——」

七公公道：「年青人，手段毒——」

石仁中搖頭道：「他嘴上喪德——」

七公公一回頭道：「柳玉嫂，把他毁了吧——」

柳玉嫂不禁一呆，說道：「毁……毁了老九——」

（未完）

精選俠情短篇故事

東門白・文
盧　令・圖

輪迴八式

正邪互換體　血腥遍地聞

雨花台是我國銅雀，黃金，歌風及雨花四大名台之一，而雨花台，乃因南朝梁武帝在該台講經，感天雨花而得名。

秋夜的雨花台很美，那是一種凄凉的美。

在此台數里之遙處，有一條小溪自一古洞中迤邐而出，載着秋葉的屍體，流向無窮盡的黑暗中。

大約是二更左右，古洞中傳出少女的悲啼聲。

洞深約十餘丈，寬丈餘，內端有一泉眼，匯成一個小潭。潭的附近，躺着兩個人，其中一人身旁，一個老人挑着氣死風燈，另有一個少女，伏在臥地之人身上悲泣。

這人大概是死了，他的衣着十分華麗，像貌更是不凡，約二十六七歲，雙目緊閉，面色蒼白。

三四步外另一個死者，也很年輕，但衣衫襤褸，且散發着陣陣汗臭，相貌英挺而兇猛。

同樣是死去的人，身後哀榮却截然不同，華服少年死後，有人爲他哀泣，衣衫襤褸的那個，是否有人爲他收屍？恐也大有問題。

孤燈在風中閃爍，哭聲在原野上迴盪，溪水在嗚咽。

少女的衣着也很華麗攷究，雖然看不到她的臉，由她的面部側影及坐姿和身段看來，必是嬌嬈動人的。

少女旣非是他的長輩，又不是哭喊兄弟，她與死者的關係，是可想而知的。

華服少年終於醒了過來。他的迷惘和少女及老人的驚喜，顯得十分不調和，而且醒來後冷厲的目光，和未醒前安詳俊逸的他完全是兩種風格。

他冷漠地問：「妳在哭誰？」

「琦哥……你終於醒了，噢！琦哥——」人醒了，她的淚水流得更多。樂極和悲極往往是十分相似的。

「妳在哭我？」好像有個美好的少女在爲他哭泣，根本不可能似的。

「琦哥……莫非你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

他坐起來，打量四週，看看老人，最後視覺停在三四步外那具屍體上。他的迷惘逐漸加深：「錯了！你們弄錯了！我不認識你們。」

挑燈的老人終於開了腔，他深深嘆口氣，悲戚地：「少主，她是你的未婚妻霍茵茵，老奴是唐福……，」

他拍拍前額，更加茫然了：「那麼我又是誰？」

「噢！琦哥——」霍茵茵又悲泣着，垂死的人能醒來固然很好，如果變成白痴那和死了也沒有多大差別。

老奴唐福凝視他很久，才凄然地：「中原白道盟主『輪迴手』唐家璈唐大俠，是少主的兄長，少主自然是『小輪迴』唐琦了！」

「我是唐琦？」看看自己一身的華服，他忽然狂笑起來，深湛的內功，藉笑聲發出，洞壁疏疏落落着石屑，震耳欲裂。

唐福微微吃驚：「少主，你笑什麼？你可知道，在你未醒之前，府上的人淚水都哭乾了？」

「他媽的！你胡說！我冷月雖沒有把唐家的『輪迴八式』放在眼裏，却有自知之明，我是個血賊，絕不是唐琦！」

唐福伸手一指道：「少主，血賊冷月已死，喏！那邊躺着的才是他……少主，你的態度，多麼使人絕望呵！」

是的，冷月剛才醒來時，就覺得三步外那具屍體和衣着就有點眼熟，他竄起來落在那具屍體身邊：「呵——」他驚得半天說不出話來。

他深信自他醒來之後，一切都是正常的，就和他那個正常而消化力特强的胃一樣，早就有點餓了。旣然自己在正常狀態之中，就深信自己是大賊冷月，而剛才竄起掠過來輕功身法，也正是冷月所獨有的「趕浪無影十三飄」。

但是，臥地死去者，不論是身材，面貌和衣着，都是冷月，甚至于臉上殘留的表情，也是冷月所獨有。

驚，怒和迷惘使他怔忡了很久很久，却仍然吼着：「老雜碎！這可能是你玩的把戲，告訴你，我不信自己是唐琦，我是冷月。」

「少主……」唐福淚下如雨，手中的燈籠，瑟索顫抖着：「你身爲中原白道盟主，而令兄又毀在黑道巨擘手中，竟然不承認自己的身份，甘爲惡賊，怎不叫人痛心……。」

「我不信—這是一個陰謀，難道我連自己是誰都不認識了？」閃電似地，揪住了唐福的胸衣：「告訴我，誰是這件陰謀的幕後主使人？」

「少主，你不是唐琦，難道霍姑娘也會認錯嗎？」唐福悲聲地：「昨天是你們的吉日，就在將要拜堂時，冷月前來鬧事，你們立卽動手，由宅內打到宅外，互相追逐，直到今夜，我們才找到你們，原來都倒在這個洞中。」

冷月知道這件事有極大的秘密，在他

的記憶中，昨天的確去過唐家，也和唐琦動過手，為了要問唐琦一件秘密，才把唐琦引到此洞之中。

但才進此洞，二人都同時失去知覺而倒地。倒地之後的事是一片空白，是不是僅有一天？他就無法想像了。

「你說不說？」輕輕一提，唐福的身子已經懸空：「老雜碎！你如果和我要骨頭，不說實話，我就把你摔在洞壁上餵蒼蠅！」

唐福老淚縱橫道：「少主，在你不承認自己的身份之前，不該先看看自己的面貌嗎？」

這句話提醒了他，死者像他，他又像誰呢？放下唐福，挑着燈籠走到潭邊，潭中的影子相當清楚，那是「小輪廻」唐琦的面孔，絕對不是冷月。

「莫非死去那個眞是我冷月，而我的靈魂又附在唐琦的身體上復活了？」現在，任何一個人都會想到這一點，因為唐家的老奴和唐琦的未婚妻，都不會把一個僅是面貌相似的假唐琦當作眞的唐琦。

嬌妻，萬貫家財以及整個武林對唐家的尊崇，不都是武林中人所夢寐以求的嗎？他又狂笑起來。

儘管大賊冷月無惡不作，平生却有一種長處，不喜漁色。而現在却有一位千嬌百媚，且也是武林世家的名媛，為他傷心落淚。

他陶醉了。一向漂泊不定的他，忽然覺得幸福並不難下定義，漂泊流浪，似乎不如擁有萬貫家財，嬌妻和千萬人的敬仰來得快樂。

他的目光由冷厲變為柔和，看看身邊的霍茵茵，嬌艷如滴，柔情似水，老奴唐福虔敬恭謹，上半身永遠是前傾的，似乎隨時準備聽他的差遣。

身為黑道出名的大賊，冷月也是頤指氣使，一呼百喏，但是，那種服從是表面的，是貌合神離的，如果有一天他失去了武功，那些黑道人物，是否還聽他的呢？

他的目光移到死者身上，臉色驟變，不管死的是誰？他仍是冷月，而他現在却又是唐琦的外貌。如果就此變為唐琦，就等於叱咤風雲的冷月，披上唐琦的外衣，為唐家効力，和黑道作對。

「我冷月不是那種人，我不屑借別人的蔭庇，作那違背自己心願的事！」他又揪住了唐福。

本來已停止了哭泣的霍茵茵，又哭起來了，哭在女人來說，好像比唱歌容易得多。

「快實說！老雜碎，是誰在幕後主宰的？」

「少主……你冷靜點！大堡主過世，唐家只賸下你一條根……你千萬不能亂了方寸。」

像冷月這種人，沒有任何人能使他改變，可是現在，即使他的心永遠不變，他的外型却已經改變了。

「一頭狼絕不希望自己變成一隻狐狸，或者是一隻白兔，儘管人們希望狼變成兔子。

冷月五指戟張，緩緩地落向唐福的百匯穴。唐福先是一陣悸震立卽平靜。他的生命也有春夏秋冬四季，春夏已過，就像這深秋一樣，此季一過就是寒冬。為了唐家的囑託，為了整個武林的存亡，他覺得自己突然變成一個垂死的英雄了。

他的死是轟轟烈烈的，萬世不朽的。所以一臉安詳之色，閉上蓄滿了淚水的眼睛。

「琦哥，不可以——」

「去你的！」抖手一拋，唐福雖然跟唐家父子已有三十餘年，武功很有根基，却無法收住飛摔的去勢。身子飛向洞外，落在小溪中，連打三個「寒鷄步」仍未站住，坐在岩石上。脊椎骨全部脫節，鮮血自口鼻中噴出。

而冷月早已飛掠出洞，不顧霍茵茵的嘶呼悲號，轉眼消失在夜色中。

×　×

夜已經深了。

秋風搖落了天上稀疏的寒星。

小鎭上的一條大街上，只有一家小客棧兼騾馬店還沒有上門板。

一個人影像箭般地射出街角，以冷厲的眸子掃瞄着這條大街，一切都是老樣子，白日熱鬧些，入夜就十分平靜，一切未變，只有他自己變了。

衝入小客棧中，掌櫃的在算帳，小二把櫈子放在桌上，正準備打烊吧？

「客官……這麼晚了……住店嘛！還有兩間小屋，吃的可已經沒有了……。」小二忙了一天，不歡迎遲來的客人。

「鏡子……有鏡子吧？」他雖然早就餓了，但目前最需要的不是飯和菜，而是能看到自己的鏡子。

「鏡……鏡子？」小二瞇着眼打量他，他幹店小二雖未超過半年，自然未見識過滿漢全席。却相信沒有一種菜或者麵點叫鏡子的。

掌櫃的抬頭一看，立卽走出櫃枱，哈着腰：「你不是唐琦唐少俠嗎？你要點什麼，雖然太晚！小店還可以為你準備。」

「掌櫃的，把鏡子借用一下。」

確的是鏡子，掌櫃的聽淸了，茫然地：「唐少俠，你……你要鏡子？」

一腔怒火，再也忍不住，大吼着：「不錯，就是可以照人的鏡子。」

唐少俠深夜來此借鏡子，本就太怪，而唐少俠一向為人謙虛，怎會變得如此蠻橫呢？儘管如此，唐家的善名，早已深入民心，人人都有喜怒哀樂，唐家的人也不能例外。

「好好！」掌櫃的揮揮手：「小三子，到後面找你大娘，把鏡子拿來。」

小二抓着頭皮往後走。掌櫃的哈腰伸手道：「唐少俠，你請坐，不要來點吃的嗎？」

「媽的！我不姓唐，別儘自叫我唐少俠！」

掌櫃的噤若寒蟬，連連哈腰，他不信是自己的眼睛有毛病，他只知道，唐少俠變了，這不是唐家的作風。

小二拿着主母的古銅鏡走出來，冷月奪過來照着，刹那間，他的面孔痙攣扭曲着，失去了原型。

他打量着小二和掌櫃的，眼球上佈滿了血絲。二人駭然後退。

冷月嗓中發出「咻咻」一聲，那和一頭困獸攻擊人類之前的情況一樣。在今夜以

前，從不信任何人敢動他，但他却被整得失去了自己。現在他不如任何人，甚至於不如一個卑微的店小二。

青筋自太陽穴上挺起，雙手一握，把一面古銅鏡握成一個銅球。吼着往地上一擲。

「蓬蓬」然聲中，銅球在青磚地上開了個大洞，屋子震動，磚碎紛飛。

在他奔出大門時，擲回一塊銀子，這塊銀子足够買一面新的古銅鏡子。

在過去，他不會償付這種代價，他不知道為什麼要留下銀子？當然，現在他絕不承認，他是受了外型像唐琦的影響。

有很多人永遠不願受別人的影響，那怕是好的影響。

×　×

這是一家賭場，而且場面大，輸贏也大。要想贏大錢，或者賭得過癮，在數百里之內，找不到更好更大的。

骰子，紅黑寶和牌九等，樣樣都有，足有十七八桌，二三百人正在賭得十分起勁。

有人擲骰子或推牌九時，脖子上青筋暴起，賭的人窮喊怪叫，看賭的人也扯着嗓門乾嚷嚷。

他們有些是家中富有；有的是借來窮賭，可能也有人偸了老婆的首飾孤注一擲的。

只有一邊太師椅上吸旱烟的「滿天星斗」金壽，總是十分悠閒。這賭場雖不是日進斗金，在金廝子來說，開了三年，已賸下了萬餘兩銀子。

這時他的肩胛被拍了一下，茫然回頭，像一條被踏了一脚的蛇，自椅上跳起，懸空中已完成七脚三掌的攻擊。

最後一腿被冷月抄住，一抖一送，「克察」一聲，把一張賭桌壓碎。「媽的！你連我也不認識了？」

賭客們素知「滿天星斗」金壽武功高強，所以沒有人敢來抽頭找岔，而現在眼見金壽吃了大虧，紛紛找到自己的賭本逃出賭場。

不一會，整個賭場中，只賸下七八個大漢了。這些人都是金壽的人，也是抱枱脚的打手。

「弟兄們，姓唐的要踢場子，咱們和他拚了！」

冷月強忍着一腔怒火，揮揮手道：「金壽，我是冷月。」

金壽駭然退了兩步，看外型，來人是唐琦，正是黑道尅星，但出手招數和說話的口音却是過去他最敬佩的老大冷月。

「不，你不是！」金壽堅決否認，部下紛紛亮出傢伙，瞬間完成了包圍。

再噓一口氣，冷月揮揮手，說道：「有件事我必須告訴你們，我的確就是老大冷月——」

「你不是！」異口同音，根本不想聽他的下文。

冷月的鼻尖上滲出汗珠，每當他要屠殺時，總有這種怪現象。連金壽都不認他，現在只有一個「殺」字，可以抒洩胸中的惡氣。

這些人之中，有兩個的身手和金壽差不多，其餘的都不入流，卽使再多幾個，冷月也不會攷慮後果。只是有一點使他困惑，過去不要說次流嘍囉，就是金壽和他說話，也得放低聲音，把身子躬下。如今面貌固然不同，但他相信對方可以看出他的武功路數，也能聽出他的口音。

但他們似乎並不重視這些，只是不承認他的身份。

殺這些人並不太難，但過去總是臭味相投，不忍下手，況且目前他需要他們：「金壽，你仔細聽我的口音，看看我的出手路數，別人能模仿嗎？」

金壽冷漠地：「你已經死了！冷月已於半月前，死在雨花台附近的山洞中，武林中無人不知，你却想來此誣詐。」

死了，冷月這個人在武林人心目中眞的死了嗎？這消息怎會傳佈如此之快？冷月抹抹鼻尖上的汗珠，突然狂笑起來。

再用左手食指尖抹抹鼻尖上的汗，一字一字地：「既然你們明知我冷月，却硬說我是唐琦，嘿嘿！邪正不兩立，拿命來吧！」

金壽擺擺頭，除了他自己，六件兵刄已經亮出來。

盞茶工夫之前，這裏還喧囂不已，現在，連十餘支牛油巨燭的燃燒聲都聽得清楚。

三個擁上，兩刀一鞭在不同的角度上罩下，冷月旋身，扭轉，飛腿，抓鞭，幾個奇怪的分解動作，在瞬間完成。「唰」！鞭梢出手，正中持鞭的眼部，眼球脫眶彈出。

兩個持刀的再次撲上時，「叭叭」兩脚，一中左肋，一中太陽穴。「嗷——」身子飛瀉而出。

同一時間，另外三個如箭射到，巨斧橫掃，流星在「嗡嗡」聲中划圈子，只有持雙七首的一個倚仗身法靈活，已自左後側欺到一步左右。

冷月的身子像陀螺，自兩柄七首縫中滑過：「找死——」順手一按，一顆頭顱硬生生地陷入胸腔之中。趁一按之力，身子一捲，雙足交剪，三腿電掃看來只是一腿。持斧的肘部粉碎，巨斧不偏不倚，正中他自己的腦門。

僅僅是一袋烟的工夫，已經打發了五個，只賸下用流星的和金壽了。只是其中失去眼珠子那個還沒有死，嘶嗥着，在地上摸索。似想找回眼珠子。

「老……老大……你這一動手……也就看出你的招式了……你別見怪，如果不動手，任何一個認識你的人，都以為你是唐琦。」

「是嗎？」再次縱聲狂笑。

金壽的血色自臉上消失了：「老大，你一向對我很清楚，你多包涵。」

「已經遲了！金壽，早在我一開口和第一次動手時，你就知道我不是唐琦了！你不過是想試試看，也許能在裝糊塗之下宰了我，兩條狗分一塊骨頭，總不如一條狗獨享好些。」

「不，不！老大，這完全是誤會。要不是你變了樣子，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

「好，我相信你。」

「老大……」金壽長長吁口氣，臉上有了血色：「老大，我知道你不忍殺我，我永遠是你的好部下，你如果連我都不信

，整個武林中人，也就沒有一個值得你信任的了。」

「對！」他再抹抹鼻尖上的汗，舐舐嘴唇：「但是，我仍要殺你！」

陡然一震，金壽悲呼着：「老大，看在我跟你七八年份上，共過患難，你就高抬貴手吧！老大，三年來，這賭場剩下一萬多兩，在地窖裏，那都是你的了！」

「很好！」冷月嘉許地點點頭說：「銀子我是照數全收，但我必須把話說在前面，你們死了之後，我不準備爲你們燒冥紙！」

不錯，這正是冷月的一貫作風，對付叛徒，從來不擇手段。金壽畢竟也是一個人物，好話說盡，自知多說無用，面色一沉：「姓冷的，你連自己到底是誰也弄不清，比我更可憐！在黑道武林中，你並非太上人物，一旦遇上『旋風快斬』，必定狼狽不堪，因爲你只是披了唐琦的皮。」

他的話都是冷月所不愛聽的。而這些不愛聽的，又大多是實話。他的雙手微提，厲嘯聲中，人影已繞金壽和他僅存的部下三周。

說他無情却也有情，此刻仍繞三周，也就是不忍下手。

金壽的部下流星飛錘，向冷月上盤猛擊，人影飛旋中，雙掌交按，七八支牛油巨燭一搖而熄，在黑暗中冒着嬝嬝青烟。

金壽以爲冷月要利用較優的視力，其實冷月仍是基於不忍。不忍清晰目睹多年老部下被屠殺的慘象。

當流星瘋狂地飛襲過來時，淡幻而迅疾的影子，在流星鐵索上彈了一下，持索者微微向前一栽，一道影風閃電而至。「噭——」一聲隨掌起，一片頭蓋骨帶着一蓬紅白相間的血雨，「叭」地一聲貼在牆上。而屍體却在原地站了很久才倒下。

在一聲困獸的厲呼聲中，金壽挺身而上：「姓冷的，按姓金的德性，已經多活了三十八歲，咱們拚吧——」骨節暴响，兜心三拳，閃電兩脚，充分顯示了無儔的勁力和狠勁。

冷月的身子搖幌着：「金壽，你不能含乎。這是你最後的機會——」曲肘抬膝，一陣格架，金壽的狂攻全被封住。

金壽雖未得手，胆子已壯，劈，攢，掃，切，一口氣就是九掌。最後一脚，以不可思義的角度踹向冷月的會陰大穴。

他們都在顯示無比的狠毒，只要一擊能弄死對方，絕不多用一次，但金壽的足心湧泉穴上，被冷月的指峯划了一下，下盤微痲，心頭大震，墊足飛躍，想緩一口氣蓄力反攻。

但他的對手不想浪費太多時間，跟踪躍起。金壽抖臂上昇，足尖一點樑頭，功運百匯穴，「轟」然聲中，衝破屋頂，帶着瓦片上了屋面。

雖然這賭場的建築很簡陋，破屋而出非有深湛的功力不可。金壽的身子尚未落實，冷月已射出屋上洞穴，凌空撲下。

金壽的力道已盡，他知道，自己的輕功和冷月所差的只有這一點，僅是這一點，就多出了十五年以上的功力。雙掌全力上托，冷月就勢下按。「拍」地一聲，金壽的身子又把屋面震破，穿屋而下。

一張八仙桌子全被砸碎，桌上的黃銅燭台的尖利插錐，由金壽的後頸貫穿過來。沒有再哼一聲，也未再說一句狠話，因爲在屋面上被按那一掌，已把他送進鬼門關了。

屋內又恢復了平靜，連那個失去雙目的也因流血過多死去。

殺了這些部下，並未渲洩胸中的恨意。在過去，獨來獨往，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去那裏就去那裏？而現在，對任何事都沒有主張和目標。因爲他弄不清自己到底是誰？

現在他想到一點可怕的事，今後他的一舉一動，所做所爲，恐怕都是爲別人做的，就像一隻猴子用鍊子鎖着，表演一些被指定的動作一樣。

多絕的點子？似乎算準了他們自己人一見面必定勢不兩立。甚至於明知這是幕後操縱者的計謀，却又非拚不可。

但是，不論他殺死多少部下和同道，爲武林除去多少禍害，那都是爲「小輪迴」唐琦做的。這就叫着爲人作嫁。

「該死的東西！愚蠢的傢伙！你們如果認了我，不就——」想想被他握成銅球的鏡子，不由一陣悚慄，「如果我是金壽，金壽是我，我會把一個冷月其內，唐琦其外的怪物當作誰？」

無邊的恨使這個一向果斷敢爲的大賊找不到眞正發洩的對象。只是這賭場倒霉，幾乎被他拆了。

在地下窖中找到了銀子，弄了幾匹健馬馱着，離開了小鎭。

他要去找他的朋友，把自己的困擾告訴朋友，希望朋友能爲他出主意。值得悲哀的是他從未要別人爲他作過任何主張。

× ×

自一出小鎭不到三十里，他就發覺有人暗暗釘着。冷月心情惡劣，也懶得理會。他想到一個大地方去，把銀子換成銀票，携帶就方便了。

秋天的落日是絢麗的。滿山紅葉似在夕陽熊熊燃燒。但趕了一天路的他，爲了牲口的體力，必須停下來休息一下。

他穿過一片楓林，一里外是一條河，河邊有個小客棧，岸邊還有兩艘渡河的舢舨，其中一艘較大的，大約一次可以裝二三四牲口。



冷月後發先至，一掌向金壽頭頂按下。

「他媽的！還好，不但牲口要上料了！我也得塡飽肚子。」

到了小客棧門前，把馬拴好，然後把馬背上的銀子弄下來，叫小二去餵馬，拍拍一身華麗衣衫上的塵土，揚長進入。

雖是茅草屋頂，倒也冬暖夏涼，裏面還相當寬敞。有十七八張陳舊的桌子，樑上掛了不少的炸肉皮，紅辣椒，和風鷄臘鴨等。

偌大的棚中，只有三個食客，另外就是餵馬的小二，和柜枱中的掌柜的了。

小二不在，掌柜的上來招呼：「公子您住店還是打尖？」

揮揮手：「兩隻風鷄。一斤白干，兩碗大鹵麵。」

「是……是的——」掌柜的正要回身，忽然哈着腰：「公子不是唐家堡唐少堡主嗎？」

十分不耐地：「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走走！吃完我還要趕路。」他這次居然沒有否認。

「是的，唐少堡主。」掌柜的茫然轉身。冷月說：「慢着，兩隻風鷄，其中一隻斬了下酒，另一隻給包起來帶走。」

「是的，少堡主！」

另外三個食客在兩丈外共據一桌，不時向這邊望來，也十分注意門口馱簍中的萬餘兩銀子。冷月裝着不見，他並不太重視金銀，平常身上所帶的不會超過十兩，這次所以帶走萬餘兩，主要是想利用銀子改變自己。也就是把自己恢復原狀。

他知道，既然有人能把他變成唐琦的外型，必能使他恢復舊觀。而具有這種神奇醫術的人，除了「回春先生」，恐怕找不到第二位了。

所以他恨「回春先生」，恨不得把他斬爲肉醬，却又不能不寄望於他。

那三個食客冷月自然認識，其中一個徐娘最惹眼，黑色披風，猩紅裡子，臉上的粉太厚，被秋風一吹就隨皺紋開來。如果出嫁早點，應該是作奶奶的年齡，却穿了一雙紫色繡花鞋，鞋面繡着鴛鴦戲水。這是常幹倒採花勾當的女飛賊史君樂。

另一個四旬上下，穿了一件綠袍，面孔却像個熟透的草莓，橫看竪看，都是一隻紅頭蒼蠅。他是「大羅手」陰華廷。此獠最大的嗜好是喝童男子的鮮血。

第三個敞着胸膛，茸茸胸毛和絡腮鬍子像龍鬚菜，身上散發出陣陣惡臭。正是殺人如蔴的「獵頭人魔」曹一凡。

這三個人物固然凶名久著，身手不凡，在冷月看來，不過是金壽一類貨色。只有聯手才值得重視。

冷月的一斤白干和一隻風鷄下肚一半，門外又進來兩個三十來歲的漢子，他們有個共同的特徵，招風耳像水瓢似的，走起路來一搧一搧地，面色蒼白而透青，背插單筆。

二人剛坐下，史君樂冷冷一笑，低聲地：「望鄉台上本來沒有『武夷雙筆』的座位，可是他們非擠上去湊熱鬧不可！」

「大羅手」陰華廷低聲地：「萬餘兩銀子並不搶眼，可是那二十四顆巨珠，却是價値不菲，道上的那個不眼紅？」

冷月心中一動，他離開小鎭上的賭場，才不過百餘里，萬餘兩銀子的消息就不

脛而走，已是怪事，馱簍中，那有什麼巨珠？

一向捉弄別人，命令別人的人，處處落入別人的計算之中，怎能不恨？

夕照早已消失，屋中點上了油燈。這工夫又進來一個，五旬上下，瘦得像隻風鷄，留着山羊鬍子的老人，肩上的錢搭子已變成黑色的了，此君一進門就嚷嚷：「掌柜的，有吃的嗎？」

早來的，個個橫眉豎眼，只有這小老頭還有點生意人味兒。店小二吆呼着走過來：「包子，餃子，麵條子！疙瘩湯，火燒子！要啥有啥，活人腦子現炸哪！」

小老頭剛放下褡褳，綠豆眼一瞪：「伙計，你給我來個活人腦子。」

小二甜着臉：「你老別開玩笑，要點什麼？」

「我不是說過要活人腦子嗎？你的耳朶有毛病？」

「你老別見怪，這不過是喊順了嘴，世上那有賣活人腦子的？」

「那可不一定，他奶奶的！今天晚上要吃活人腦子，還眞沒有問題。」小老頭坐下來，摸摸山羊鬍子：「小二，近來大魚大肉吃膩了！最好來點清淡的……這樣吧！給我來一碗加料陽春麵吧！」

「老先生，加料陽春麵是——」

「他奶奶的！加料陽春麵是兩個陽春麵合二爲一，多來點高湯。」

小二望着掌柜的，掌柜的示意照辦。在這河套上開迎賓客棧已有十來年，見過世面，掌柜的知道今夜這裏有麻煩。對任何一位食客，都要像軟皮鷄蛋一樣，好好捧着。

冷月不禁皺起眉頭，連史君樂等人都不認識這個小老頭，可是他知道，最難纏的可能就是這一個。

小老頭的陽春麵送到，又要了醬，醋和胡椒粉，化錢不多，譜兒可不少。唏哩呼嚕，一碗加料陽春麵下肚，伸伸腰，打了個飽呃。

這時又進來兩撥，一共是五個人，並不是什麼出名的貨色。也許正是不出名的人物，才會不計利害參加這種出名的盛會，以便及早成名。或者死亡。

小老頭這時自褡褳中取出一柄生滿了銹的三尖兩双刀，嚷嚷着：「掌柜的，有磨刀石沒有？」

「有有！」小二在應付新來的客人，掌柜的只好抱來磨刀石，還有一碗淸水，而小老頭就利用長櫈，放好磨刀石就磨起來。

繡花鞋輕輕一頓，史君樂悻悻地：「原來老雜碎是磨刀叟！」

顯然除了冷月心裏有數之外，任何一個都知道「磨刀叟」不好惹。每次當衆磨刀，必開殺戒。

「霍霍霍霍！」磨刀聲擾人心神。晚上起了風，油燈點不住，小二連忙換上風燈。

冷月準備站起付帳離去，雖知危機一觸卽發，以他的經驗，却知道人越多對他越有利，尤其是羊欄裏鑽出一頭驢，可能用不着他動手。

然而他不屑利用「磨刀叟」。

就在這時，一個人影掠地而過，瞬間不見。不由心頭一涼，立卽打消了走意。也可以說想走也走不成了。

原來是樓上有人飛掠，人影反射在樓下地上，由於風燈不太亮，速度又快，那影子如驚鴻一瞥，似有似無。樓下的人除了冷月，還沒有人發現。

金壽死前的話又在耳邊迴响……在黑道武林中，你並非太上人物，一旦遇上「旋風快斬」，必定狼狽不堪，因爲你是披了唐琪的外衣……

「不錯，此人必是『旋風快斬』，早已住在樓上了，當今武林所有的輕功中，只有三人能做到剛才的飛掠，那是『小輪迴』唐琦，『旋風快斬』和我自己……」冷月冷森地撇撇嘴：「『磨刀叟』兄，史姑娘，請二位過來談談如何？」

唐家領導白道武林垂三十年，到處受人尊敬，唐琦的輩份雖比「磨刀叟」低了些，論身手却不合乎。所以「磨刀叟」可以向別人端架子，對唐琦的邀請却感到光榮：「唐少堡主在叫我？」

「不錯！請移玉過來一下。」

磨刀聲乍停，小老頭用指頭刮刮刀双，自語着：「可以派派用場了……」

至於史君樂，早就媚眼亂飛，雙目直勾勾地睇着冷月，雖然今夜要刼他的銀子和巨珠，却打定主意，在混亂中掠走唐琦，作爲面首，所以冷月也請了她，不由心花怒放。

如果在她想吃什麼的時候，就來了什麼，她會不高興嗎？她踏着春風俏步扭了過來。

冷月這一手所造成的局面就亂了。他深知這些黑道煞星，不講什麼道義，利之所趨，見利思遷，翻臉成仇。

冷月用手指作個圓圈，代表巨珠，然後伸出三個指頭，代表三人平分。這兩個人當然明白了，然後低聲地：「銀子本人不要，二位二一添作五如何？」

「磨刀叟」點點頭：「唐少俠，你眞是爽快的人，這就叫着識時務啊！」

「當然，身外之物，何必想不開？」

「磨刀叟」看看史君樂：「騷娘們，妳不反對吧？」

史君樂撇撇嘴：「我勾引過你爹還是你爺爺？」

「既然這樣，妳可能不好意思收拾那兩個伙伴，那就交給我吧！」「磨刀叟」睇着眼：「唐少堡主，按你們唐家兩代的作風，像今夜這種假借外以求自保的作法，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吧！」

冷月面色一沉：「如果二位對這件利益均沾的買賣不感興趣，現在拒絕還來得及。」

史君樂露齒一笑：「老雜碎說的也對！唐家可不着興來這一套。總該有個原因吧？不過我的話說在前面，既然少堡主看得起我，今夜我是捨命相陪，絕不會虎頭蛇尾，半途而廢，包你滿意就是！」一雙桃花眼直勾勾地望着他，就像從未吃飽似的。

嘻嘻一笑，「磨刀叟」曖昧地眨眨眼：「史姑娘這句話我敢保證，定能包君滿意，有求必應，嘻……」

「不瞞二位說，在下前些日子在雨花台附近和冷月力拚，打了整整一夜，冷月

雖死在我的手中，但在他的垂死一擊之下，在下的功力也失去了大半，如今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以二位在武林中的身份，與二位平分共享，自認尚不失身份，如此而已！」

這些話說得不卑不亢，十分得體，却又技巧地捧了他們一下。芸芸武林之中，不喜歡被人戴高帽的能有幾個？

摸摸山羊鬍子，「磨刀叟」傲然掃視現場：「原來如此。咱們的合作必定順利完成，不是老夫誇口，早知只有眼前這些貨色，連刀也不用磨啦！」

其餘的人眼見他們三人竊竊私議，雖不知他們談些什麼？却知道局勢對他們不利了。

「記住！」「磨刀叟」抓住銹刀：「『大羅手』陰華廷和『獵頭人魔』曹一凡二人交給我，另外『琉球手』李氏兄弟也由我調理。其餘像『武夷雙筆』及『河洛三煞』那幾個三流貨色全交給妳。」

史君樂雖不服，此時此地却不願爭強好勝，她要保全實力才行。

二人站起離桌，在中央一站，「磨刀叟」冷漠地說道：「唐少堡主自知力量單薄，臨時邀請老夫和史姑娘二人護鏢，俗語說：拿人錢財，爲人消災。希望各位，看在老夫和史姑娘面上，高抬貴手，借一步路——」

「放屁！」「獵頭人魔」曹一凡早已忍耐不住，一腳踢翻了桌子，大吼着：「老雜碎！我操你媽！史君樂，我依你姐，今夜是見者有份，誰護鏢也是一樣。」

「大羅手」陰華廷「嘿嘿」獰笑着：「史君樂，妳大概又吃定了唐琦這隻童子鷄了吧！告訴妳，那是作夢。」

「武夷雙筆」和「琉球手」李氏兄弟及「河洛三煞」鄭家兄弟也聲氣相通，表示站在一條綫上。

掌柜的早知今夜有一場火併，已把細軟包起，隨時準備開溜。現在唯一坐得穩的只有冷月一個人了。

「嘻……」「磨刀叟」怪笑聲中，「琉球手」李氏兄弟已雙雙撲上。人未到厲喝聲已凜人心脾。

琉球手傳自中國，再傳入日本，被演譯爲空手道，都在中國武術的範疇以內。

既然「磨刀叟」已打招呼，琉球手是他獵殺的對象，在李氏兄弟呼嘯着凌空以「撇踢」左右攻上時，「磨刀叟」並不硬接，閃了開去。

李氏兄弟落地重開門戶，雙手由掌變抓，挽了幾個花，再次撲上，他們的攻勢表現了力和狠以及速度。

「磨刀叟」連讓三招，摸出了對方的攻勢路子，待二人再次凌空撲上時，銹刀嘯聲乍起，黃澄澄的刀幕，掩沒了他的瘦小身影。刀芒上下滾動，桌椅散開，一聲尖喝，李氏兄弟老二的頭顱，已被切去一半。

老大厲吼着攻上，「磨刀叟」單臂疾揮，「叭叭」連接一掌二肘和三腿，黃光乍展，李家老大的半個頭顱又飛滾出去。

「店小二……店小二。」「磨刀叟」呼叫着：「老夫說過，今夜要吃活人腦子八成沒有問題。」

眼見「磨刀叟」已發了利市，史君樂也不甘落後，而這時「武夷雙筆」也撲上來。日月雙輪撒出，接連三五下，抽身轉折，日輪變掃爲推。這兩個對手比琉球手還遜些，老大的肩骨被撞斷。老二連人帶筆撲上，想來個同歸於盡，可是史君樂久經大敵，那能使他如願，挫身半臥地上，雙輪合併左手，右手疾揚，七道白綫「嗤嗤」射出，對方的筆才遞出一半，自胸前雙乳間，直到會陰穴上端，整整齊齊，排列了七枚「白骨簪」。

這是史君樂的獨門暗器，以獸骨暗器，大都失之過輕，影响速度，但史君樂却有獨到的手法，只要出手，必是單數三，五，七，九枚，奇準無比。

「白簪骨」上淬有三十餘種劇毒，見血封喉，況且又在心臟附近，半聲怪嘯，原地倒下，屋中又恢復了平靜。她看看「磨刀叟」，像在比賽殺人紀錄似的。

裝銀子的馱簍仍放在大門外，可以淸楚看到，夜風捲起秋葉飛進屋中打轉。現在所賸下的，只有「河洛三熊」和「大羅手」及「獵頭人魔」五個人了。

不到半盞茶工夫，九人已去其四，陰華廷和曹一凡固然不怕史君樂，對「磨刀叟」那柄銹刀却十分忌憚。

只有在這種檔口，虛名才比生命更重要。況且，以曹，陰二人來說，仍不信聯手之下敵不住「磨刀叟」。

通常悲劇的發生，都是每個人把自己的實力估高了。

「陰華廷，曹一凡，在武林中成名不易，在黑道中混出名氣更不易，老夫的刀雖鈍，只要對準了脖子上的刀口，那和切豆腐也差不多，俗語說：退後半步，海闊天空。他日遇上，還可以交個朋友，如果二位——」

陰華廷乾笑一陣：「磨刀大俠，在下也有一言相告，唐家世代領導白道武林，耿直不阿，像今夜這種作風，人人知道必定包藏禍心，試問磨刀大俠卽使能順利得手，最後的敵人必是以逸待勞的唐琦，兄台武功固然非凡，自信能勝過『輪迴八式』嗎？」

「磨刀叟」掃了冷月一眼，冷月聳肩苦笑。

「老夫作業一向如此，二位如果不賣這份人情，老夫只好——」

「磨刀大俠請再三思，兵法云：戰術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大羅手」肅然地：「唐琦過去，一向是邪正不兩立，大俠若非當局者迷，必能看出他的居心！」

「陰華廷，你他媽的如果怕死，就挾着尾巴溜吧！專到如今，和這個老雜碎磨什麼牙？」撒下巨斧，向「河洛三熊」一交眼色，撲了上去。曹一凡已經按捺不住了。史君樂首先擋住「河洛三熊」，她以爲收拾這三個，比「磨刀叟」那兩個容易得多。

曹一凡巨斧當頭劈下，「磨刀叟」閃開，陰華廷還在猶豫。現在走吧！沒有藉口，「俠名」必定受損，如果出手，就是勝了，也無甚光采。

所以他仍在觀望。素自以「道義」作「幌子」，到了緊要關頭，「道義」是相當脆弱的。

「磨刀叟」閃閃避避，一味游門，曹一凡火起，「哇哇」窮叫，三十二斤重的巨斧，寒芒流瀉，自信勁厲的罡風就足以把瘦小的「磨刀叟」嚇退。一邊的陰華廷忽然對曹一凡有了信心。已打消了去意。

那邊的「河洛三熊」對付史君樂，堪堪應付。由於時時要提防她的「白骨簪」，實力就打了折扣。

「磨刀大俠，史姑娘，在下爲二位斟滿了酒，希望二位能在酒未涼之前結束，共謀一醉。」冷月坐山觀虎鬥自斟自飲。

曹一凡一陣猛攻，「磨刀叟」硬是不還手，陰華廷以爲，老賊不過如此，可能是後勁不繼，在這時機之下出手，不會落個不義之名，於是緩緩向前移動。

「磨刀叟」不過是在消耗曹一凡的體力，也造成他的輕敵心理，他知道，同時應付曹，陰二人，雖仍有把握，却要很久的時間，如果史君樂先得了手，很難保證不向他施襲。

看準了這一點，當曹一凡疾掃兩斧，一招用老尚未變招時，銹刀黃芒暴漲，突然捲向曹一凡的下盤，曹一凡回斧去格或閃避都太遲了。「卜嗤」聲中，曹一凡的一隻右大腿齊膝切斷，蓬然落地，單脚蹦跳着，又無法擧起巨斧。

陰華廷突然打住，暗暗後悔剛才爲什麼不走？而「河洛三熊」乍見曹一凡的慘狀，不免分神，日月輪呼嘯瀉至，日輪破肚而入，月輪切開了另一個的胸骨。

賸下一個駭極撤腿要跑，日輪脫手，沒入背心，屍體被震出兩丈之外。

「磨刀叟」在擦銹刀上的血漬，曹一凡面孔痙攣着：「陰華廷……你這個卑鄙的懦夫——」全力擧斧，向自己頭上劈去。「碴」地一聲，頭顱正中裂開，斧刃直達雙眉之間。

陰華廷自知不免，趁「磨刀叟」低頭擦刀，飛掠而至，如鷹隼搏兎，雷神肆虐，雙掌交錯猛劈。

「磨刀叟」早已提防偷襲，犀牛望月，撩出一刀，陰華廷是背水一戰，不能不用險招，抖臂橫移三五寸，銹刀在他的左肩上帶走一塊皮肉，但他一脚已踢中了「磨刀叟」的下顎。

這一脚用勁奇猛，「磨刀叟」的小身子在空中連翻三個觔斗，居然自窗檻上，一墊足，身子彈射而回。恰巧陰華廷冒險得手，緊緊跟上，要閃已經不及。

由於他在「磨刀叟」的上面平掠，「磨刀叟」的銹刀刀尖向上，左手按着刀背一劃。「唰——」像裂帛似的，陰華廷的前身自喉部到小腹處全部劃開，人還未落，心肝五臟已流了出來。如果不用險招，陰華廷可以支持三五十招。

這是狠的比賽，殘酷比賽，一個比一個狠辣。

「唐少堡主，」「磨刀叟」走近：「酒還是熱的吧？」端起一杯仰脖灌下，當史君樂取回了日輪，也走近端酒牛飲時，銹刀乍閃，已劈中她的肩窩，酒杯落地，史君樂踉蹌後退着：「老雜碎……你比我狠——」

「當然，三一三剩一，總不如二一添作五好些。」他鬆了手，那柄銹刀仍留在她的肩上，深入五六寸。

「老……雜碎……我看……這仍然不是……二一添作五的局面……你的下場……可能還不如我……」

「不可能！騷貨，妳該認命了！妳一生中不知糟塌了多少童子鷄。最後這一個，上天有眼，沒有讓妳得手，因爲妳太不配了。」他走近拔下銹刀，一脚把她踢出丈外。

但在史君樂身子尚未落地時，九道白綫飛瀉而至。

「磨刀叟」以爲那一刀已傷及肺部，加上這一脚又是踢在她的胸腹之間，絕對沒還手之力。這也是他忽畧了她的狠勁。

「磨刀叟」的動作够快，但這次手法又不同，她是以花雨手法施出，仍有三枚釘在「磨刀叟」的肩上及腰上。

史君樂的「白骨簪」出手，身子蓬然落地，再就沒有動一下。「磨刀叟」的綠豆眼猛翻着：「騷娘們，我比妳幸運些，妳身上不會沒有解藥吧？」他踉蹌着走向史君樂。

「是呀！那騷貨身上怎會沒有解藥呢？」冷月端起杯子，向「磨刀叟」照一照：「那解藥你不能用！」

「磨刀叟」愕然止步：「怎麼？你是說我不知用法？」

冷月搖頭：「不，是我不許你用。」

「磨刀叟」先是一驚，立即臉色一沉：「小嵬子，別以爲我中了毒簪，個把時辰之內，我還能穩住劇毒，收拾你這個失去大半武功的人綽綽有餘。」

冷月笑笑：「佩服，佩服！俗語說，虎死雄心在。况且你還沒有死——」他走近一脚把史君樂的屍體踢出窗外：「爲了報答你剛才的偏勞出手，我絕不向你下手，讓你自生自滅！」

「小嵬子！原來你們唐家都是一些隱惡揚善之輩，一個眞正居心仁厚的白道俠士，絕對說不出這種話來。」

「哈……」冷月一陣縱聲大笑，充分顯示了他的內力，也默認了對方的看法：「現在你可以發現一件秘密，而且已經發現了！也正因爲你有此發現，所以，不能讓你取到解藥。」

「你……你不是『小輪迴』唐琪……你是……你是獨行客冷月！」他的聲音也在顫抖了。

他點點頭：「因此，只好偏勞你把這個秘密帶到陰間去！」

「磨刀叟」集殘餘眞力，厲嘯着撲過來。一用力眼前就金星迸射，可是他得記住自己是「磨刀叟」，毒發之前，總要抓點什麼，人未到，銹刀先飛出，但冷月幾乎在銹刀離前胸不到三五寸時彈起。像一個人站在重重叠叠的巨浪巓峯之上，數起數伏，好像沒有借力，又回到座位上。

「磨刀叟」嘶呼着：「『趕浪無影十三飄』——」毒攻心脾，倒地而亡。

現在屋中眞的恢復了寧靜，只有牲口偶爾發出一聲悲嘶。

以這些江湖經驗豐富的人物來說，的確不該上當而被利用，尤其是「磨刀叟」，但是近一月來，武林中無人不知冷月死在雨花台附近洞中，而且是和唐琪互拚致死的，以冷月的身手，即使不敵而終於喪生，使唐琪重傷或失去大半武功却是非常

可能的事。

這些黑道人物口口聲聲說這不是唐家應有的作風，却又敢於合作，也正是基於這種想法，以爲唐琪的武功失去大半，一時權宜，非如此不可。

冷月乾了最後一杯酒，面向樓上，冷厲地：「『旋風快斬』，現在該輪到咱們了吧？」

果然，一個高大的人影出現在樓上梯口處，此人長髮披散，身着一襲黑亮長衫，雙手抄在袖內，同字臉，臥蠶眉，虎鼻，闊口，雙目有如天際寒星。

「旋風快斬」一步步走下樓梯，站在五步之外，忽然「嘎嘎」大笑起來。

「媽的，你笑什麼？」冷月站起來。

「難道你不知道自己很可笑？」

「待會動上手，你哭都來不及。」

「嘎嘎……」又是一陣狂笑：「當今世上，只有兩個人知道你的秘密，其中一個是我，另一個是『回春先生』嘎……」

撩撥的笑，使他五臟翻騰。在過去，作任何大案，從不隱蔽姓名和身份，他就是冷月，冷月有自己的作風，但自外型變了之後，有時連他自己也會懷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冷月？

也有些時候，爲了要配合自己的外貌，不得不違背自己的性子，做些類似唐琪的擧措，或唐家人光明仁厚的作風。

他極不願那樣，他要永遠保持自己的作風，可是他畢竟做了。更可怕的是，如果不能使外型恢復舊觀，今後的作風，可能有更多的改變，最後完全變成唐琪。

「你也是來搶巨珠的？」

「當然不，你的馱簍中有巨珠嗎？」

「你要銀子？」

「小廟的鬼，沒見過大香火！」「旋風快斬」哂然地：「這謠言八成是『回春先生』傳出來的，他的目的是要你把黑道上的人物逐個除去，你是知道，世上任何廢物，都是可以利用的。」

冷月「咻咻」的低吼着。他現在恨「回春先生」超過恨任何人：「那麼你是來看熱鬧的？」

又是一陣低沉的怪笑：「你該知道，死在洞中的冷月，本是『小輪迴』唐琪，却把你冷月的外型，易容爲唐琪，我相信他們必有重大的陰謀。而這陰謀的最終目的，必是針對着本人，因此，我是來超渡你的。」

句句字字，入目驚心。正由于他的外型頗像唐琪，以「回春先生」的奇術，把他的面貌變得和唐琪一樣，的確不是一件難事。正如把唐琪的外貌變得像冷月一樣是同樣的容易。他說得不錯，如此大費手脚改變兩個人，使死去的好人變成壞人，使活着的壞人讓武林中人把他當作正人君子，當然必有重大原因。

冷月只是還不完全同意「旋風快斬」的看法，原因是他知道自己的斤兩。他大笑着：「我們終于遇上了！最後不是你超渡我，也必是我超渡你。」

「旋風快斬」世故而冷傲地一笑：「冷月，你的機會很少，因爲弄死唐琪，是我計劃的一部份——」

「你？是你殺了『小輪迴』唐琪？」

「當然，你該知道，唐琪的身體和你差不多，他弄死你固然不易，你要殺死他也很難。那只是我在暗中弄了手脚。」

冷月森厲地一笑：「你的目的呢？」

「這只怪他和我有相同的愛好，走了同一條路。」

「你能不能說得淸楚點？」

「不必了！因爲你活不了多久，如果你能僥倖不死，很快就會弄淸這件事。」

冷月厲聲地：「當初你也弄昏了我，爲何沒有下毒手？」

「嘿……」「旋風快斬」點點頭：「並非我突發善心，或者念在你是同道份上而是『回春先生』那老狐狸適時趕到。」

「原來你也怕那個老狐狸！」

「老狐狸身手有限，醫術超羣，剖腦取瘤不讓華陀，開膛療疾扁鵲失色。自製丸散天下獨步，防身麻醉藥粉，不下十餘種，吸入少許，功力再深也得沉睡三五個時辰。像你我這種兩手血腥的人物，就不能落入他的手中。」

「尤其是你！」冷月輕蔑地：「去年七夕之夜，在黃鶴樓上連斬二十八首，其中有五人是附近士紳百姓，今年淸明在虎坵，一時性起，踏靑男女死傷四十三人，據說僅是由于在一朶名花面前吃了閉門羹，姓婁的，你沒有人性。」

「旋風快斬」婁大年陰森地一笑：「幼年歲月盡是痛苦和拂逆的事，自我藝成之日起，就隨心所欲——」他抽出手來，藍森森的掌心，顯示他的「藍砂掌」已到了爐火純靑的境界。

反正這場火併絕對不免，冷月雙掌疾絞，「趕浪無影十三飄」奇絕身法施出，瞬間欺近兩步之內。

「拍拍拍」連接三聲，婁大年紋風不動，冷月的馬步有點浮濫。

冷月的「修羅拳」在當今武林中，很少有人能接下五七招，但排山倒海的一陣狂攻，婁大年也僅僅飄閃了三個方位，才還了兩招。

「現在你該明白，也只有本人才有資格接收這萬餘兩銀子，也只有婁某可以永久佔有她。」

冷月已被盛怒所統治，並未注意他的最後一句話，「修羅拳」狠辣而雄渾，却無法衝破婁大年的掌幕。

冷月疾退五步，力貫雙臂，有如奔雷疾電，平擂，直打，橫掃，倒摜，加上他那詭譎的輕功，婁大年已不如剛才那麼輕鬆了。

但七八十招之後，冷月知道，自己仍是差了一籌，這是他絕不甘心的。

「自絕了吧！」婁大年命令式地：「只因爲你太像唐琪，和本人的利益發生了衝突。識時務者爲俊傑，讓你用自己的手了斷自己的生命，這是我對待敵人最仁慈的——」

冷月厲嘯着，「修羅拳」最後一式施出，罡氣四溢，氣幕聲如裂帛，屋中風燈都被震落熄滅。他那赤紅的眸子，獰視着婁大年的要害，像激流中的劍魚，溯流而上，猛搗婁大年的心窩。

婁大年嘴角上噙着不屑的獰笑，正要下煞手，屋外忽然傳來了「奪奪」之聲。

好像竹竿點在地上的聲音。

冷月已無後顧之憂，決心與敵偕亡，

這種心情，一是由于婁大年的確高他一籌，且是導致他被人暗算易容不幸的禍首罪魁。其次，一向孤傲的他，不屑冒充唐琦之名，而今後却又非冒充不可。因爲連他的忠實部下都不信任他。

生死在一髮之間，婁大年本已作出招準備，却突然收勢彈起身子，穿窗而出，冷月一拳搗出，一堵牆壁被擊倒一半。

待他追出，婁大年已失去了踪跡，皓月在天，秋風呼呼，除了他，這裏再也找不到一個活人了。

他當然弄不清婁大年半途而廢的原因，却知道並非怕他，恨恨地蹀蹀脚：「婁大年殺死了唐琦，却有人把我變成唐琦，其用意何在？要弄清這件事，必須找到『回春先生』這個老雜碎。而今夜一些黑道人物蜂湧而至，且聲言要搶我的銀兩及巨珠，可能又是『回春先生』散佈的謠言吧？要不，必是婁大年玩的手法，讓我力拚之後，他可以以逸待勞除去我，而獨得萬餘兩銀子。」

把銀子換成銀票，就輕鬆多了，內心的痛苦却與日俱增。一月後，在西子湖畔停留下來。

但是遊過西子湖，他立卽後悔了，凡是認識唐琦的人，都恭敬地向他招呼，不知道爲了甚麼？他不再否認是唐琦。

最使他無法忍受的，是在湖上隨時可以映照出他的面目，看到這面目他就想殺人，于是懷着憤恨心情，離開了客棧。

「唐少俠……唐少俠——」一個中年人急步走近，虔敬地招呼：「聽說你一舉擊斃了大賊冷月，爲武林除了一害，這件事馬上傳遍了整個武林，如果再把『旋風快斬』除去，武林從此就太平了！」

冷月內心厭惡萬分，可是又不便斥呵，敷衍一下繼續趕路，這人是金陵平安鏢局的鏢師，相當熱情，這時又跟上一步：「唐少俠，聽說霍家堡的霍姑娘也來到這裏，住在擲月樓客棧中。」

「謝謝！」冷月繼續前行，那人又追上來：「唐少俠，有件事我差點忘了！據本局總鏢頭說，『旋風快斬』婁大年，也在湖畔出現，所以本局已開始戒備了！」

「知道了！多謝。」冷月順湖邊走了數里，忽然停下來：「霍茵茵是金陵名媛，也是江南名花，我冷月沒有資格，可是婁大年在此出現，又是爲了甚麼？」

猛一揚頭，凝視着湖上的波紋，似有所悟，突然回頭，順路走回來。他感覺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把他吸引回來。

西子湖的夜，只有詩人可以形容它。

擲月樓有一半建在湖中，所以三面環水。接岸的正面，被高大的垂柳所掩蓋。

一更稍過，他坐在樓上雅座中，臨窗遠眺，一陣划水聲由遠而近，且傳來了鶯鶯嚦嚦的歌聲：「深閨二十秋，初嚐離愁！情緒千萬縷，易放難收，易放難收。燕子已去無消息，空餘萬斛閒愁，對明月低訴，何日把酒泛舟？」

這顯然只是半首哀婉的情歌，在秋風中低徊，倍感悽楚動人。

畫舫徐徐滑近，艙中有燈，一美人抱琵琶獨坐，船伕在後操槳。

冷月目力極佳，隱隱看出此女十分面熟，一時又想不起在何處見過？他一生壞事做得不少，唯獨不近女色，所以見過的絕色女人，當時雖有「臨淵羨魚」之情，稍後卽忘。

畫舫掉轉方向，似乎還不想攏岸，這時自另一邊馳來一艘較小的畫舫，不一會就追上了那美女的船，操槳者放下雙槳，像風中落葉似的，落在美女的畫舫上，這距離約有兩丈五六。

奇的是，人在小船上竄起，按理小船必定後退，但這小船反而緩緩前進，然後在湖上打轉，而這人上了畫舫，後面操作的船伕居然沒有發現。

「是婁大年這個賊！」冷月離座而起：「船中美女原來是霍茵茵。」

由于畫舫已掉轉方向，仍向湖心划去，在擲月樓上，已經看不到艙中景物了。

不知道是婁大年的深仇，或者是霍茵茵的安危深深地吸住了他，匆匆下樓，僱了一艘小畫舫，自己划着追去。

不久，他已經技巧地貼在霍茵茵的畫舫外舷上了。距水面不到一尺，好在湖水平穩，未弄濕衣衫。

「你對我的情意，我只有心領，但我的心目中，只有一個人……。」霍茵茵似乎早已認識了婁大年，却並不知道婁大年是殺死唐琦的眞兇。

「嗨！」婁大年深深嘆口氣：「像妳這樣的聰明人，居然看不出……。」他忽然打住，冷月可以猜到他的下文，一定是說唐琦已死，現在的唐琦是假的，他爲甚麼不揭開呢？

「是了！」冷月想起那天在河邊客棧中和婁大年火併之前，婁大年所說的話：這只怪他和我有相同的愛好，走了同一條路……。

分明他的所謂「愛好」就是指金陵名媛霍茵茵了，像婁大年這種殺人不眨眼的血魔，居然也會對她低聲下氣，可見女人的魅力之大。

「霍姑娘……難道妳還看不出，唐琦他……」

「他怎麼樣？」

「對妳並不熱中。」

「婁大年，妳說這種話，是因爲你忽視了我對他的情感，當今之世，沒有人能破壞我們。」

婁大年緊握雙拳，深深吁口氣壓抑怒火：「如果他已經不在了呢？」

「他永遠在，卽使有一天他眞的死了，也會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婁大年畢竟是婁大年，到目前爲止，還沒有表現他的凶殘，已經是相當斯文了，卽使是一個屠戶，在他心愛的女人面前也能表現他的斯文。終于拂袖而起：「我要帶妳走！」

陡然一驚，她冷漠地：「你的確有這種能力，而且當今武林中，任何一個也擋不住你。」

婁大年冷冷一笑：「我本不想這樣做，但必須這樣做。因爲有了妳，我才能天下無敵。」

霍茵茵堅決地站起來：「卽使擄走了我，也只是佔有了我的軀殼，永遠得不到我的心，我這次出來，就是找唐琦的。」

「他死了！妳難道不信？他就死在雨花台附近的石洞中！」婁大年激怒地：「

復活的是冷月，他不是唐琦！」

「不，我知道他就是唐琦！」

「嘿……」婁大年獰笑着，掠到艇尾，一掌把船伕擊落湖心，運槳如飛，向另一岸邊馳去，湖上有一層淡淡的輕霧，在霍茵茵心目中，那是抹不去的哀愁吧？

金陵名花，國色天香，卽使是在發怒懷恨時，那儀態也十分撩人，要不，像婁大年這個血魔，怎會有此耐心？

一個人影翻上畫舫，急馳的船身，竟紋風不動：「婁大年——」

婁大年乍見冷月，長笑而起，飛落前舷：「你來得正好，只要承認你不是唐琦，只是他的替身，我婁大年看在霍姑娘份上，決定放你一條生路！」

「你配嗎？霍姑娘是何許人？」

「姓冷的，你也是一號人物，總不會數典忘祖，連本姓也出賣了吧？」

「根本是一派胡言——」拳出如風，猛擊對方的乳根穴，現在連他自己也感到奇怪，爲甚麼不承認自己的身份？

婁大年怒極格擋閃挪，在狹小的前舷上，有時在數尺方圓之地，也能作三五個不同的轉折，回敬五七掌，把冷月逼退三四步。

「冷月……這是你的一綫生機——」

「不，他就是唐琦，我永不懷疑他是唐琦！」霍茵茵對唐琦眞是死心塌地了。

婁大年咬牙切齒地：「霍姑娘，妳也是出自中原武學名門，難道看不出他的武功路數？」

那知霍茵茵哂然一笑：「唐家堡所以能領導武林，俠名和武學數代不墜，正因爲唐家的武學博大，無所不精，這倒顯示你少見多怪了！」

這些話明是強詞奪理，但是婁大年却仍以爲是她痴心儘量找理由袒護他。婁大年當然不信霍茵茵已知冷月冒充唐琦。

正因爲這樣，就更加暴怒，非除去這個眼中釘不可。

在狹小地方拚搏，更容易分出高下強弱。加之婁大年絕招盡出，掌掌不離要害，不久冷月就支持不住了。

冷月和婁大年的武功相差不多，爲甚麼支持不久呢？這就是心神不穩所致，他矛盾迷惘，莫適莫從，論凶狠，絕不輸于婁大年，只是比婁大年有人性而已。他明知披了唐琦的外型，有傷自尊，但在緊要關頭，却又不願傷霍茵茵的心。

婁大年的藍色巨掌，在他的胸前翻覆攻擊五六次，最後奇妙地切中了他的左胸，飛落湖中。

霍茵茵悲呼着要下湖救人，婁大年去拉她，玉手疾揚，「拍拍拍拍」四個耳光全部擊中。

就是向婁大年身上潑水也潑不到他的身上，如果他不讓她打，十個霍茵茵也沾不到他的衣襟。雖然霍家堡幾乎和唐家堡齊名，但女孩子太美太嬌貴了，作父母的反而不忍使她練功受苦。

這份善意是好的，怎奈霍家名氣太大，後人就受了盛名之累，人人都以爲霍茵茵的武功必定驚人。但也只有幾人知道她的身手有限，包括婁大年和冷月在內。

就在相持不下時，湖面上傳來了吟哦聲：「百草我先嚐，妙手精岐黃；藥救有緣人，善惡必消長……」

婁大年如被蛇咬，狠聲地：「這個老狐狸跟定了我，霍茵茵，妳是我的……」「嗤」地一聲鑽入湖中，沒有多久，冷月反而浮了上來，看來。已經灌飽了一肚子水。

一艘瓜皮小艇飛馳而至，相距三丈，一老人一點手中竹杖，飛掠畫舫前舷：「茵茵，這小子沒有死吧？」

「沒有，『回春先生』，但要趕快救人。」

撈上冷月，弄上瓜皮小舟：「茵茵，五天後，到山上來找我們，老夫有事要先走一步了！」

×　×

在孤山之巓一個茅屋中，冷月伏在一口破鍋上，肚中的水全被擠出，「回春先生」在爲他推拏活血。

冷月終于悠悠甦醒，睜開眼望着一個半聾的老人：「你是『回春先生』？」

「不錯。」

「是你一手把我改變的？」

「不錯。」

「爲甚麼？」

「我要救你。」「回春先生」肅然地：「當今武林，能救你只有老夫一人。」

一躍而起，切齒叱叫着：「老雜碎！你知道我多麼恨你？」

「我知道，可是我也知道，有一天你會感激我，因爲不久的將來，你會成爲武林共仰的英雄，而不是一個人見人怕，敢怒而不敢言的血賊，你將成爲武林救星，萬家生佛。」

「放屁！你的手段卑鄙，你的心地比我還毒——」身形電閃，一拳把「回春先生」打出五六步：「你害得我太慘！我要零碎收拾你。」

「回春先生」站起來，口角滲出血絲：「是的，在某一方面來說，我的手段的確夠毒夠狠，但爲了天下蒼生，武林命脈，我不得不借重你！」

一步步逼近，面孔抽搐着：「我知道，你把我易容，變成唐琦，旨在使我衆叛親離，自相殘殺，這叫以毒攻毒。可是，我要先宰了你。」

「我死不足惜，但我相信你不會那麼愚蠢！」「回春先生」悽然一嘆：「婁大年要消滅整個武林，濫殺無辜，『小輪迴』唐琦已喪其手，霍家堡堡主霍長風，也就是霍姑娘的長兄，也遭了毒手，到現在僅僅年餘，毀在他手中的成名俠士，已有二十餘位，無辜百姓還未包括在內，老夫眼看正義之士都將不免，想來想去，只有你——」

「放屁！」額上青筋暴起，再次閃身，一腳把「回春先生」踢了個觔斗：「你明明看到姓冷的不是他的敵手。」

「不錯，你雖然仍非敵手，但相差不多，所以兩戰皆輸，而且輸得太快，那是由于你心神分散，信心喪失——」

「老王八蛋！要不是你把我整到這般地步，我怎會喪失信心？」

「不要悲觀，更不要抱怨。老夫認爲你必能戰勝他，才看上了你——」

「你又在說謊！」冷月準備要再次出

手。

「你先聽我說，你的『修羅拳』就像一劑良藥而缺少了一味藥引子一樣，威力大減，如果能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威力必定倍增。」

「你他媽的又在胡扯。」

「回春先生」揮揮手：「唐家的『輪迴八式』本是天下無雙，而唐堡主生前只傳了唐琦七式，那是因爲最後一式太歹毒，有傷天和，秘而未傳，也是怕唐琦少年氣盛，恃技傲物，本待三十以後再傳他，未料被人暗算——」

冷月厲聲地：「這種沒有用的馬後炮不是白放？」

「不，老夫和唐堡主是多年之交，只有我知道他那最後一式『輪迴掌』。」

「你……你要我……學唐家的武功，拾別人的牙慧，冒別人名爲武林賣命？」冷月暴跳着：「你簡直在作春秋大夢！」

「回春先生」肅然地：「古語說：善欲人知不是眞善。古今豪俠奇士，都如鳳鵬霧豹，虛名之累，避之尚且不及，況且，婁大年對霍姑娘勢在必得，不論你是眞唐琦或假唐琦，都不能使他得手。」

「這又是你的激將陰謀！」他嘶吼着：「告訴你，我是假唐琦！」

「可是在別人心目中你是眞唐琦。當今之世，除了老夫和『旋風快斬』婁大年，沒有人知道唐琦已死，冷月，這是魔道的分野，善惡正邪的殊途。望你愼重攷慮。最後我必須强調的是，你的心地善良，和婁大年截然不同，這也正是我敢于借重你委以救世大任的主要動機。」

冷月雖仍在「咻咻」喘氣，殺機却收斂不少，他隱隱感覺，有一股力量在督促他接近正義，他不敢確定婁大年的仇或者霍茵茵的愛？

「我想知道一件事，老雜碎！這件事也許可以決定我是否接受你的建議。」

「回春先生」蒼白的臉上有了喜色：「請說吧！」

「如果我學了『輪迴八式』的最後一式，宰了婁大年之後，你能不能使我的相貌恢復舊觀？」

「回春先生」閉上眼，這是難以回答的。但他必須回答，而且還要肯定回答。只是肯定回答的後果，要他一人承當：「我能！」聲音是悚慄的。

「如果辦不到又如何？」

死亡的神色在「回春先生」眉宇間跳躍着：「如果老夫做不到，願以項上人頭賠償。」

雖然人人都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別人重要，但在目前，這保證應該是最值得的了。況且，他不能殺「回春先生」，要恢復本來面目，非他不可。

× ×

以冷月的智慧，以及武學根基，要精研一式武功，五七天的時間已經够了。

第七天晚上，「回春先生」聲言去蘇州辦事，明天才能回來，冷月練了一會初學的一式，深深覺得這一式固然狠辣奇詭無比，却未必歹毒，正道俠士研出的武功的確非同凡俗。

當然，要不是他本身具有深厚功力，這一式也不會有太大的威力。

他仰望着一鉤冷月，徐徐地吁口氣。山下傳來了輕靈的脚步聲。

小徑上一個纖纖人影向山上移動。他的心在震動，因爲他看出那是金陵名花霍茵茵，而且還抱着她那具琵琶。

「唐琦……唐琦……」她撲入他的懷中，柔若無骨，清涼無汗。他的心開始盪漾。就春風下的冰，開始溶解了。

他要摟住她，這是一種本能，不僅是因爲她是金陵第一名花吧？但是，她口口聲聲叫他唐琦。他是唐琦的替身，她愛的人已死，而他獲得的却是一種自欺的愛，他不是這種易於滿足的人。

推開了她：「不，妳不要這樣，我不是——」

她拉着他往裏走，而且不給他機會說話：「唐琦，我們已經訂過婚了！相信我，我不是輕狂，而是爲了使你快樂，唐琦，喝酒好嗎？」

酒是最好的東西，尤其是心情苦悶，無法自遣的時候。她下厨弄了兩樣菜，這裏有整罎的花雕。

茅屋，孤燈，醇酒和美人。他開始大口灌酒，明知自己所得到的是假的，或者是掠人之美，要完全拒絕這種感人的，逼眞的柔情又談何容易？

因此，只有大量喝酒，讓這種局面不會產生某種後果。

她又彈着琵琶唱起來：深閨二十秋，初嚐離愁，情絲千萬縷，易放難收，易放難收。燕子已去無消息，空餘萬斛閒愁，對明月低訴，何日把酒泛舟……。

他忽然伸出手，按住了她的香肩，琵琶餘音嬝嬝，回眸一笑，萬種風流，滿腔熱情，都在這嫣然一笑中。

她拍拍他的手背，放下琵琶站起來，他托起她的身子，向內間移動着，炙人的目光互接，她震顫着避開……。

屋內孤燈乍熄，外面的皓月更顯得明亮。這是一個美好的夜，無論是對霍茵茵或冷月。

× ×

另一個美好的夜來臨，「回春先生」還沒有回來，他和霍茵茵携手徜徉在月色中。

「我應該告訴妳一件事——」

她揮手打斷他的話：「我知道你要說的。所以你不必說出來。」

「可是，我不能永遠披着別人的皮接受——」

一條高大的黑影一閃而至，接着傳來了死神般的獰笑：「姓冷的，今夜，你將成爲所有死得最慘烈的人之一。」

「也許！」冷月推開霍茵茵，讓她退到三五丈外，輕蔑地一笑：「我也會使你變成一個在痛苦絕望死去的人。因爲你最重視的戰利品，已經是我的人了。」

婁大年低吼着，血紅的眸子掃視了霍茵茵一下，然後瞄向冷月的要害：「你眞是一個蠢貨，只要讓出一個女人，就可以多活幾年，但你沒有多加攷慮。」

「這原因很簡單。」冷月淡然地：「因爲她就是我的生命，我對她的需要和重視，遠超過你對她的千萬倍。」

厲嘯聲中，兩個人影由分而合，肘，掌，拳，脚，封，架，格，擄，招招接實

，誰也不甘躲避。這不是骨肉的接觸，而是生鐵和生鐵，精鋼和精鋼撞擊。

飛躍中凌空出手，翻滾時就地施招，血目互相獰視，森森白齒「格格」磨切。霍茵茵在一邊打氣：「唐琦，再加點勁！你一定能殺死此賊。」

她的鼓勵是有用的，可惜她喊的是唐琦，這是冷月的心病，每次聽到她叫他唐琦，就感到矛盾和痛苦。

因此，沒有後顧的力搏，由于心情的惡劣，立即落了下風。「蓬蓬」兩拳，正中冷月左肩，踉蹌後退時，婁大年如附骨之蛆，腿上帶着嘯風聲襲到，「叭」地一聲踢中了冷月的腰部。

冷月身子飛出，暗暗嚥下一口鮮血。一邊的霍茵茵撲了上來。這在婁大年來說，比一隻小兎子還要輕鬆些。

「血賊，你不能傷他，快滾！滾出中原！」她攻擊着，婁大年還不忍下毒手：「跟我走吧！除了我，沒有任何人能保護妳，不受任何傷害。」

「作夢！世上的男人死光了也輪不到你！」

婁大年的濃眉上跳躍着恨怒和殺機，伸手抄住了她的右臂：「茵茵，相信我，只有我對妳才是眞心的——」

「放開她！」冷月掠回來，婁大年鬆了手却縱聲狂笑：「好吧！姓婁的成全你們——」兩條人影再次疾合，像兩個瘋神，嘶喝沉吼，拳脚如狂風驟雨，在有限的空間內纏鬥。掌如刀橫劈直切，指如鈎，揮瀉不離要害，拳脚猛如落磐，銳風撕裂着氣幕。當婁大年陰哼聲中，施出殺手時，冷月終于不得不施出「輪迴掌」最後一式。

罡氣四溢，草木土石橫飛，無儔的勁力接實，兩個身子如狂風中的敗葉飛了出去。

「唐琦——」霍茵茵奔上去，驚得粉面失色。冷月口鼻鮮血汩汩流濺，在月光下臉上沒有一絲血色。

那邊的婁大年也差不多，胸骨斷了五根，血透胸衣，氣如游絲。但是，在霍茵茵的悲呼中，二人不久就醒來，而且搖晃着站起，一寸寸地接近。

二人獰視片刻，婁大年喘着：「最後一式……好像是唐家的『輪迴八式』——」幾乎二人同時出手，冷月格開一拳，他的右手忽然幻成千百隻，然後力擊而出。

「卜嗤」一聲，右手全部沒入婁大年胸腔之中，婁大年血口忽張，面孔扭曲五官離位，但兇殘成性的他，雙指如戟，戳入冷月雙目之中。眼球脫眶而出。

婁大年的屍體倒地，冷月不失爲一條鐵漢，雙手捂面：「霍姑娘，妳的戲演完了……我已經爲你們達到了除害的目的。」

「我早就知道，冷大哥，我眞正喜歡的是你，那是自你被易容以前的事……冷大哥，請信任我。『回春先生』……快來救人哪！」

她早已看到，「回春先生」在二人力搏時就回到茅屋中，但連叫數聲沒有回應，她奔入屋中，立即發出一聲慘呼。

「回春先生」已經自絕，而且留下了兩封絕命書，那是留給他的兒子和冷，霍二人的。他說明爲了拯救武林，他做了一件十分大胆的事，以冷月冒充唐琦，對不起唐家故人，而他答應冷月，除去大害之後爲他恢復本來面目，那也是做不到的，爲正義而欺人，自絕謝罪，可以及身而了。絕命書上說明如何救治冷月，並希圓滿解決他們二人之間的情感。給兒子的絕命書上，有些醫藥上的秘方，留以濟世。

他死得很壯烈，但沒有人說他做得不對，却有人說他死得可惜。

× ×

血魔被除，唐琦的俠名更大了。知道他的身份者只有霍茵茵一人，傷愈之後，雙雙離家遠行，俠蹤不定。武林中只是傳說，有一雙蒙面奇俠，來去無蹤，維護武林正義，却無人知道他們的身份。

失去了雙目，透過記憶和手的觸摸，他仍然可以看到愛妻霍茵茵。如果失去理性，有眼也等于無珠。人生下就有兩條路可走，但要一個人放棄舊路改走新路，那要具備無比的勇氣和決心。（全文完）

名著預告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小五公子」 孫玉鑫・著

孫玉鑫君爲武壇怪傑，其作品均具詭譎變幻，曲折傳奇之獨特性，再加上行文通暢，結構緊湊，故甚得時下一般武俠小說讀者愛戴。「小五公子」將繼「鬼船」後在本刊連載發表，該故事清新俗脫，離奇莫測，請讀者拭目以待，留意刊出日期。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

上回書至七王爺授權岳秀，全盤處理王府中的魔徒，岳秀首對王妃盤詰，致惹龍鳳會之驚怒，甘違法紀，發動圍攻七王爺暫時居住的荷花軒，龍鳳會中高手雲集，更在荷花軒外的茶林中埋伏强弓手向抵抗的岳秀射擊，同時發動水陸兩路向荷花軒進襲，岳秀、王召、譚雲、歐陽俊、朱奇、唐嘯、楊玉燕等保護七王爺的盡力保護，抗拒强敵的，拚命力拒，數度激鬥，終把敵人的强烈攻勢壓抑下去，此時東方現曙，敵人按兵不動，王召不禁感慨繫之的發出慨嘆說，萬料不到堂堂王府竟被江湖悍匪盤踞——

＊＊＊＊＊＊＊＊＊＊＊＊＊＊＊＊

劍賽矢龍嬌　掌如冷電閃

但見垂掛的軟簾啓動，七王爺緩步行了出來，接道：「不錯，如非岳弟和諸位好漢仗義相助，小王早被他們挾持了。」

岳秀道：「如非我們插手介入，他們也許還不會發動。」

七王爺道：「你們不插手介入，我已是他們囊中之物，隨時隨地，他們都可以下手對付我了。」

岳秀微微一笑，道：「大哥，他們這等大批人手，混入禁宮，難道你就完全沒有察覺麼？」

七王爺道：「府中之事，大大小小都由那水總管負責，我很少過問，想不到這位追隨我數十年的人，竟然也和他們勾結起來，小王一旦脫困，必要先殺此人。」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王爺，他們混入府中時日不短了，所以，遲遲不對大哥下手，也許還別有所圖。」

七王爺道：「這個，我就想不明白了，府中除我之外，再無值得他們下手的人，如是他想取府中財物，似乎也用不着拖延這久時間了。」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這中間，或有咱們不明之處……」

只聽胆叟朱奇的聲音，道：「甚麼人？還不給我站住。」

岳秀凝目向外望去，只見一全身白衣少年，停步在荷軒三丈以外。

楊玉燕手中扣了兩枚蜂翼鏢，低聲道：「大哥，我給他兩鏢如何？」

岳秀搖頭，道：「二公子和歐陽兄，都還未坐息過來，咱們盡量拖延時間。」

楊玉燕微微一笑，未再答話。

岳秀緩步行出去，直到白衣少年身前五尺左右處，才停了下來。

日光下，只見那白衣少年的臉色，和他衣服一般的白法，白的不見一點血色。

他長的並不醜，五官端正，輪廓秀麗，只是臉上那份蒼白，看上去如寒冰一般，加上那緊繃，肅冷的神情，似乎他全身上都散發出一股森寒之氣。

岳秀暗暗一提眞氣，凝神戒備，緩緩



說道：「閣下找人？」

白衣人兩道冷厲的目光，一掠岳秀道：「你是岳秀？」

岳秀道：「閣下怎麼稱呼。」

白衣人道：「冷白。」

岳秀心中暗道：名如其人，又冷又白，但名字却是從未聽過。

心中風車般轉了一轉，道：「幸會，幸會。」

冷白道：「不用客氣，想你也沒有聽過冷某人的名字。」

岳秀道：「確未聽過，但何足爲奇，我岳秀這個名字，江湖上也沒有幾個人知道？」

冷白道：「倒也不錯，冷某人，也只是剛剛聽到岳秀這兩個字。」

岳秀淡淡一笑，說道：「冷兄有何見教？」

冷白道：「只一件事，希望你能够答允。」

岳秀道：「那要看甚麼事了？」

冷白道：「帶着你的人馬上離去。」

岳秀哦了一聲，道：「此事太大，在下得想一想才能決定。」

冷白道：「要想多久時間，才能够決定？」

岳秀道：「午時前可以答覆閣下。」

冷白有些意外的感覺，怔了一怔，道：「人人都說你岳秀很高傲，但冷某人看來，你岳秀倒是一個很知趣的人。」

岳秀身負絕技，生性淡泊，但對敵用謀，却有着絕對的冷靜，微微一笑，道：「冷兄誇獎了。」

冷白道：「可惜是，我們不能等。」

岳秀道：「冷兄的意思是——」

冷白接道：「立刻走！不能多停留片刻時光。」

岳秀道：「這是你冷兄的意思呢？還是你冷兄受命而來。」

冷白道：「誰的意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立刻離去。」

岳秀道：「眞是抱歉的很，在下不像冷兄一樣，能够立刻決定，我要和他們商量一下才成！」

冷白道：「有一件事，也許你沒弄清楚，在下是要你帶着你的人離開，朱毅却要留下來。」

岳秀點點頭，道：「我明白，但在下已說的很淸楚，我得和他們商量一下。」

冷白道：「給你一頓飯應該够了。」

說完話，轉身向前行去。

岳秀望着冷白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茶花叢中，才轉身一躍，回入荷軒。

七王爺道：「我聽到你們談話……」

岳秀接道：「這人很狂，也很怪。」

七王爺突然歎一口氣，道：「兄弟，如是你發覺了突圍不易，那就答應他們，我相信我就算落在他們的手中，他們也不敢加害於我。」

岳秀雙目神光一閃，歎口氣，道：「看來，大哥對小弟爲人，還不瞭解……」

語聲微微一頓，道：「小弟雖然淡泊名利，但却不是無情無義的人，對敵搏殺，不能聽憑敵人之命，兵不厭詐，應該選擇對我們最有利的時機再動，大哥對小弟如此誤會……」

七王爺接道：「兄弟，別多問，咱們兄弟，一見如故，你就算爲我，受傷丟命，咱們有這份交情，但這些英雄好漢，未食王祿，怎能要人家爲我拚命。」

墨龍王召哈哈一笑，道：「想不到啊！貴爲王爺的人，還這麼通達事理，行！就憑你這一句話，咱們死而無憾。」

岳秀微微一笑，道：「大哥！敵勢的强大，確出了我意料之外，不過，你放心，集在這荷花軒的人雖不多，但却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雖然出身草莽，但都是血性漢子，承他們看得起我，跟我進了王府，我們大家最大的心願，就要使你不受毫髮之傷，你耳根爲箭所創，小弟我已經很慚愧了，決不能再讓你受點傷害。」

七王爺道：「兄弟，我……」

岳秀接道：「大哥別說見外話，小弟只要有一口氣在，他就別想傷害到你。」

七王爺笑一笑，道：「兄弟，我不說甚麼啦！如是咱們能脫了今日之危，我要你帮我作一件事。」

岳秀道：「甚麼事？」

七王爺道：「這幾位，希望你要他們留下來，江湖匪徒，爲患至此，我要借重他們，大搜惡徒，我担保，三年內，他們都升到四品銜的武將。」

岳秀笑一笑，道：「好！我盡力勸說他們……」

只聽朱奇厲聲喝道：「好小子，又來了。」

岳秀轉頭看去，只見那白衣少年挺胸昂首，大步向前行來。

只是，這一次，他手中多一把長劍。

岳秀一皺眉頭，道：「朱奇小心，這人的形像很怪。」

胆叟朱奇雙手一探，又取子母金環。

他闖蕩江湖數十年，手中子母金環，又稱子母離魂圈，在這對兵刃之下，不知打敗了多少高手，江湖盜匪，近年來，已然很少施用兵刃，聽得岳秀招呼，立生警覺，亮出了兵刃。

岳秀回顧了楊玉燕一眼，道：「長劍借給我用用。」

楊玉燕伸手解下長劍，遞了過去。

墨龍王召，眼看岳秀愼重的樣子，低聲說道：「岳少俠，這小子很紮手麼？」

岳秀說道：「來人很狂傲，而且他神色中，有一股冷森寒厲之氣，如非劍上有特殊的造詣，必然有着一種奇毒的武功修爲。」

王召道：「那也用不着岳少俠親自出手，王某去助朱兄一臂就是。」

岳秀伸手一攔，道：「王兄且慢，你留此替譚二公子和歐陽兄護法，兄弟去瞧瞧，朱奇如果能應付下來，兄弟就不出來了。」

王召心知岳秀武功，强他數倍，自然不便再堅持了。

但他心中，却有着老大的不舒服，忖道：「出了你岳秀這麼一位少年英雄人物，我們已是黯然失色，如若個個都像你一樣，我們還有何顏面混得下去，那白衣人年紀也不太大……」

心中忖思之間，那白衣人已然到了荷軒前大樹旁側。

朱奇疾快的閃身而出，白髯飄風，攔住了白衣人的去路。

白衣人冷笑一聲，道：「在下冷白，你快閃開去，要岳秀出來答話。」

朱奇一揚手的子母金環，冷聲道：「見我們不難，先勝過區區在下手中這對離魂圈。」

冷白兩道冷厲的目光，都注在朱奇的臉上，瞧了一陣，說道：「你是岳秀的從僕？」

朱奇道：「不錯，你小子似乎是有些奇怪。」

冷白一揮手，道：「殺你不武，快叫岳秀出來。」

朱奇冷笑一聲，道：「你小子耳朵有毛病，是不是？我說過，勝了你朱老爺手中的兵刃，敝主人自會出來。」

冷白道：「老匹夫，我不願殺你，你倒是想找死了。」

朱奇在江湖上，縱橫數十年，幾時受人這等喝罵過，怒喝一聲，雙環一震，兩道金光，分由兩側捲去。

忽然間，白光一閃，一對子母金環，盡被封了出去，緊接着長劍三閃，三道劍芒，綿連而至。

被人一出手，封開雙環，朱奇已感覺到情形不對，立刻挫手一收金環，改採守勢。

但那冷白三道劍芒，却連綿而至。

朱奇雙環疾展，幻起一片金光護身，封開了三劍。

冷白第四劍，却適時而至，那正是朱奇雙環封開劍勢後，留下來的空隙。

這一劍，正刺向朱奇的左肋。

朱奇看的很淸楚，但他就是沒有法子閃開。

忽然間，一道冷芒，橫裏飛來，封開了冷白一劍。

是頑童唐嘯，這兩位年齡相差數十歲的忘年之交，彼此，却有無比的關心，唐嘯看過了朱奇接下對方一劍，已知朱奇遇上了强敵，立時飛身而下，悄然站在一側，適時的封開了冷白一劍，救了朱奇。

冷白劍勢一頓，冷冷說道：「你們兩個人一起來吧。」

其實，不用他說，唐嘯和朱奇，已然聯手而出。

閻羅判和子母金環，交織成一片冷厲的寒芒，攻向冷白。

胆叟，頑童，很少有聯手出敵的機會，但兩人都練習一套合搏之術，雙環一判，配合的精妙無比。

可是冷白的劍勢，奇怪無比，刷刷兩劍，竟然生生把兩人結合嚴密的攻守之勢，硬給分開。

王召一側觀戰，臉上一直帶着微微的笑意。

但目睹了冷白兩劍之後，臉上笑容，突然受到了凍結，變成了一臉驚愕神色。

需知，武功高强的人，雖然在一側觀戰，但却總喜歡把敵方的攻勢，比作攻向自己，然後，立刻想出了破解之法，再看看自己的朋友，迎敵之法，是否和自己一樣。

但那冷白的兩劍，王召竟然想不起破解之法。

同時，胆叟，頑童，雙雙被逼散開去，那說明了兩人也是無法應付敵人攻勢。

岳秀幸好及時而至，長劍探出，噹的一聲，接下了冷白第三劍的攻勢。

胆叟，頑童，自從聯手闖蕩江湖之後，從來沒有遇過這樣厲害的敵手，一時間，呆在當地。

岳秀冷冷的說道：「快些退下去，守住廳門。」

原來，這一刻工夫，那茶花叢上，已經現出了四個人，緩緩向荷軒逼來。

在那荷軒兩側，也各有四人，向前逼了過來。

對方之中，確有高人，似乎是已料定了，岳秀等在等待時機，所以，竟然提前發動攻勢，不讓岳秀等選擇有利的決戰時機。

冷白忽然收住了劍勢，冷冷的說道：「岳秀，你們商量好了沒有？」

岳秀搖搖頭，道：「閣下發動的太快了。」

冷白道：「岳秀，這並不是一件太難的決定，我們更不希望等到你選擇的時間裏，再行決戰。」

岳秀道：「冷白，我岳某人，一生中最大的忌諱，就是不喜歡受人威脅。」

冷白道：「很剛正的漢子，不過，一個人要識時務，如是一個冷傲的連時務也不認識，那就是自取滅亡了。」

岳秀暗暗忖道：「譚雲，歐陽俊，不知是否已調息完畢，也許外面這番紛擾，已然驚動了他們。」

心中念轉，決心盡可能拖延一些時間，多上片刻工夫也好。

日光轉動，冷冷的掃掠了那由三面接近荷軒的十二個大漢，緩緩說道：「冷白，你不是來談判，你是要逼我訂城下之盟了。」

冷白有些得意的道：「如是，你覺着，形勢如此，何不明哲保身。」

岳秀道：「冷白，如若咱們把立場對調一下呢？」

冷白笑一笑，道：「那我就認眞的衡量了一下……」

岳秀接道：「我問你如何決定？」

冷白道：「自求多福，不作無異的犧牲。」

岳秀故作憤怒的說道：「冷白，你可是覺着贏定了。」

冷白道：「看局勢，我們已然穩操左劵。」

這時，逼向荷軒的人手，已然距岳秀不足十尺。

冷白緩緩揚動了一下長劍，道：「岳秀，你想通了。」

岳秀目光銳利，看那逼近身側的十二名大漢，右手執着兵刃，左手緊緊握着，不知抓的甚麼東西。

小啓

「九月鷹飛」作者古龍君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岳秀和冷白相對而立，十二個手執兵刃大漢環佈一個半週形，圍着岳秀。

這就給岳秀一種莫可推斷的威脅。那緊握的左手中，可能是易燃的藥物，準備火焚荷軒。

但也可能是奇毒的暗器，準備傷人爲主。

這當兒，突聞譚雲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岳兄，可要兄弟出去助你一臂之力麼？」

岳秀心中一寬，高聲說道：「不用了，據荷軒以拒强敵。」

這無疑是對譚雲等的指示。

很自然的譚雲暫時取代了岳秀的地位，立時展開佈置。

胆叟，頑童，被召到荷軒門口防守正面，王召由後窗監視水面，以防敵人由小舟越渡，後面呼應。

楊玉燕以保護七王爺爲主，但可用暗器支援，阻襲來敵，自己和歐陽俊，機動策應。

迅快佈置好了對敵的陣勢，譚雲才高聲說道：「岳兄，不用手下留情，咱們以寡擊衆，如再不施下辣手，豈不是要大大吃虧了麼？」

這番話，用意是全在弦外之音，那無疑是通知了岳秀，整個荷軒的佈置，已經完成。

七王爺突然舉步向荷軒外面行來，一面高聲說道：「岳兄弟，叫他們首腦過來見我。」

譚雲吃了一驚，橫身攔在七王爺的身前，低聲道：「七王爺，你保重，强敵已然逼到十幾尺外，暗器舉手可及。」

七王爺微微一笑，道：「譚少俠，我不能一直躲着他們，是麼？」

這時，胆叟朱奇，頑童唐嘯，並肩兒排立在七王爺的身前，顯然是替七王爺阻擋暗器。

七王爺心中很感動，停下了向軒外衝行的腳步。

楊玉燕左手握着岳秀留下的雁翎刀，右手扣着四枚蜂翼鏢，低聲說道：「王爺，別讓岳大哥太爲難，你如衝出荷軒，勢必把他的計劃佈置擾亂了。」

七王爺歎口氣，道：「好吧！我不出去，但我也不要躲起來，我要站在這裏，看看諸位搏殺强敵的情形。」

羣豪都不便再勸，只好由他。譚雲暗中下令，全力保護他的安全。

岳秀和冷白對面而立，十二個手執兵刃大漢，却環佈一個半週形，圍着岳秀。

冷白森沉一笑，道：「岳秀，我好像看明白了一件事。」

岳秀冷冷說道：「閣下有何見教？」

冷白道：「你沒有能力控制大局。」

岳秀道：「冷白，你一定要激起我的殺機麼？」

冷白淡淡一笑，道：「岳秀，我們一動上手，佈守這週圍的人，就會全力衝向荷花軒，只要我能纏住你片刻工夫，整個荷花軒，都將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岳秀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高聲說道：「我岳某人最不喜歡殺人，但如諸位迫我非要殺人不可，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了？」

冷白突然一提長劍，道：「岳秀，天山四傑，以及黃姑娘，都再三告誡於我，

知道你武功高强……」

岳秀冷冷接道：「閣下也很高明，是我出道以來，所遇的罕見高手。」

冷白哈哈一陣大笑，說道：「誇獎，誇獎……」

語聲一頓，又轉冷厲，接道：「在我們目下集於此地的人手中，兄弟算不上第一高手。」

岳秀道：「這是威脅麼？」

冷白道：「不是，在下說眞實。」

岳秀心中暗罵，口中却說道：「看來，閣下很謙虛。」

冷白道：「岳秀只怕你還不明白。」

岳秀嗯了一聲，道：「冷兄如肯見告，在下洗耳恭聽。」

冷白的臉上，突然泛現出一股很奇怪的表情，道：「我很想殺死你，甚至不擇手段，但我又不願太傷害她，這就是我遲疑着不和你動手的原因。」

岳秀一皺眉頭，道：「冷兄，閣下的話，在下有些不太明白。」

冷白道：「你不會用心去想想麼？」

岳秀淡淡一笑，岔開話題，道：「冷兄，是不是龍鳳會中人？」

冷白道：「那要看怎麼說？」

岳秀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冷兄這答覆，不覺着有些藏頭露尾。」

冷白道：「到目前爲止，在下還不是龍鳳會中的人，但在下以後，也可能加入龍鳳會中。」

岳秀點頭一歎，道：「也許冷兄有苦衷，兄弟想先說明一件事。」

冷白道：「好！你說。」

岳秀道：「只要我岳秀有一口氣在，誰都別想衝入荷花軒，誰也不能傷害到七王爺。」

冷白道：「可悲的是，兄弟非要生擒七王爺不可，或是把他斬於劍下，咱們之間，看來是沒有緩衝之法了。」

岳秀道：「冷兄，還不是龍鳳會中人，爲甚麼一定要爲龍鳳會賣命。」

冷白道：「岳兄亦非官場中人，何以要捨命保護七王爺。」

岳秀冷冷說道：「七王爺，爲人正直，佈政七省，是何等身份，如若身受傷害，必將引起動亂，大軍掩殺之下，必將是血流成河，屍堆如山的慘事，爲天下蒼生計，岳某人也應該保護他的安全。」

冷白笑一笑，道：「江南七省的人，死完了，也殺不到你岳秀……」

岳秀怒道：「冷白，就憑你這幾句話，就不配作一個劍士。」

冷白雙目中暴射出逼人的寒光，道：「岳秀，你小心了。」

突然一劍，刺了過來。

他的劍勢古怪，這一劍，若點若劈，竟叫人瞧不出他眞正攻襲之處。

岳秀疾退一步，長劍斜斜劃出一劍。

這也是一招怪劍，劍勢所指之處，已非敵人，又不是敵人劍招攻來的所在，完全擊空的劍法。

但奇怪的是，冷白欲待欺進的身子，却突然停了下來。

原來，岳秀這一劍，正好封住他身軀移動的方位，硬把他劍勢的變化給堵住。

（未完）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香羅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埋葬了小强，不願再管寂寞山莊和香羅帶的事，後經田繼烈百般譬解，並責以大義，方始抱着沉痛的心情，答允化解林家骨肉相殘，和追查香羅帶的秘密。郭長風請田繼烈護送林元暉父女返回寂寞山莊後，重回洛陽，在倚紅院出資包下月娘，每日不是默然呆坐，便是喝得爛醉如泥，月娘雖百般逗引，他也無動於衷，至第七天，忽有一幪面人帶二書僮到來倚紅院，說是郭長風朋友，直闖月娘住房，瞥見床上有人擁被醉臥，幪面人手一抬，隨行二書僮同聲低喝，四掌齊揚——

設阱擒猛虎　就計作狗熊

只聽「噗噗」連响，紗帳一陣飄拂，十餘道寒芒飛蝗般投射入帳中。

床上却靜悄悄地，毫無動靜。

青袍人幌身欺近珠簾門口，喝道：「郭長風，你的死期到了，躲也沒用，是英雄就站出來！」

床脚暗處，忽然傳來一聲輕嘆，幽幽說道：「唉！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話音入耳，那兩名書僮立即再度揚手，「嗖嗖嗖」！又是十餘道寒芒，齊向床脚射去。

然而，漫空暗器發出，却好像石沉大海，無影無踪。

青袍人厲聲道：「姓郭的，枉你自命英雄，竟然借娼院匿身，在妓女臥房中躲躲藏藏，算什麼人物？」

但聞嗤的一聲輕笑，道：「壯志既酬英雄老，溫柔不住住何鄉？」

這一次聲音却來自床頂羅帳架上。

兩名書僮急忙又揚起手臂……

青袍人忽然一抬手，將兩人攔住，輕輕搖了搖頭，道：「不必白費氣力了，這厮雙手能接百種暗器，再多些也沒用。」

郭長風的聲音從屋角樑上傳過來，笑道：「那可也說不定，酒喝得太多時，準頭難免會差一些。」

青袍人哼道：「咱們不想在這種地方逼你，你若够胆，何不現身出來，當面談談？」

郭長風說道：「好啊，可是我現在赤身露體，諸位總得廻避一下，讓我穿上衣服。」

這次，話聲又換到羅帳後面了。

青袍人道：「咱們就在外間恭候，不怕你會逃上天去。」

郭長風道：「月娘，快替客人倒茶，別怠慢了老朋友。」

月娘早已嚇得腿都軟了，口裏應着，却連茶壺也提不起來。

青袍人和兩名書僮退到客室坐下，不片刻，郭長風已經衣履整齊的走了出來。

他臉上掛着笑，雙手抱着拳，老遠拱手施禮道：「失禮，失禮，眞沒想到會害師太親自到這種地方來，罪過，罪過！」

青袍人冷冷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佛光所照皆淨土，爲什麼出家人就不能來。」

說着，自動取下了覆臉面紗。

面紗內，是一臉大麻子，敢情她不僅是出家人，而且是個女人。

郭長鳳道：「看來師太的傷已經痊癒了，眞是可喜可賀。」

麻姑道：「用不着貓哭耗子假慈悲，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今天我就是特爲報答閣下的暗算而來。」

郭長鳳笑道：「我也很想再跟師太見面，所以才特地去城中『老福記』錢莊兌取銀子，不過可沒料到他們的消息傳遞如此速迅，更沒想到師太會親自趕來。」

麻姑冷哂道：「既然如此，不必再多費口舌，咱們的賬該清結一下了。」

郭長鳳道：「那敢情好，但師太來此是客，這兩位小兄弟又是初會，總得讓我略盡主人之禮。」

接着，向兩名書僮拱拱手，道：「二位年紀輕輕，手法已經如此精純，想必是名門高弟，敢問尊姓是——」

兩名書僮對他怒目而視，並不回答。

郭長鳳詫道：「怎麼啦？難道二位都是啞吧？」

麻姑道：「算你猜對了，他們正是家師座前兩名啞童，聽說你是暗器名家，心裏不服，特地跟我來會會你。」

郭長鳳道：「哦？令師也擅長暗器的麼？」

麻姑道：「家師功參造化，無所不精，豈僅區區暗器而已。」

郭長鳳笑了笑，道：「但願那天能有機會拜見令師，面領教益。」

麻姑哼道：「只要你能先勝我大師姐『瞎姑』，少不得會讓你見識師父的神功絕技。」

郭長鳳道：「令師姐也到洛陽了？」

麻姑道：「不錯，今晚午夜時分，咱們在北門外呂祖閣候駕，你敢來嗎？」

郭長鳳想了一下，笑道：「看來這已經不是我敢與不敢的事，而是非去不可的了。」

麻姑道：「你明白就好！」

說完，站起身來，向兩名啞童揮揮手，出門而去。

三人離去，月娘才從驚駭中平靜下來，不停地拍着胸口道：「我的天，嚇死我了。天下居然有這麼凶惡的尼姑。」

郭長鳳喃喃道：「師妹已够高明，師姐必然更高明十倍，徒弟已經如此，師父就更可怕了。」

這些話，似在對月娘說，又像在告訴自己，看他臉上雖然已無醉意，代之却是一片陰沉凝重之色。

月娘道：「爺，你眞跟她有仇嗎？」

郭長鳳點點頭，又搖搖頭，最後雙肩一聳，無可奈何地道：「可以說仇深如海，也可以說毫無瓜葛，她們放不過我，我也放不過她們。」

月娘越聽越糊塗，又問：「那你今夜還要不要赴她們的約會呢？」

郭長鳳道：「不去行嗎？」

月娘深情地道：「爺，千萬別去，她們人多勢衆，你一個人去會吃虧的……」

郭長鳳道：「明知吃虧也得去，我若不去，她們會找到這兒來，說不定連你也殺了。」

月娘道：「咱們可以躲起來，我有個從良的姊妹，住在龍門，咱們可以去她那兒住幾天……」

郭長鳳笑道：「傻丫頭，這種事是躲不開的，何況我正愁找不到她們，爲什麼要躲？」

月娘怔道：「你找她們幹什麼？」

郭長鳳道：「替個朋友還點債務。」

月娘道：「還債？」

郭長鳳輕輕攬住她的腰，柔聲道：「這些事說來話長，說了你也不懂，還是別問的好。」

月娘道：「可是，萬一你……」

郭長鳳仰面笑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來！取酒來，這幾天太委屈你，我該好好敬你幾杯。」

月娘蹙眉道：「這種時候，你還有心情喝酒？」

郭長鳳道：「爲什麼不喝？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忽又低聲附耳道：「現在距午夜還早，如果酒後有興，還來得及溫存一番……」

月娘含羞嗔道：「該死！瞧你越說越不像話了。」

正說着，一個丫頭帶着兩個龜奴送酒菜來，進門一呆，道：「咦！客人已經走啦？」

郭長鳳道：「客人走了主人還在，來吧！擺起來……」

× ×

郭長鳳又醉了。

正因爲醉眼惺忪，看了許久，才看清楚呂祖閣門前一共站着七個人。

左邊是麻姑和兩名啞童。

右邊是公孫茵和吳姥姥夫婦。

這些人，郭長鳳都見過，他現在正全心全意注視着當中那個老尼姑。

偏偏今夜無星無月，天穿濃雲密佈，一片漆黑，自己又多喝了幾杯酒，任怎麼細看，眼中人影都是糢糢糊糊的，那尼姑又穿的一件黑色袈裟，遠遠望去，就跟一堆黑炭差不多。

老尼姑不但衣服黑，膚色也黑，身體却又胖又矮，恍如一團肉球，假如不是她頭上有三處白色光芒，郭長鳳幾乎看不見她站在那兒。那三處白色光芒，一是她的尖頭，剃得精光雪亮，再兩處，就是她臉上兩隻白菓眼。

她名叫「瞎姑」，自然是個瞎子，可是，那一雙白菓眼却好像兩盞小燈，不時閃射着白慘慘的冷芒，令人不寒而慄。

郭長鳳酒醉心明白，知道這瞎尼姑必有一身精純內功，其修爲更在麻姑之上。

麻姑已經够難對付了，瞎姑既是她的大師姐，今夜要想全身而退，只怕難如登天……

唉！是福不是禍，既然來了，索性把心一橫，先探探她的底細再說。

於是，抱拳一拱手，道：「對不起，在下來遲了一步，有勞諸位久候了。」

他一開口，對面瞎姑的一雙白菓眼立刻循聲逼射過來，冷冷道：「閣下就是郭長鳳？」

郭長鳳道：「不錯，郭長鳳就是我，師太想必是……」

麻姑接口道：「她就是我大師姐。」

郭長鳳微微欠身，道：「幸會，幸會，郭某人見過師太。」

瞎姑點點頭，道：「很好，郭施主不愧是成名人物，居然敢單刀赴會，的確令人佩服。」

郭長鳳道：「師太見召，郭某怎敢不來。」

瞎姑又點了點頭，道：「郭施主可知道咱們相請的緣因？」

郭長鳳笑道：「宴無好宴，會無好會，不用說當然是爲了上次梅川的事故。」

瞎姑道：「既然知道，郭施主就不該喝醉了再來，難道郭施主準備拿自己的生命作兒戲？」

郭長鳳一怔，道：「師太怎知郭某喝醉了？」

瞎姑冷笑道：「你脚步虛浮，語音含混，呼吸濁而不勻，雖然强作鎭定，又豈能瞞得過出家人這雙耳朶。」

郭長鳳不禁驚出一身冷汗，暗想：相隔十丈以外，這老尼姑竟然全憑聽覺，便斷定我喝醉了，而且句句精闢，宛如親眼目覩一般，單衹這份耳力，我就不是她對手……

瞎姑不聞回答，又冷冷一笑，道：「怎麼？出家人說的不對嗎？」

郭長鳳忙道：「對！對極了，在下的確喝了酒，但自忖還沒有喝醉。」

瞎姑道：「郭施主，須知滴酒誤事，今夜之會關係你的生死，任何毫厘差錯，都可能制你於死。」

郭長鳳道：「在下深知絕非師太的對手，既來了，就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喝點酒壯壯胆，或許反而有一綫扳平獲勝的希望……」

瞎姑搖頭道：「世上絕無僥倖的事，郭施主，你已經輸定了。」

這句話，突然激起了郭長鳳的豪氣，他只覺胸中一陣熱血沸騰，酒意頓時失了大半，仰面笑道：「能敗在師太手下，雖敗猶榮，夫復何憾？」

瞎姑的白菓眼連轉了幾轉，緩緩道：「你眞的敢跟我動手？」

郭長鳳道：「有何不敢？」

瞎姑道：「現在？」

郭長鳳道：「不錯，就是現在。」

瞎姑道：「你準備如何較量？」

郭長鳳道：「悉聽師太尊便。」

瞎姑冷冷一笑，道：「看來你是活得嫌膩，處處在自尋死路。」

郭長鳳道：「在下死不足惜，但若僥倖未死，只希望師太答應一件事。」

瞎姑道：「你說。」

郭長鳳道：「請師太代爲引介，面謁令師。」

瞎姑毫不遲疑道：「好，我答應你。現在你先調息一下，咱們再開始較量。」

郭長鳳道：「在下不須調息，隨時都可以開始。」

瞎姑哂道：「你可以不顧死活，我却不願乘人之危，在你宿酒未醒之前，雖勝不武，我給你一個時辰，讓你靜坐調息，將酒意逼散，然後再跟我動手。」

郭長鳳大聲道：「我說過了，根本不須調息，除非師太自己胆怯，故意拖延時間，想趁我調息時下手暗算……」

瞎姑道：「我若想殺你，不過舉手之勞，何用暗算，我是要你敗得心服口服，再無怨言。」

接着，雙臂平伸，向左右六人道：「你們退後十丈，遠遠的看着，誰也不許擅自出手，否則，休怪我翻臉無情。」

麻姑低聲道：「大師姐，姓郭的狡猾得很，他是故意裝醉，另有陰謀……」

瞎姑道：「不用多說，退下去。」

別看麻姑個子比瞎姑高出一大截，對這位大師姐却十分敬畏，沒敢再說，快快退了下去。

公孫茵和吳姥姥夫婦也默默退到十丈以外。

瞎姑道：「郭施主，你可以放心調息了，一個時辰內，我保證不會有任何人敢對你出手暗算。」

說完，竟在原地盤膝坐了下來。

郭長鳳哂笑道：「在下根本沒有醉，何必多此一舉。」

瞎姑也不答話，自顧俛首趺坐，不再開口。

郭長鳳又道：「哦！我明白了，想必是師太來得太早，沒有時間調息行功，要藉此機會，休息一下，以便養精蓄鋭，是嗎？」

瞎姑既不辯解，也不理睬。

郭長鳳無可奈何，只得也盤膝坐下，喃喃道：「好吧，反正死活也不急在一時，多等個把時辰也無所謂。」

他坐是坐下了，却那兒有心情運功調息，偷眼看那瞎眼尼姑，倒的確像是道貌岸然的樣子，兩手按膝，臉上沒有絲毫表情。

瞧她那肥胖臃腫的身體，就使郭長鳳不期然想起市場上出賣的黑麵饅頭，也是那麼圓圓胖胖的一團成排兒擺在薰案上。

然而，黑麵饅頭能讓人吃了活命，這矮胖尼姑却是要人命的煞星。

郭長鳳實在估不透她在弄甚麼玄虛，以她的武功修爲，要殺自己的確並不困難，爲甚麼又如此磊落光明不肯乘人之危？難道她是故意假恩市惠，仍然想利用自己去刺殺林元暉……

不，應該不致如此，其實她和麻姑任何一人，都可輕易置林元暉於死地，何須另求他人？

想到這裏，心中忽然一動，暗道：「是啊，她們根本不須求人，爲甚麼又出高價聘僱職業殺手？這是甚麼緣故？」

郭長鳳思潮起伏，越看那瞎姑越覺困惑，他突然發覺這些尼姑慫恿公孫茵向寂寞山莊尋仇，可能並非全爲了當年情變，而是包藏着禍心。

要剖開這個疑團，只有面見她們的師父「大悲師太」，要見大悲師太，就得先擊敗瞎姑——這件事，他必須全力以赴。

於是，連忙收攝心神，眼瞼虛垂，默默運氣行功，不久便進入人我兩忘之境。

就在這時候，瞎姑忽然輕輕解下披在

身上的袈裟，一抖手，便向郭長風當頭罩落。

那袈裟色澤墨黑，却薄如蟬翼，抖開來可籠罩七八尺方圓，而且不帶一絲破空聲響，何況此時郭長風正在闔目入定，毫無警兆已被罩個正着。

瞎姑手臂向懷裏一帶，立刻收緊，郭長風竟像粽子似的被緊緊裹住，連吭也沒有吭出一聲來。

瞎姑大笑而起，得意地道：「饒你奸似鬼，也吃了老娘的洗脚水。人說郭長風機智絕倫，原來不過如此。」

痲姑笑嘻嘻奔過來，鼓掌道：「他滑溜，碰上大師姐便註定要倒霉了。」

瞎姑道：「我說過了，不費吹灰之力要捉活的，現在你們相信了吧？」

公孫茵也笑道：「其實，憑大師姐的武功，就算不用這條計策，要擒他也很容易。」

瞎姑搖頭道：「不，你別小看了他，這廝雖然喝了酒，並未眞醉，只是有些醉眼糊糢而已，剛才我聽他由遠走近，脚步仍然十分沉穩，果眞動手較量，卽使能贏他，也得很費一番手脚。」

痲姑道：「現在人已經捉住了，大師姐準備怎樣處置他？」

瞎姑想了想，道：「你的意思呢？」

痲姑恨恨地道：「他用暗算破了我的『枯皮神功』，我要把他剝皮抽筋，先出這口怨氣。」

瞎姑道：「出氣是可以，却不能傷他性命，師父交待過，還得利用他和寂寞山莊的關係，對付紅石堡。」

痲姑道：「那我也點破他的眞氣，先廢了他一身武功。」

瞎姑搖搖頭，道：「眞氣破散，他就變成一個廢人，怎能再去對付紅石堡？」

痲姑道：「他破了我的神功，我卸下他一條手臂抵償，這總可以吧。」

瞎姑仍然搖頭道：「他的功夫全在一雙手上，斷他一臂，等於削減他一半功力，我想師父不會答應的。」

痲姑憤然道：「這麼說，我竟是分毫不能動他了？」

瞎姑笑了笑，柔聲道：「你當然可以動他，甚至將他碎屍萬段都可以，不過，二師妹，咱們最好先帶他見師父，看師父她老人家作何處置再說。」

痲姑長嘆一聲，就像一隻洩了氣的皮球。

瞎姑招招手，道：「把他細起來。」

兩名啞童大步上前，用一根牛筋繩子，將郭長風「四馬攢蹄」，細了個結實。

何老頭立刻奔去廟後叢林內，不多久，駛來一輛寬大高頂的馬車。

兩名啞童摜起郭長風，像行李似的摜進車廂裏，自己却攀上車轅，接着，瞎姑帶領公孫茵等人，都陸續登上馬車，向西駛去。

×　　×

車廂週圍簾幕密垂，光綫陰暗，伸手難辨五指。

本來還算寬敞的車廂，擠了四五個人，也顯得有些偪促。

郭長風混身細着牛筋繩，被橫擱在車廂地板上，旣無座位，也不辨晝夜，只知道馬車駛得很快，顛得很兇，彷彿已經駛了不少時候。

車輛能加速行駛，這表示是在郊外。途中顚簸劇烈，這表示道路崎嶇不平，附近可能是山區。

郭長風一點也不覺得懊惱，他的目的，就是想面見那位大悲師太，現在這願望已卽將實現了。

唯一不舒服的是，繩子細得太緊，使四肢感到痲痺。

還有，就是昨夜酒喝多了，此時上面感覺乾渴，下面却又脹得慌。

他本想開口提出「緊急停車」的要求，無奈車廂內坐的四個女人，其中還有兩個尼姑，這句話實在不好意思出口，只好咬牙硬忍了。

他想：車行長途，你們總不會不進飲食吧？人能熬得住，牲口也要休息，等停車再方便也不遲。

誰知等了又等，不僅車行如故，絲毫沒有停留的徵狀，車廂裏四個女人也默不作聲，誰也不開口，倒像是全都睡熟了似的。

不！不是全睡熟了，其中至少有一個還沒睡。

因爲這時正有一隻手，由黑暗中伸過來，在輕輕摩挲着他的頭頂。

他不知道四個女人分坐的位置，車廂內又漆黑無光，是以猜不出那隻手是屬於誰的？

但那隻手却決不是偶然無意的碰觸，而是有心欲對他作某種暗示，因爲它不止撫摸他的頭頂，慢慢竟順着耳根，摸到臉頰上來了。

那是一隻細嫩柔軟的手掌，五指尖尖，軟若無骨，撫摸的動作，也是那麼輕，那麼柔，就像情人般親情，帶着無限輕憐蜜愛。

郭長風不是沒有被女人撫摸過面頰，但像這樣情況，倒還是生平第一遭。

它，會是誰的手？

她，又會是誰？

從那細嫩的指掌推測，應該是屬於年輕的手。

車廂中四個女人，吳姥姥已年逾半百，痲姑和瞎姑年紀都跟吳姥姥彷彿，唯一年輕女性，只有公孫茵。

眞的會是公孫茵？

郭長風想想又覺不對，像她這樣滿懷仇恨，又跟自己處於敵對，怎麼可能做出這種私暱的動作？

但除了公孫茵，其餘三個就更不可能了。

奇怪！奇怪！奇怪——

那隻手緩緩拂過他的面頰，又回到他的頭頂。

郭長風突然想到一個人——

痲姑！

莫非她懷恨自己破了她的「枯皮神功」，沒有機會報復，準備趁車廂黑暗，想暗下毒手？

不錯，頭頂「百會穴」，正是人身致命的死穴。

郭長風大吃一驚，正想扭頭閃避，那隻手却又離開了頭頂，摸向他另一邊的面頰。

撫摸的動作是那麼輕柔，何嘗有一絲暗算企圖？

郭長風徐徐吐出一口氣，只好隱忍不動，假作不知。

漸漸，那隻手竟由他臉部緩慢移動，伸向他的頸項，然後又由頸項一寸寸往下滑，順着背心到了手腕……

郭長風的手腕被反綁在身後，跟雙脚細綁在一起，整個身軀就像一隻反扭着的蝦子。

那隻手，最後竟停留在牛筋繩的結扣上，而且開始輕輕替他鬆解繩結。

郭長風終於恍然而悟，原來那隻手對他並無絲毫惡意，目的是要暗助他脫身。

×　　×

馬車繼續在行駛，速度却逐漸減緩下來。

那隻溫柔的小手，突然加快了動手。顯然，馬車就要停了，它，必須在停車之前，將繩結解開。

無奈一隻手解結，總不如雙手方便，偏偏那兩名可惡的啞童打的又都是死結。

郭長風恨不得它能快些，可惜「愛莫能助」，空自焦急……

正感覺繩結有些鬆動，就在這時，馬車停了下來。

那隻手，也迅速的縮了回去。

片刻，車門啓開，四個女人都魚貫下車。

郭長風偷眼打量，見痲姑和瞎姑坐的後座，面對車頭，公孫茵和吳姥姥則面向車尾，靠近自己頭部的，却是瞎姑和吳姥姥，並非痲姑或公孫茵。

換句話說，可能害他或救他的兩人，都離他較遠，而距離近的兩個人，都不可能關心他的生死。

郭長風不禁迷惑了。

兩名啞童走過來，仍像搬取行李似的，將郭長風拖了出來。

這地方是一片荒野，天方破曉，附近林木，依稀可辨。

道傍樹下，停着另一輛馬車，無論形式，大小，甚至拖車的馬匹毛色，都和先前這一輛完全相同。

兩部馬車前後停放，相距不過數尺，乍看之下，簡直叫人難以分辨。

何老頭已高坐在新車車轅上，四個女人也已經換上了新車，兩名啞童抬着郭長風，也向新車走去。

看這情形，他們是準備換車繼續上路，却將那輛舊車棄置不顧了。

這是爲甚麼？

郭長風突然大聲叫道：「喂！你們坐了半夜車，難道一點都不累嗎？」

兩名啞童充耳不聞，「蓬」地一聲，將他摜進了車廂內。

瞎姑沉聲道：「郭長風，你最好安靜些，否則我就點閉你的啞穴。」

郭長風道：「我口渴得厲害，你就算要殺我，總得先給我一口水喝……」

瞎姑叱道：「不許出聲！」

話出指落，迅卽點閉郭長風的啞穴。

接着車門掩閉，馬車開始緩緩駛動。

但行駛不到數十丈，車頭忽然折轉，駛進一片密林中，不片刻，又是停下來。

四個女人靜坐車中，不言不動，好像在等待什麼？

約莫半盞熱茶之後，忽聽瞎姑輕輕冷笑了一聲，低語道：「好大胆的東西，果然跟來了。」

痲姑嗄聲道：「大師姐的耳朶眞靈，咱們怎麼一點也沒聽見？」

瞎姑道：「這傢伙從呂祖閣開始，就一直跟在郭長風身後，只不知是他的朋友？還是仇人？」

痲姑道：「一定是朋友，可能正是郭長風約來暗中助拳的。」

瞎姑冷笑道：「那就更好，咱們送他一輛空車，教他身化飛灰，屍骨無存。」

郭長風口雖不能言，耳朶還聽得見，聽到這裏，不覺駭然大驚……

他自忖在洛陽並無朋友，也想不起有何仇人，這人暗中尾隨着自己，究竟有什麼目的？

但無論是朋友或敵人，郭長風都不願他寃死在瞎姑手中。

他凝神傾聽，遠處果然有極輕的脚步聲，移步謹愼而沉穩，來人顯然有一身精純內功……

車上衆人都屛住呼吸，默默傾聽着那人的動向。

脚步聲抵達數十丈外，突然停止，那人分明已發現路傍的馬車，也正在仔細觀察車中動靜。

痲姑又啞聲道：「這傢伙很精明，可能不會輕易上當。」

瞎姑却胸有成竹地道：「放心吧，他就算知道車內沒有人，也一定會打開車門搜查，只要車門一開……」

「轟」！一聲巨响傳來，地面也引起一陣震撼，林中沙沙連响，石土飛墜，其中夾着許多殘破的車木碎屑。

瞎姑陰惻惻笑道：「如何？他終於還是上當了。」

伸手拍開郭長風的啞穴，接道：「現在可以給他水喝了，何老爹去查看一下，看炸死的是何許人物？」

何老頭應聲下車而去，吳姥却揪起郭長風，用水壺灌了他幾口水。

郭長風長吁道：「師太，能不能再給一次人情，把脚上繩結畧鬆一會，讓我去林子裏走走。」

瞎姑道：「你想幹什麼？」

郭長風道：「我想去辦一件很急要的事，很快就會回來……」

痲姑冷笑截口道：「哼！你以爲自己是什麼人？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郭長風道：「可是這件事已經迫不及待，非趕快去不可了。」

痲姑道：「不行，有什麼事就在這裏辦，休想咱們會替你鬆綁。」

郭長風苦笑道：「如果能够，我就在這裏辦了，無奈實在辦不到……」

痲姑喝道：「辦不到就別辦，誰有工夫跟你嚕囌！」

郭長風委實忍不住了，大聲吼道：「你這尼姑講理不講理，難道你是只喝水不撒尿的嗎？」

這一吼，痲姑不開口了，臉上痲坑都泛起緋紅。

公孫茵年紀最輕，更是羞得兩耳皆赤，急忙扭過頭去。

（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天殺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星申無害又以人屠張弓的僞身份，混進萬應教，那晚，跟隨教中一名叫小丁的前往青樓買醉，無意中竟與如意嫂重逢，申無害眼見小丁爛醉如坭，在青樓留宿，他也借着酒意，裝醉留下，申無害毫不隱瞞的把萬應教受顧要殺天殺星之事說出，如意嫂對那筆巨大奬金，似無動於衷，只溫柔體貼的侍候着申無害，翌日，如意嫂侍候他盥洗，吃早點，並告訴申無害小丁被一脚微跛的老者匆匆叫走，如意嫂並告訴她，很感激他對她親手所製的點心沒有懷疑，申無害聽了，只有苦笑——

重金買殺手　明珠送佳人

自從申無害在中原出現以來，有人當他是魔鬼，有人當他是神明，幾乎從沒有人想到他也是個有血有肉的人，他所需要的其實和別人並沒有什麼兩樣。

他處處提防別人，純出於迫不得已。沒有人能想像他爲了這種克制功夫，曾忍受了多少痛苦。

他緩緩站起身來，輕輕嘆了口氣道：「如果你眞的還想見到我，最好先禱告我能活得久些，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不會忘記你。」

×　　×

四個人坐在屋子裏，就像四段木頭。

巫瞎子手上拿着一本西廂記，兩隻眼睛却望着屋樑上一個燕巢，似乎正在猜忖去年的那對燕子今年還會不會再住進這個老窩來？

坐在他身旁一張矮櫈上的是仇天成。

這位未來的亥組領導人正手托腮帮，默默地瞪着地面，他保持這副姿態，看來已經有一會兒了。

百寶盒老余坐在房門口，坐得很端正，手裏拿着一張紙，但指頭捏得並不緊，只要有風輕輕一吹，那張紙隨時都會從他手上滑下來。

小丁是四人之中較有生氣的一個。

他正在打呵欠。

紅紅是一個容易使男人疲倦的女人，加上他昨晚又喝了不少酒，他能這麼早就從床上爬起來，已經算是不錯的了。

申無害走進來的時候，四個人一起拿眼睛望着他，沒有人打招呼，也沒人動一下，就好像在望着一個他們不認識的人一樣。

申無害的一顆心放下來了。

這至少說明他還是他們之中的一員，他適時趕回來，他們並不感覺意外。

申無害走去小丁身邊坐下。

小丁又打了個呵欠道：「回來啦！」呵欠中還帶着酒氣，這一聲招呼，顯然是一種不得已的應酬。

他的眼睛並沒有望着申無害。

他的眼皮看來還重得很，如果他如今坐着的櫈子是一張床，他也許早就躺下去了。

巫瞎子長長吸了口氣，像嘆息似的緩緩吐出，停了一會，才道：「你回來得正好，現在的這件事，我們正想找你商量。」

小丁忽然振奮起來，搶着道：「你最好先去房裏看看！」

坐在房門口的老余已經偏開身子，申無害只好起身向房門口走去。

這個房間是巫瞎子的臥室。

申無害並沒有走進去。

因為他用不着走進去，就已明白小丁要他來房裏看看的用意。

小丁要他看的是一堆黃金。

整整齊齊的一大堆，堆得足有一個人的胸口那麼高，每塊黃金都成長方形，像塊磚頭。

他再走回原位坐下。

小丁道：「看到了沒有？」

申無害道：「看到了。」

小丁道：「這是我們剛接到的一宗交易，一宗很奇妙的交易。」

申無害道：「奇妙？」

小丁道：「是的，因為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我們這位僱主是誰。」

申無害道：「那麼這些黃金是誰送來的？」

小丁道：「天上掉下來的。」

申無害道：「我是問你正經話。」

小丁道：「我回答的也是正經話。」

申無害道：「這話怎麼說？」

小丁道：「因為我們老大今天一早起身，這些黃金就已經堆在院子裏，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又是那裏來的。」

申無害道：「這堆黃金有多少？」

小丁道：「一萬五千兩！」

申無害忍不住道：「喝！我的乖乖。這是那位仁兄的大手筆？」

巫瞎子忽然嘆了口氣道：「這宗交易我寧願不做。」

申無害微微一怔道：「為什麼？」

巫瞎子道：「你只要再想想，就該明白我這句話的意思。」

申無害道：「風險太大？」

巫瞎子道：「這只是原因之一。」

申無害道：「除此而外，還有什麼原因？」

巫瞎子又嘆了口氣道：「雖然我們幹的是這一行，但我們並不希望有生意自動找上門來，更不希望連我們在教中的身份，都被對方摸得如此清楚。」

申無害皺皺眉頭，沒有開口，彷彿也開始感覺到情形果然有點不妙。

其實，當小丁說及這堆黃金是在院子裏發現時，他的心情就不怎麼輕鬆了。只是他當時沒有立即表示出來而已。

一萬五千兩黃金不是一籃子菜。

就以一塊金磚重五十兩計算，也有三百塊之多。這三百塊金磚，是怎麼運進來的？

以巫瞎子這樣一位精明人，何以當時竟然未被驚動？

而最重要的是，如果這位神秘的僱主已對萬應教這個小組瞭如指掌，對方又知不知道他這個新進的死士，實際上就是天殺星的化身？

他不顧想得太多，也不敢再想下去。

巫瞎子忽然轉向百寶盒老余道：「老余，你把對方留下來的那張條子，拿給張兄看看！」

百寶盒老余把那張紙條依言送了過來，申無害接下看清之後，不禁當場一呆，久久作聲不得。

「落燈日，萬花館，殺聶三公！」

竟然有人花一萬五千兩黃金，要殺天絕叟聶三公？他真想揉揉眼睛，再瞧個仔細。

他沒有揉眼睛，不過卻把紙條子連着看了三遍。

他沒有看錯。

連一個字也沒有錯：落燈日，萬花館，殺聶三公！

這個要殺聶三公的人會是誰呢？

他現在才明白剛才四個人為何會像木頭一樣坐在這裏發呆。如果當時他也在這裏，相信他也會變成一股木頭的。

只聽巫瞎子接着道：「這位聶三公，張兄見過吧？」

申無害點頭道：「見過一次。」

其實他是見過兩次，一次在楊家莊，一次在及第棧，他當然不必要說實話。

巫瞎子又道：「張兄知不知道這位聶三公是何許人物？」

申無害思索了一下，才皺着眉頭道：「我在楊家莊時，曾聽我們那位方副幫主提過一下，據說這老魔頭一身武功已臻神化之境，自成名江湖以來，從未遇過敵手，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這魔頭究竟練的是一種什麼武功。」

百寶盒老余淡淡地說道：「『如意玄功』！」

申無害暗暗吃驚。

他吃驚的，並不是那位天絕老魔的如意玄功。恩師遺言中，曾要他留意三種武功。這三種武功，便是「如意玄功」、「驚天三式」、「剪魂手」！

雖然他對這三種武功所知有限，但對天絕老魔練的就是如意玄功一節，他並不感覺意外，甚至於他早就有了預感。因為老魔如非練的這三種武功中的一種，絕不會克享盛名如此之久。

他所吃驚的，是這位百寶盒老余對武學方面廣博的見聞。

他發覺在這個萬應教的小組裏，無疑又多了一個他必須小心提防的人物！

「如意玄功？」

「是武林中近百年來，最難練的一種武功，但如果練成功了，也是最可怕的一種武功！」

「如何可怕？」

百寶盒老余道：「具有這種武功的人，即使在睡夢中受到攻擊，也能由一種本能反應，隨時將一股陰柔之勁，運至被侵襲的部位，任你使用何種兵刃，亦休想傷及他一根毫髮。」

屋子裏突然沉寂下來。

隔了片刻，申無害才遲疑地望着巫瞎子道：「那麼，這宗交易，我們打不打算接下來？」

巫瞎子嘆了口氣道：「當然要接。」

申無害道：「落燈那天，老魔一定會去萬花館？」

巫瞎子道：「這不是我們的事。」

申無害道：「十八落燈，今天十六，後天就要動手？」

巫瞎子道：「是的，後天。」

申無害道：「我們要不要先想個辦法安排一下？」

巫瞎子道：「如何安排？」

申無害被問住了。

別說他沒有回答這個問題的打算，就是再多給他一點時間，恐怕他也回答不了這問題。

對一個連在睡夢中也傷害不了的人，你又能有什麼更好的安排呢？

這根本就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

但是，巫瞎子卻在等他回答。老余、小丁，和仇天成等三雙眼睛，也在目不轉瞬的望着他。

這本是一個大家都在思索的難題，但現在解決這個難題卻彷彿變成了他一個人的責任。

他只好開始思攷，思攷着他應該如何回答；如果說得確切一些，他也許只是在拖延時間。

因為他實際上並不是真的無法回答這一個問題。

他不僅能回答這個問題，甚至說能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他只須一個人，也許就能殺得了那個天絕叟——根本用不着安排。

天絕老魔雖然練成一身如意玄功，連刀劍也奈何不得，但這老魔的五臟六腑，並不見得比常人堅強到那裏去。

他用以代師行道的武功，既不是刀，也不是劍，而是恩師窮一生心血，精研出來的一種專門尅制各種玄功的玄功。

這種玄功在發出時，只是一股無形而巨大的壓迫力，除非對方功力遠超過了他，否則便難逃臟腑移位之厄。

這正是每一個死在他手底下的人，死去時臉上雖然佈滿了驚駭的神情，但於週身上下卻無法找出一絲傷痕的原因。

這也是他個人的秘密。

當今武林中除了劍王薛老兒，還沒有人知道這種武功，就連劍王薛老兒，對這種武功知道得也很有限。愈少人知道的武功，便是愈能收到克敵致果的武功。所以他還不想太多人知道這個秘密。

瀰漫在屋子裏的，是一片沉寂。

四雙眼睛仍在默默地望着他，大家似乎都有着一份很好的耐性。

申無害只好輕輕的嘆了口氣，說道：「可惜時間太迫促，否則我倒是想起了一個人。」

巫瞎子道：「誰？」

申無害道：「就是我剛才提到過的那位方副幫主。」

巫瞎子道：「這位方副幫主怎樣？」

申無害道：「此人名叫方介塵，練的武功據說叫什麼『驚天三式』，威力之猛，令人咋舌，劍王宮好多錦衣劍士，就是死在他的手裏，如果有時間，能將此人請到……」

巫瞎子搖頭道：「就是請到了，也無濟於事。」

申無害微微一怔道：「為什麼？」

巫瞎子道：「這姓方的我也知道是個難得的人才，但他的武功充其量也只能與天絕老魔平分秋色，兩人一旦交上了手，瞧是的確夠瞧的，但這種人才並不合乎我們的需要。」

申無害露出迷惑之色道：「但他比我跟老嚴，總強得多啊！」

巫瞎子道：「是的，他比你和老嚴，是強些，但我們現在受僱對付天絕老魔，需要的，並不是一場流傳武林的佳話，而是要怎樣設法，使這老魔由活人變成一具屍體！」

他頓了頓，又說道：「同時，我們也很清楚這位兄台脾氣，他若是進了本教，本教這個小廟，無疑也養不起他這位大和尚！」

申無害點點頭，接着皺眉道：「然則怎辦？」

巫瞎子轉向百寶盒老余道：「老余，你看怎麼辦？」

百寶盒老余道：「我正在想。」

巫瞎子道：「你最好能快點想出一個辦法來，我們的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老余道：「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巫瞎子道：「兩天。後天十八，就是指定下手的日子，我們總不能一直等到動手之前，才想出辦法。」

老余道：「夠了！如果你把這兩天的時間全部交給我，我担保可以想出殺死十個天絕叟的方法來！」

巫瞎子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他笑了笑，說道：「如果你認為時間還有得多，那麼你就不妨再替我多想一件事。」

老余道：「什麼事？」

巫瞎子道：「想想我們那位僱主，告訴我他是誰！」

× × ×

落燈日。

萬花館。

× × ×

今天又是一個難得的好天氣。

羅芳一早就叫幾個老媽子將花園裏打掃得乾乾淨淨，冬青樹修剪過了，各式盆栽，也澆上水，重新排列整齊。

然後，她便走進屋子，換上一套出客的衣服，站在林徑間等候。

等候雙鞭盧六爺。

雙鞭盧六爺，是萬花館的常客之一。也是萬花館少數肯花大錢的豪客之一。

只要這位盧六爺來一次，萬花館的姑娘，包括下人在內，無不笑逐顏開。

雙鞭盧六爺出手雖然闊氣，但在長安城裏的名氣並不大。

在江湖上也是一樣。

在關洛道上，大家只知道有個羅七爺，知道盧六爺的人卻沒有幾個。

正因為他不是一個出名的人物，所以他能太太平平的積下了一筆驚人的財富，太太平平的在三年前渡過他的七十壽辰。

這是盧六爺強過羅七爺的地方。

他懂得明哲保身之道。

同時，他也懂得一個人在年輕時拚命賺錢，就是為了來日退隱林泉時能好好的享受一番。

他時常告訴別人，任你是一等一的英雄好漢，一旦兩眼一翻兩腿一蹬，半個子

兒你也休想能帶到棺材裏去。

就連能不能落一副好棺材，也得由旁人來決定。

所以，盧六爺很看得開。

正由於他心情開朗，這位盧六爺雖已七十出頭，但看上去仍然年輕得很，最多也只像一個五十來歲的人。

盧六爺的嗜好不多，所以他常來這座萬花館。

經常只是一個人來。

他不歡喜帶隨從，一般人帶隨從，目的是爲了有人保護，盧六爺認爲這是最蠢不過的事，如果有人要害你，隨從也不見得可靠。

加害於你最方便的人，往往就是你的隨從。

盧六爺還有一個與人不同的見解。

就是絕不湊熱鬧。

他到萬花館來的時候，多半都選在刮風下雨，一般人懶得出門的日子。

他認爲只有在這種日子裏，姑娘招待起你來才會更親切，同時也可以隨心所欲，多叫幾個姑娘。

他歡喜很多姑娘團團圍着他，聽他述說以前江湖上的種種經歷，這會帶給他很大的樂趣，因爲這會使他想起自己也曾經是個年青的英雄。

很多姑娘曾問他如今還練不練他仗以成名的那雙鞭？盧六爺只是微笑，而從不回答這個問題。

這是他的一段秘辛。

「雙鞭」盧六爺其實並不使用兵刃。

他歡喜用「雙鞭」，也沒有錯。但那不是兵器譜中的「雙鞭」，而是「鹿鞭」和「虎鞭」。

這件事很少有人知道，如今知道的人當然更沒有幾個。

當年他也有過很多伙伴，這個外號就是那些伙伴替他取的，但那些伙伴誰也沒有他壽命長。

其中年紀最大的一個，也只活到六十四歲，七八年前就死去了。

盧六爺很少交朋友。

所以，他的朋友死掉一個，就少一個，他認爲這是他比別人活得長久的主要原因。

只有人跡罕至之處，才會發現千年古木，不是嗎？

但出人意外的是，昨天傍晚時分，這位盧六爺竟着人前來萬花館預定一桌酒席，並指定只須排四個座位。

這就是說，他今天要在這裏宴請三個客人。

誰是盧六爺的這三位客人呢？

×　×　×

客人來了。

三個。

一個不多，一個不少。

走在前面的，是滿面紅光的主人盧六爺。

和盧六爺併肩走在一起的，是個身裁瘦小，長相怪異的老人。

在這老人身後，是兩名佩劍的錦衣漢子。

羅芳連忙含笑迎上去。

主客四人之中，她一眼就認出了三個，除了盧六爺，那兩個錦衣漢子，她也認得。

兩人都是劍王宮的錦衣劍士，一個叫追魂蜂吳德全，一個叫兩頭蛇冒大勇，她記得兩人在四個月前曾經來過萬花館。

只要是來過萬花館的客人，那怕只來一次，她就不會忘記，有時甚至連對方叫的是那個姑娘，她都能記得清清楚楚。

她迎上去，淺淺福了一福，含笑道：「盧爺好！」

盧六爺手一指，向那個瘦小的老人介紹道：「這娘兒就是我剛才說的羅大姐，另外有個渾號，叫做萬花總管。」

瘦小老人將羅芳上下打量一眼，點頭呷呷怪笑道：「萬花總管？有意思。有意思，這使老夫不禁又想起以前的一個笑話……一個很好笑的笑話……等會兒我再說給你們聽。」

盧六爺等他笑完了，才向羅芳接着道：「這位——」

羅芳含笑截口道：「這位用不着你六爺介紹。」

盧六爺一哦道：「爲什麼？」

羅芳笑道：「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聶老爺子，對嗎？」

天絕老魔也不由得輕輕哦了一聲道：「你以前見過老夫？」

羅芳笑道：「沒有。」

天絕老魔道：「那麼你怎知道老夫姓聶？」

羅芳笑道：「人的名字，樹的影子。您老爺子人還沒有到長安，長安就幾乎給震塌了半邊天，如今又是盧六爺請客，這位貴賓是誰，自是不問可知。」

她笑了笑，又說道：「小女子若是連這點眼頭見識也沒有，還配稱作萬花總管嗎？」

天絕老魔大樂，轉臉望着盧六爺笑道：「這娘兒果然有趣得緊。」

盧六爺笑道：「有趣是有趣，緊則未必。」

天絕老魔大笑，連追魂蜂吳德全和兩頭蛇冒大勇兩人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羅芳作勢便要去揪他的鬍子，一面笑罵道：「你又沒有試過，你怎知道？」

天絕老魔一把抓住了她的手，不住輕拍着道：「沒有關係，等會兒我試，等會兒我試！」

大夥兒又笑了一陣，盧六爺才問道：「酒席擺在那裏？」

×　×　×

這席擺在西廂一個精緻的房間裏。

主客四人剛剛坐定，便由一名三十來歲，衣着整潔的大腳媽子，在一陣鶯聲燕語中領進這座萬花館有名的十三金釵。

羅芳爲主客四人一一報出十三個姑娘的花名。

十三個姑娘的名字依次是：紅紅、依依、珍珍、艷秋、香荷、雅琴、昭君、西施、靈鳳、寶雲、白麗、金妮。

一時衣香鬢影，笑語不絕，燕瘦環肥，滿室生春，令人爲之眼花繚亂。

萬花館的姑娘，本來個個不俗，這十三金釵又是特別挑選出來的，自是更爲出色。

吳德全和冒大勇兩人的眼光，就像兩

對鐵鈎似的，一個釘着艷秋，一個釘着香荷，兩個女人也在朝他們飛媚眼。

他們是老相好。

但是，礙着有天絕老魔在座，兩人誰也不敢率先有所表示。

他們怕老魔也看上這兩個女人。

盧六爺向老魔笑着道：「怎麼樣，有中意的沒有？」

天絕老魔一雙眼光在那些女人身上不住的游掠着，口中道：「你們先來。」

他似乎還沒有拿定主意。

盧六爺道：「這怎麼可以。」

天絕老魔道：「沒有關係，老夫眼光與你們不同，你們只管先叫你們的。」

盧六爺似乎很清楚這老魔的脾氣，於是便向吳德全和冒大勇兩人點點頭道，說：「聶老爺子既然如此吩咐，你們就用不着客氣了，我這位老表哥的脾氣，我清楚得很。」

原來他們竟是表兄弟？

吳、冒兩人又猶豫了片刻，才向那兩個女人點點頭，艷秋和香荷立即走來兩人身邊坐下。

天絕老魔又向盧六爺道：「你在這裏叫誰？」

盧六爺笑道：「我叫紅紅。」

天絕老魔笑道：「那爲什麼還不叫她走過來？」

羅芳忙向紅紅招手道：「過來呀，丫頭。」

紅紅慢慢的走了過來，頭垂得很低，兩頰飛滿紅雲。

天絕老魔一咦道：「這妞兒怕羞？」

盧六爺笑笑，沒有回答，因爲他也不知道這女人何以會臉紅，他並不是第一次叫這女人，過去他根本就沒有見這女人紅過臉。

紅紅坐下了，盧六爺伸手摟住，又向天絕老魔笑着道：「現在該輪到你了吧？如果你對臉紅的女人有興趣，小弟隨時可以奉讓。」

天絕老魔又望了那些姑娘一眼，忽然回過頭來笑道：「咱們大夥兒來打個賭如何？」

盧六爺道：「賭甚麼？」

天絕老魔道：「賭我打算叫那一個姑娘。」

盧六爺道：「如何賭法？」

天絕老魔從懷中取出一隻錦盒放在桌上道：「這裏面是一對明珠，價值紋銀三千兩，誰猜中了，就送給誰。」

盧六爺道：「要是都猜不中呢？」

天絕老魔道：「那你們就必須加賞你們叫的姑娘，一人紋銀二百兩。」

魔六爺第一個鼓掌道：「有意思，我舉雙手贊成，你們大家贊成不贊成？」

誰不贊成？

誰又敢不贊成？

那些姑娘人人眼中露出羡慕之色，她們羡慕的是已經點名入座的紅紅，艷秋和香荷。

客人猜不中，她們可得紋銀二百兩，客人猜中了，獲得的賞賜只有更多。

吳，冒兩人也笑着表示贊成。

只要這老魔高興，二百两紋銀，在他們這些錦衣劍士眼中，根本就算不了一回事。

盧六爺笑道：「這對明珠我看是非我莫屬。」

天絕老魔道：「何以見得？」

盧六爺笑道：「因爲我已猜着了。」

天絕老魔道：「你是今天的主人，不可以先猜，應該讓他們兩個先來。」

他指的當然是追魂蜂吳德全和兩頭蛇冒大勇兩人。

吳、冒兩人微笑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誰也不肯先開口。

那些姑娘也在吃吃笑個不停。

她們是以笑聲在掩飾她們心底的緊張，有幾個已在偷偷地檢查自己的打扮，希望今天在打扮上沒有出毛病。

這四個客人，都不是甚麼好客人，現在提議打賭的這個老頭子，一副怪模怪樣，更是叫人噁心。

但此刻她們心中，却幾乎沒有一個不希望這老傢伙看中的就是自己。

誰最有希望呢？

靈鳳？

苗秀？

寶雲？

以往遇上這種情形，總是這三個丫頭中選的機會多。

今天，她們希望這老傢伙人怪脾氣也怪，最好爆個冷門，別再讓這三個丫頭佔盡便宜。

就在這時候，酒菜送來了。

天絕老魔笑着道：「好，好，先喝點酒再說，不要緊，慢慢來。」

三個姑娘於是忙着斟酒，第一個當然先斟老魔。

天絕老魔喝了口酒，向追魂蜂吳德全笑笑道：「來，你先猜。」

吳德全遲疑地陪着笑臉道：「晚輩只怕猜不着。」

天絕老魔道：「猜不着也沒有關係，沒有帶銀子，請盧六爺爲你們先行墊上就是。」

盧六爺笑道：「沒有問題。」

吳德全又猶疑了一下，才道：「我猜，咳——」

天絕老魔催促道：「說出來呀！你猜誰？」

吳德全道：「羅大姐。」

天絕老魔道：「誰？」

吳德全道：「這裏的女主人，萬花總管羅芳羅大姐！」

羅大姐？

那些姑娘輕輕一啊，全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羅芳面孔不禁一紅。

天絕老魔哈哈大笑！

盧六爺道：「我們吳老弟是不是猜中了？」

天絕老魔大笑着道：「猜中與否，現在還不能宣佈，你們每人都該有一次機會，才算公平。」

他接着又向兩頭蛇冒大勇道：「你呢？你老弟猜誰？」

冒大勇道：「我也是。」

天絕老魔道：「也是甚麼？」

冒大勇道：「我也是猜這裏的女主人，羅芳羅大姐。」

（未完）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琴殘劍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芮詩純二人爲進一步瞭解萬花香和那院主巧娘，及艷妓玉妃、艷奴的來歷，往訪妙手大聖莫秋山，對於萬花香的人和事，莫秋山也不甚了了，只知與馬家坊賭場有關，麥亮宇與芮詩純決往一探，抵步後，在一檔牌九桌上下注，揭穿了當莊的作弊弄假，賭場賬房趙希平出面打圓場，麥亮宇要他照數賠償，趙希平連聲答允，事後，趙希平說有事要與麥亮宇，芮詩純二人相談，擬請他們到後面賬房一叙，麥亮宇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心，毅然點頭答允，請趙希平先行引路——

拳斃歹徒命　火燬害人窩

趙希平沒有說話，轉身往後走去，麥亮宇和芮詩純舉步相隨。

後面是一座大院子，兩邊是長廊廂房，正中間是一座大廳。

進入後院走了沒有幾步後，院門立刻被關了起來，兩邊的廂房裏走出了七八個黑衣漢子。

趙希平腳下一停，轉過了身子，嘴角含着一絲冷笑地望着麥亮宇。

麥亮宇和芮詩純也停了步，他星目左顧右盼地掃了掃那七八個黑衣漢子，然後落在趙希平的臉上，問道：「你這是幹什麼？」

趙希平冷冷地說道：「這你還不明白麼？」

麥亮宇道：「你想幹什麼，甘脆直說吧。」

趙希平突然把手一伸，道：「那麼你拿出來吧。」

麥亮宇淡淡地道：「你想要我那五顆珠子？」

趙希平道：「不錯，這算是抵償那一萬五千兩的損失。」

麥亮宇道：「我如果不拿出來，你們便要動手用強麼？」

趙希平冷然一點頭道：「你說對了，乖乖的拿出來免得自討苦吃。」

麥亮宇道：「你這麼做，不怕我出去說出來？」

「你還想出去？」趙希平搖搖頭，嘿嘿一聲冷笑道：「算了，你別想出去了，凡是在前面場子裏鬧了事，被請進後院來的賭客，就從來沒有一個人，能活着出去過。」

麥亮宇臉色倏然一變！道：「你要殺我？」

趙希平冷冷地道：「這是咱們東家訂的規矩，老夫也是不得已。」

麥亮宇神情做作驚惶地望着芮詩純道：「表哥，我們怎麼辦？」

芮詩純道：「既然已經進了強盜窩，有什麼怎麼辦，只好拚了。」

麥亮宇點了點頭，胸脯忽地一挺，望

着趙希平說道：「趙老，我喪哥的話你聽見了麼？」

趙希平冷冷道：「老夫耳朵不聾。」

麥亮宇道：「如此，你還等什麼，珠子就在我懷裏，只要自信能拿得去，儘管伸手拿去好了。」

趙希平點頭笑道：「這話說的是。」

語鋒一頓，雙目寒芒一閃，突然沉聲喝道：「上！」

隨着他的一聲「上」字，立有兩名黑衣漢子大踏步走近了麥亮宇的面前，嘴角上掛着冷笑，一個站着沒動，一個却猛地一拳直搗麥亮宇的心窩！

麥亮宇身子沒動，容得那黑衣漢子的拳頭快將沾衣，這才閃電抬手，一把抓住了黑衣漢子的腕脈，一振臂，黑衣漢子的身子立刻離地平飛了出去，「叭！」的一聲摔在地上，摔了個仰八叉。

麥亮宇口中輕聲一笑道：「就憑這樣的身手，也想拿我懷裏的珠子，太不自量了！」

另一名黑衣漢子臉上變了色，探手摸腿，手裏多了把短刀，跨步欺身，寒光一閃，短刀直刺麥亮宇右腰。

麥亮宇雙眉微微一揚，道：「怎麼，動傢伙了。」

身形一側，探手拿住黑衣漢子的手臂一扭一彎，黑衣漢子一聲大叫，身子蹲了下去，那柄短刀雖然仍舊握在他的手，但已經插進了他自己的小腹。

這一手，乾淨、俐落、手法奇快絕倫，令人心凜！

趙希平心頭不禁倏然一驚！雙目寒光電射地道：「老夫看走眼了，竟然沒看出閣下有這麼一副不俗的好身手。」

麥亮宇淡淡地道：「誇獎，兩手莊稼把式，實在不算什麼，不值方家一笑。」

趙希平嘿嘿一笑道：「客氣客氣，閣下是眞人不露相。」

說話間，那站立在兩邊厢房前的五六個黑衣漢子，已全都下了走廊，緩步圍攏了過來。

麥亮宇雙眉微軒了軒，說道：「趙老，想要珠子還是你自己動手吧，別讓他們過來的費氣力了。」

趙希平雙目寒電一閃，抬手朝那些黑衣漢子一擺，道：「你們都別過來了。」

話落，倏然欺身上步，出掌抓向麥亮宇當胸！

他出掌如電，其勢奇快，顯示了他深厚的功力造詣。

麥亮宇笑道：「畢竟是賬房先生的身份，身手確實像樣多了。」

他口說手不閑，抬手出掌向着趙希平的腕脈抓了過去。

趙希平口中一聲冷笑，突然沉腕變招，易抓爲指，一指點向麥亮宇的小腹「丹田」穴。「丹田」穴爲人身的氣機要穴之一，麥亮宇雖然身負絕學功力，這一指要是被點上，一樣地承受不起，非落個受傷當場不可。

麥亮宇小腹微收，一雙手掌跟着下沉，也跟着變了招，也是易抓爲指，一根中指伸得筆直！

奇快！但不是點，是敲，一根中指實實地敲落在趙希平那隻右手的腕脈上。

就這麼一下，趙希平痛的一聲悶哼，左手抱着右腕往後暴退，瞪眼望着麥亮宇，臉上滿是驚色。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怎麼了？趙老，你不是想要我那五顆珠子麼，它就在我懷裏，伸手過來拿呀！」

嘴裏說着，脚下舉步朝趙希平面前緩緩逼了過去。

陡地，一聲沉喝傳過來：「站住！」

麥亮宇脚步一頓，抬眼，一條人影由大廳那邊騰空飛掠而至，落在趙希平的身旁。

來人是個四十多歲，濃眉環眼，一臉絡腮鬍子的魁梧大漢。

魁梧大漢身形一落，趙希平立刻說道：「毛爺，這小子他……」

魁梧大漢一擺手道：「我已知道了，你往後退開些，由我來和他談談好了。」

趙希平沒再說話，飄身後退了八尺。

魁梧大漢環眼一掃麥亮宇和芮詩純二人，望着麥亮宇冷然問道：「朋友如何稱呼？」

麥亮宇道：「我姓禹，但我們不是朋友。」

魁梧大漢濃眉一揚，道：「如此我就稱呼你閣下好了。」

麥亮宇道：「你就是『鐵彈子』毛鐵雄？」

魁梧大漢搖頭道：「我叫毛東强，『鐵彈子』是我磕頭大哥。」

話鋒一頓，問道：「閣下和那黃胖子是親戚？」

麥亮宇道：「不是。」

毛東强道：「是朋友？」

麥亮宇搖頭道：「也不是。」

毛東强道：「既然不是親戚，不是朋友，爲何要管他的閒事？」

麥亮宇道：「你們那種在牌上做記號，作弊玩假吃人的作風我看不順眼。」

毛東强道：「閣下是那條道上的？」

麥亮宇道：「你看呢？」

毛東强道：「閣下如果是江湖道上的，就應該懂得道兒上的規矩，不該伸手管那種閒事，砸我們的……」

麥亮宇冷聲截口道：「毛閣下，別和我說這些，和我說這些也沒有用，我不是江湖道上的，也不懂得什麼道兒上的規矩，反正事情我已經伸手管過了，砸也已經砸了，人也已經被你們請了進來，你們想怎麼辦，只管照你們的意思吧！」

毛東强濃眉一挑，道：「閣下說語好冲，好霸道……」

麥亮宇冷冷地道：「我這樣說話，已經算得很客氣的了！」

毛東强的兩隻環眼中倏地閃過了一絲寒芒，嘿嘿一聲冷笑，道：「我倒要秤秤你有多少斤兩憑什麼，說話這麼橫！」

麥亮宇神色淡漠地道：「如此正好，我正要看看你們在這長安城中開賭場玩假吃人，還兼强搶害命，憑的是什麼？仗的是什麼？」

毛東强目射煞光地道：「這你馬上就知道了。」

話落，脚下突然跨前一步，抬手一掌拍出。

掌挾勁風，勢頗威凌，火候功力比趙

希平雖然高了些，但和麥亮宇相比仍然要差了一大截。

麥亮宇冷聲一笑道：「我接你這一掌看看。」

話未落，右手已閃電般抬起，挺掌迎了上去！

「砰！」的一聲，毛東强只覺得心頭一震，氣血上浮，當場後退了一大步，一條右胳膊也被震得發了麻！

可是麥亮宇却跟個沒事人兒似地，身子連幌也沒幌一下，含笑說道：「毛閣下，我的斤兩如何，不輕吧？」

毛東强暗吸了口氣，道：「閣下，你究竟是個幹什麼的？」

麥亮宇淡淡地道：「我，幹什麼的也不是，只是個隨便玩玩兒的人，本來我伸伸手就要走的，可是現在事情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毛東强道：「事情怎樣不簡單了？」

麥亮宇道：「你們不該把我請進來，你明麼？」

毛東强道：「你想要怎樣？」

麥亮宇冷聲一笑道：「我想要怎樣，叫毛鐵雄出來說話。」

毛東强環眼倏地一瞪，道：「這麼說，你閣下是有所爲而來了？」

麥亮宇神情淡漠地道：「那就隨你怎麼去想，怎麼……」

驀地，大廳那邊傳來一個沉雄的話音，接口說道：「朋友想要甚麼，只管開口就是，我毛某人生平最好交朋友，也從沒有讓朋友們失望過。」

麥亮宇抬眼望去，大廳門口站立着五個人，一人在前四人在後。

前面的那人年約五十不到，頭戴員外帽，身穿錦袍，脚上是一雙福字履，四方臉，白白胖胖的，雙眼開闔之間精光灼灼，威態攝人。

後面的四個全都是三十多歲的壯漢子，淸一式的黑衣褂褲，脚下薄底快靴，腰帶上斜插着雙短刀。

那錦袍人話音一落，立即大踏步的朝麥亮宇面前走了過來，停立在毛東强的身旁，那四個黑衣壯漢子就站在他的身後。

麥亮宇朗聲哈哈一笑道：「好話，够大方，也够豪的！」

一頓，星目倏地一凝，問道：「閣下可就是關東綠林道上美號『鐵彈子』的毛當家的？」

錦袍人點頭道：「不錯，我正是毛鐵雄，朋友貴姓？由那兒來？」

麥亮宇道：「我姓禹，由北京來。」

毛鐵雄道：「北京，好地方，禹朋友來長安是？……」

麥亮宇道：「玩，當家的信不信？」

毛鐵雄哈哈一笑道：「信，禹朋友開口吧，我毛鐵雄今天交你這個朋友。」

麥亮宇說道：「當家的，這可是眞心話？」

毛鐵雄正容說道：「我毛鐵雄說話向來心口如一。」

麥亮宇笑笑道：「我開了口，當家的自信辦得到？」

毛鐵雄微微一怔，隨即說道：「禹朋友只管開口，我毛鐵雄當必盡力讓朋友你滿意就是。」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當家的既如此說，那我就開口了，我要明珠百顆，黃金萬兩。」

毛鐵雄神色不禁一變，雙目陡睜，道：「禹朋友，你這……」

麥亮宇接口說道：「當家的，拿不出來？」

毛鐵雄臉色倏地一寒，威態凌人地沉聲說道：「禹朋友，你究竟想幹甚麼？有何目的？你直說說？」

麥亮宇冷哂說道：「怎麼？當家的惱火了？」

毛鐵雄冷冷地道：「你禹朋友開口的數目令人不得不惱火！」

麥亮宇微微一笑，說道：「我只是開玩笑，隨便說說玩兒的，當家的又何必當眞！」

毛鐵雄威態一斂，說道：「禹朋友這玩笑有點過火了。」

麥亮宇淡笑了笑，星目倏又一凝，問道：「當家的，可是眞心願意交我這個朋友？」

毛鐵雄道：「只要禹朋友不棄，我毛鐵雄絕對眞心！」

麥亮宇點頭道：「好，如此我們這朋友今天算是交定了！」

話鋒一落又起，含笑說道：「當家的這是接待朋友之道麼？」

毛鐵雄微微一怔！旋即說道：「請恕毛某失禮，禹朋友請到大廳裏坐談。」

話落，側身舉手肅客。

麥亮宇神情瀟洒地一笑，和芮詩純舉步走向大廳。

毛鐵雄，毛東强，趙希平和一衆黑衣壯漢隨後。

進入大廳，分賓主落座，四個腰插雙短刀的黑衣壯漢子站立在毛鐵雄三人的身後，其餘的一些黑衣漢子則全都站在大廳門外兩邊。

坐定，麥亮宇立即神色一肅，說道：「毛當家的既然眞心交我這個朋友，那我就向當家的請教件事情，希望當家的能和我合作，實情實說。」

毛鐵雄目光一凝道：「禹朋友要問甚麼事情？」

麥亮宇道：「首先我請問毛當家的在關東綠林道上好好兒的，像何捨棄那一方霸主之尊，突然離開關東跑到長安城中來開這家賭場？」

毛鐵雄心中不禁暗暗一震！道：「那是我厭倦了綠林生涯，也是在關東地方待膩了，所以才跑到長安來換換新。」

麥亮宇星目凝注地道：「當家的這是實話？」

毛鐵雄道：「禹朋友應該相信我，既是朋友，我就沒有說假的必要。」

麥亮宇突然冷聲一笑，說道：「但是我却認爲你毛當家的，這是東吳大將賈化（假話）。」

毛鐵雄臉色微微一變，道：「禹朋友不相信我？」

麥亮宇道：「我相信你不是厭倦了綠林生涯，也不是在關東地方待膩了，而是另有原因！」

毛鐵雄心中倏又暗暗一震！道：「禹朋友認爲有甚麼原因？」

麥亮宇淡淡地道：「你毛當家的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毛鐵雄正容搖頭道：「我自己心裏一點也不明白！」

麥亮宇臉色陡地一寒，目射冷電地沉聲說道：「毛鐵雄，你說不說實話？」

毛鐵雄冷冷地道：「我說的本就是實話，還要我說甚麼實話？你禹朋友未免太强人所難了！」

麥亮宇神色淡漠地一笑道：「既然你姓毛的不識抬舉，不願說實話，那我就告訴你我的辦法好了。」

語聲一頓即起，說道：「在這兒殺幾個人，然後放上一把火，乾乾淨淨，誰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誰也不知道是我姓禹的幹的！」

毛鐵雄臉色勃然一變！霍地長身站起，道：「姓禹的，你……」

麥亮宇坐着沒有動，抬手一擺，冷聲截口道：「毛鐵雄，你最好給我坐下別輕舉妄動，別說是你，就是你的那位主上，他對我也得顧忌三分！」

這話，太驚人了！

毛鐵雄等三個心神全都不禁駭然一震！六隻眼睛齊瞪，瞪得好大好大，滿是驚凜之色地瞪視着麥亮宇：「朋友你究竟是誰？」

麥亮宇淡淡地說道：「這你們還不明白麼，我就是你們那位主上令諭所有屬下儘量避而遠之的那個人，如此，你們明白了吧？」

毛鐵雄倏然脫口驚聲道：「你是麥亮宇？」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毛當家的不愧曾是名震關東綠林道的瓢把子，反應的確夠快！」

毛鐵雄這句「你是麥亮宇」，原是在心頭驚凜之下衝口而出，絲毫未經攷慮。可是話一出口之後，他知道錯了，糟了。

那張白白胖胖的臉孔，突然像失了血般地一片蒼白！

麥亮宇接着又道：「既然已經明白我是誰，你該可以坐下了。」

毛鐵雄蒼白着臉，身子像虛脫了般的一屁股坐了下去。

麥亮宇星目電掃了毛鐵雄等三個一眼，轉向芮詩純說道：「芮兒，請到外面看着那幾個，別讓他們往外去，誰想往外去就擱下他！」

芮詩純頷首一笑道：「兄弟放心，走掉了一個，你惟我是問。」

說着站起身子，瀟洒地走了出去。

麥亮宇望着毛鐵雄，臉色冷漠地問道：「毛當家的，他在何處？」

毛鐵雄聲調有點發啞的道：「少俠問的誰？」

麥亮宇道：「你們的那位主上。」

毛鐵雄道：「不知道。」

麥亮宇道：「他叫甚麼名字？」

毛鐵雄搖頭道：「不知道。」

麥亮宇劍眉微微一揚，道：「毛當家的，你想討苦吃麼？」

毛雄鐵苦着臉道：「我是眞不知道，就是殺了我我也不知道。」

麥亮宇星目凝注着毛鐵雄，察言觀色，毛鐵雄似乎沒有說謊，是確實不知道。

於是，他話題一變，又問道：「他派你在長安開賭場的目的何在？」

毛鐵雄毫不遲疑答道：「聚財。」

麥亮宇道：「有別的任務麼？」

毛鐵雄搖頭道：「沒有。」

麥亮宇說道：「萬花香的目的，是甚麼？」

毛鐵雄臉色微微一變，道：「你說的是那家名滿長安的勾欄院？」

麥亮宇道：「這長安城內並沒有第二個名叫『萬花香』的地方，是不是？」

毛鐵雄心中暗吸了口氣，搖頭道：「我不知道。」

麥亮宇道：「你不知道甚麼？是不知道她們開設『萬花香』的目的？還是不知道她們和你是同屬一個窩兒裏的？」

毛鐵雄道：「不知道她們和我們有甚麼關係。」

麥亮宇淡淡地道：「毛當家的，我希望聽你的實話，別和我……」

毛鐵雄連忙接口說道：「我說的全是實話，你要是不信，我就莫可奈何了。」

麥亮宇突然一聲冷笑道：「好吧，你既這麼說，我就不勉强你了。」

話落，閃電抬手一指點了出去。

毛鐵雄雙目陡地暴瞪，厲聲道：「姓麥的，你……」

頭一歪，雙目一閉，不動了。

毛東强和趙希平臉色齊地一變，猛地站了起來。

四個黑褂褲的壯漢子，同時伸手探腰，閃身欲動。

麥亮宇坐在那兒仍然沒有動，目射寒煞地沉聲冷喝道：「坐下！」

他這一聲冷喝，聲音雖然不大，却震人心弦！

毛東强和趙希平剛才在麥亮宇的手底下都吃過虧，他兩個聞喝心神全都不由微微一震！雖然沒有立刻坐下，却站着沒有動。

四個黑褂褲的壯漢子中的兩個，神情略微遲疑了一下，隨即一左一右分朝麥亮宇兩邊緩步迫了過來。

麥亮宇視如未見，星目只凝望着毛趙二人冷聲問道：「你兩個怎麼說，願不願說實話？」

毛東强暗吸了口氣，說道：「姓麥的，你錯了，你實在不該殺毛鐵雄，這兒以他爲主，所有的人一切都聽他的，他知道的我們並不一定知道，他不知道的我們就更不知道了。」

說話間，兩個黑褂褲的壯漢子四把短刀，已帶着一片冷風悄沒聲息的分由左右齊朝麥亮宇刺到！

麥亮宇口中一聲冷笑，身軀微仰，左腳飛起，一腳踢在一個的腰眼上，右手一掌拍中一個的小腹！

一聲悶哼和一聲大叫倏起，一個撤手丟刀撫着小腹踣在地上，口角流血，一個被震得身子離地飛起，腦袋撞在牆壁上，他的腦袋沒有牆壁硬，開了花！

不用看也不用問，他兩個一個也活不成了。

毛東强，趙希平和另兩個黑褂褲的壯漢子見狀，心頭全都不禁一寒，身形一閃就往大廳門外撲，要溜！

麥亮宇劍眉微微一揚，沉聲喝道：「站住！」

沉喝聲中，長身站起，雙腳連踢，地上的兩把短刀飛起激射，一把射中一個黑褂褲壯漢子的後心，一把則射進了毛東强的後心，連刀柄都進去了一半。

二人同時一聲慘叫，身子向前衝出了兩步，仆爬在地上，身子一陣顫抖抽搐，不動了！

站立在廳門外走廊上的六個黑衣漢子見狀，身形立時紛紛閃動，不過，他們不是回身撲向廳內，而是撲向走下院子裏站立着的芮詩純。

他們站立在廳門外，對廳內的談話都聽得很清楚，已知廳內的少年人是誰，是他們萬萬惹不起的主兒。

因此，他們全都撲向了芮詩純，但是，他們撲向芮詩純的用心並不是想放倒芮詩純，而是想闖關往外溜！

趙希平和一個黑褂褲的壯漢子二人剛撲出廳外，驀地身側輕風颯然，人影一閃，麥亮宇已攔立在他兩個面前五尺之處的台階間，神色冷冷的望着二人。

二人心頭不禁一驚！那個黑褂褲的壯漢子，身形一轉，騰身就朝左邊掠去，要跑！

麥亮宇口中一聲冷笑，抬手一指飛點了出去！

那個黑褂褲的壯漢子一聲悶哼，騰起的身軀突然像隻洩了氣的皮球般地往下摔落，「叭！」的一聲摔在走廊上，蹬了蹬腿，不動了。

這時，走廊下院子裏傳起一聲接連一聲驚心的慘叫，那撲向芮詩純的六個黑衣漢子躺倒了三雙，橫七豎八的躺在地上，一個都爬不起來了。

顯然地，他們全都上閻王那兒報到去了！

這一來，趙希平嚇得亡了魂，破了胆，兩腿直發軟，身子一矮，跪了下去，上下牙齒在捉對兒厮殺：「麥……麥大俠，你饒命……」

先前在外頭，他挺神氣的，挺狠的，現在那股神氣狠勁兒全沒有了，那副窩囊樣子，簡直連江湖上一個下三流的小脚色都不如。

麥亮宇目射威稜地向他說道：「快說實話！」

趙希平連忙點頭說道：「我說，我說，萬花香名義上雖是巧娘做院主，但眞正負責主持一切的人乃是玉妃姑娘，這兒也受玉妃姑娘的指揮。」

麥亮宇道：「玉妃姑娘寄身勾欄的任務是甚麼？」

趙希平搖了搖頭，道：「這我就不知道了。」

這時，芮詩純已經走了過來，麥亮宇問道：「全都了結了？」

芮詩純點點頭，說道：「嗯，全都了結了。」

麥亮宇沒再說話，也沒再向趙希平問甚麼，抬手一指點出，趙希平口中一聲悶哼，身軀一歪，倒了下去。

× ×

「救火呀！救火呀！」

「失火啦！失火啦！」

「噹！噹！噹！……」

銅盆兒敲得震天價响，像戲院子裏的銅鑼敲的「急急風」。

失火的地方是「馬家坊」的後院，左隣右舍的人都奔了出來，他們爲了免得火勢蔓延，波及到自己的房子，大家都紛紛的帮忙救火。

賭客們都跑了出來，賭場裏的人都奔進了後院，馬家坊門外的對街上，站滿了人。

有些人在看熱鬧，有些人在說：「燒得好，這種地方早就該燒了，早燒掉早好，免得害人！」

麥亮宇和芮詩純夾在對街人叢中，也在看熱鬧，他二人跟沒事人似地，好像這把火根本和他們無關。

在距離麥亮宇和芮詩純身後一丈多遠地方，站着一個身材瘦小的小伙子，他，正是那位江湖上人稱「神偷」，外號「妙手大聖」莫秋心的高足——小猴兒。

小猴兒兩隻靈活的眼珠子，不停地轉動着，一會兒望望對街馬家坊，一會兒望望麥芮二人的背影，臉上的表情有點兒怪異。

「妙手大聖」莫秋心出現了，他悄悄地擠近了小猴兒的身旁：「小猴兒。」

小猴兒朝麥芮二人的背影呶了呶嘴，低聲問：「裏面的情形怎樣？」

莫秋心道：「姓毛的兩個，姓趙的一個，加上十一個爪牙，全都伸直了腿。」

「眞狠！」小猴兒道：「師父，這回您撈了多少？」

莫秋心嘻嘻一笑道：「不少，够咱們爺兒兩個做一陣子好事的。」

小猴兒眨了眨眼睛，問道：「師父，您想這會是那兩位做的麼？」

莫秋心目光一瞥麥芮二人的背影，道：「八九不離十。」

小猴兒身子忽地一矮就向人叢裏鑽，莫秋心連忙一伸手，一把抓住了小猴兒的後衣領，道：「你想幹甚麼？」

小猴兒道：「我去問問他兩個去。」

莫秋心雙目一瞪，道：「小猴兒，你想找揍麼？」

「找揍？」小猴兒一怔！道：「爲甚麼？」

莫秋心道：「平常看你挺聰明的，這會兒怎麼這麼笨了，你也不看看眼下是個甚麼情況，甚麼時候，問得麼？」

小猴兒眨眨眼睛，心中明白了，伸伸舌頭，嘻嘻一笑道：「師父，還是您老人家行，仔細。」

莫秋心道：「少拍馬屁，我老人家要是不行，怎配做你的師父。」

×

這場火，發現的早，救火的人也多，沒有能釀成災害，左隣右舍人家只是虛驚了一場。

火勢被壓下去了，火苗兒越來越小，終於熄滅了，只賸下一道一道的濃烟，還在不停地冒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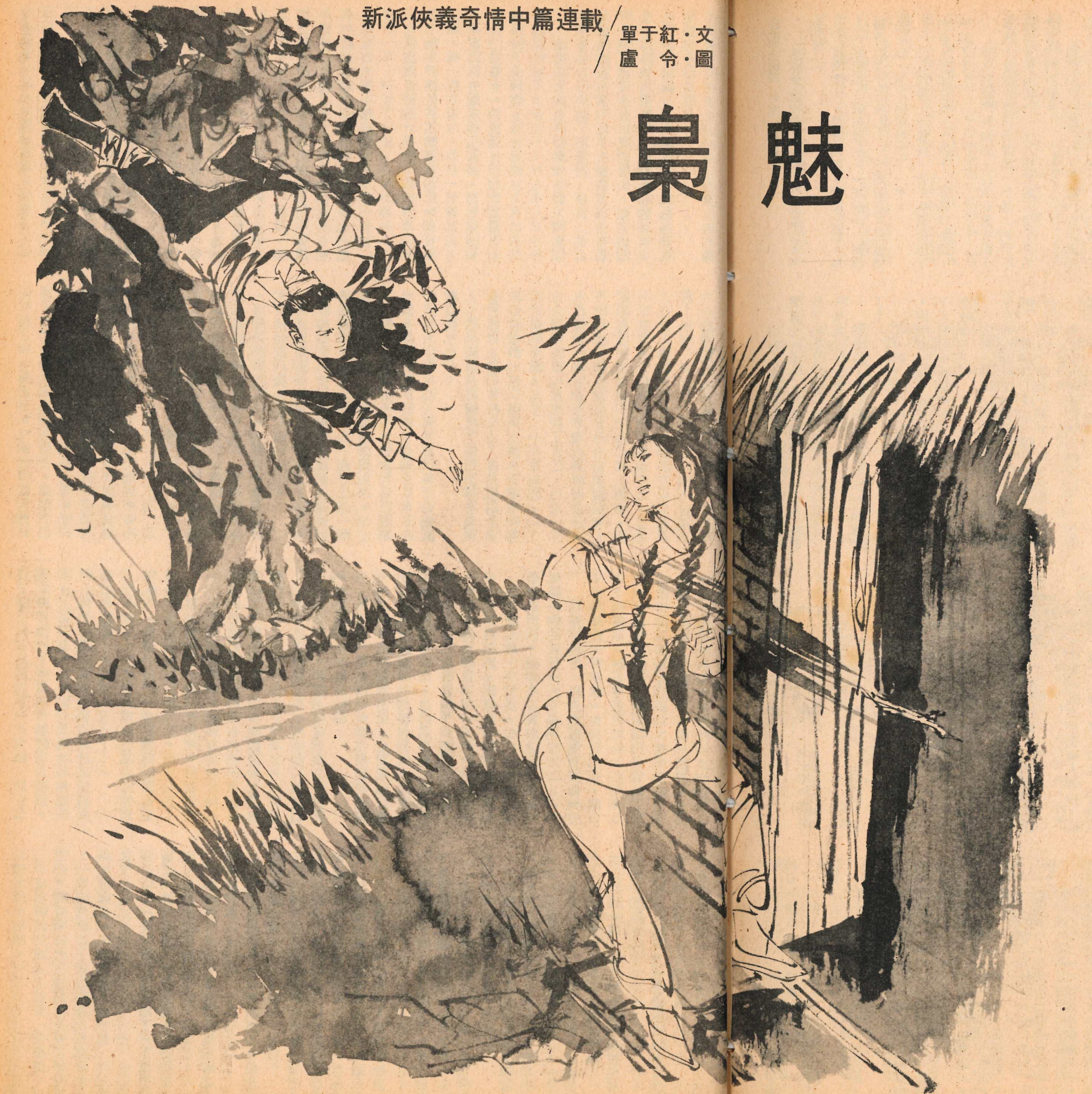
長安府衙門裏來了人，是兩名捕頭帶着四名衙役。

那是因爲有人報了案，火場裏出了人命，所以他們飛快地趕了來。（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單于紅·文
盧令·圖

梟魅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不眨眼君之楓在往殲除煞女多小艷之際，誤信黑狼向他諷激之言，不顧魔咤女夏秋心的追逐呼喚，他像瘋了般的放足狂奔，終於在傾盆大雨下失足墜下山崖，跌落一道溪流中，恰值有數條爲狂風吹折的大樹枝漂流在他的身邊，使他不致遭溺，但也昏迷過去，兩日後，爲隱居山中溪畔姓皇甫的老者和他孫女霏霏救起，皇甫老人經不起孫女的糾纏，用自煉的回魄十三丹爲他療治，君之楓醒過來，却發現雙眼失明，兼又失去記憶，大哭大鬧一陣後，終於疲累至極的又沉沉睡去——

****

眼盲心不瞎　面嫩功却純

秋高氣爽，涼風習習。

辣辣的「秋老虎」被濃濃的，鬱鬱的，看起來像是沒有絮渣的雲朵遮住了，層層的堆叠着朵朵的雲翳，像棉絮，像豆腐，也像輕紗。

這種天氣，並不適合引人暇思沉索。它只是一個陰涼的天氣，它代表秋天的典型——陰面不沉，靜而不謐，不寒而燥，亦雅亦肅。

秋之虫，不再爭鳴競放，悄悄的，只有風拂動樹梢的聲音，河水磨動沙石的聲音……

平靜的河水，像一條白色的帶子，蜿蜒如迤的伸展着，沒有人知道它來自何處，去於何方？它不讓人看到它的兩端，只能讓人知道它是「源遠流長」的。

河水緩緩而流，顯得很深沉，肅穆，沒有滔天的浪花，沒有澎湃的濤聲，很靜，靜得像未經世故的處子坐禪，也靜得像飽嘗風霜的暮年人。

暗褐色的牛官石上，盤腿坐着一名年輕人。

這名年輕人穿着一襲乳白色的緊裝，但有幾處是用了不同顏色的布料縫補上去，在觀感上，顯得很格格不入。他的背影，長而壯健，但他端坐得紋風不動，彷彿是入定的老僧一樣，在他雖是穩沉的背影裏，却不難看出抖散着有太多的悲愴，落寞和孤獨，這，和他的年齡又是如何的不相稱哪！他是在垂釣，但一點也不像，而且看起來他連那個意思也沒有，身旁的魚簍空空如也，連條小魚也沒有，他閉着眼，青綠色的釣竿被他無意識的握着，從他英朗的眉宇間，却又很奇怪的抹上一撮陰晦鬱澀，他的頭髮散了開來，沒有紮髮髻，很悠雅的披散在兩肩，淸風掀起了它，却又飄散着淡淡的落魄，和隱隱的傷悲，他紅潤的唇角雖是緊抿着，但他決不是堅毅魄力的洋溢，却是一股自我嘲諷和變態恨意的昂漾——那不是誰，正是不眨眼君之楓。

從他被救起來的日子算來，他呆在這裏至少有半個月了。

在這半個月裏，他接受了皂衣老者和皇甫霏霏的悉心治療，在「回魄十三丹」

的滋養下，他的內創和外傷皆痊癒了，但這並未包括他失明的兩眼和空洞茫然的腦海。

他確實傷心了一陣子，他甚至想自殺，他眞的無法忍受被光明摒棄的痛苦，和「忘我」的苦痛，但他想他一定是一個倔强的人，因爲他堅强的活下來了。

半個月來，他眞的完完全全變了一個人，如果他還能知道以前的自己的話，他一定會驚奇自己變得如此沉默寡言，他的人生觀滲進了太多的悲觀色彩，他敵視一切，他憎恨一切，包括他自己。

從今以後，他是一個瞎子，他是一個沒有記憶的人，他爲「現在的自己」取了一個叫胡智的名字——那是一個含有自嘲與無奈的意味——胡智與無知同音也，見不着東西，想不起過去，這不是「無知」麼？

現在他自己是一個謎，他不僅過去的想不起，卽連他爲甚麼落成如此地步也不知道，唯一能知道的，他是一個練武的人，是在武林中行走的江湖客，而且他還知道自己很富有，他發現自己的錢囊裏有七萬兩銀子的飛錢，和一把顯然是自己的兵器的短刄。

皇甫安，就是那個皂衣老頭，和皇甫霏霏曾爲自己的銀子而驚訝，事實上他自己也很驚訝，自己的羊皮囊袋裏爲何有這麼多錢？當他抽出短刄的時候，皇甫安和皇甫霏霏曾大聲驚呼，他們說他的兵器令他們睜不開眼……，但這些，依然無法使他想起自己是誰。

現在唯一能記憶的是從他被皇甫祖孫倆救起之後，他看不到他倆的面貌，他知道了他們是獵戶，生活很淸苦，僅此而已。皇甫霏霏對他很是友好，在這裏，唯一能使他稍稍感到心胸開朗的，便是皇甫霏霏對他的友善，但皇甫安對他却似有很深的敵意，他能感覺出，皇甫安對他相當冷漠。

皇甫霏霏顯然是一個很善良的女子，他看不見她，但他敢肯定，有善良的靈魂一定也有美麗的外表，他深深遺憾自己不能目睹她的廬山眞面目，那一定是很美的，她雖是深居此荒山中，但從交談中，顯示着她是有涵養，有見識的女子。

皇甫霏霏很爽朗，也很健談，君之楓陰澀的心情，被她如春風沐雨般的開懷而開朗起來，她完全沒有看不起自己是一個盲人，她，是一個令人感激的女人。

然皇甫安便不同了，他曾對自己說過，他本是不願救自己的，是受了皇甫霏霏的要求，才救自己，他叫自己傷好後便離開這裏。

他不知道是爲甚麼？他起初以爲是他生活淸苦，無法負担自己，但他把銀子拿給他的時候，他又堅決不要，這不禁使他感到撲朔迷離。

不管怎樣，人家救了自己，已是一件大恩德了，人家並沒有理由要收留自己，再說自己也必須查明自己是誰，相信有人認識自己的，自己不妨在江湖上摸索，說不定就會碰上熟悉自己的人。……

君之楓端坐着，他的腦海在思索盤算着——

皇甫安祖孫的武功顯然很行，昨兒皇甫安獨自一人便捕到了一頭大熊，而皇甫霏霏和自己釣了滿滿的一簍紅尾大鯉魚，事實上這都是皇甫霏霏一人釣的，他連一條小魚子也沒釣着，他想不到自己對釣魚竟如此差勁。

今天，一大早，皇甫安便單人扛着熊和鯉魚，徒步到遠在一百里以外的鎭甸上賣錢，預計入晚以前趕回來。

君之楓拿了一張一千兩的飛錢託他兌換，並託他買些物品，他盤算把這些物品作爲酬謝他們對自己的救命之恩，雖然這舉動顯得俗了一點，但他能做到的也只有這樣了。

本來皇甫霏霏也要一同去的，但她爲了怕自己一個人寂寞，而留下來陪伴自己。君之楓對她無盡的感激。

幾天來，君之楓已習慣在黑暗中摸索，他發覺自己雖是看不見，但聽覺却很靈敏，幾乎一點點聲响他都能聽到。正所謂：失去某一件東西，也必能得到某一件東西，這，便是造物者的平衡吧？

君之楓已暗自決定，明兒一早便要離開這裏。這並非是因爲皇甫安對他的冷淡，他才想走的，事實上，他不走難道一輩子留在這裏？當然不會，君之楓必需要「找回失去的自己」，不是嗎？

正想得出神，君之楓忽覺背後傳來一陣極爲細微的脚步聲，他摒棄思想，開口道：「霏霏，地瓜烤好啦？」

皇甫霏霏手裏捧着兩條仍冒着熱氣的地瓜，她本是躡手躡脚的，像是想嚇嚇君之楓，見君之楓先招呼，似感驚愕的笑了一聲，隨卽放開脚步，揚聲道：「好啦，我趕着給你吃呢。」

皇甫霏霏的臉蛋上綻着一朵笑靨，掠了一下髮辮，她坐在君之楓身旁，仰臉道：「你倒眞像耗子般的精靈，人家原本想給你嚇嚇的，不想沒走了幾步路，你却發覺了。」

哈哈一笑，君之楓挪動了一下身子，道：「誰叫妳地瓜烤得恁地香噴噴的？妳瞧，我口水都流出來了哪。」

心中很是受用，皇甫霏霏欣喜道：「你倒眞會捧人。」

挑了下眉梢子，君之楓道：「如此佳麗，焉能不捧？」

「別滑嘴了，我可不吃你那一套哪。」粉頰浮上了兩朶紅雲，皇甫霏霏不勝嬌羞道。

望了望魚簍，皇甫霏霏笑着又道：「嘖，眞差勁，釣了老半天，連個小肚魚也沒有。」

聳了一下肩，君之楓道：「有啥法子？整條河的魚都是雄的。」

兜了一盆霧水，眨了眨眼，皇甫霏霏道：「你在說啥？」

「不是嘛？」哼聲笑着，君之楓道：「昨兒妳釣滿簍子，今兒我却空空如也，魚兒如是雌的，焉會如此偏心……」

嬌羞的捶了一下他的肩膀，皇甫霏霏道：「油腔滑調，不與你說了。」

感傷一嘆，君之楓道：「忠言逆耳，自古皆然也。」

噗哧一笑，皇甫霏霏道：「喲，你說得有板有眼了，不害臊。」

把皮剝好，皇甫霏霏把地瓜湊近君之

楓嘴邊，嬌聲道：「先黏黏嘴吧，看否能順氣些？」

咬了一口，輕輕嚼着，君之楓唔聲道：「唔，佳人美肴，不順氣也得暢氣。」

臉上露着笑，心底開着花，皇甫霏霏却故裝嗔怒狀嬌嗔道：「沒得正經，豈爲君子？」

有趣的拔長了一下頸子，君之楓噝着牙道：「君子本爲君子，其之所以沒君子，乃女人是禍水之故也。」

「饒舌！」紅着臉，皇甫霏霏道：「色不迷人人自迷，咎由自取，焉能怪女人耶？」

微微一笑，君之楓朗聲道：「君不曾聞聖人之言？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

一怔，卽嗤了一聲，皇甫霏霏道：「腐儒迂生之言，何以爲據？」

大驚，君之楓道：「侮謗聖人，其罪無以復加！」

忍俊不住，皇甫霏霏笑道：「吾不與汝辯矣。」

朗聲一笑，君之楓道：「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皺着鼻子，皇甫霏霏道：「得了，得了，我的大儒士，別再酸了好不？」

哈哈一笑，君之楓放下釣竿，道：「如何？小丫頭認輸了吧？」

「才沒有呢。」嗤了一聲，皇甫霏霏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淸，吾知趣耳。」

一楞，君之楓道：「丫頭竟討便宜，該打。」

得意嬌笑，皇甫霏霏道：「敎汝以後不敢輕視女人也！」

朗聲一笑，君之楓道：「爾不曾聞男人是寶，女人草之言乎？」

眨了一下眸子，皇甫霏霏道：「君亦不曾聞女人卽賢人否？」

一怔，君之楓道：「未曾聞之。」

嬌聲一笑，皇甫霏霏道：「如此，井底大蛙，何足論哉？」

佯怒，君之楓道：「道來聽聽。」

得意的咳了一聲，皇甫霏霏道：「有言『賢賢易色』，色，女人也，把敬慕女人之心轉變爲敬慕賢人之心，豈不是女人與賢人相等乎？」

恍然大悟，君之楓笑道：「丫頭强詞奪理，一派胡言，眞巧言亂德也！」

把地瓜湊近君之楓的唇邊，皇甫霏霏笑着道：「地瓜要凉啦，我們拉平，誰也不輸好不？」

咬了一口，君之楓邊嚼着邊道：「妳丫頭眞個厲害，少爺差點要落敗了呢。」

「你也不差。」

嫵媚一笑，皇甫霏霏凝着君之楓顯得有點蒼白的面龐，由衷道：「瞧不出你這個武夫竟有如此墨水哪。」

忽然君之楓的臉色凝了下來，怔怔沉思着。

微感訝異，皇甫霏霏嚅了一下紅「都都」的小嘴問道：「你又是怎麼啦？」

蹙着眉頭，君之楓沉聲道：「我在想，我既已喪失記憶，何以仍能想起我從前唸的古書？我在想我是從那裏學來這些的？……但我還是想不出來。」

眨了眨烏黑的眸子，皇甫霏霏安慰的道：「別太操急，你慢慢會想起來的，爺爺說你只是受了撞擊的原因，以致喪失記憶的能力，那天我們到鎭北找有名的大夫治療，你一定能痊癒的。」

輕嘆了一聲，君之楓道：「這回要不是你們相救，我……」

打斷他的話，皇甫霏霏柔聲道：「提這些做啥？這是份內之事，何況這又不過是舉手之勞，誰也會這樣做的，對不？」

緩緩的搖了一下頭，木然的臉譜泛上一股激動的泛濫，聳動了一下喉頭，君之楓微顫着語音說道：「妳不僅救了我的命，更給我活下去的勇氣，我慚愧的承認，要不是這麼多天來！妳給我鼓勵，妳給我安慰，妳給我關切，妳給我照料，眞的，我懷疑我現在仍能活在世上？皇甫姑娘，我，我眞不知要如何表示我心中對妳的感激？」

展着笑靨，皇甫霏霏柔聲道：「說完了沒有？你不須要表明，我能很深刻的體會你心中的謝意；爲了想使你以後不再說這些話，我誠心接受你的感激好嗎？現在，我們是否該轉轉話題呢？我不妨告訴你，你如再說，我就要生氣囉！」

難耐的撇了一唇角，撇下一撮難以克制的激動，緩緩吸了一口氣，君之楓道：「霏霏，這麼多天來，妳忘寢廢食的爲我煎藥煮粥，洗衣滌物，妳如不讓我表示我心中的謝意，我會很不安的……」

稍稍一頓，從懷中掏出黑色的羊皮袋囊，從裏頭抽出了七八張飛錢，遞給皇甫霏霏，摯聲道：「我知道這樣俗了一點，但這也是我唯一能做到的，霏霏，妳一定要收下，否則你會令我很……」

瞪了一下美眸，吸着小咀，皇甫霏霏不待君之楓說完，一把揪過飛錢，塞進皮袋裏，把囊袋重重的揣進君之楓的懷裏，氣煞的說道：「你令我很不高興了！」

苦澀澀的笑了笑，君之楓說道：「霏霏……」

「你再說，我眞的要生氣了！」重重一哼，皇甫霏霏搶着道。

輕輕一歎，君之楓不再開口，他底心在默默的顫動着，感激的顫動着……

「胡兄，咱吃地瓜吧。」

說着，把地瓜放在君之楓手裏，皇甫霏霏自己也啃着一條地瓜。

默默的吃完地瓜，君之楓開口道：「霏霏，妳爲什麼不接受我的……？」

把地瓜皮丟進水裏，濺起一個小浪花，皇甫霏霏凝視悠悠而流的河水，緩緩說道：「感激，並不需要以財物來代表，我如眞愛財，我可以『謀財害命』是不？我祇需要把你救起之後，搜出你的銀子，然後再把你推入河裏，不就成了嗎？我可以得到你所有的錢財咧，不是嗎？」

微微一停，把眸光停注在君之楓臉上，皇甫霏霏撫弄着小辮子，接着道：「目前你雖無法復明與恢復記憶，但我相信這祇是短暫的，並非永久性的；我更深信有大夫可以治好你的，而治你的病，必需要錢，對嗎？」

默默的聽完，君之楓嘴角浮起了一個微笑，緩聲說道：「霏霏，我永遠不會忘記妳……」

俏臉一紅，不待他說完，皇甫霏霏羞

答答的說道：「看，又來啦！我鄭重宣佈，你如再說這一類的話，我發誓不再理你了。」

佯裝苦臉，君之楓道：「爲了要妳丫頭理我，小的祇好接受鄭重的宣佈啦！」

掩唇輕笑，皇甫霏霏道：「如此才是，可千萬記住，如再有，姑娘便要實行我的宣佈囉。」

兩手拱起，高擧過頭，君之楓煞有介事的道：「小的遵命。」

「去你的，誰要你不正經？」

格格嬌笑，皇甫霏霏紅着臉，使勁擊了一下君之楓渾粗的臂膀。

「喲，痛煞我也！」蹙眉咧牙，君之楓嚷道：「大胆丫頭，敢揍妳家少爺？」

說畢，單手扣向皇甫霏霏的腕脈。

揚着銀鈴般的笑聲，皇甫霏霏往旁閃去。

「往那兒跑？」趣心頓起，君之楓站起身子，追了上去。

「在這裏哪，我的大少爺。」嬌笑着，皇甫霏霏一面閃一面道。

「死丫頭，少爺馬上便抓到妳。」

微微猶疑了一下，君之楓緩緩的挪移脚步，他發現他的耳朵可以很淸楚的聽到皇甫霏霏站的位置。

「你抓不到我。」皇甫霏霏顯然是因君之楓看不見，而不敢離開太遠，她深怕君之楓會絆到什麼而跌倒，是以她祇是在他四周叫躍着：「在這裏哪，在這裏哪……哈，差一點。」

「丫頭，妳別得意，抓到了有妳好受的。」

說着，腳下絆了一個石子。君之楓的身子驟地向前仆去！

驚呼一聲，皇甫霏霏覩狀忙不迭伸手攙向君之楓；但她的手方不過遞了一半，她陡地楞住了！

但祇見君之楓斜傾的身子，驀然像大鵬般的怒衝而起！

她看得呆住了！君之楓的身形，那麼優美的在至少有二十丈以上的高空，像蒼鷹般的盤旋了兩下，然後又像輕燕般的緩緩下降，安然的佇立在地上！

她呆得兩眼都要發直了，一個看不見的盲人，竟有如此身手！

皇甫霏霏眨了眨眼，她扭頭望着靜靜而立的君之楓，她發見他好像在凝神靜侍；她疑惑的轉了轉眸子，悄悄的蹲下嬌軀，拾起一枝枯木，猛地開口道：「胡兄，接着！」

揚聲中，枯木已如箭飛向君之楓。

「丫頭，這回妳可跑不了啦！」

朗聲一笑，皇甫霏霏方不過一揚手，君之楓的身子猛地再次躍起！在他斜飛而起的當中，他單手往前掄了一個半弧，一探，那枝枯木已被他接在手中；緊接着，他用力一抖，那枝枯木陡如怒蝗般的急射皇甫霏霏！

嬌呼一聲，皇甫霏霏的腦膜陡又加上一層驚訝，她想伸手去接，但顯然她的意念是要比枯木來得慢了一點——那枝枯木已幾乎要射到她的腦門了！

芳心大急！猛然提氣，皇甫霏霏在倉促急忙中，很吃力的，而且很驚險的把嬌軀往旁挪去。

她閃過去了，閃得很驚險，她爲自己感到高興，然而她唇角的笑意方不過浮起之時，她聽到了破空聲，這破空聲顯然是來得太慢了，否則便是飛來的人影太快了；連把方起的喜悅念頭換成驚訝的餘地也沒有，她的手腕已被牢牢的扣住了！

「丫頭，妳怎不再跑？如何？少爺的厲害妳知道了吧？」

得意又顯得神氣的笑着，君之楓緊閉着的眼簾上，閃動激奮和狂躍，他，竟能在黑暗中制敵！

眨動了一下長長而又有些彎曲的睫毛，閃示了一片濃深的訝異和驚喜，皇甫霏霏宛似夢中初醒，連連哦了兩聲，才啓齒道：「胡兄，你的武功竟是如此了得！我認輸，一百個認輸！」

停了一停，語音稍稍降低：「胡兄，你怎能知道我站的方位呢？而且我方才打出的樹枝也不過是射在你面前，你竟也能接住，難道你能看見東西了？你快睜開眼睛讓我瞧瞧！」

鬆開手，君之楓微微一笑搖了搖頭。

「沒有，我依舊看不見，霏霏，造物者不會太偏隅的，我失去了一雙眼睛，但我得到一對比常人聽覺靈敏有十倍、百倍的耳朵，我發現我的耳朵可以代替眼睛的功能了，我可以很淸晰的聽出周圍的所有動靜，當我凝神靜心的時候，方才妳由後面來的時候，我並非眞的聞到地瓜香味，我聽到妳的脚步聲，雖然妳是在儘量放輕妳的脚步……」

驚訝而且高興的睜圓了美眸，皇甫霏霏凝睇着君之楓的臉龐，她抑不住她心底的興奮，她從中插口道：「那，這麼多天來，你都是在騙我囉？今早，還要我攙着你走路呢，你最壞了！」

朗聲一笑，君之楓回道：「我沒騙妳，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能如此，這麼多天來，我的心緒一直都很糟；今早，我坐在這裏靜心沉思，我方發現的，而且，我也並不敢放心走路，適才我追妳的時候，我不是顯得很駭步麼？及至我絆到石子，要跌了下去，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我想那大概便是『本能』吧，我下意識的『掙扎』起來，沒想到我成功了！」

香腮上的酒窩兒一直沒有消失，皇甫霏霏吐着歡愉的語音：「是了，我驚奇你施展輕功之後，我也不是下意識的想攷攷你，我射出樹枝，看是否能接住？」

露出笑容，君之楓接道：「我知道，妳打出的木枝很脆弱，並沒有使出全力，對不？」

「我怕傷了你。」把辮子甩在左後肩，皇甫霏霏理了一下鬢髮，旋又眨了眨眼，吸着嘴道：「可是你打回來的可就不同了，我差點就要被你射中了哪！」

歉然的笑笑，但掩不住他心頭的喜悅，君之楓啓口回道：「我想我是太高興了霏霏，妳一定能了解一個失明又失憶的人，一旦發現他的武功仍然存在，而且仍能盡情施展那種心情，是不？」

微笑着，皇甫霏霏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過君之楓的臉，她欣喜的道：「胡兄，我眞爲你感到高興！」

唇角笑意的弧度更大了，君之楓道：「謝謝妳，霏霏。」

鼓了一下香腮，皇甫霏霏嗔道：「看！又來了！我不理你了！」

說畢，一扭腰肢，彈身便要射起……

一楞，君之楓連忙道：「霏霏，我不是不小心故意的。」

正想蠕嘴，馬上又恍然大悟的睜了一下，皇甫霏霏發笑的嗔道：「我差點被你糊過去了哪！還說是『不是不小心故意的』，你是存心佔人家便宜，哼！」

用力跺了一下脚，翹着嘴，扭着腰，皇甫霏霏回頭走向茅屋裏，兩條小辮子隨着她一扭一扭的柳腰輕蕩着，那姣美的背影煞是好看，可惜君之楓看不到，否則他一定會看得出神的。

「等一等，霏霏，小的這廂給妳賠罪了！」

急急嚷着，君之楓彈起身形，掠空追去。

皇甫霏霏連忙也拔起嬌軀，嬌笑着道：「我不想接受你的道歉，除非你能追到我。」

雄心頓起，君之楓豪笑道：「好，丫頭說話可算數！」

話聲中，身形已飄向皇甫霏霏。

「喂，大少爺，在這邊哪……哎唷，差一點點哪！」

「抓到妳，我可要重重打妳兩下手心喲！」

「哎，你扯住我的衣角了……哈，我又掙脫了！」

「這回沒話說了吧？來！兩下手心……哈，如何？」

「你打人好痛，現在換我抓你，你被我抓到，我也要打你的手心，可不許賴的啊！」

「君子言出『不』行，決不賴。」

「去你的，啥君子言不行？……哎，你又跑了，你眞像耗子般的難追哪！」

「嘻，小丫頭，少爺在茅屋頂上……喂，在這底下哪，妳眞差勁哦！」

「氣死我了！」

「小丫頭，阿彌陀佛，別氣死，祇要氣昏就好，這叫『適而可止』，對不？……哈哈——！」

逐漸昏黑的蒼茫暮色中，兩隻人影如箭穿梭般的追逐着，嬉躍着；君之楓和皇甫霏霏津津有味的在茅屋前的寬敞空地飛躍，身形輕盈如燕，快捷如電。

起先，君之楓還不敢放心的全展出身形，但慢慢的，他已熟悉了地形，習慣了在黑暗中奔跑，他幾乎可以隨意所爲的停在他想要停的地方。

他的輕功，皇甫霏霏根本沒法趕上，氣得她跺脚吸嘴；君之楓故意的讓她抓着，然後又逐鹿起來。

君之楓說不出有多高興，幾乎忘却了他傷悲的心靈，他祇覺得，皇甫霏霏純眞的笑音，和善解人意，使他忘却了一切煩憂，被歡悅隱沒……

蒼穹上，佈滿了點點的繁星，好像是在黑布上撒下了巧小的藍寶石，閃閃發光；在斜斜的一角，一朵如勾的明月，像是剪貼上去的月明珠，抖下淡淡的，朦朧的光暈，有如水銀瀉地；隱沒而不能見到的秋虫，此起彼落的，像是互相呼應着，唧唧而叫，合諧而又悅耳，淙淙的流水，端詳而雅靜，月光撫照水面，閃閃波光，牽人遐思；尤其徐徐夜風，吹掠而過，翻起陣陣浪花，波光如銀，掏人心神。

這是秋夜，也是一個美好而迷人的月色。

河邊的牛官石上，一個熊熊的火堆在燃燒着，在火焰的上面，有一個竹製架子，架子上擱着一隻剝了皮的肥大山鷄，它已被烤出了油，一陣肉香溢出。

君之楓和皇甫霏霏分在竹架的兩旁，他們顯然是沐浴過了，他們的臉上散發着靑春的朝氣和活力，容光煥發，神豐俊采，宛似天造地設的一對。

「智哥，我今天玩得好開心啊。」

皇甫霏霏對君之楓的稱呼又「更上一層樓」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她眸中朦朧的霧消失了，顯得更有神；尤其她唇角若隱若現的微笑，展露着她少女心扉的憧憬，她微笑着，笑得很雅，很美，她輕聲說道，語音飄着夢漾的七彩，像是喃呢，像是吐囈。

「我眞希望時光便永遠停留在這時刻，不要消失；這是沒有憂愁，祇有歡笑的日子，智哥，你說是麼？」

穩沉一笑，君之楓拂了一下被風吹亂的頭髮，他微微挑起的眉梢，雖含有淡淡的憂鬱，但已滲有歡愉，喜悅的色彩，他除了闔着眼簾之外，他原本是很俊帥的臉孔，不再是那麼冷冰死板的了，至少他微微抿着的唇角，彎彎的掛着一個曲弧，便是一縷很瀟洒的微笑，習慣似的撤動了一下唇角，他輕聲說道：「霏霏，妳是一隻善解人意的百靈鳥，妳是一朵發放着芬芳的百合花，和妳在一起，怎能不覺得快樂呢？」

臉兒紅，心兒樂，皇甫霏霏姣美的臉蛋，像是熟透的苹果，她嬌羞的笑靨，又像是美的旋律，她吐囈的聲音，伴着微微顫抖的處女心，也顫抖着滑出她潔白的牙齒。

「智哥，我接受你的恭維，如果你是在對我恭維的話。」

搖了一下頭，君之楓道：「不，這決不是恭維，這是讚美，由心靈感受的由衷讚美，它是忍熬不住的讚美，它是沒有做作，奉承的讚美……」

像是喝醉了酒，皇甫霏霏的臉蛋兒更紅了，也更美了，她的直覺裏，快活得好似在平靜的大海中，乘坐着一隻魚帆，隨風遨遊，她緊閉的心扉敞開了，她讓那顆充滿熱情的心靈，迎接她用翡翠鑲鑴的夢境，迎接她用蜜糖釀塗的憧憬，她望着明月，眸中的秋波，又怎能掩飾她情竇初開的心靈呢？……

掀動了一下鼻翅，君之楓微訝道：「霏霏，妳怎不說話了？咦，我聞到了焦味，妳把鷄給烤焦啦？」

如夢初醒的哦了一聲，像是初次幽會情郎被熟人撞見的姑娘，皇甫霏霏顯得很羞赧的，而又很驚慌的轉動了一下已是被烤得焦黑的雉鷄，她抑住着心房的急跳，卻無法抑制語音的顫抖，像是做賊被人發現了一樣！

「我，我在想……想一件事情。」

「是不是又在想妳爺爺？」微微一笑，君之楓接着又道：「放心，他老人家一

定會趕回來的，準是我託他買了一大堆東西，使他慢了脚步，說不定，他現在正朝着我們走來哪。」

定了定神，皇甫霏霏轉了一下眸子，暗暗的吁了一口氣，隨卽神情轉爲憂鬱，她担心的道：「爺爺說過晚飯前趕回來的，怎到現在還見不到人？莫要是出了事才好，爺爺從來沒有過這種情形的。」

朗聲笑着，君之楓安慰的道：「丫頭的顧慮簡直是杞人憂天，妳爺爺的年紀雖大，功夫却也很老練呢，那會出甚麼事？來來，丫頭，攪了半天，妳到底把鷄烤好沒有？少爺肚皮都要黏上背脊去了。」

轉顏一笑，皇甫霏霏道：「就要好了，瞧你一副餓相，莫不成你前世是餓鬼趕來投胎的？」

哈哈大笑，君之楓道：「餓鬼投胎才好哪，一生口福不盡。」

「還說呢。」嬌聲笑着，皇甫霏霏提起雉鷄，撕下一半，遞給君之楓，說道：「好啦，喏，拿去。」

咬了一口，用力嚼着，君之楓唔聲道：「唔，不錯，雖然是焦了一點。」

皺了一下鼻子，皇甫霏霏嗤聲道：「還不是爲了你……」

頓覺失言，連忙煞口，羞紅滿面……

「這，就奇怪了？」

一楞，放下鷄肉，君之楓說道：「怎麼怪到我的頭上來了啦？」

支吾了兩聲，皇甫霏霏連忙道：「當然是你啦，你如不饞嘴說要吃烤鷄，我怎會烤焦了鷄？」

哦哦了兩聲，君之楓沒好氣的道：「小妮子，天下最最無賴的人，可能就是妳了。」

撒嬌似的嬌笑了兩聲，撕下一片肉放入嘴裏，皇甫霏霏邊嚼邊說道：「飲不言，寢不語，你不懂麼？」

微微一怔，隨卽輕笑了一聲，君之楓對皇甫霏霏的耍嬌，心湖一陣波盪，聳了一下肩，默默的啃着鷄腿……

眨了一下眼睫，皇甫霏霏道：「喂，你怎不說話了？」

沒好氣的吁了一聲，君之楓道：「妳．不是要我別開口的嗎？」

掩唇輕笑，皇甫霏霏道：「人家不過說說而已，你當甚麼眞嘛？」

怪趣的攤了一下手，君之楓道：「妳眞難侍候哪。」

紅了一下臉，皇甫霏霏嗔道：「去你的，誰要你侍候來了？」

翻過身子，拿起身旁一隻鹿皮囊，拔開塞子，酒香頓溢，皇甫霏霏把它送至君之楓手裏，哼着聲嬌道：「你再亂說話，我可就要揍人囉。」

咕咕的喝了一大口，君之楓過癮似的吁了一聲，抹着唇角的酒漬，嘖聲道：「母老虎一個，誰娶了妳誰便遭殃。」

臉如紅布，倔强的嗤了一下鼻，皇甫霏霏鼓着頰嗔道：「娶了我，前世修來之德哪。」

咧嘴大笑，君之楓道：「小丫頭，不害臊。」

說着，又喝了一口酒，君之楓斂起嬉笑之色，沉聲接着道：「霏霏，我有一件事情必須告訴妳。」

心猛地跳了一下，皇甫霏霏的俏臉漾溢着羞赧之色，她無限嬌羞的俯下臉龐，撫弄着髮結，細若蚊聲的道：「甚麼事情，你儘管說嘛。」

奇怪不解的蹙了一下眉頭，停了一停，君之楓這才開口道：「我想明天離開這裏。」

「甚麼？」陡地一怔，皇甫霏霏的臉蛋湧上漫漫的驚楞之色，似乎她想不到君之楓會出此言，或者她所期待的，是大大出乎她的意料，她中魔似的呆了有片刻，吃力的轉動了一下圓睜的眸子，她嚅動着的嘴唇，微微顯得顫抖着：「你……爲甚麼要離開呢？在這兒，不是很好麼？」

語音一頓，她眨了眨眼簾，閃漾出了急切：「是不是因爲我爺爺對你……」

搖了一下頭，浮起一個笑容，君之楓沒待她說完，開口道：「霏霏，別瞎猜，妳爺爺不是對我很好麼？」

挪動了一下嬌軀，皇甫霏霏有點急躁的把髮辮甩在肩後，她幾乎是顫着她的嗓音：「那，那你爲甚麼要離開這兒呢？」

「霏霏，我也捨不得離開這裏，但我必須如此。」

苦澀的笑笑，君之楓的語音也微微顯得有點異樣，他顫動着喉結，抖下了一片淡淡的離情別緒：「我知道，妳對我很好，昨天我本就告訴妳這些話的……」

皇甫霏霏用力的轉過身子，她不待君之楓講完，急急的，像是憤怒的說道：「那你現在爲甚麼要說的？」

輕輕顫動的心靈，顫動得更厲害了，唇角很吃力的抽動了一下，滑下一聲輕輕的歎息，君之楓感到他現在連講話也很吃力：「霏霏，妳知道我必需尋找大夫治好我的眼睛，是不……？」

顯然她是聽不進君之楓的一言一語了，她像是不耐的打斷君之楓的話：「那也用不着離開，趕明兒，我陪你去看大夫就好了嘛！」

呑了一口口水，君之楓道：「但是我仍須恢復我的記憶，恢復記憶並不是三兩日的事情，對不？我必須尋找我的親人，我想我大概是有親人的，只有他們才能幇助我回復記憶……」

她轉過了身子，她充滿焦急的眼眸上已蒙上一層淚光，那微微抖動的淚珠，在月光的掩映下，反射着一片處子的純情，皇甫霏霏的眉宇湧上了她不曾有過的痛苦，儘管她曾想到他必定要離開的，但她依然感到這分離來得太快了，至少它不該在這地方把美夢編織起來的時候發生，她毫不否認，她是太痛苦了，她沒法克制她的語音顫抖：「但是……你，你一個人，太危險了……我，我……我放心不下！」

「霏霏！」克制不住的，君之楓用他顫抖的唇叫了一聲，像是直接的連鎖反應，他所有的神經和所有的意識都激動起來了！他感到他的胸腔在急跳着，他的血液在澎湃着，儘管他看不見皇甫霏霏的表情，但他可以體會出，很眞確很眞確的體會出——她愛上自己了！這是眞的，這不需要用肉眼來觀察的，這是屬於心靈的感受的，是的！

噢，她爲甚麼這樣傻呢？自己是一個看不見的瞎子，一個喪失記憶的盲人，她爲甚麼要這樣浪費她的感情？那太傻了！太傻了！

用盡了所有的力量，但是他沒有平靜他汹湧的心湖，他甚至可以說他激動得要崩潰了，他決沒想到自己殘廢之身，竟有女人對他垂靑，噢，太不可能了，至少以他的感受，是太震訝了！

君之楓努力的使自己平靜下來，他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他竭力把語音放平，他竭力使自己心中的感受不露之於形，淡淡的，他揮開了這令他要窒息的氣氛：「丫頭，少爺說妳們女人是胆小鬼沒錯，妳替少爺担甚麼心？妳眞門縫裏看人哪，少爺的功夫妳又不是沒見過，我又會有甚麼危險呢？」

「有的，儘管你武功高超，但你看不見是事實。」

潔白的牙齒用力咬住下唇，但這並沒有使皇甫霏霏的語音脫離顫抖，她眸裏的淚光愈來愈濃了，一顆晶瑩的淚珠，已在她的粉靨劃下一道淚痕：「智哥，你不能走，我……」

「噓！霏霏，不要說話！」

突然，君之楓從中插嘴吁了一聲，他凝沉着臉色，像是凝聽着甚麼。

楞了楞，皇甫霏霏茫然的環視了一下四週，壓低着嗓音問道：「怎麼回事？」

臉色依然凝沉着，君之楓緩緩的說道：「我聽見有脚步聲，正朝我們這個方向走來，脚步聲顯得雜亂而不穩，不知是誰來……」

不等他說完，皇甫霏霏喜叫着道：「一定是爺爺回來了！快去接他。」

說着，抹乾臉上的淚痕，皇甫霏霏拉起君之楓，一提氣，兩人身形如箭般掠出去。

皇甫霏霏與君之楓在一條蔓長着草叢的小道上急馳着，他們走了沒多久，便見一條人影姍姍走來——當然君之楓是例外，但是他「聽」見了。

但見那條人影約莫在一箭之地外，正蠕蠕而行，忽然，像絆着了甚麼，身子猛地傾了一下，幾乎摔倒了下去！

「爺爺！爺爺……」

心房猛地跳動了一下，皇甫霏霏吃驚的叫着，脚下之勁陡地加快。

眨眼工夫，她已和君之楓奔到那人影的跟前。

「爺爺！您怎麼了！」

皇甫霏霏沒站定起身，陡地大驚失色的叫了一聲，撇下君之楓嬌軀撲了過去。

君之楓的臉色也驀然變幻了一下，他的鼻尖已敏感的聞出令人欲嘔的血腥味，耳中也淸晰的聽到一陣輕微的呻吟聲。

那人影果眞是皇甫安，他顯然是受了傷，在皇甫霏霏還沒撲到以前，他已像是不支的倒了下去！

「爺爺，您醒醒！」皇甫霏霏花容失色，心魂欲破的一把衝前過去，扶起了皇甫安。

但只見皇甫安滿身浴血，他無力的躺在皇甫霏霏的懷裏，在他急起急落的胸脯，稍稍偏右的地方，可以很淸楚的看到插着一隻箭，那隻箭已被折去了一半，只剩半截的箭幹露在外頭，它已被殷紅的血染紅了，那傷口的血漬已變成了紫紅色，而且有的也凝成了淤塊，皇甫安用力的喘息着，以致於他胸膛的起浮使傷口仍流着血水，它皂色的袍襟，在胸前處已完全被浸濕，並且也變了色，成了紅色的，很刺目，他原本很沉肅的臉譜也襲上了痛苦的表情，他折叠的皺紋滴着斗大的汗珠，也有鮮紅的血水，他張了張嘴，吃力非常的吐了吐氣，以致於他顫抖的唇角抽搐得更厲害了，他望了望皇甫霏霏，似想說甚麼，但旋又像是疲倦似的闔下眼皮……

「爺爺！是誰把你弄成這樣？」

幾乎是要瘋了！淚水，早已像是沖閘之水，流滿了皇甫霏霏一張寫滿了震駭、悲痛和憤怒的臉上了；皇甫霏霏抽噎着，她又像是從未見過日光的溫室小花，驟地被狂風暴雨摧殘，她混沌的腦海，已幾乎要被瘋狂掩沒了！她哭着、叫着，椎心瀝肝的哭叫着。

「爺爺！告訴我！是誰幹的？是誰？是誰？……」

她用力睜大着眸孔，那本是裝滿了盈盈欲滴的秋水的瞳仁，此刻已被如洪水般的淚水掩蓋住了；從淚光的波芒裏，它的密度已達到極點——滿滿的悲切和滿滿的憤怒！她咬牙，她用力搖撼着皇甫安，她用上了她所有的力量，她把喉嚨的振動頻率達到飽和點。

「爺爺！你睜開眼睛呀！你說話呀！說話呀！……」

似乎是被她急劇的搖撼，皇甫安蠕動了一下已是轉白的嘴唇，他緩緩的，看來是非常吃力的掙開了眼皮；然而那眼裏的瞳光是如此地黯淡、散弱而無力，它看起來幾乎是像一對玻璃珠——沒有光采的玻璃珠，但從他那無神如暴風雨中的殘燭的眸光，却可以很淸楚的看出那是充滿着悲切和憤怒的揉合，而且還有一撮相對濃厚的不甘；他似乎想說話，他使勁的蠕動着那張得很大，而且顫得很厲害的嘴唇，但他沒有，他祇是如此張着，他的舌頭像是千斤錘那般的沉重，他祇能讓那混濁而沉重的氣息由他口中呼出，他還流下了口沫，但始終就沒有吐出一句話……

驀然，他的身子急劇的顫動了一下，他重重的哦了聲，然後，像蠟盡燭乾般的把頭猛然一偏！他——他已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

「爺爺！爺爺……」

眸孔睜得更大了，幾乎是迸出血來，皇甫霏霏厲聲嘶叫着！她狂聲哭喊着！原本如氾濫的淚水，此刻更像是黃河缺口般的狂湧而流；然而她仍不願相信這是事實，她用力搖撼着皇甫安已是寂然不動的身子，搖得是那麼用勁，彷彿她深信她這樣搖，便可以使皇甫安醒過來似的。

「爺爺！你說話呀！你爲什麼不睜開眼瞧瞧你的傻孫女……？」

她已瘋狂了，她仆下了身子，她竭斯底里的喊着，她用力的搖撼着……終於，她相信皇甫安再也不會理她了！她突然煞住了哭聲，她像是失神般的望住皇甫安不再有表情的面孔；她臉上的表情很呆板，眼中一片空洞，彷彿她像是陡然虛脫般的，祇剩下一殼軀體；緩緩的，她站立了起來……

君之楓一直沉默在一旁，他當然想有

所表示，但皇甫安的死去是如此突然，根本沒有他開口的餘地。他並不需要睜開他的眼睛，他已知道那會救過他，而對他一直並不很友善的皇甫安已遠離這大千世界了。他的心頭一陣滾動，尤其皇甫霏霏那哀動的號聲，更使得他心胸波騰，鼻尖泛上一層濃濃的酸味；他輕輕嘆息了一聲，語音苦澀的說道：「霏霏，人死不能復生，妳不要把身子哭壞了。」

「智哥！」一轉身投進君之楓的懷裏，皇甫霏霏的淚腺再度狂湧如泉，她的淚水，已使君之楓能感覺胸前一片冰涼；皇甫霏霏已不再那麼瘋狂，但依然哭得很傷慟、悲切，她伏在君之楓的胸膛，儘情的哭了一個够……

君之楓靜靜的，溫柔的攬着她的腰肢，他沒有開口，他認為此刻語言的安慰是多餘的，他能了解一個人失去親人的痛苦，那是無法描喻的，也決非是三言兩語便可安慰的，也祇有哭才能宣洩她心中的痛苦。像一個慈兄般的，君之楓輕拭着她的淚水，他在無言的安慰着她……

× ×

說是初秋，然而打着唿哨的冷風，却抹着一股寒冬的味兒。天際上一堆堆的濃雲重重的疊着，它使氣壓降得很低沉，陰穆，這不像是秋天的氣候，很不像。

那座聳峙在山脚下的茅屋顯得更醜陋了，它完全像一個孤苦伶仃的老年人，它看起來一點光澤也沒有，陰沉而森寒；尤其在它面前新加了一座新墳之後，更添加了一層令人噤啞的感覺——它令人活躍不起來。

那座孤墳跟前，一名面色傷慟的少女跪着，一名閉着兩眼的年輕人站立在她的旁邊。

墓碑上用正體字寫着：爺爺皇甫安之墓。立墓人是皇甫霏霏；字跡雖也秀雅，却也難掩隱它的孤仃，瘖啞。

皇甫安死了。他是被人殺死的，是誰？他沒有說，連一句話也沒有說。他死得很突然，而且很悽慘；他使皇甫霏霏慟不欲生，她，失去了唯一的親人。

皇甫霏霏靜靜的跪着，她雖沒有哭泣，但眸角上依稀有着幾滴泫泫欲下的淚痕。原本是紅嫣嫣的粉頰，透着倦累的蒼白，以致於使她看起來不僅憔悴，並且消瘦了許多。她木直直的兩眸，依然裝滿了哀傷，自然，也有憤怒；她蒼白的唇角也開始緊抿起來了，從那微微彎曲的弧環裏，已證明她已不再是無憂無慮的女孩子了。英朗的眉宇上，也已刻上了一片陰晦，說明她單純的心房已開始承受人間摧殘……這些，祇不過是在一刹那轉變而成的——在皇甫安死時的一刹那。

君之楓臉上的陰沉也顯得更濃了，他一直為自己的不幸而悲傷，現在又增添了一悲劇，而這幕悲劇的主角又是他的救命恩人，他的意識裏更加確定他的意念——人生總脫離不了苦傷；也增加了他對命運的抱怨——人生是可憎的！

他冷沉而且殘酷的抖動他受創的心靈，他的心在喃喃說道——皇甫安，安息吧；我將盡力——不，這還不够，我將不擇手段，把人間所有的不幸，加諸在那兇手之上，我發誓，以我的生命向你發誓！

一隻烏鴉，帶着慘悽悽的叫音，匆忙而又無助似的掠過了天空，像是把皇甫霏霏發僵的意識震醒過來，苦澀的閉了一下眸子，她站了起來，心底在默默哀禱着——爺爺你安歇吧，你在另一個世界裏，必能見到霏兒如何向兇手報復的，我不僅要掏出他的心來，我還要叫他死不能入土；會的，我一定會這樣做的！爺爺，你一定要保佑我早日尋到他……

轉過了身子，她默默的凝視着那茅屋——那裏，曾給予了她十幾個快樂的春和秋……

把一頂圓形的大斗笠戴上，遮住了一大半的臉孔，君之楓捡了捡手中的竹杖，輕着嗓子說道：「霏霏，走吧；告訴它說我們會回來的——帶着我們所需要的。」

「智哥。」轉過嬌軀，皇甫霏霏輕輕握住君之楓的手；現在，她唯一能依靠的，除了自己，便是被她握着手心的人了。

於是，兩條身影漸漸的遠離了這座茅屋，終至不見……

× ×

三水鎮，是三條河流滙集而得名的一個鎮集。它不大也不小，人口堪稱密集。魚產與皮筏是這裏的特產與特色。

時正正午，日晒當頭，燠熱非常，街道上的行人要比往日來得少些。

轉角處，緩緩的走來了兩人。

「智哥，中午了，咱找個地方歇息歇息，順便找些吃的，你肚子一定也餓了，對不？」

皇甫霏霏揩了一下額角的汗水，她的兩頰已是紅艷艷的，她張望了一下，見前頭有一座酒樓，轉首朝君之楓問道。

斗笠下的唇角笑了笑，君之楓回道：「這是否便是妳爺爺和妳常來的地方？」

頷了一下首，皇甫霏霏瞇了一下眸道：「是的！就在這三水鎮，我們一定可以找出兇手！」

輕輕點了一下頭，君之楓道：「別太緊張，慢慢來，我們不用操之過急，兇手遲早會被我們發現；目前我們得須探聽妳爺爺是否眞確來過這裏……這，呆會再說吧，霏霏，我聞到了烤肉的香與味，我們已站在一家酒樓對不？」

笑了笑，皇甫霏霏道：「我還以為你不知道呢。」

說着，拉住君之楓的手，走進那間酒樓。

坐定後，伙計送上了兩杯茶，接着問明了兩人要吃的東西；君之楓闊綽的習慣依然沒改，他一口氣點下的五菜一湯，都是酒樓裏最昂貴的名菜，另外還要了一壺花雕。

進食間，皇甫霏霏道：「智哥，方才你點菜，伙計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們，好像是我們吃不起的樣子。」

笑了一聲，君之楓呷了一口酒，微微挪動了一下笠緣，嗤道：「妳不用說我也能知道，我現在仍能感覺出有很多道日光在看我們呢。」

忙不迭轉首四望，皇甫霏霏發現所有的食客有意無意的溜望自己，詫異道：「你說得很對，你怎能知道呢？」

聳了一下肩，君之楓道：「我也不知道，我祇是有種感覺，也許是失明的人，

他的第六感要比一般人來得靈敏吧。」

像是吃驚的點了一下頭，皇甫霏霏沒問道：「他們又為什要看我們呢？」

揶揄似的笑了一聲，君之楓淡淡的道：「這就是所謂『佛要金裝、人要衣裝』的道理了。咱這副裝扮雖不至破爛得像街頭的叫化子，但陳舊得够稱潦倒落魄，而在吃大魚大肉，難怪他們要用懷疑、驚異的現實眼光來看我們了。」

憤怒的一抬首，皇甫霏霏道：「我無法忍受那幾對狗眼似的勢力眼！」

咬着牙，接道：「智哥，有的不僅在看我們，竟還指指點點的，顯然是在取笑我們！」

端起酒杯，在鼻尖觸了觸，旋一口飲乾，君之楓習慣的扯了一下唇角，皮笑肉不笑道：「我知道，是否便是在我們左側的那張桌子？如果我的感覺是正確的話，嗯，六道狗眼，一共三個人，對不？」

提酒壺為君之楓斟上一杯，皇甫霏霏頷首道：「不錯，他們那副譏嘲的樣子，彷彿我們頭上長了兩隻角一樣！」

搓了一下手掌，君之楓道：「讓他這樣吧，他們無法繼續得太久了的；當我們用完這餐飯之時，他們也該結束他們的最後一餐了。」

把杯中剩餘的酒一仰首飲乾，皇甫霏霏兩頰已微微的紅起來，她的眸角緊張的跳動了一下，轉動了一下舌尖，舐了舐唇角，她生澀的道：「說實在話，我已吃不下了。」

「妳可眞急哪。」微微的笑了笑，君之楓接說道：「別太緊張，緊張，往往會把事情弄僵的。」

吞了一口口水，皇甫霏霏道：「我祇是無法忍受。」

呷了一口黃湯，淡淡的，君之楓道：「任何的第一次行動感受是新奇，怪異的，尤其是在未來臨之前，心房像是一張緊綳的弦，被提到了口腔一樣，對不對，霏霏？」

斟酒的手，微微發抖，皇甫霏霏說道：「我並不常有這種現象，我，我第一次跟爺爺去獵黃鼠狼，並沒有像你說的那種感覺。」

笑了笑，君之楓道：「或許你是眞的，但黃鼠狼再狡猾再兇狠也比不上什麼事都能做出來的人，是不？人的反擊要比一頭畜牲厲害多了。再且，這不是捕捉獵物，這是玩命，祇要一疏忽，隨時便有腦袋開花，或者是胸膛被開了一洞，也許一眨眼少了一隻手或一隻脚的可能。」

一口灌完酒，皇甫霏霏道：「我不緊張的，你感覺不出嗎？」

含着笑，君之楓道：「我能感覺出來的，妳的呼吸加快了，妳說話的聲音也在微微抖顫着；霏霏，妳如果不否認，嗯，現在妳的手也在發抖，對不？」

咬了一下牙，皇甫霏霏道：「我不想和你辯駁，我可以以行動來證明你的猜測是錯誤的，祇要，祇要你認為你現在已吃飽飯了。」

微微頷動了一下斗笠，君之楓道：「小妮子，瞧不出妳滿身傲骨哪。」

像是不耐煩的蹙了一下眉頭，皇甫霏霏道：「智哥，我祇等着你哪。」

淡淡的擺了一下手，君之楓道：「妳儘可去證明。」

圓圓的臉蛋，浮起了一層汗光，皇甫霏霏一咬牙，說道：「好，智哥，你在此等我。」

「慢，慢。」一揚手，君之楓道：「無風不起浪，無緣無故招惹人家，容易造成笑話的，妳必須找一個動手的理由。」

微微一楞，把正想離座的嬌軀挪了一下，皇甫霏霏道：「找人打架也要有理由的麼？」

撫了一下唇角，君之楓道：「這並沒有一定的規定，但是通常持有理由，而且是正確的理由，打起架來似乎比較順手些，並且事後不會惹到壞名聲；如果無理挑釁，縱算打勝了，却也會往往遭到一些自持正義，好管閒事的人插手，事情的轉變，也就往往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了。」

吶吶的眨了眨眼，皇甫霏霏問道：「我們何必找理由呢？他們這樣看我們，已經是侮辱到我們的尊嚴，我們還須要別的理由嗎？」

摸着下頷，君之楓道：「這個理由祇是我們單方面的感受，他們可以不承認的，他們甚至可以說：妳不看我，怎知我看你？這雖很強詞奪理，但也够我們啞口的，事實上，再說，誰也沒權利禁止別人看他所愛看的東西，妳說是不？」

挑了一下眉梢，皇甫霏霏顯然有點火氣：「那，那你認為我們應該如何製造理由呢？」

淡淡的，君之楓道：「這就要看妳自家啦，為什麼人說薑是老的辣？江湖經驗老到的人，和方出道的毛頭，對方的勝利便已佔了一大半，所以，我祇能提醒指點妳這些在刀尖上打滾的訣竅，而其中經驗的體會，便靠妳自己去領悟了。」

咬着下唇，皇甫霏霏道：「好，我試試看。」

舞弄着筷子，君之楓道：「記住，別太緊張，更不能畏怯！緊張易造成自己章法的慌亂，畏怯能暴露自己的弱點，妳必須很沉着，甚至表面可以裝得很不在乎，妳就當妳在獵狼一樣，狠狠攻擊妳的獵物，懂麼？一點也不要留情，對敵人慈悲，便是為妳自己挖一口墳墓。」

按住腰間的劍柄，皇甫霏霏長長吸了一口氣，緩緩吐道：「放心，我不會太糟的。」

頷了一下頭，君之楓沉聲道：「對了！要有雄心，信心！妳祇須照着我的話去做，必要時，有我，知道嗎？」

唇角勾起一絲傲意的稜角，皇甫霏霏道：「智哥，讓我證明初生之犢不畏虎與你瞧吧！」

說着，把身子側了一點，柔荑撐住桌面，抵着面頰，使螓首歪斜着，視綫正好落在左側的「獵物」身上。

也許是縱君之楓的「打氣」，皇甫霏霏差不多可以平下原先的緊張情緒了，她把目光很穩定的打量着離她與君之楓有兩桌空間遠的「目標」，她眸孔的中間映着的是一名年歲約有四旬左右的中年大漢，他那副長像並不很惹眼，五官平凡，且微呈方臉的國字形，但他堪稱大嘴的唇邊却有一處很醒目，正巧唇口的左邊長着一顆

如豆大的黑痣，並且還生了一根半指長的黑毛，當他啓口講話時，那根毛便也一上一下的擺動起來，頗能引人發笑。

緊挨着他右邊的一名年紀要小些的壯漢，扮像却很突出，粗眉，大眼，塌鼻，厚唇，而五官幾乎要擠在一塊，因爲他那張臉並不很大，以致他笑起來的時候，可以說是「牽一髮而動大局」，幾乎整張臉譜要收束起來。尤其他身穿的貼身藍色勁裝，透着閃閃絲光，嶄新非常，胸前並打着一個斜十字結，倒有股粗裏含細味兒。

再來是一名看來已是很衰老的老頭兒了。他連眉毛都要落光啦，遠遠看上去，倒眞像個木偶頭，但却皺紋滿面，老態畢呈，兩頰凹進得非常厲害，簡直就像是長着兩個酒窩，面色很皙白，有點慘森森的樣子，身子非常細瘦，就以他坐着的高度便要比那兩名高出了一個頭。身上穿着一件顏色鮮明的花色大袍，與他的年歲很不相稱，令人覺得怪蹩扭的，而且大袍顯得非常蓬鬆，非常不合身，就好像竹竿頂着一面花旗子一樣。

打量完畢，皇甫霏霏開始尋找她的「開端」……

正恁索間，顯然是那三名已發現皇甫霏霏正瞪着他們，三人也齊齊把眼光朝皇甫霏霏瞪！

胸中猛感一窒，但旋又用力一挺，並且重重的哼了一聲，皇甫霏霏唇角漾起了一絲鄙夷的微笑，猛猛的甩過頭來。

「老邢，瞧見了沒有？」厚厚的黑唇翻動了一下，那藍衣大漢朝長痣的傢伙笑一聲說道：「那女叫化子正在瞟你呢。」扯動唇皮，微捲的痣毛也跟着震動，長痣的說道：「八成準是叫騷了。」

一轉首，瞇眼對花袍老者道：「如何？老龍，貨色怎樣？敢是『原封貨』？」

話落，三人一陣猥笑。

長痣的又道：「老毛，何不讓她渡騷渡騷？」

色眼瞇轉，藍衣大漢嘿聲道：「準叫她喊爹叫娘的。」

語畢，三人又是一陣穢笑。

一陣氣抖，一顆少女的自尊，已完全被凌辱，皇甫霏霏面漾森煞，轉首怒睜雙眸！

老龍的花袍老首道：「瞧，準足是付不出賬來了，九成是向我們兜個價錢，老毛，你願出多少銀子？」

摸着靑滲滲的腮頰，老毛道：「一分錢一分貨，時價而定。」

灌了一口酒，老邢道：「你何不上前『標價』？」

嘿聲笑着，老毛道：「說得是。」

斜着眼珠子，老毛說着便走向皇甫霏霏。

悶聲不响的抓起湯碗，皇甫霏霏不待他走前來，猛力一甩，連碗帶湯，兜向老毛！

哇哈一聲，急忙橫跨一個箭步，老毛顯然是料不到皇甫霏霏會先發制人，匆忙一閃，雖避開瓷碗的迎砸，却被熱湯濺了滿頭！

五官驟然像抽搐般的凝結起來，用力的抹了一下臉龐，老毛憤怒的睜開眼，望了一下嶄新的衣裝，却已濕淋黏膩，似是心痛非常，咧嘴大吼：「臭婊子，妳敢對妳爺不敬！」

一撲身，單拳已如竄擊出！

往旁一躍，似早有戒備，皇甫霏霏在挪身的一刹那，坐上的木椅已被她提了起來，一旋轉，用力擊去！

「叭啦！」正中對方，木椅成碎，老毛甩着手，直頓脚狂嗥着：「哎呀！我操他奶的大舅子！」

此刻，店中一片惶亂，驚聲四起，人影奔竄，頓然一空。

店家甚似畏懼那三名人物，雖在一旁發慌，却又不敢阻架。

閒情頓失，老邢與老龍相顧一眼，躍身而出，峙立於老毛身後。

皇甫霏霏玉手插腰，美眸含煞，冰霜滿面，傲然而立，冷瞅對方。

唯君之楓依然端坐不動，且還正品着酒，神態之悠閒，與這緊張的氣氛很不相稱。

滿面鐵靑，顯然老毛自認拼不下這個面子，額角的血脈跳了跳，他怒道：「他娘的破褲襠的賤貨！妳可眞騷瞎了眼，大爺『飛天霸』毛孔妳也敢惹！」

大叫着，一挪脚步，便要撲向皇甫霏霏……

一攔手，扯住了飛天霸毛孔的衣襟，叫老龍的老頭跨前了一步，拂了拂袖子，啞音道：「原來姑娘也是道上人物，老夫『十字鏢』龍靑天。」

一嗤鼻，長痣的老邢接道：「爺『生死判官筆』邢大忌便是！丫頭報個萬兒來充充耳！」

冷眼斜睨，皇甫霏霏宛若未聞，硬是不打話。

一撇唇嘴，抖動黑痣，邢大忌捻着痣毛，冷聲一笑，道：「賤人莫非是衆人養的雜種，見不得人？」

美眸倏睜，皇甫霏霏咬咬牙道：「十八層地獄，隨你到那一殿問，便可知姑奶奶之大名！」

聳肩笑起來，以致那花袍像是被風吹動，十字鏢龍天靑冷笑：道「正担心妳是啞巴，可眞糟塌妳的姿色呢。」

一頓，語音一揚：「賤人，你爲何無故傷人？妳道我們是好吃的哪？妳可眞糊了眼！」

早就火氣沖天了，飛天霸毛孔振動了鼻翅，氣呼呼道：「咱渾他娘的雜種，倒給她磨起牙齦來了！」

一聲大吼，整個身形像是被拋了起來，毛孔在空中翻動間，一隻脚已斜竄而出，直踹向皇甫霏霏的胸脯。

一直就在凝神戒備，那堪怠慢，皇甫霏霏甫及對方騰身，便已邁步而避，同個動作裏，她嬌叱一聲，右掌五指箕張，劃起一個半弧，絲聲扣向那隻從她胸前滑過的脚影！

「呦！操她的！」

一聲短嗥，皇甫霏霏的五指已扣住毛孔的小腿，怒叱一聲，用力一拋，毛孔已整個飛了起來！

翻飛裏急速的舞動他的兩臂，叭一聲，毛孔已攀住橫樑，倉促的一拋眼，已見左小腿血流如注，狂吼一聲，兩脚倏地一弓，轉了一個觔斗，滿臉殺氣的面孔已朝

下，在吼聲中，毛孔已再度撲向了皇甫霏霏！

一斜腰身，皇甫霏霏透着氣奔挪，她圓睜的眸孔裏已漾起畏縮，她緊束的腦弦，簡直無法再指示她搗拳踢腿了。

耳邊呼聲帶過，毛孔的手掌擦她眼角而過，從驚懼裏，皇甫霏霏再次蹌踉斜身倒退。

打了一個滾，陡又如彈簧般的跳起來，毛孔一個縱身，已欺至身旁，他急速的扳動他舌頭。

「臭婊子，爺要是拿妳不下，便是活王八，再也不攪女人啦！」

急急的退躍着，皇甫霏霏昂睜的眸孔裏，已見一隻手掌在她胸前幌漾，她驚悸的意識裏陡地泛起一股羞赧和憤怒，一聲冰叱，她已騰起她的嬌軀。

「嘩啦！」

一聲暴响，兩條身影交錯而過，毛孔斜降的身子撲了一個空檔，一張桌席，已在他雙脚站到之時成了碎塊！

騰空的嬌軀歪斜的劃了一個小弧，在空氣飄浮裏，皇甫霏霏急速的探出手，一把扣住橫木，然後在藉着身子在幌盪中，她怒叱一聲，兩隻蓮足已劃起一陣脚影，掠空而下！

狂笑一聲，怒睜眼，毛孔在他射起他的身形的當中，兩個拳頭已同時握起……

於是，兩隻脚和兩隻拳便在半空中相逢！

一聲狂吭和一聲嬌哼，白色的身影被拋了起來，急促的打了一個空中滾，兩手猛揮着，及時抓住了橫樑……藍色的身影栽葱般的急降，嘩叭一聲，一張長桌又告粉碎！

用力一攀，坐上了橫木上，皇甫霏霏喘着息，她紅嫣嫣的臉頰已泛上淡淡的蒼白，她眨了眨眼，俯着頭，緊盯着地下的毛孔。

五官幾要折疊了起來，毛孔偌大的身軀已開始顫動起來，他的憤怒已幾乎要使他暴跳如雷了。「我操他的就偏不信這個邪！連一個小毛妮也收拾不了，可眞砸了朗頭哪！」

跨上一步，生死判官筆邢大忌揪住他的胳臂，沉着聲道：「老毛，你浮不住氣，打桀一點，點子不硬，很快便可淸完的，就是別太躁氣啊！瞧，瞧，脚上的血已流河了，不如歇下吧，讓老龍爲你桀桀傷，這妮子就交給我好了。」

用力抽回手，毛孔用力甩了一下頭，扯緊了胸前的衣結，粗魯的推開邢大忌，道：「這點傷算個屁！我操他格老子，我擺這婊子不平，還能沾臉哪？」

一抬頭，指道：「臭婊子，爺要定與妳騷，多大能耐，儘管施展出來，就不信妳這濕褲襠的能淹死人哪！」

羞辱加上憤怒，皇甫霏霏咬牙道：「狗生猪養的雜毛種！」

「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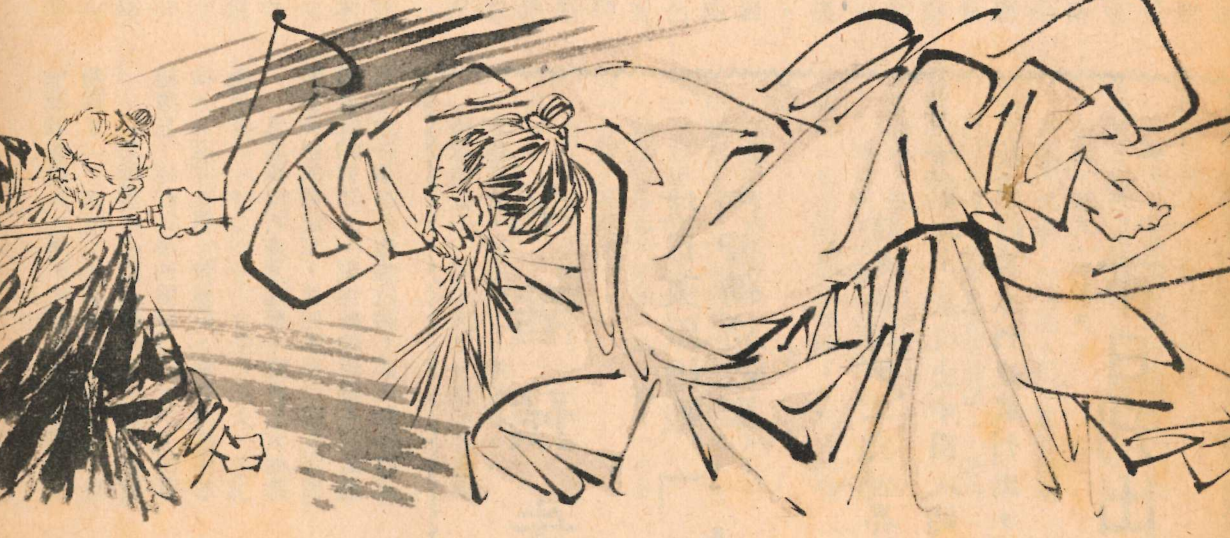
頓成猪肝臉，暴喝聲中，毛孔一揮袍袖，身形筆直射起……

——未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林 非·文
盧 令·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康浩落入東海火燄島少島主醜潘安羅凡和霍玉蘭的手中，被挾持着乘舟溯江而上，要往風陵渡轉乘火燄島少島主的座駕舟，途中，康浩飽受摧殘，欲向霍玉蘭解說，霍玉蘭却掩耳不聽。千手猿駱伯倫獲得瞽婆婆孟昭容的報告，急偕鬼臉書生黃石生及黑牛李鐵心馳援，依着黃石生的推測，預早來到風陵渡，在一茶棚歇足，苦候十四個時辰，仍未見羅凡及霍玉蘭等的踪跡，駱伯倫久候不耐，又担心黃石生推測有誤，頻向黃石生詢問，黃石生提出四項理由，支持他的推測不誤——

獨臂難挽劫　四劍妄稱雄

駱伯倫聽得半信半疑，沉吟良久，才道：「四弟，這可關係着康浩那孩子的生死安危，你究竟有成幾把握？」

黃石生道：「小弟雖不敢斷言必中，但有九成信心，大哥且勿急躁，等宗六弟打聽回來就知道了。」正說着，一條人影邁步如飛直奔李家茶棚而來，正是「飛蛇」宗海東。

那宗海東跑得滿頭大汗，氣喘咻咻，臉上却帶着無限興奮之色，一到近前，便大聲叫道：「大哥，四哥……有消息！」

駱伯倫大喜，忙問道：「怎麼樣？是查到康浩的下落了嗎？」

宗海東却搖搖頭，道：「不！是赤焰島船隻的消息，那些賊，果然狡猾，根本就沒有近岸泊靠……」

黃石生擺了擺手，輕聲道：「你先喝口茶，定定神，再詳細述說，此地耳目甚雜，聲音要放低些。」

宗海東赧然一笑，連忙舉起熱茶，貪婪地大口喝乾了一杯，然後壓低嗓音說道：「小弟奉命去江邊打聽，費了好大的勁，始終查不出所以然來。據船戶們說：岸邊停靠的船隻，都是經常往來的貨船，從未發現外地海船泊岸，直到不久之前，由潼關駛來的頭班渡船抵岸，才打聽到一點消息……」

駱伯倫迫不及待道：「什麼消息？」

宗海東道：「渡船上的水手，發現一條形狀古怪的雙桅船，下錨停泊在大河河心中。」

三人神情一震，不約而同都從竹椅上站了起來。

駱伯倫以手遮眉，一面凝目張望，一面連聲追問道：「在哪兒？在哪兒？」

宗海東遙指着滾滾河水，說道：「大哥，請由那隻懸着燈籠的桅頂望過去，江面上，不是有一個黑影麼，就是那隻雙桅船……」

駱伯倫點頭道：「不錯！是有一條船

，但怎知它不是正在行駛呢？」

黃石生接口道：「如果船在行駛，必然張帆，那船只見船身，不見帆影，的確正下錨泊在江心，可笑咱們只注意岸邊，竟沒有想到它會泊在湍急的江面上。」

駱伯倫語聲微頓，轉問宗海東道：「你說那船形狀古怪，指的是什麼？」

宗海東道：「聽渡船水手們說，那艘船船舷特別高，全船髹漆成血紅色，船首和舵樓翹起，就像個紅元寶似的，而且是頭尾兩端下錨，船舷兩邊還有幾堆黑忽忽的東西，看不出是什麼玩意兒……」

黃石生邊聽邊點頭，眼睛却一直投在江心，又問道：「他們有沒有注意到，那怪船是何時出現的？」

宗海東道：「據說昨晚還無人看見，今天一早才發現它泊在江心……不過，也有人說三四天以前，曾看見那怪船在潼關附近出現過一次。」

黃石生眼中一亮，傲然笑道：「大哥，不會錯了，一定是火焰島的海船。」

駱伯倫振奮的道：「六弟，快僱一艘船，咱們駛去瞧瞧！」

黃石生道：「大哥何必親冒風浪，由我和六弟去一趟足夠了。」

駱伯倫笑道：「你以爲愚兄老邁了不成？」

黃石生連忙道：「不！小弟的意思只是——」

駱伯倫截口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爲了那姓羅的小輩劍術高强，怕愚兄不是他的敵手？果眞如此，你和宗六弟去又有什麼區別？」

黃石生赧然垂首道：「大哥明鑒，火焰島一向驕狂，對付姓羅的小輩，只宜智取……」

駱伯倫殘眉雙挑，冷哂道：「四弟未免太謹愼了，尋到如今，還談什麼智取力敵，就算那姓羅的是三頭六臂，咱們也要把他截下來。」話落，獨臂一揮，當先出了李家茶棚。

黃石生連忙向宗海東遞了個眼色，擲下一錠碎銀償付茶資，疾步追隨而出。

宗海東搶在前面，出高價僱妥一艘平底小舟，一行四人上了船，由兩名健壯水手搖櫓，急急向江心駛去。

黃石生跨過中艙，獨自坐在船頭上，宗海東和李鐵心分別護衞在駱伯倫左右。

小舟離岸未久，宗海東便解下背後草囊，取出兩具「連弩」，分了一具給李鐵心，並且迅速塡上淬毒弩匣，以備應敵時使用。

這時候，旭日正由東方緩緩昇起，那一縷縷金黃色的光帶，穿透薄霧，投射在滔滔濁流上，也投射在四人凝重的臉龐上，乍看之下舟中四人臉上竟成了淡金色。

晨霧漸漸消散，那隻雙桅海船的輪廓已淸晰可見——一點也不錯，那是一隻刺眼的大船，下至船舷，上至桅頂，髹漆成一片血紅色，遠遠望去，就像一隻全身長滿紅毛的怪獸，蹲浮在洶湧的激流中。

再駛近些，船上人員行動也可以一目瞭然了，只見那些水手，淸一色大紅水衣水靠，正前前後後忙碌奔走，有的在收絞錨鍊，有的在整理帆索……正艙主桅之上，冉冉昇起一面三角形的小紅旗……

黃石生忽然輕呼道：「不好，船在啓碇了！」

駱伯倉霍地長身而起，精目連閃，一疊催喝船家道：「加力搖快些，趕上它，不能讓它走！」

兩名壯漢立即加快了動作，小舟破浪前衝，顚波起伏也同時加劇。

這時，小舟距離那紅色海船尚在百丈以上，江面波濤洶湧，駛舟不僅困難，而且十分危險，那兩名壯漢雖已使出混身氣力，無奈船小浪大，速度仍如蝸牛慢步，難如人意。

駱伯倉却不管這些，雙目暴睜，獨臂連揮，兀自厲聲喝令加速。

飛蛇宗海東突然低叫道：「大哥快看，那大船傍邊還有一隻小船，已經解纜向咱們駛過來了。」

駱伯倉一翻獨臂，「嗆」地撤出了金背砍山刀，冷哼道：「很好！迎上去，咱們倒要試試東海武學有多精妙。」

宗海東和李鐵心同聲應諾，各自舉起「弩匣」，蓄勢而待。

兩船漸近，黃石生望見那後梢撐舵的是個老婆子，沉聲道：「且休鹵莽，這是趙老頭的船……」

話猶未畢，忽見遠處那隻雙桅大船上已經揚起了風帆，船身也緩緩移動，乘風順流向東駛去。

駱伯倉急得連連頓脚道：「快追！快追！」

兩名水手奮力搖櫓，但終因舟輕浪急，船身如片羽浮盪，始終無法加快，那大船却吃滿了風，漸駛漸遠……

駱伯倉大怒，揚刀指着兩名水手罵道：「你這兩個蠢物，叫你們快追，你們都是聾子死人不成？」

兩名水手氣喘吁吁道：「老爺子，這不能怪咱們，人家船上扯着風帆，咱們只有兩支小櫓……」

駱伯倉叱道：「呸！我要你們加快追，你們就得快追。追上了重重有賞，追不上誤了大事，我就活活劈了你們！」

兩名水手哭喪着臉道：「老爺子，你就是殺了咱們也沒有用……」

黃石生接口道：「大哥，櫓槳不及風帆的迅速，空自焦急也無濟於事，不如先截住趙老頭的帆船也許還能追趕得上。」

一句話提醒了駱伯倉，目光疾轉，瞥見趙老頭的帆船正由左側方掠過，距離尚不太遠，連忙揮臂大喝道：「老六，截住它！」

飛蛇宗海東點點頭，將弩匣放回肩後，俯身揭起三塊船板。

那帆船正向北岸行駛，兩下相距約有二十餘丈。

宗海東猛提一口眞氣，振臂一抖，第一塊船板脫手飛出，人也騰身射起。

他一身輕功火候極深，破空斜掠，一跨竟達七八丈，力盡下墮時，恰好趕上那第一塊船板落水的刹那，足尖輕輕一點，就借那一點之力，二次騰身又昇起數丈。

三塊木板連環擲出，瘦削的身子接連三次起落，竟然以「登萍渡水」絕妙身法，一口氣飛越二十餘丈江面，飄然落在帆船上。

撐舵的趙老婆子直看得口瞪目呆，幾嶷是鎮江的「河神」，巡海的「夜叉」，兩腿一軟，「噗」地跪倒，合掌唸道：「菩薩！大慈大悲，阿彌陀佛！」

宗海東拔出單刀，砍斷了帆索，喝道：「停船！掉頭！」

那趙老頭正蹲在艙裏清點康浩那一袋金塊珍珠，聽得喝聲，只當遇上了水寇，心一慌，「嘩啦」一聲，滿袋金珠全都撒落艙中。

他還沒有來得及拾檢，已被宗海東飛起一脚，踢開艙門，挾脖子提了出來。

趙老頭嚇得面無人色，顫聲道：「好漢爺爺饒命，這些東西都不是俺的……」

宗海東觸目那遍地金珠，不禁吃了一驚，刀鋒按住老頭兒頸子，沉聲道：「老傢伙，這些財物是從那兒來的？不說實話，六太爺要你的命。」

趙老頭吶吶道：「是……是一位公子……寄存寄存在俺這兒的……」

宗海東心中一動，道：「那公子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趙老頭道：「姓……姓……姓康……」

宗海東猛可一收胳膊，將他揪了起來，鼻尖直逼到老頭兒眼珠子前，冷哼道：「好呀！老傢伙，你的胆子不小，竟敢謀財害命……」

趙老頭連忙搖頭道：「不！不！俺沒……眞的沒有害他……」

宗海東喝道：「少說廢話，把東西替我拾起來！少一顆珠子，我就砍下你一根手指頭！」

趙老頭那敢不聽，連忙爬在艙板上，沒命地拾取散落的金珠。

不久，小舟已經駛近，駱伯倉等紛紛登上帆船。

黃石生吩咐將小舟繫在船尾，迅速整好帆索，由兩名水手撐舵駕駛，揚起風帆，緊緊追趕前面那隻雙桅海船。

駱伯倉親自檢視那一袋金珠，認得確是康浩的東西，再經趙老頭夫婦詳細陳述康浩在途中所受飢渴煎熬，不禁老淚盈眶，切齒作聲，道：「姓霍的小賤人不明是非，不顧大義，居然勾結火焰島，一味糾纏不肯罷手，實在令人可恨……」

回顧黃石生，問道：「四弟，你看咱們這樣追下去，能追得上嗎？」

黃石生道：「短時之內，自是不易追上，但黃河湍急，河道奇險，他們的船大，出海前無法全速行駛，等到天色入夜，必然要覓地停泊，那時就不難追上。」

駱伯倉恨恨的道：「好！等咱們捉住那小賤人，也不給她飲食，讓她也嚐嚐飢渴的滋味。」

宗海東問道：「這趙老頭夫婦助紂爲虐，請示大哥，該如何處置？」

駱伯倉毫不遲疑，道：「連那兩個搖櫓的蠢物，每人先賞黃金一兩，叫他們多賣點氣力，將功贖罪！」

宗海東一怔，用脚踢了趙老頭一下，露齒笑道：「老傢伙，算你運氣不錯，滾起來吧！」

趙老頭夫婦連忙叩頭，千恩萬謝的爬起來，自去幫忙駕舟去了。

駱伯倉吩咐取來幾張椅子，四人併肩坐在甲板上，目不轉瞬監視着遠處那隻雙桅海船。

由晨至暮，整整一天，駱伯倉粒米未進，滴水未沾，一直踞坐艙面督促催舟，寸步不肯離開，黃石生三人苦苦勸他用些食物，入艙稍息，都被他搖頭拒絕了。

但整日追逐，那雙桅海船速度絲毫不慢，前後距離始終相隔數百丈，那血色的船身和血紅色的風帆雖然清晰可見，却可望而不可及。

駱伯倉焦急萬分，又命在船側舷邊加裝了櫓槳，兩名水手輪流搖櫓，又嫌風帆不足，吩咐趙老頭將船上被褥床單都拆下來，用竹篙繩索縛成一幅幅小帆，遍插在當風之處……直恨不得叫船身再添幾副翅膀才稱心。

兩艘船順波逐流，捷逾奔馬，黃昏時，遠遠已望見孟津渡口了。

駱伯倉惑然問道：「四弟，你說他們入夜便會停泊，前面已是孟津，難道他們竟是故意再回到動身的地方不成？」

黃石生搖頭道：「不會的。孟津渡係東行必經之地，只是時間湊巧，又從這兒經過罷了。」

駱伯倉道：「可是，越過了孟津，前面那兒還有泊靠的地方？」

黃石生道：「他們是海船，前後都有錨，只須尋找一個僻靜所在，隨處皆可停泊……」

正說着，已見那艘雙桅大船忽然落下了風帆，緩緩轉舵朝向孟津渡駛去。

黃石生驚咦了一聲，詫道：「奇怪！這是在弄什麼玄虛？」

駱伯倉却無限欣喜，哈哈大笑道：「看樣子，他們竟是準備在孟津泊過夜了，這眞是人算不如天算，鬼使神差，要他們及早落在咱們手掌中了。」

黃石生眉峰緊皺，不停地搖頭道：「大哥千萬不可掉以輕心，一定是那姓霍的丫頭業已發現有船追趕，才故作此態，暗中必然懷着詭計。」

駱伯倉笑道：「只要她今夜眞敢在孟津停泊，縱有詭計，何足畏懼？」

獨臂一揮，沉聲道：「釘住它！看它在什麼地方落錨咱們立即突然動手。」

趙老頭夫婦齊應一聲跟着大船轉舵。

駱伯倉又吩咐宗海東道：「待離岸稍近，你先乘小舟上岸，快馬趕回洛陽，除留下三姑養傷之外，其餘弟兄全部調來孟津，多帶毒弩火器，今夜咱們要放手大幹一場。」

黃石生凝目注視着前面那艘雙桅大船，始終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低聲勸阻道：「大哥，事屬反常，預防有詐，最好能智取，不宜正面發動……」

駱伯倉却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放心吧！大哥不是鹵莽人，咱們當然要先用計登上他的大船，待救出康浩以後，那時再叫他們嚐嚐毒弩火器的厲害。」

議論之間，兩船距離已縮近至不足百丈，那雙桅大船幾乎已經完全靜止，船身横轉，左舷與駱伯倉等的座舟遙遙相對，但甲板上却看不見一個人影。

這情景，何嘗有下錨停泊的跡象，倒像是一艘無人空船，横擱在大江中。

黃石生忽然生出警覺，急忙喝道：「快些落帆，不可靠得太近！」

兩名水手剛收起櫓槳，鬆開帆索，突然，那雙桅大船上火光一連兩閃，傳來兩聲悶雷般巨響……

轟！轟！

但聞勁風尖鳴，霹靂貫耳，附近水面猛然湧起兩座小山似的水柱，帆船船身受震，一陣搖撼，衆人站立不穩，險些摔落大江中。

黃石生駭然變色，厲聲道：「老七，快護送大哥到後面小船上去，這是紅衣火炮『轟天雷』……」

話猶未畢，接連着，又是兩聲震耳爆響，……

轟！轟！

烟硝四射飛濺，船舷左側首先崩裂開一個大洞，兩名水手閃避不及，雙雙被震落水中，駱伯倉一個踉蹌，仰面跌倒。

那粗大的桅桿「卡察」一聲齊腰折斷，直向駱伯倉砸落下來。

李鐵心睹狀大驚，連忙撲倒在駱伯倉身上，用自己的背部，硬擋那斷桅。

「蓬」地一聲，斷桅恰好砸中李鐵心肩頭，直砸得他呲牙咧嘴，悶哼不已，雖然仗着「鐵布衫」外門硬功護體，肩骨也險些被砸斷了。

宗海東飛身掠過船尾，飄落小舟，嘶聲大叫道：「大哥，快到小船上來——」

黃石生和李鐵心合力扶持着駱伯倉登上小舟，剛砍斷纜索，第三次火光再閃，轟雷之聲又起……

趙老頭那艘帆船連遭重創，登時碎裂，殘體斷桅，都隨着滾滾濁流而去。

駱伯倉等四人幸得小舟，死裏逃生，眼睜睜看着那雙桅海船再度昇起了風帆，揚長向東駛去。

黃石生猜測得一點不錯，它假作有意攏岸停泊，純係詭計，目的就在引誘追舟迫近，以便突起發難，予以轟沉。

但黃石生却萬萬也沒有想到，那幾尊隱蔽在船舷內，不明究竟的「黑忽忽的東西」，竟是威力無儔的火炮「轟天雷」。

這時，夜幕已垂，河面復歸平靜，那隻雙桅海船上，却忽然亮起滿船燈火，照耀得週圍河面，一片通明。

江風吹過，船上揚起一陣宏亮豪壯的歌聲，歌唱道：「旭日照旌旗，劍氣耀碧空，駕艨艟，乘長風，『東海羅家』世之雄……」

歌聲激昂，遠在孟津岸上也清晰可聞，船影歌聲漸漸遠去，最後，終於消失在深沉夜色中。

就在這時候，誰也沒有注意到，下游一片蘆葦叢裏，正悄沒聲息的駛出一艘輕而快捷的羊皮筏子，遠遠綴着大船，向東而去……

黃河之水天上來，滔滔濁流，蜿蜒東行，經九省始出海，其間河道曲折，不可勝計，唯重大轉折，共有三處。

初經甘寧，河水本向北流，在「民生渠」附近，滙支流爲主脈，突然折而南下，直貫陝晉，這是第一處轉向。

進入豫境，因西嶽横亘，復納渭、洛二水，於潼關掉首東奔這是第二處轉折。

過孟津，越陳橋，將達蘭封，忽又折轉向北，經冀、魯注入東海，這是第三處大轉向。

綜觀首，二兩處轉向，或因支流滙聚

，或因山嶽阻擋，大都有脈絡可循，唯有這第三處大轉折，却顯得頗爲出奇，尤其轉向處並無高山逼使，亦無支流促成，河水竟突然廻轉北上，倒像是有意避開蘇北一帶貧瘠之區似的呢。

河水這第三處轉向的地方，在蘭封縣西北，一個名叫「銅瓦廂」的小鎮附近。

「銅瓦廂」地處偏僻，總共不過百來戶人家，民風樸實，居民辛勤渡日，但因黃河恰巧在這兒轉向，形成一個巨大的廻水灣，所以，居民們竟多了一副行業——那就是撈拾上游沖下來的「漂流物」。

俗謂：黃河百害。河水經常泛濫成災，人畜財物隨濁流而至，別看這行小小副業，有時候却眞能發個小小「橫財」。

這一天傍晚，鎮上已是炊煙裊裊，一艘簡陋的竹筏，兀自在江面上徘徊逡巡。

竹筏上載着兩個少年男女，和一堆碎木空瓶，那女的大約十五六歲，穿一件藍粗布的短衫褲，腦後拖着一條烏溜溜的長辮子，褲脚管捲至膝下，赤着一雙天足，正緩緩的搖着木槳。

男孩子只有十三四歲，赤裸上身，僅穿一條短袴，蹲在竹筏前端，手裏執着一支帶網竹篙，眼睛骨碌直轉，不停地向水面搜索。

從年齡和面貌看，他們是姊弟倆，八成兒爲了想多打撈漂些流物件，時間雖已傍晚，仍捨不得回去。

搖槳少女頻頻仰望天色，低聲催促道：「天都快黑盡了，阿毛，咱們回去！」

那名叫阿毛的男孩子却意猶未盡，搖頭道：「爲什麼，還早着呢。」

少女皺着眉頭道：「你就是不肯聽話，眼看太陽都下山了，還死賴着不回去，待會兒讓奶奶知道了，又害我挨罵……」

阿毛指着竹筏上那堆破爛木板和空瓶罐道：「辛辛苦苦，就撈了這點破爛東西回去，多沒意思。好歹得尋件值錢一些的，也不枉折騰了這老半天。」

少女道：「這麼說，要是今天撈不着值錢的東西，咱們就準備在竹筏上熬一夜嗎？」

阿毛央求道：「好姐姐，求妳再向前面兜個圈兒好不好？我心裏有個預兆，今天一定能碰上値銀的大堆頭。」

少女一丟大辮子，哼道：「你說得倒輕鬆，反正回去晏了，挨罵的是我！」

阿毛笑道：「儘管放心，奶奶這些日子忙着照顧那位孫爺爺都來不及，她老人家才沒有工夫罵人哩……」一句話，反而提醒那搖槳少女，猛可失聲道：「糟！你不提孫爺爺我眞給忘了，奶奶叫我去鎮上配藥，我還沒去呢，眞該死！現在祇怕來不及了？」

阿毛道：「反正來不及了，急也沒用，索性就再晚一些吧……」

少女斷然道：「不行。配藥的事耽誤不得，你不走我可要走了。」

說着，雙槳猛的一個反撥，竹筏立即掉了頭。

就在這時候，阿毛忽然眼睛一亮，揚手遙指江面叫道：「姐姐妳看，那兒有塊好大的木板，好像是隻破船……」

少女搖頭道：「別管它破船好船，咱們趕快回去要緊。」

阿毛又道：「那破船板上還爬着一個人呢！」

少女道：「就算是人，也一定早淹死了……」

阿毛道：「不！好像還在動！祇怕還沒有斷氣……」

少女連頭也沒回，接口道：「沒斷氣最好，讓他漂流下去，另外會有人救他的，咱們來不及再管閑事了。」

說話間，竹筏已經掉頭駛向河岸。

那叫阿毛的少年突然放下竹篙，站了起來，說道：「姐姐，妳划慢些，我去看看他究竟斷氣了沒有。」

少女忙叫道：「阿毛，你——」

話未出口，那少年已經「刷」地一聲，鑽進水裏，揮臂破浪向前泅去。

少女氣得頓足罵道：「死阿毛！你這是存心害我挨罵，回去瞧我會饒你？」

她口裏雖然埋怨，雙槳却不得不停下來。

那阿毛水性十分精純，一連幾次猛竄，已泅出十餘丈，探手一把，抓住了濁流中那塊破船板。

船板上俯伏着一個滿頭灰髮的老婦人，雙手緊緊抱着一支折斷的舵柄，混身衣衫已破成碎片，手臂和額際，都有灼傷，人雖奄奄一息，却尙未斷氣。

阿毛試了試鼻息，大聲道：「是個老婆婆，還有氣呢！」

少女急忙招手道：「那就快些帶她過來，先別移動她的身子，用根長繩將木板繫在竹筏後面，咱們帶她回去交給奶奶再想辦法。」

阿毛一面答應，一面推着那塊破船板，移近竹筏，用繩子牢牢繫在筏上。

少女探頭細看，憐惘之心頓起，輕嘆道：「看樣子，是個船家的老婆婆，大約是船隻被風浪打碎了，才落水的……」

阿毛催促道：「現在別管她是怎麼落水的，快帶她回去才是正經。」

少女道：「阿毛，你來搖槳，讓我看看她傷得重不重？」

只見她輕輕一跨步，便由竹筏上跨上了那破船板，竹筏既未閃幌，破船板也毫無負重的情形，竟然是身輕似燕，個中健者。

阿毛攀上竹筏，操槳如飛，口裏却咕噥道：「剛才還催着要趕回去，這會兒又連槳也不肯搖了。女人心，海底針，眞是一點都不差……」

竹筏拖着那破船板，箭矢般駛向河岸，不多久，抵達一處荒僻的蘆葦塘。

姐弟倆剛把竹筏在岸邊繫妥，忽聞一聲尖細的叫聲道：「月眉！月眉！死丫頭，死到哪兒去啦？」

少女仰頭笑罵道：「小珠子，死小珠子，我看你是欠揍……」話音未畢，一陣振翅之聲入耳，空際飛來一隻鸚鵡。

那鸚鵡混身羽毛都是紅白相間的小團花，乍看之下，宛如迎空撒落一蓬銀雨紅珠，大紅色的朱冠，配上灰色勾嘴，模樣兒煞是可愛。

阿毛迫不及待地道：「小珠子，快去告訴奶奶咱們又在江裏救了一個人！」

那鸚鵡繞空盤旋，却不肯離去，尖聲叫道：「奶奶罵人啦！死月眉，死丫頭…

…死到那兒去啦……」

少女俯身拾了一塊泥團，揚手向鸚鵡擲去，罵道：「小鬼！我打爛你臭嘴！」

泥團破空激射，去勢如電，眼看將要擊中「小珠子」的灰嘴，不料牠竟十分滑溜，雙翅一兜，「呼」地在空翻了個觔斗，巧妙的避了開去。

但見牠靈巧的身子一沉又起，急急振翅向遠處一棟茅屋飛去，一面尖聲大叫道：「奶奶！救命啦！月眉打小珠子啦……奶奶……」

被叫做月眉的少女兩手叉腰，得意地笑道：「算你小鬼頭逃得快，待會兒叫我逮住，不拔光你的毛才怪！」

又回顧向阿毛揮手，道：「把人揹着，咱們回去吧。」

阿毛忙道：「姐姐，她是女的……」

月眉一瞪眼，道：「女的怎麼樣？就不能揹了嗎？」

阿毛爲難地道：「這……總是不太好……要麼，咱們倆個抬着她……」

月眉喝道：「廢話，叫你揹着，我得去告訴奶奶，沒閑工夫跟你嚕囌。」

說完，一擰腰肢，自顧揚長而去。



月眉拾起一塊泥團，揚手向鸚鵡擲去。

阿毛望望老婦人身上破碎的衣褲，無可奈何搖了搖頭，只得俯身扣牢木板兩側，雙臂一運氣，竟將整塊船板連那老婦人一齊舉了起來，頂在頭上，向茅屋走去。

那茅屋距離岸邊約莫百丈左右，三面都是茂密矮樹林，處地頗爲隱蔽，但佔地卻甚寬廣，背林面水，共有五六間房舍。

茅屋週圍，有一道用荊棘紮成的籬笆，籬笆內是個小院子，一條狹窄石板路蜿蜒穿過院門，直達屋前。

這時，屋內已經亮起燈光，籬門虛掩着，寂靜的院子裏，直挺挺站着一個相貌猙獰的白髮獨眼老嫗。

那老嫗身着黑袍，手持烏木杖，站在黝暗的院子裏，若非滿頭白髮，和那隻精光閃射的獨眼，幾乎看不見院中站着一個人。

通靈鸚鵡「小珠子」，正歇在烏木杖頭，悠閑地剔着羽毛。

月眉剛到竹籬門外，那鸚鵡忽然一抖雙翅，老氣橫秋的叫道：「死丫頭，死到哪兒去了？」

獨眼老嫗本來緊綳着臉，頗有怒意，不料自己心裏的話，竟被那鸚鵡搶先罵了，臉色一弛，忍不住笑了起來。

用力一頓手中烏木杖，低喝道：「滾回籠子裏去吧，別在這兒多嘴惹厭……」

鸚鵡展翅而起，又在空中尖聲叫道：「奶奶！月眉打小珠子——」

老嫗笑罵道：「打得好！誰叫你專嚼舌頭，再不走，我也要用拐杖砸你了。」

月眉見鸚鵡挨罵逃去，樂得拍手大笑。

獨眼老嫗沉聲問道：「丫頭，叫妳去配藥，可曾配好了？」

月眉笑道：「還沒有呢。不過，奶奶別生氣，咱們剛才又在大江裏，救回一個人……」

獨眼老嫗哼道：「妳這丫頭眞是越來越胆大，孫爺爺急等配藥敷傷，妳着重要事不辦，妳却帶了弟弟去大江裏撒野，把奶奶的話當作了耳邊風——」

月眉沒等她說完，搶着道：「可是奶奶！咱們救回這個人也很重要呢。」

獨眼老嫗沉嗚道：「妳還敢跟奶奶頂嘴！」

月眉伸了伸舌頭，低聲道：「奶奶，您老人家先別生氣嘛，眉兒把話說完，馬上就去鎮上配藥……奶奶，您算算看，咱們在這茅屋裏住了多久了？」

獨眼老嫗一怔，道：「妳問這個作什麼？」

月眉道：「奶奶不是說過嗎？咱們遷來這江邊茅屋，只是爲了要完成一椿心愿，等心愿完了，咱們就可以回到巫山老家去過享福的日子了，是嗎？」

獨眼老嫗凝重地點了點頭，道：「不錯，奶奶的確說過這話。」

月眉道：「奶奶，還記得那心愿是什麼？」

老嫗仰面向天，長長吐了一口氣，說道：「三年前，你爺爺臨終之際，曾發下宏願，爲了補贖平生罪愆，咱們要親手救活一百零七條人命，心愿未了，永世不返巫山……」她話聲低沉，宛如囈語，臉上充滿了肅穆之色，獨眼中淚光閃閃，由此不難想像她當年面對亡夫，許下宏願時，心情是何等悲傷和沉痛。

但月眉却體味不到老人家的心境，欣喜的接口道：「恭喜奶奶，咱們不久就可以重回巫山『百禽宮』了。」

獨眼老嫗冷然道：「是嗎？妳怎麼知道？」

月眉道：「眉兒已經仔細計算過，連今天從大江裏救回來的這位老婆婆，不多不少，恰好一百零七人，奶奶，您說應不應該恭喜？」

那獨眼老嫗神情微微一震，連忙擧起烏木拐，用顫抖的手指，默默計數着拐身兩側的橫條刻度。

木拐自柄以上，佈滿了一條條刀刻橫線，每十條橫線，又有豎線串爲一組，左側共計十組，右側零線，恰僅六條。

老嫗嘴角一陣抽搐，既激動，又欣慰的長噓了一聲，自言自語道：「皇天不負苦心人，咱們總算沒有白熬這三年苦難的日子……」

語聲微頓，又問道：「眉兒，妳說那落水的是個老婆婆？」

月眉點頭道：「是的，大約五十多歲，看模樣好像是個船戶人家。」

獨眼老嫗道：「還有餘氣沒有？」

月眉道：「氣息還沒斷，但身上帶着外傷。」

獨眼老嫗頷首道：「好！把人送去左首第二間房裏，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奶奶就能救活她。」

說完，拄着木拐，轉身進了茅屋。

片刻之後，阿毛頂着破船板回來了，月眉急忙接下老婦人，遵囑送入左首第二間房內…………

那是一間簡陋的臥室，一几，一榻，一椅之外，別無其他陳設，但室中却收拾得纖塵不染，木榻上鋪着雪白的被褥，門口掛着雪白的門帘，小几和木椅，也都漆成同樣白色。

月眉姊弟剛將老婦人安放在榻上，門帘掀處，獨眼老嫗已經親自提着藥箱走了進來，向阿毛揮揮手，道：「替孫爺爺換藥去吧，這兒沒有你的事了。」

阿毛會意地退去，月眉立卽解開老婦人衣衫，挑亮了燈，移近榻前。

獨眼老嫗畧一審視，眉峯立皺，搖頭道：「這人不是在普通風浪下落水，而是先被火器灼傷，然後才跌落江中的。」

月眉道：「或許是船隻不愼失火，逼得她跳水逃命……」

獨眼老嫗仍然搖頭道：「不對，如是船隻失火，傷處應該在肌膚表面，此人毛髮未損，傷處零散，而且每處受傷的所在，都呈瘀血之狀，顯然是被甚麼猛烈的爆炸，震碎了船隻，落水之前人已經昏厥了，所以腹中並無積水。」

月眉不解道：「船在水面上，怎會無緣無故爆炸呢？」

獨眼老嫗道：「自然是有緣故的，只是咱們猜測不到罷了，眉兒，先替她敷藥換件衣服，等她淸醒過來，再慢慢問她就知道緣故了。」

月眉答應着，細心地替那老婦人敷了傷處，又去後屋取來一套衣服，換下老婦人的破衣……

獨眼老嫗打開藥箱，取出一隻晶瑩透明的小扁瓶子，倒了兩粒狀如黃豆般的藥丸，遞給月眉，說道：「餵她吃下去，她一定飽受了驚恐，也可能被巨烈的爆炸震傷了腦部。」

月眉輕呼道：「奶奶，您老人家竟給兩粒珍貴的『虎胆精』？」

獨眼老嫗笑道：「爲甚麼不給？別忘了，她是咱們第一百零七個客人。」

月眉稍一怔忡，也欣然笑道：「哦！奶奶說的是，從明天起，咱們已經不必再救別人了，就算把這一瓶藥丸都給了她，也是應該的。」

說着，將兩粒「虎胆精」餵給老婦人服下。

那藥丸效力驚人，下喉不足半盞熱茶的時光，老婦人便已經蠕蠕而動，醒了過來……

正在這時候，門外暗影一閃，只聽那少年阿毛的聲音叫道：「奶奶！請你老人家快出來一下！」

獨眼老嫗問道：「有甚麼事嗎？」

阿毛在門外低聲答道：「剛才從上游駛來了一艘船，在河心下碇……」

獨眼老嫗笑道：「這兒是河道經過的地方，船隻下碇停泊，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阿毛道：「但是……那船上正放下小艇，要送人上岸……」

獨眼老嫗不耐煩地道：「有人上岸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或許船上缺少甚麼東西，到岸上來採購，或許有人得了急病，送上岸來就醫……別理會它就是了。這兒沒你的事，去睡覺吧！」

阿毛的聲音頓了頓，又道：「奶奶，那艘船……」

獨眼老嫗喝道：「叫你別理它，儘在這兒嘮叨甚麼？要惹奶奶轟你才肯走？」

話音甫落，木榻上的老婦人突然跳了起來，大叫道：「轟……轟天雷……那是轟天雷！老頭子快躲……」

月眉急忙輕輕將她按住，柔聲說道：「老婆婆，你別怕，別怕！你已經被救上了岸了……」

那老婦人却雙目圓睜，眼中滿是恐懼之色，厲聲嘶叫道：「不得了啦！船要破

了！菩薩！菩薩……救命呀……」

獨眼老嫗眉峯微皺，駢指疾落，迅捷地點在老婦人「璇璣」穴上。

老婦「蓬」地跌落木榻，混身仍在不停的顫抖，喉中「虎虎」作聲，囈語已含混難辨，那神情，猶未脫出驚恐和怖懼。

月眉輕嘆道：「眞可憐，不知那『轟天雷』是個甚麼厲害東西，竟把她嚇成這樣……」

獨眼老嫗擺了擺手，却沒有開口，雙眉緊緊皺在一起，似正陷入深思……

良久，才沉聲道：「阿毛！進來！」

少年阿毛應聲掀簾而入，垂手道：「奶奶有甚麼吩咐？」

獨眼老嫗凝色問道：「剛才你說有船在灣裏下碇，那是艘甚麼形狀的船隻？」

阿毛道：「那船形狀很古怪，首尾高翹，船身漆成血紅色，看來，不是普通江船。」

獨眼老嫗又問道：「下碇之處，距此多遠？」

阿毛道：「就在咱們家正對面蘆塘外面，不足百丈的河心中。」

獨眼老嫗緩緩點了點頭，道：「吩咐『小珠子』去探查一下那小艇和登岸的人，屋裏燈光全部熄滅，猶其孫爺爺養傷那間屋子，要儘量掩蔽！」

阿毛答應一聲，轉身欲去。

獨眼老嫗忽又低聲叮囑道：「這件事千萬別讓孫爺爺知道了……還有，去屋後將兩頭神鵰先放出來。」阿毛領命匆匆而去。

月眉頓感事態嚴重起來，忍不住問道：「奶奶，你看那怪船會不會是來找孫爺爺的呢？」

獨眼老嫗道：「現在還很難說，但那艘船既非普通江船，近日上游又連番出事，咱們提防着些總是好的。」

月眉振奮地道：「假如他們眞是爲了找孫爺爺上門來的，奶奶，你說咱們管不管？」

獨眼老嫗搖搖頭道：「咱們受了許多苦，好不容易才功德圓滿，江湖是非，决不能再沾惹……」

月眉搶着說道：「但咱們眼睜睜讓人把孫爺爺抓走，又怎能算是『功德圓滿』呢？」

獨眼老嫗沉吟片刻，道：「在他傷勢未癒，人未離開這座茅屋以前，咱們當然不容人傷他，不過……」

正說到這裏，突聞勁風震耳，接連兩聲鵰鳴，由屋頂掠過。

獨眼老嫗神色微變，沉聲道：「眉兒，把窗帘放下來。」

月眉忙去放落窗帘，又用一塊黑布，掩蔽了燈光，然後啞聲問道：「要不要解開這老婆婆的穴道？先問問她沉船受傷的經過？」

獨眼老嫗道：「不必了，來人已近，且等應付了這些不速之客再問吧！但她剛服過藥，穴道不宜閉塞太久，你替她解開穴道，留在房裏陪伴着她，只別讓她發出聲音。」

月眉道：「奶奶你要去哪兒？」

獨眼老嫗道：「神鵰已鳴聲示警，這座茅屋業已被來人發現，奶奶得出去接待一下……」

話猶未畢，窗外又傳來鸚鵡「小珠子」的聲音，叫道：「奶奶！有人來！有人來！」

月眉隔窗低問道：「來了幾個？」

小珠子尖聲應道：「四五六……六個人，五個男人，一個丫頭。」

月眉輕罵了一聲，又問道：「那五男一女都是甚麼打扮？」

小珠子道：「紅衣服，紅褲子，又有劍，又有棍子……」

獨眼老嫗日中精光微閃，陰笑道：「這些傢伙，居然明火執杖的來了。」

正說着，阿毛也匆匆到了窗外，低聲道：「奶奶，來人已到籬門外了………」

獨眼老嫗一頓木拐，從椅子上站起身來，說道：「我倒要看看這些胆大包天的東西，究竟仗恃着甚麼？」木拐一翻，掀簾而出。

月眉跟隨到門口，關切地道：「奶奶，你老人家要當心些！」

獨眼老嫗笑道：「放心好了，奶奶還想留着這把老骨頭，回百禽宮去享幾年淸福！」她像貌原就生得兇惡猙獰，這一笑，越見詭譎醜怪，令人猜不透她說這些話，是否出自眞心。

那名叫阿毛的少年已在門前等候，肩頭上斜掛着一束形如魚網的東西，手中提着一盞風燈，却沒有點燃火蕊。

獨眼老嫗一出茅屋，那鸚鵡小珠子立卽展翅飛落，歇在烏木拐上。

這時候，籬笆外一列火炬已淸晰可見，火光閃耀下，只見四名紅衣大漢，簇擁着一男一女，正抵達籬門。

一行六人，都携帶着兵刃，四名大漢手中，除了火炬之外，更負着扁担和籮筐，繩索等零星物件。

那爲首男女二人，男的奇醜無比，女的却嬌艷如花，正是火燄島少島主「醜潘安」羅凡和霍玉蘭。

其中一名紅衣大漢擧手猛拍籬門，高聲叫道：「開門啦！開門啦！」

獨眼老嫗瞧得皺眉不已，搖頭說道：「這些傢伙，帶着籮筐繩索，不知甚麼用意？」

阿毛說道：「或許他們是準備擒住了孫爺爺以後，用繩索綑綁，用籮筐抬着回去……」

獨眼老嫗笑道：「這麼說，咱們只須將籮筐和扁担毀掉，就不必担心他們把孫爺爺帶走了？」

阿毛怔了怔，道：「不然，他們帶着些勞什子做麼？」

獨眼老嫗搖頭笑道：「眞是個楞小子……別儘胡說八道了，去應門吧！言語上客氣些，不可鹵莽。」

阿毛答應一聲，將風燈迎風連幌了幾下，燈蕊竟無火自燃。

他提着燈，大步跨過院子，走到籬門邊，隔着籬笆問道：「找誰？」

那紅衣大漢道：「小娃兒，開門，咱們是來買東西的！」

阿毛訝然道：「買東西？要買甚麼東西？」

那紅衣大漢不耐煩地說道：「你這娃兒怎的這般嚕嗦？先把門打開了再問不行

嗎？」

阿毛搖頭道：「對不起，咱們不是做買賣的，請你到鎭裏去吧……」

紅衣大漢怒道：「小鬼，說甚麼？」

阿毛道：「我說，咱們不做買賣，你要買東西，請到鎭上去買！你聽清楚了沒有？」

大漢瞪目道：「好小子，你敢——」

適時，霍玉蘭截口輕喝道：「丁領班，好好跟他商量，別嚇着人家小孩子。」

獨眼老嫗也遠遠地叫道：「阿毛，把門打開，請客人進來。」

那位丁領班怒目瞪了阿毛一眼，悻悻然未再開口。

阿毛只當沒有看見，「嘩啦」一聲拉開了籬門，冷冷道：「各位，請進來。」

丁領班急忙側身讓路，恭謹地道：「少島主，霍姑娘，請！」

羅凡微一頷首，又讓霍玉蘭先行，男女六人魚貫進了院子。

霍玉蘭向阿毛嫣然一笑，說道：「小兄弟，深夜打擾，麻煩你來應門，眞對不起！」

阿毛冷冷道：「應門不麻煩，只是各位走路的時候，最好小心些，不然才眞有麻煩了。」

霍玉蘭訝道：「爲甚麼？」

阿毛道：「咱們家院子裏，養着很多螞蟻，踩死了是要賠的。」

霍玉蘭微一怔楞，隨卽失笑起來，回顧羅凡道：「瞧這小傢伙，好厲害的一張嘴巴！」

羅凡淡淡一笑，道：「小小年紀就口舌不饒人，將來會吃大虧。」

霍玉蘭點頭道：「不錯，大凡嘴上厲害的人，心裏未必眞厲害，往往開罪了人家，自己還不知道，所以就容易吃虧。」

阿毛沒有搭腔，只是緊撇着嘴唇，自顧在傍領路，滿臉都是不屑之色。

一行人順着石板嵌成的小路，漸漸走到茅屋門口，那醜潘安羅凡抬頭看見屋簷下的獨眼老嫗，忽然心頭一震急忙却步。

火光下，只見她那猙獰的臉上，浮現出一層詭異的笑容，雖然在笑，却令人感到心顫胆寒。

阿毛搶行兩步，站到獨眼老嫗身邊，低聲說道：「奶奶，那個醜男人，聽說是甚麼少島主……」

獨眼老嫗含笑頷首，巍顫顫迎出屋簷外，和藹地問道：「諸位貪夜光降，不知有何見教？」

霍玉蘭答道：「咱們是乘船東下，路經貴地，因爲船上缺少些菜蔬，必須採購補充，所以打擾老人家欲求分售少許。」

她口裏答着話，心裏也正暗暗吃驚，顯然她沒有想到，在這窮鄉僻壤的地方，竟住着一位這麼奇怪的老太婆，面貌猙獰如夜叉，出口談吐却又如此和氣。

獨眼老嫗輕哦了一聲，說道：「原來諸位是想採購食物？敝處雖是小鎭，倒也有幾家商店，諸位何不等天明之後，去鎭上選購？」

霍玉蘭道：「咱們正是爲了行程太匆促，寄泊一夜就得啓碇，無法等待天明，才不得已向附近民家要求分售一些。」

獨眼老嫗問道：「諸位想採購甚麼東西呢？」

霍玉蘭道：「不拘甚麼種類，無論鷄鴨家畜也好，田產菜蔬也好……凡是能吃的就行了，咱們一定加倍付值。」

獨眼老嫗微笑道：「寒舍並非商賈，倒不爭利潤多寡，怕的是沒有好東西分與諸位。」

霍玉蘭欣然道：「老人家行個方便，數量多少都沒有關係。」

獨眼老嫗點點頭，吩咐道：「阿毛，去把咱們家後院中養的那兩條乳猪趕出來，另外去園裏拔一籮青菜和蘿蔔。」

阿毛低聲道：「可是，奶奶，那兩條猪是咱們養着過年吃的呀……」

獨眼老嫗截口道：「小孩子不要多嘴，快去！」

阿毛遲疑着，意似十分不願，懶洋洋的把燈籠掛在屋簷下……

霍玉蘭含笑說道：「小兄弟不用自己動手了，只須帶個路，咱們叫人跟你去搬就是。」

獨眼老嫗道：「這倒不必，劣孫年紀雖小，頗有幾分蠻力，他一個人儘辦得了的。」

霍玉蘭爲了表示客氣，回頭對「丁領班」道：「叫他們三個隨這位小兄弟去搬菜，注意別損壞人家的東西，弄髒的地方，要替人家打掃乾淨，知道了嗎？」

丁領班恭聲應諾，向身後一揮手，三名隨行紅衣大漢立卽帶了籮筐繩索，大步向後院走去。

阿毛橫身攔住道：「喂！你們想幹甚麼？」

那三名紅衣大漢同時一楞，道：「咱們跟你去搬菜呀？」

阿毛冷冷道：「這兒又不是菜市場，你們這樣胡闖亂跑的，丟了東西咱們找誰去？」

獨眼老嫗沉聲喝道：「阿毛，不得無禮！」

語聲微頓，又向霍玉蘭道：「些許菜蔬，劣孫足堪搬動，這位姑娘請交待貴屬在此等候就行了。」

霍玉蘭神情頗顯尷尬，聳了聳肩，道：「好吧！既然老人家如此吩咐，咱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三名紅衣大漢更是好生沒趣，快快退了回來。

那位丁領班也覺得面無光彩，暗暗一皺眉頭，湊近醜潘安羅凡耳邊輕輕說道：「少島主請和霍姑娘進屋裏休息，綁紮菜蔬猪隻的事，屬下自會料理，等妥當以後，再奉請少島主返舟。」

羅凡目光烱烱凝注在獨眼老嫗身上，低聲道：「此地不是平常人家，這老婆子更非平常人物，你們要多多謹愼。」

丁領班啞聲道：「屬下也深感這老少二人不似善類，茅屋後只怕有甚麼見不得人的秘密，何況，他們總共就只有兩個人，却有五六間房屋……」

羅凡目光一閃，說道：「你的意思是說——」

丁領班道：「屬下想暗中搜查一下，看看這茅屋裏究竟有甚麼秘密。」

羅凡略一沉吟，點頭道：「好！但要特別小心，咱們雖不畏懼，霍姑娘却不願惹事。」

丁領班獲得少主同意，精神頓形抖擻，竟大刺刺走到獨眼老嫗面前，揚手指着茅屋門，道：「咱們少島主乃是千金之軀，欲借你這茅屋畧坐休息，臨行時另有賞賜，你去把屋裏點上燈，整理一下！」

那獨眼老嫗一點也不生氣，含笑道：「眞正對不起，寒舍實在太簡陋，無法接待貴人，只好委屈諸位，就在院子裏站站了。」

丁領班不悅道：「咱們來買東西，好歹是個主顧，你就讓咱們深更半夜在院子裏站着？」

獨眼老嫗笑道：「老身已經說過了，茅舍簡陋，不堪待客。」

丁領班兩眼一瞪，道：「莫非你這茅屋裏藏着甚麼見不得人的事物，怕咱們知道了？」

獨眼老嫗仍然含笑說道：「就算是吧，這也與諸位無關，家家都有隱秘，諸位又何必一定要知道呢？」

丁領班冷笑道：「這麼說，咱們越發要進去瞧瞧了。」

說着，舉臂一推獨眼老嫗，便想跨進茅屋。

那獨眼老嫗含笑持拐而立，身子紋風不動，丁領班的手臂就像碰在一塊堅硬的大石上，自己反而登登登倒退了好幾步。

院中衆人，連醜潘安羅凡在內，都不禁駭然變色。

獨眼老嫗却笑嘻嘻道：「這位大主顧請站穩了，院子裏青苔久未清除，滑得很呢。」

丁領班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不覺羞惱成怒，沉聲道：「原來閣下竟是深藏不露的高人，丁某倒要領教——」右腕一翻，握住了劍柄。

霍玉蘭急忙喝阻道：「丁領班，不可鹵莽。」

聲出人動，閃身疾掠而前，一面攔住了丁領班，一面向獨眼老嫗微微欠身，肅容道：「請恕晚輩等有眼不識泰山，失禮之處，老前輩多躭待。」

獨眼老嫗吃吃笑道：「姑娘別這麼說，荒村野地窮婆子，怎敢當『前輩』兩個字。」

霍玉蘭拱手道：「敢問老前輩上姓尊諱？」

獨眼老嫗搖搖頭道：「村野老婦，姓氏不足掛齒，姑娘就叫我一聲瞎眼老太婆，已經很抬舉我了。」

霍玉蘭見她不肯透露姓氏，驚疑更甚，沉吟了一下，說道：「既然老前輩吝於賜告，咱們也不敢勉強，深夜打擾，就此至歉告辭。」說完 襝衽一禮，向羅凡遞個眼色，轉身便走。

獨眼老嫗含笑道：「諸位採辦的食物也不要了麼？」

適時，一陣猪隻嘶叫，那名叫阿毛的少年，正左手挾着兩條肥猪，右手抱着一大籮蔬菜，大步走了回來。

兩條肥猪少說也有三四百斤，加上一大竹籮青菜蘿蔔，重量總在五百斤左右，那阿毛只用兩隻手臂環抱而行，竟然毫無吃力之象。

三名紅衣大漢見了，都不禁面面相覷，咋舌不已。

霍玉蘭脚下微頓，向丁領班點了點頭，道：「東西接下來，加倍付值，咱們得早些回船去了。」

丁領班也心知今夜遇上了扎手人物，連忙吩咐三名手下接過了肥猪和菜籮，取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元寶，親手交給阿毛。

阿毛將銀元寶放在掌心掂了掂，咧嘴笑道：「太多了些，咱們不賺昧心錢，只收五兩足够了。」兩手揑着元寶，一運勁，硬生生撕裂成兩半，把一半擲還給丁領班，一半揣進懷裏。

丁領班又驚又怒，却又不敢發作，只冷哼了一聲，沒有開口。

一行六人帶着兩條猪，一籮菜，剛走到籬門邊，鸚鵡「小珠子」突然一聲尖叫，振翅衝天而起，大聲道：「失火啦！失火啦！」

衆人聞聲都吃了一驚，揚目看時，只見夜空中接連昇起幾支帶燐號箭，江面上火光閃耀，宛如電掣。

丁領班駭然變色，失聲道：「禀少島主，是船上發生事故了。」

醜潘安羅凡雙眉怒揚，沉聲道：「快走！」

三名紅衣大漢連忙抛了猪隻和菜籮，丁領班搶前一步，便去拉開籬門……

誰知門開處，却見四條人影併肩站在黑暗中。

丁領班一驚，身不由己踉蹌倒退了四五步，後面三名紅衣大漢也紛紛倒退，重又退回院子裏。

醜潘安羅凡越衆上前，按劍喝道：「甚麼人？」

門前四人不言不動，直挺挺當門而立，神情一派漠然。

籬笆外，却揚起一片朗吟之聲，道：

「胸懷英雄志，
身佩復仇花，
武林無門派，
天下本一家。」

吟聲甫落，籬笆四週突然亮起無數火把，門口四人，也大步走了進來。

但見那四人俱是一色青布大袍，身佩長劍，年紀約在五旬左右，身軀矮壯，容貌酷肖，一看卽知是兄弟四個。

四名青袍老人身後，緊跟着八個背插短劍的彩衣童子，分列成兩行，再後面，是八個十二三歲的俏麗女婢，八個俊美男童，合抬着兩乘軟轎。

大隊人轎緩緩進入院內，雁翅般左右散開，登時佔去空場一大半的地方，此外，環繞籬笆四週，尚有近百名高舉着火把的勁裝大漢，業已將整座茅屋團團圍住。

但人數雖然衆多，院子內外却鴉雀無聲，除了步履移動的沙沙輕响，竟像連呼吸都停頓了似的。

醜潘安羅凡看得眉峯糾結，殺機隱現，按劍擋在霍玉蘭身前，丁領班和三名紅衣大漢則凝氣蓄勢，分立在兩側。

茅屋門前，那少年阿毛則早已眼花繚亂，瞧得呆了。

兩乘軟轎在院中停下，紗帘挑起，走出來男女二人……

霍玉蘭只覺眼中一亮，心頭猛驚，情不自禁一陣震顫。

那女的，顧盼生姿，妖媚入骨……正是在白馬寺見過一面的冉肖蓮。

那男的，儒衫飄逸，腰懸木劍，無限倨傲，無限瀟洒……赫然竟是名震江湖的「風流魔劍」楊君達。

冉肖蓮眼波流轉，纖手一指醜潘安羅凡嫵媚地笑道：「會主，這位就是東海火燄島少島主，康少俠便是被他帶走的。」

楊君達目光在羅凡和霍玉蘭臉上掃過，微微頷首道：「這就難怪了，本座正覺得詫異，東海羅家一向不屑涉足江湖是非，怎會無緣無故，擄去本座弟子？看來竟是這位霍姑娘的主意……」

霍玉蘭冷冷道：「不錯，是我的主意又怎樣？」

楊君達含笑道：「然則姑娘唆使他人，擄我門下，究竟是何緣故？」

霍玉蘭厲聲道：「姓楊的何必睜着眼睛說瞎話，難道我父兄慘死，三大門派血濺西域……這些深仇大恨，還算不得緣故嗎？」

楊君達笑道：「姑娘年紀輕輕，奈何苛於責人，吝於責己？」

霍玉蘭道：「我不懂甚麼責人責己，只知道殺人償命，血債血還。」

楊君達接口道：「說的是，殺人償命，血債血還。但楊某人並未殺害令尊和令兄，那四門五派掌門人却强加莫須有罪名，闖上承天坪，逼迫楊某人飲毒自盡……這些仇恨，難道我就不應該報……」

霍玉蘭叱道：「胡說。你殘殺我父兄，本是鐵一般的事實，正因証據確鑿，四門五派才主持公義，聯袂問罪九峯山，當時你已經默認惡行，是你哀求全屍，自願飲毒而死，誰知却陰施詐術，脫身逃走，然後再用殘酷血腥手段，向四門五派尋仇報復……你……你這卑鄙無恥的東西，居然還有臉强辭奪理妄圖狡辯……」

楊君達傲笑道：「就算是我殺了你的父兄，這件事也和我的徒弟無關，寃有頭，債有主，你要報仇，就該找我楊某人，爲甚麼却刼走我門下弟子？」

霍玉蘭道：「咱們擒他只爲了要逼你出面，待報仇之後，自然就會放他……」

楊君達道：「是嗎？姑娘自認磊落，原來也會使用這種卑鄙無恥的手段？」

霍玉蘭怒目道：「對付卑鄙的人，就不能顧道義，爲了報仇雪恨，可以不擇手段——這是跟你楊大俠學的。」

楊君達仰面大笑道：「可惜姑娘千慮一失，如今只怕仇報不成，反要偷鷄不着蝕把米了……」

語猶未畢，忽聽醜潘安羅凡冷冷接道：「那也未必見得。」

楊君達目光一落，凝聲道：「羅賢侄，你可知道是在跟誰說話？」

羅凡仰面答道：「不知道。」

楊君達冷笑道：「便是你父親羅一塵親來，也不敢對楊某如此無禮，你有多大本領竟敢逞强逞狠，替人出頭……」

羅凡道：「家父一向不屑與中原武林交往，閣下最好別倚老賣老亂套交情。」

楊君達眼中精光暴閃，沉聲道：「聽你口氣，敢情是想得點教訓才肯罷手？」

羅凡左手一提劍鞘，向前猛跨一大步，抗聲道：「正要領教。」

楊君達道：「好！就憑你這桀驁不馴的態度，楊某人就該替你父親管教管教。」說完，舉手一揮，隨行男女劍童和侍婢立卽向後閃退，空出數丈寬一片場地。

四名靑袍老人一齊欠身，說道：「區區小輩，何須會主親自出手，屬下等代勞可矣。」

楊君達略一沉吟，頷首笑道：「東海羅家劍法，以迅快辛辣見長，你們的劍術也以快捷著稱，倒是恰堪匹敵……」

四名靑袍人道：「就請會主頒令。」

楊君達又道：「不過，你們年紀比他大，又是以四對一，雖勝不武，這樣吧，且以十招爲限，不得倚衆纏鬥，超過十招，就算你們敗了。」

四名靑袍老人拱手應道：「謹遵令諭。」聲落，霍地旋身，但見寒光暴展，不知甚麼時候，四柄長劍已經撤到手中。

那醜潘安羅凡昂然不懼，自顧從腰際取下一副黑蛟皮的護套，緩緩戴在手腕上，然後仰面冷冷道：「四位怎樣稱呼？」

爲首一名靑袍老人大聲道：「老朽兄弟姓莫，人稱『莫家四劍』，現掌復仇會開封分堂。」

羅凡鄙夷地道：「原來是羅浮伕劍麥老兒門下叛徒，本少島主看在麥老兒份上，先讓你們攻三招吧！」

莫家四劍勃然大怒，同聲叱道：「狂妄小輩，你在找死！」

喝聲中，四人同時搶出一大步，劍芒如流星飛旋，分擊羅凡眉心，咽喉，心窩，小腹四處要害。

這兄弟四人非但出劍迅捷，認穴奇準，顯然還練了一種合擊之法，出手時配合得天衣無縫，一招發出，就像同一個人在同一時間發出了四招，令人眼花繚亂，不知該先破那一招？先解那一式？

羅凡雖然狂妄自負，見了這出手威勢，心裏也暗吃一驚，眉峯微皺，身形已凌空拔起，冷聲道：「第一招。」

四柄長劍堪堪由脚下走空，但聞莫家兄弟一聲暴喝：「小輩，那裏走！」劍勢陡然一變，化點爲面，頓時在羅凡身軀下面，結成了一片寒森森的劍海。

羅凡似乎早有成竹在胸，一提眞氣，身形忽又向上升起五尺左右，懸空一式「雲裏蹬」，車輪般翻了個跟斗，飄然向一丈外落去，院中觀戰雙方，都不由自主同聲喝采道：「好身法！」

風鈴魔劍楊君達也面含微笑，連連頷首道：「虎父無犬子，眞難爲他應變如此機警。」

羅凡脚落實地傲然道：「第二招。」

莫家四劍各自頓腕收劍，滿地光華一歛，復又化面爲線，四柄劍結成一束，閃電般向醜潘安羅凡落身處追擊而至。

醜潘安羅凡不再閃避，沉聲喝道：「第三招。」

最後一個「招」字出口，一縷寒光由腰際飛出，直迎莫家兄弟的四柄長劍。

剎時間，毫芒流轉，光華耀目，場中激起一陣驚心動魄的金鐵交鳴聲响……

劍光人影，乍合又分。只見莫家兄弟橫劍分立四方，老二莫維仁的右邊眉毛和老三莫維信的左耳耳輪下，都已皮破肉傷，涔涔滲下血水。

（未完）

文藝創作小說

名作家

嚴沁

最新傑作

陸續出版

有離奇曲折的內容

有生動活潑的描寫



定價$4.00



定價$3.00



環球文藝叢書

烟水寒

嚴沁著

定價$4.00

潮女

嚴沁

定價$3.0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電話：H484221－4